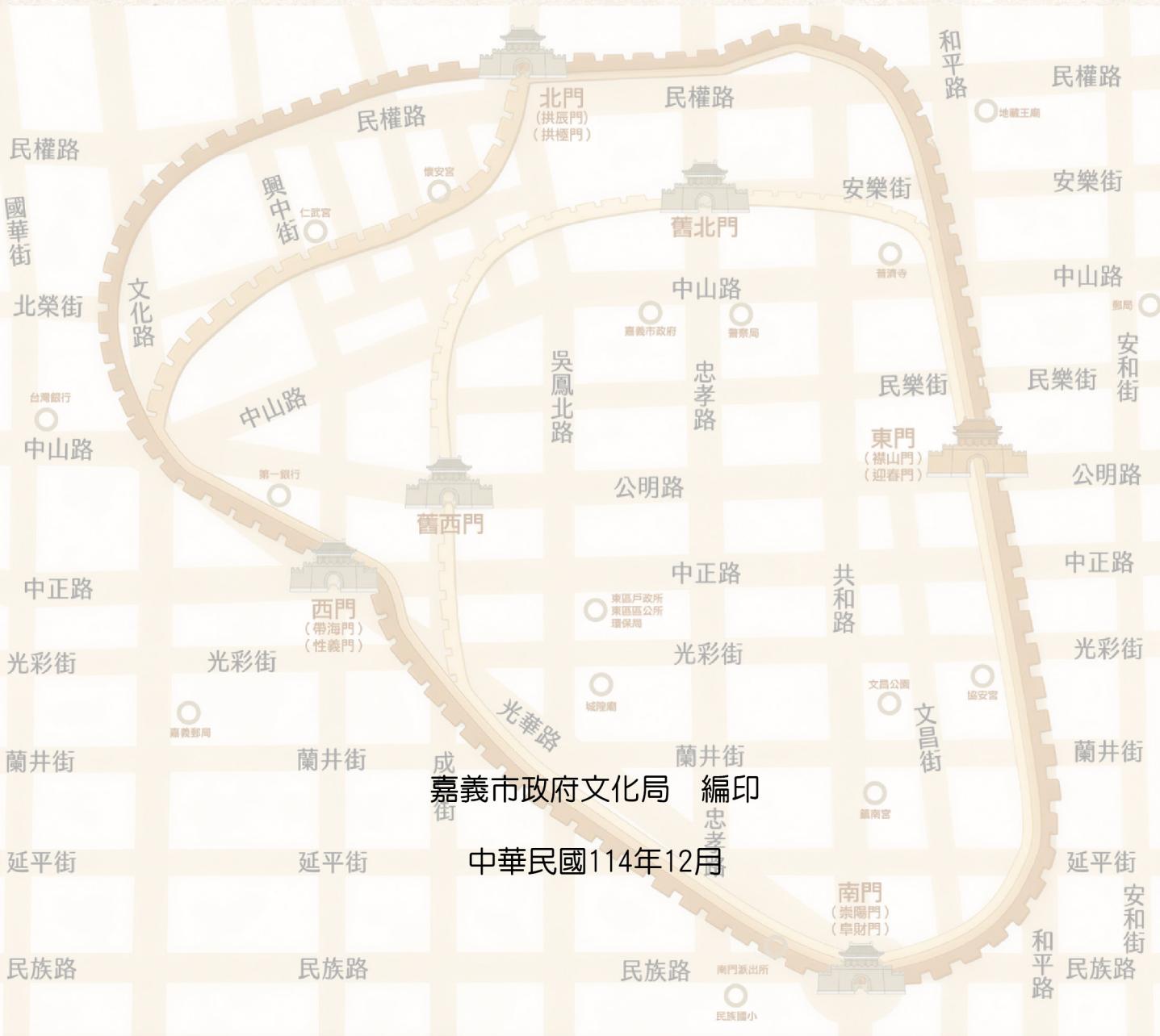


# 嘉義市文霧大

27

# 嘉義建城320+1





## 一起為文化「+1」 市長序

在城市發展的脈絡裡，「文化」一直默默推動著，最不易被看見，卻會在長時間的推移中，發酵重要的影響性，型塑出獨一無二的城市特色。嘉義市能在多年的累積中持續發揚它的文化活力，除了來自歷史的厚度與地方的底蘊外，公部門更積極地進行整理、盤點與推動。本期專題嘉義建城 320+1 所凸顯的最大意義，不僅是深入爬梳各項研究成果，更展現出豐厚的城市文化能量。

「文化」工作需要跨越及整合。它不是單一部門能夠獨立完成的任務，包括教育、社政、觀光、都市發展等多個部門必須共同投入、彼此繫聯、互相支撐。因此，當我們著手推動文化政策時，看見的不是單一事件，也是一條在地生活的長鏈——語言、空間、產業、教育、地方創意等，都在其中彼此呼應，相互牽連。

27 期《嘉義市文獻》的出版非單只是豐富的學術成果，而是一次聚焦「文化治理」的公共參與示例。透過各領域的研究者的觀察、整理與分析，我們看見嘉義的文化如何在不同時代滋長：落種、扎根、攀條，乃至於發榮茁壯，清蔭滿城市。我們看到了嘉義市文化的重新理解，政策領航，與前瞻性，在深掘、保留歷史的同時，讓文化氛圍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同時與在地產業、觀光、教育等系統連結，形成具有實質效益的文化循環。

感謝長期以來關注在地文史發展的江寶釵老師，精心編撰這本文獻來代表城市的文化生產，也感謝所有參與研究與撰稿的作者們，讓嘉義的文化脈絡得以更清晰、更完整地呈現。未來，我們將持續以開放、合作、創新的方式推動文化政策，讓嘉義成為一座能夠閱讀過去，自信迎向未來的文化永續城市。

嘉義市市長 黃敏惠 謹誌

# 在時移事往裡綻放地景永恆的輝光 局長序

嘉義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城市。

三百多年來，自荷治、清領、日治時期，以迄於今日，歷史推移裡，多元族群互動與文化交流，帶來文明的累積，逐步醞釀出今日豐富且多層次的城市風貌。從十七世紀「豬勝山」「Tirosen」的早期紀錄，到諸羅柵城的建立、土城與磚石城的擴築，拓墾、戰役與重建，見證地方因應時局而生的空間調整；1895 年後的城牆拆除、市區改正，更開啟嘉義邁向現代城市的新篇章。

文化記憶深深扎根於嘉義市的土地與人民的生活之中。每一段地名的演變、城垣的改易、社群的形成，不僅是空間的變化，都是嘉義人共同走過的歷史軌跡，更形塑了嘉義人面對遷移與創新時堅韌的精神。

嘉義市的人文地景，也在時代推移中持續綻放光芒。從清代文人評定的諸羅六景、八景，到近代的嘉義新八景，在地名勝不只呈現自然風貌，更反映社區意識與文化認同的形成與變遷。進入近代，以阿里山鐵路為軸線的林業發展，帶動嘉義成為「木都」與「阿里山入口門戶」；琳瑯山閣、逸園、默園等庭園空間，則展現嘉義文士以文化參與城市建構的身影，他們在創作、聚會與公共活動中，生成獨特的文化場域，使嘉義成為名實相符的文化之都。

旅行日記裡的城市形象、生動活潑的運動賽事、庭園藝菊的流行，都讓嘉義的城市魅力更加多元而立體。而保留至今的童謠與台語文本，更使我們看見語言、民間文化如何在日常脈動中靜靜傳承，成為嘉義人共同記憶的一部分。

本專輯以宏觀視角回望嘉義的歷史演變，從城垣、地景、文化空間到人群活動，完整呈現這座城市如何在時間流動中形成今日的文化樣貌。期盼透過這份研究與書寫，讓更多市民與年輕世代看見嘉義的深度、廣度與珍貴性，並在了解過去的同時，為未來描繪更多可能。

嘉義市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也是一座持續書寫故事的城市。我要特別感謝編輯團隊在徵稿、審查、校訂、出版、設計上所做的努力，使得建城 320+1 得以重新回顧過去的榮光。以此書為引，誠摯邀請您，與我們一同走入嘉義的文化記憶，並共同創造下一段屬於嘉義的光榮篇章。

文化局局長 謝育哲 謹誌

## 從文獻看到一座城市的包容與開放 編輯綴言

一本專題的誕生，往往源自一個簡單的起點：我們如何重新閱讀一座城市？

在著手編輯本專輯之前，在設定主題為嘉義建城 320+1 之下，我們並沒有預設可能的內容，而是公開徵稿，在眾人的投稿裡帶著「再看一次嘉義市」的心情，逐步整理研究成果、跨越不同主題、走入不同時代，最後才發現：嘉義市之所以迷人，不在於單一事件，而在於它被閱讀的層次永遠不只一種。

身為有審查期刊的編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守門人」機制，讓每一篇論文都能呈現它論述的高度、議題的創新度，同時，更要經由這個機制思考如何讓散落於不同領域的研究能在本書中形成有意義的對話。為達到這個目標，本刊組成編輯委員會，經過內部的資格審，再邀集專業審查人，依專業移送雙盲外部審查，接著召開編審會議，詳細比對編輯意見，再決定哪一篇文章被收錄。層層的「守門人」機制後，在得以被刊登的稿件裡，我們將視線從建城史移向地景，再從地景連到文人社群的空間活動，接著看見觀光、產業、語言與民間文學如何構成城市另一種脈動。這些主題彼此獨立，卻又像河流般在某些地方匯聚，讓嘉義的文化圖像逐漸成形。

文化並不僅僅是歷史、只存在於過去，透過實物的觀看、口耳的講述、文字的閱讀，它帶領著我們理解自己是誰、理解自己置身的所在之地。因此，本專輯嘉義建城 320+1 並非以時間先後或事件形態作為唯一的編排原則，而是希望讀者能在閱讀的過程中，看見「觀點」如何在轉換之間獲得新的意義。文章之間的差異，正是本書所追求的多元性；而這些差異也構成了嘉義一向擅長的包容與開放。

對編輯而言，整理知識、建構知識體系是一種長期的工夫。每篇文章都帶著作者的觀察與專業，而我們的任務是讓這些觀察以最適切的方式呈現，既保留論述的深度，也讓讀者能在有限的篇幅中看見更寬廣的文化視野。

本書完成後，它將不只是一本出版品，而是一個心靈穿越的創新「入口」，邀請市民、嘉義文史的工作者、研究者，以及全世界所有熱愛這座城市的人，一起用更細膩的方式認識嘉義。

如果說研究者挖掘問題，提供的是「答案」，那麼編輯所做的，就是創造閱讀，經營因為閱讀而帶來的種種可能。希望本專輯能陪伴您在翻頁之間，找到連結嘉義的方式，更進一步，在既有的與嘉義的連結裡，打造與嘉義的另一種連結。

謹以 2025 年，嘉義建城 320+1，我們一起在知識的段落裡，看見城市繼續前行的方向。

主編 | 乙 寶叡 謹誌

# 目次

以政策為建城文化「+1」 市長序

在時移事往裡綻放地景永恆的輝光 局長序

從文獻看到一座城市的包容與開放 編輯綴言

## 「嘉義建城 320+1」

- 11 諸羅（嘉義）城垣和城門的變遷／黃阿有  
35 十七世紀「諸羅山」地名之歷史演變／林逸帆、翁佳音  
58 嘉義人文地景與社區意識的變遷——從諸羅六景到嘉義市新八景／江寶釵  
98 清代嘉義城的消逝／楊偉志  
121 琳瑯山閣的社會空間分析——城市變遷與文化記憶重建／江寶釵、黃千珊  
156 1920 至 1950 年代的嘉義旅行印象：以日記為中心的研究／侯嘉星

## 學術論壇

- 177 日治時期嘉義市的庭園與文人活動／梁鈞筌
- 198 日治時期嘉義地區賽馬活動的形塑及其發展（1929-1941）／和田奈穗實
- 217 重讀張李德和〈嘉義童謠彙集〉／蔡翔任、黃得峰

## 大事紀

# 嘉義建城320+1



# 諸羅（嘉義）城垣和城門的變遷

黃阿有 \*

## 摘要

荷治時期 Tirosen 社原建於八掌溪之一河階上；清領臺灣後設一府三縣，諸羅縣因 Tirosen 社得名，雅譯諸羅縣，縣治諸羅山。城垣為城內官舍、官眷、人民身家財產之依憑，清領之前本地未有城垣。康熙 43 年（1704）上諭官民歸治後，知縣在此河階上建柵城，並設四草樓，城垣範圍、重要文武官署等建物地點均受小地形的影響。因諸羅柵城在朱一貴事件中兩度被攻下，雍正元年（1723）遂將城垣改為堆土屏障之土城，城垣略擴為桃仔形，北門、西門城門址挪移；其後又植竹、四城門增設門樓。而後因林爽文事件諸羅城曾一度被攻破，故乾隆 58 年（1793）城垣以三合土重建完成，城垣形狀及大小和土城時同，故持續被稱為桃仔城。道光年間則因民變及地震破壞，道光 16 年（1836）城垣改為以磚石修建完成，並向西北角略擴大，四城門也增建月城、砲臺。而後之整修，城垣之範圍、城門地點及建材不變。光緒 21 年（1895）日人礮擊攻入嘉義城時，城垣及城門部分毀損。明治 37 年（1904）甲辰烈震、明治 39 年（1906）丙午烈震，城牆、城樓坍塌，城廂之民宅也破損嚴重，日人隨即進行市區改正，陸續拆除城牆及城樓。四城門舊址，其中東門、北門、南門先後整建為圓環。舊西門最早拆除卻未建圓環，而是在其附近昔名桃仔尾處，建本街市第一個圓環、噴池，今名中央噴水，日治以來一直是嘉義市街的重要地標。

**關鍵詞：**城垣城市、河階、桃城、城門、圓環

\*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退休。

## Changes in Jhuluo (Chiayi) City Walls and Gates

Huang A-Yu<sup>\*</sup>

### Abstract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Tirosen Village was originally built on the river terrace of Patientia River (八掌溪). After the Qing Dynasty took control of Taiwan, one prefecture and three counties were established. Zhuluo County was named after Tirosen Village, and its seat was on Tirosen Village. The city walls protected the official residences, families, and property of the people within the city.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no city walls in the area. After the imperial edict in 1704, the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of Zhuluo County returned to the county seat, the county magistrate built a wooden fence on this river terrace and established four thatched towers as city gates. The location of the city, the area of the city wall, the city gates,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important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es were all affected by the terrain. Because Zhuluo City was captured twice during the Zhu Yogui Incident (朱一貴事件), the city walls were converted into earthen walls in 1723. The walls were slightly expanded into a peach shape, and the north and west gates were relocated. Bamboos were then planted, and gatehouses were added to the four city gates. Later, the city was once breached due to the Lin Shuangwen Incident (林爽文事件), so the city wall was rebuilt with oyster shell ash mixed with sugar water, glutinous rice juice, etc. to make the so-called “three-in-one soil” cement in 1793, but the shape and size of the city wall remained unchanged, so it continued to be called Peach City. Later, due to civil unrest and earthquake damage, in 1836, the city wall was changed to a brick and stone wall, and slightly expanded to the northwest corner, and crescent-shaped barbican and artillery batteries were also added to the four city gates. During

---

\* Retir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he subsequent renovations, the area of the city, wall building materials, and city gates remained unchanged. The severe earthquakes in 1904 and 1906 caused the collapse of city walls and city gate towers, and serious damage to residential houses in the city. The Japanese then carried out urban planning and gradually demolished the city walls and gate towers. Of the four former city gates, the East, North, and South Gates were successively renovated into traffic circles. The former West Gate was never built into a traffic circle, while the first traffic circle and fountain in Chiayi City was built nearby at the site formerly known as Taoziwei (桃仔尾). This traffic circle is now called the Central Fountain and has been an important landmark in Chiayi City since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eywords:** Walled City, River Terrace, Peach City, City Gate, Traffic Circle

## 一、前言

十七世紀時 *Tirosen* 社的廣場原在紅毛井一帶，鄭氏王朝時將 *Tirosen* 社譯稱豬勝山社，並先調入智武鎮至此駐守，後替調仁武鎮駐守。清領後，在臺設一府三縣，豬勝山社始改譯稱為諸羅山社，設諸羅縣，縣治諸羅山。康熙 43 年（1704）諸羅縣奉諭歸治後，在此處始建臺灣第一座內有官衙、坊市、田園，外圍城垣之城垣城市（walled City）。諸羅城歸治後始建城垣，至今已 321 年。

諸羅城建成後，城垣歷次因民變、地震之破壞而重修，本文首先論述諸羅城最初建城區位之考量，和小地形的關係，包括康熙年間始建之文武官員官署、官廟等也和小地形密切相關。城垣重修的原因、使用建材的差異，以及城垣範圍變遷的方向，一併討論。

其次，城垣城市之建立，目的在保護城居之官民，平時免受游民、盜賊騷擾，戰時據城可對抗外敵入侵。為了控制城內的治安，城門晨啟昏閉，必要時，進出人貨均需查驗，城門對城市安全影響大。本文亦將探討諸羅城門或門樓，在不同修建時期之變遷，以及城門對城廂發展的影響。

日人領臺後，臺地各城市因市區改正，拆除城牆後，舊城門因舊有道路複雜，常被規劃成放射狀道路交會的圓環。今日嘉義市有四個圓環，最初皆為日人所建，且有三個是當年舊城門所在，亦有非舊城門所在卻也設圓環者，值得探究。諸羅（嘉義）城垣和城門的演變，可印證諸羅城當年建城的區位考量，也可由此了解嘉義市的歷史發展及其歷史地位。

## 二、木柵城垣及其城門的變遷

### （一）建城地點及城垣範圍

今嘉義市紅毛井為荷人在 1657 年規劃興建，並址位當年原住民 *Tirosen* 社廣場中央，此井由村社提供經費，荷人指導興建，約 1658 年完工。<sup>1</sup> 紅毛井一帶的原始地貌，因日治以來市區之建築、整地，今日不易看到。幸而日治時在其市區改正地圖的底圖，常附有等高線地形圖。大正 3 年（1914）的〈嘉義市區改正圖〉（圖 1）

<sup>1</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臺南：市府文化局，2011），頁 163、168、329。

其底圖可清楚看到以「日尺」（1 尺 = 0.303 公尺）為單位之等高線，可略窺舊城內外的原始地貌。<sup>2</sup>



圖 1：大正 3 年（1914）嘉義市區改正圖

資料來源：「嘉義公學校分教室校地選定ノ件」（1914-01-0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778030。

為更清楚了解舊城內外之原始地貌，本文將此市區改正圖，其底圖之等高線單獨重新描繪，如圖 2 所示。由此等高線圖，可知設於 Tirosen 社廣場中央之紅毛井位在一河階上，此河階是八掌溪流路曾向西北分流時沖積所形成的低位河階。<sup>3</sup> 此八掌溪低位河階地向西北傾斜，河階面等高線 112 尺（約 34 公尺），西南側階崖較陡峻高達 7 尺（約 2.1 公尺），東面、北面階崖較平緩。（圖 2）Tirosen 社原本設址於可防洪澇之災的河階上，鄭氏王朝時智武鎮在此駐軍，且重修紅毛井，推測此時豬勝山社（即 Tirosen 社）已向西遷出河階地。<sup>4</sup>

<sup>2</sup> 「嘉義公學校分教室校地選定ノ件」（1914-01-01），《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778030。

<sup>3</sup> 河階地形為作者之等高線地形判讀。至於八掌溪今僅以南分流為主，參見楊貴三、馮鈺棋，〈嘉義地區活斷層之地形學研究〉，《地理研究》，42 期（臺北市，2005.05），頁 18。

<sup>4</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2），卷 12，頁 285。



圖 2：嘉義市區改正圖底圖呈現之等高線地形圖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此圖僅只描繪 1914 年嘉義市區計畫圖之等高線，計曲線加註高度（單位日尺），120 尺以東僅繪計曲線，並加日治地名為參考點。

清領之初，在臺設一府三縣，新港溪（今鹽水溪）以北之縣名，以縣治所在 Tirosen（豬勝山）社命名，但以昔「豬勝山」之漢譯不雅馴，改譯稱諸羅山，設諸羅縣。清領之初諸羅山雖為縣治所在，因「番多民少」縣署、知縣均暫居住佳里興（今臺南市佳里區）。直到康熙 43 年（1704）「奉文歸治」後，鳳山知縣宋永清兼代諸羅知縣，始到諸羅山圍柵城。<sup>5</sup> 建立臺灣第一座城垣城市。

宋永清築諸羅柵城，擇定的地點即為紅毛井所在的低位河階上，受河階地形限制，城周僅廣 680 丈（約 2,176 公尺）。柵城的四個城門海拔高度近，東、西、南三個城門皆是等高線 109 尺（約 33 公尺），北門略低，也在 108~109 尺間（約 32.8 公尺），西門到南門間為坡陡，柵城西南沿此坡崖而設；也因此爾後縣城範圍

<sup>5</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 2，頁 25-26、32。

之擴建，選擇朝西、北之緩坡發展。圖 3 為康熙年間城門及衙署等之設置地點。<sup>6</sup>

依等高線圖分析，縣衙署（約今之東市場）選在 110-111 尺（約 33.5 公尺）的崖階上，坐東向西，其後方為 112 尺（約 34 公尺）的河階面。宋永清擇地後，因新知縣派任問題，衙署仍「荒田野草，數篆未就」，康熙 45 年（1706）才由攝縣之海防同知孫元衡完成。「樣圃風清」是《諸羅縣志》所列諸羅六景之一，樣圃在縣署後，康熙 55 年（1716）修纂《諸羅縣志》之局即立於此。總纂陳夢林稱此地「高燥爽墮，為邑治內第一」、「盛夏酷暑，風暫至」由圖 3 可知樣圃位當年在柵城內最高的階地上，數株大芒果樹外尚有修竹圍繞，故較城內他處涼爽。城隍廟在「縣署之左」，天妃廟在「縣署城南之左」，睢陽廟在「縣署之左」，皆位縣署東南方。學宮址設西門外，海拔近 106 尺（約 32 公尺），建城之初宋永清「週城內外卜吉三處，聽諸生自擇其尤，定基於城之西門外」，但設址後，直到康熙 45 年（1706）攝縣之海防同知孫元衡在建衙署同時，才在此址初建學宮。<sup>7</sup> 主掌學宮之學官教諭，其教諭署則在城內參將署之左。縣倉在縣署後堂之右。<sup>8</sup>

本縣最高武官參將署建於康熙 44 年（1705），其址約今之府前停車場，坐北朝南；同年在參將署之右，高 110 尺（約 33.3 公尺）的小丘上建守備署。康熙 52 年（1713）在「縣內東北角」由參將翁國楨所建的關帝廟，建於參將署之左，廟後為觀音殿；關帝廟舊址約今之普濟寺。保生大帝廟即今之仁武宮，當年為鄭氏時期仁武鎮所建，和學宮同樣在柵城外。<sup>9</sup> 以上諸建物在八掌溪低位河階上之設址，見證當年小地形為重要考量因素。（圖 3）

<sup>6</sup> 此圖參考《諸羅縣志》所附「縣治圖」及石萬壽《嘉義市史蹟專輯》考證之現址。詳見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4-25；石萬壽，《嘉義市史蹟專輯》（嘉義市：市政府，1989），頁 63-65。

<sup>7</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58、18、281-283、67-68。

<sup>8</sup>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卷 12，頁 341。

<sup>9</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7、282、283；石萬壽，《嘉義市史蹟專輯》，頁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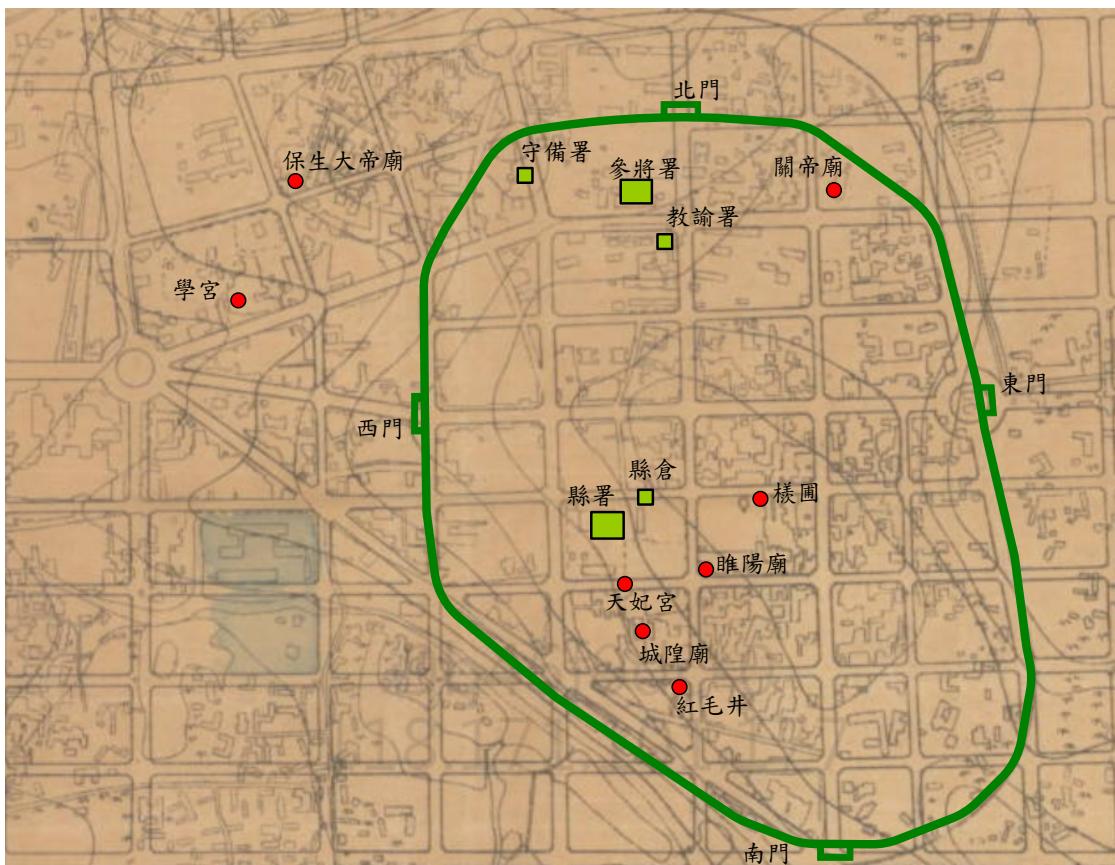


圖 3：建在八掌溪低位河階上之諸羅柵城（1704-1722）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底圖截取自「嘉義公學校分教室校地選定ノ件」（1914-01-01）；綠色實線表示柵城時的城垣，參考石萬壽，《嘉義市史蹟專輯》，頁 63。

## （二）建材與城門

諸羅柵城，不僅環柵範圍小，且四城門僅「為草樓以司啟閉」。設城門是為了平時方便官方掌控居城的人、貨，戰時據城險防守。非允許居城之人口，在守城士兵晨啟昏閉時，晨啟入城，日暮出城。依《諸羅縣志》所附之縣治圖，四城門所設之草樓，每個城門僅由左右各三根大木柱支撐、其頂覆蓋茅草，城門建材簡陋，只能管理居城人口，防禦功能薄弱。東門位今公明路與和平路交口，約今東門圓環所在；南門在今民族路與共和路交口，約今南門圓環所在；西門在公明路與成仁街交口；北門在今安樂街與忠孝路交口。（圖 3）

因僅木柵圍城、草樓司城門啟閉，城防薄弱，故康熙 56 年（1717）周鍾瑄重修木柵城，且環柵城種植莿竹，又在莿竹外埋佈渠荅（即鐵蒺藜，俗稱扎馬釘）更

在城四方要衝築瞭望、指揮之敵樓。<sup>10</sup>但柵城、草樓之城防依然薄弱。康熙 60 年（1721）反清的朱一貴率農民軍在 5 月 1 日攻下府城及臺灣縣治時，次日鹿草人賴池（又名賴日輝）伙同賴元改、張岳等人在下加冬（位今臺南市後壁區）豎旗反清，5 月 3 日即率 7 至 8 千人環攻諸羅城。北路營參將率數百兵丁和千總陳徽、把總鄭高、葉旺分門迎敵。因賴池主力攻南門，羅萬倉由南門迎敵，但兵少又無援軍，羅參將被戕並遭割取首級。陳徽、鄭高應是分別守東門及北門，戰敗後暫逃至山仔頂山區。葉旺出西門，戰敗後躲民家。5 月 27 日閩浙總督委任南澳總兵藍廷珍率軍跨海來臺平亂，6 月 23 日收復府治。北路之陳徽、鄭高逃至山區後，集鄉民整頓兵馬，也於 6 月 26 日攻復諸羅城，並斬下賴元改的頭祭羅參將。但諸羅城隨即又被反清軍翁飛虎、江國論奪回。直到清軍及澎湖援軍趕到，才又在 8 日後，即閏 6 月 5 日收復諸羅城。<sup>11</sup>

顯然柵城、草樓，雖加莿竹甚至佈渠苔之城防太弱，尤其攻防雙方人數不對等時，攻城更是易如反掌，所以朱一貴事件中，諸羅柵城二度被反清農民軍攻下，又再二度被清軍奪回，足以證實柵城城防之薄弱。

### 三、土城與三合土城垣及其城門的變遷

#### （一）城垣範圍之變遷

柵城擋不住朱一貴的反清農民軍，地方官員雖有肇建城防的建議和需求，但康熙皇帝認為朱一貴事件之能快速敉平，就是因抗清軍「無險可憑」所以「臺灣斷不可建城」。<sup>12</sup> 所謂不能建城是指不能建牢固難攻的磚石城，但城防不堪一擊，官民也不安。於是雍正元年（1723）知縣孫魯拆木柵、建造土城，土牆周圍長 795 丈 2 尺（約 2,545 公尺），離城 4 丈（約 12.8 公尺）還挖護城河，水深達 1 丈（約 3.2 公尺）、寬 3 丈（約 9.6 公尺），孫魯的土城較原柵城擴大，且有城也有池。雍正 12 年（1734）知縣陸鶴在土城外環植莿竹，此時諸羅城已居民稠密，並成為南北通衢。這樣的城

<sup>10</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7。

<sup>11</sup>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8），頁 6、19、97；藍鼎元，《東征集》（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8），頁 97、100。

<sup>12</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8），卷 1，頁 18。

防一直維持到乾隆末。<sup>13</sup>

乾隆 51 年（年底已是 1787）11 月 27 日林爽文事件爆發，這場民變直到乾隆 53 年（1788）元月林爽文就擒，2 月莊大田亦遭捕獲才結束。諸羅城在乾隆 51 年（1787）12 月 4 日被圍，同月 6 日即被攻破，代理知縣董啟埏、典史、遊擊等官員被殺。乾隆 52 年（1787）元月，水師提督黃仕簡認為：「諸羅居南北之中，諸羅不復，無以通南北。」故令總兵柴大紀務須收復諸羅城。柴大紀帶兵 1,800 名，元月 22 日收復諸羅城，收回潰兵 400 人，合兵約 2,000 人守諸羅城。林爽文亦知諸羅城戰略地位重要，遂駐牛稠山，該年 3 月後多次圍攻，亟思奪回此城；6 月 1 日攻陷笨港後，更圖絕援兵以困諸羅。諸羅城自 7 月後即被重重包圍，攻城尤急「糧餉藥鉛皆盡，賊圍之數重，情形幾不可終日。」城內缺糧，居民甚至必需靠花生榨油後原本供肥料用之油渣，春碎與蕉根同煮而食才能維生。<sup>14</sup> 同年 11 月 1 日陝甘總督福康安奉旨率兵來臺平亂，11 月 8 日福康安方解嘉義城之圍。不過解城圍之前，皇帝因縣治人民守城有功，11 月 3 日以「該處民人急公向義，眾志成城，應錫嘉名，以旌斯邑。」<sup>15</sup> 為表揚諸羅城民眾竭力守城，改諸羅縣名為嘉義縣，縣治諸羅也易名嘉義。

諸羅土城在林爽文一役中，被圍攻前後才 3 日城即陷落，一個半月後才收復城池，而後幸賴總兵率重兵及義民軍死守。諸羅城守城近 10 個月期間，有 5 個月因遭重重圍城，城內食絕，軍民甚至春油糶度日。歷經此事件後，官民均知土城之失城易、守城難，遂又有建三合土城之舉。乾隆 55 年（1790）3 月知縣單去非通報興工，次年繼任之知縣單瑞龍續建，乾隆 58 年（1793）10 月報峻完工，不含城樓，以糯米、糖水及砂土春築的三合土城身周長 744 丈 2 尺。<sup>16</sup> 連門樓，則城周仍是長 795 丈 2 尺（約 2,545 公尺）。<sup>17</sup> 換言之，土城、三合土城時期的城周及城垣形狀相同。

<sup>13</sup>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卷 5，頁 76-77；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卷 2，頁 60。余文儀稱雍正元年之濬溝深各一丈四尺、廣各二丈四尺、水涵五。

<sup>14</sup> 油糶為花生榨油後之渣，據柴大紀上奏，當時城內有油糶五萬多塊，每塊 8、9 劍，柴大紀指示將油糶春碎，與蕉根同煮，加鹽糖尚可食用；惟另有奏報，認為有圖利莊民，乘夜運米至諸羅城耀賣，城中缺糧情形，並未如柴大紀所言般嚴重。詳見清・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卷 45，頁 735、740。

<sup>15</sup> 清・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卷 1，頁 102-108、卷 8，頁 194、卷 46，頁 735、卷 47，頁 750、卷 52，頁 837；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三本》（臺北市：中研院史語所，1972 再版），頁 259 下。

<sup>16</sup> 陳國瑛等，《臺灣採訪冊》（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頁 14-15。

<sup>17</sup> 石萬壽，〈嘉義城之建置〉，《臺灣文獻季刊》，60 卷 2 期（南投市，2009.06），頁 164。

雍正初改建土城時，城垣向北、向西北擴建，使城垣外形像桃子；乾隆末改建為三合土城時，城周不變，仍是桃形，因此本縣城漸有「桃仔城」或「桃城」之稱。（圖4）地方民眾一向慣稱的桃仔尾，在今日中央噴泉一帶。清末至日治初期，城內通往桃仔尾處還發展出桃仔尾街。

道光12年（1832）9月25日張丙豎反清旗，10月1日殺死趕來平亂之知縣邵用之，2日殺知府呂志恒、南投縣丞朱懋，並於3日攻嘉義城，總兵劉廷斌兵援嘉義城幾遭不測，幸而王得祿率義勇及時趕到，救援後入城死守。在11月1日陸路提督馬濟勝率兵來援前，張丙農民兵屢攻嘉城、火焚嘉義北門，但皆未攻下城池。<sup>18</sup>可知三合土城完成後，歷經大小民變，嘉義城皆未遭攻陷。但張丙事件後，因兵燹及地震、大雨之破壞，城牆坍塌多處，亟需重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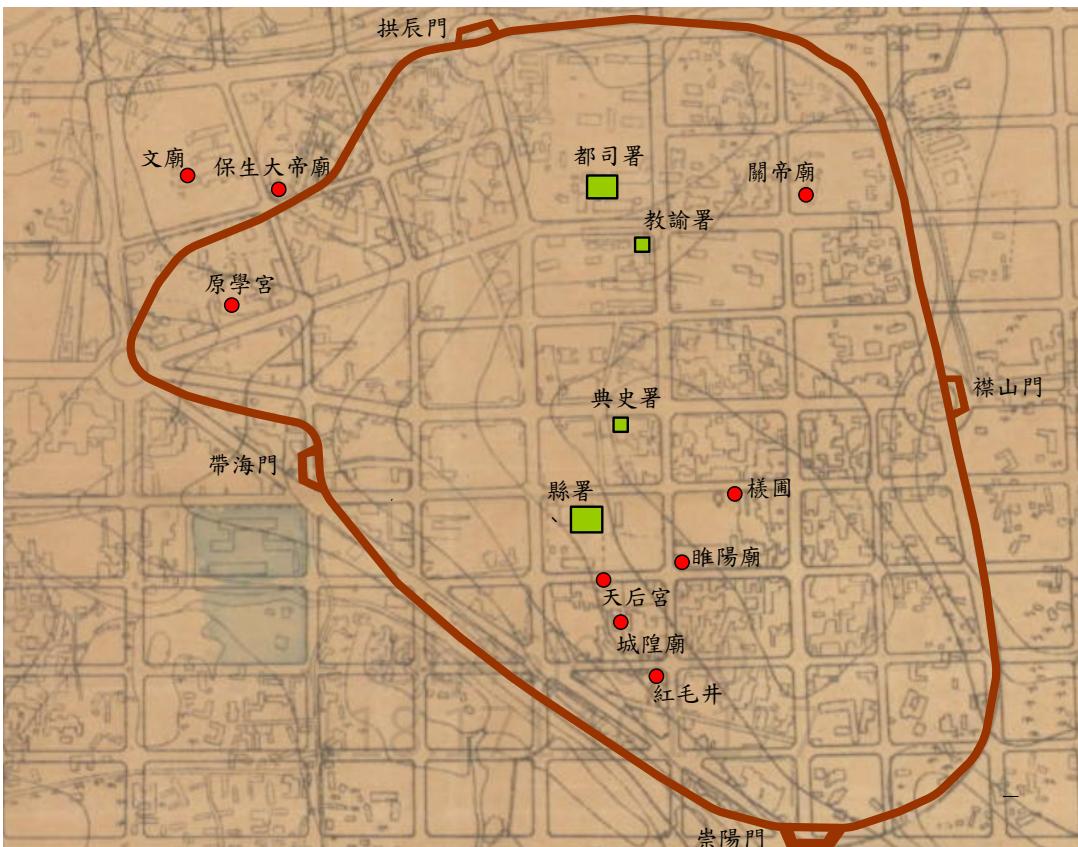


圖4：桃城（1723-1833）在土城時期稱諸羅城至三合土城時已改稱嘉義城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底圖截取自「嘉義公學校分教室校地選定ノ件」（1914-01-01）。褐色實線表示土城和三合土城時的城垣，參考石萬壽，《嘉義市史蹟專輯》，頁64。

<sup>18</sup> 周凱，《內自訟齋文選》（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0），頁31-43。

## （二）建材與城門

雍正元年（1723）孫魯所建之土城範圍，原柵城東、南不變，城周向北、向西北擴建，並將原在柵城外的學宮（即文廟）納入土城內。所以原東門、南門其址不變，但西門、北門就需遷移。西門向西南挪移至今中正路、興中街交口；北門向西北挪移至民權路和吳鳳北路交口。四城門最初僅建簡易城門。

雍正 5 年（1727）知縣劉良璧重建門樓，並砌城市排水之水涵口。劉良璧的門樓為磚石砌成，上有木造一層樓閣，供瞭望等用途，並各安礮二位，土城和門樓樣貌如圖 5 所示。劉良璧將四城門命名，分別為：「東曰襟山、西曰帶海、南曰崇陽、北曰拱辰」。雍正 12 年（1734），知縣陸鶴在土城外環植莿竹。<sup>19</sup> 乾隆 18 年（1753）知縣徐德峻將文廟（即學宮）北遷至今日中央廣場所在，圖 5 為乾隆中葉所繪，因可見原被納入土城內之文廟，此時已被遷出土城外。<sup>20</sup> 土城時期，嘉義城內駐守之最高武官為北路左營守備，圖 5 之守備署即為北路左營守備署，在乾隆 53 年（1788）後，派駐左營都司，改為都司署。<sup>21</sup> 圖 4 所示為三合土城時期，城內已有都司駐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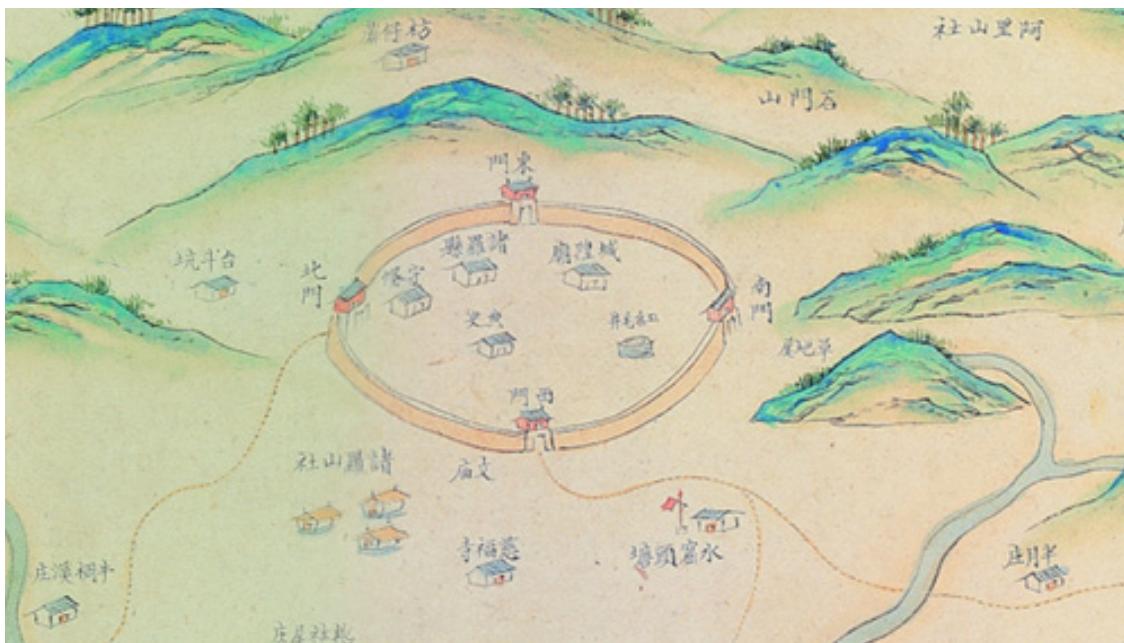


圖 5：乾隆中葉的諸羅十城及門樓

<sup>19</sup>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卷5,頁76、154;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卷2,頁60。

<sup>20</sup> 同前注，卷8，页342。

<sup>21</sup> 清・敷擢，《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60，頁 962。

資料來源：此為截圖，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乾隆臺灣輿圖〉（來源：<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檢索日期：2025.08.21）。

林爽文事件克復諸羅城後，總兵柴大紀奏稱堆土植竹之諸羅城難防守：「四面堆土種竹為圍，並無磚石，既薄且矮，本難為守。」<sup>22</sup> 有鑑於土城加莿竹之守城仍不容易，乾隆 53 年（1788）正月 25 日乾隆皇帝上諭：「至嘉義一縣，朕因該處人民隨同官兵竭力守城，錫以新名，用示嘉獎。該處城垣亦應一律或磚、或石改建，務令堅固。」<sup>23</sup> 不過改建城垣的地方官仍是不敢用磚、石築城，而是用三合土築城，清代臺灣築牆或築城所用的三合土，傳統使用白灰、黏土、糖漿、貝殼粉、糯米漿、海菜、水等材料，成份比例或有不同，基本常用的是糯米、糖漿、牡蠣殼粉及砂等，俗稱三合土。<sup>24</sup> 依其建材成份，三合土所築之城，又俗稱為糖水灰城。<sup>25</sup>

諸羅（嘉義）縣治的土城（或稱土堡）時期（1723-1790），以及及三合土城時期（1793-1833），嘉義城垣都是桃形，嘉義「桃仔城」的時期長達 110 年，最長。

## 四、磚石城垣及其城門的變遷

### （一）城垣範圍之變遷

三合土城在張丙攻城及隨後的地震災損中破損嚴重。欽差將軍瑚松額、閩浙總督程祖洛等，奏請王得祿督勸紳民捐修嘉義城；前任水師提督王得祿因此督勸紳民捐修嘉義城垣，改用磚石砌築城牆，於道光 13 年（1833）年 9 月 2 日興工，道光 16 年（1836）2 月竣工，費銀 119,361 兩。<sup>26</sup> 此回嘉義城改為磚石砌：「周八百丈有奇，內垣高一丈六尺，外高一丈八尺。堞一千二百座，礮臺四、堆房九，水洞亦四。濠寬三丈六尺，深一丈二尺；周九百四十三丈。添設月城，空以礮眼。」<sup>27</sup>

<sup>22</sup> 同前註，卷 44，頁 701。

<sup>23</sup> 同前注，卷 52，頁 840-841。

<sup>24</sup> 黃阿有，〈嘉義市市定古蹟葉明郁墓形制與墓主之研究〉，《臺灣文獻季刊》，65 卷 3 期（南投市，2014.09），頁 153。

<sup>25</sup> 不著撰者，〈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3），頁 201，稱乾隆年間由土城改建為三合土築城，但其所述年代有誤；石萬壽，〈嘉義城之建置〉，頁 167。

<sup>26</sup> 〈臺灣嘉義縣城工義倉碑記〉，詳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頁 109。

<sup>27</sup> 不著撰者，〈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3），頁 49-50。纂要稱城為「道光 15 年砌石為之」，但由〈臺灣嘉義縣城工義倉碑記〉可知城工及義倉皆為道光 13 年興工，16 年竣工。

據〈臺灣嘉義縣城工義倉碑記〉磚石城城周長 800.8 丈（約 2,560 公尺），外週 829.1 丈，外牆高 1.8 丈（約 5.8 公尺）內牆高 1.6 丈（約 5.1 公尺），雉堞（城牆上齒狀矮牆）有 1,200 座。城外還挖深 1.2 丈（約 3.8 公尺）、寬 3.6 丈（約 11.5 公尺），周長 943 丈（約 3,018 公尺）的護城河。磚石城城垣向西北角擴建，將文廟及仁武宮納入城內，故城周較孫魯所建之土城、單瑞龍所完工之三合土城城周略增。此後城垣形狀不再是桃仔形，略估此時城內面積約 0.4 平方公里。（圖 6）張丙事件後，道光 13 年（1833）程祖洛奏請將北路左營都司遷斗六門，嘉義縣城改駐嘉義營參將，並移駐斗六門汛守備。繼任之閩浙總督鍾祥接續辦理衙署整建工程，嘉義城防增強。<sup>28</sup>

磚石城完成後，道光 19 年（1839）嘉義大地震，倒塌民房 7,500 餘間，嘉義城垣亦有倒塌，由「嘉邑在籍王提督情殷報効，仍勸同地方紳士捐資。該縣范令督同修築。」<sup>29</sup> 同治元年（1862）又因地震，城牆大半崩壞；接著同治 1-3 年間（1862-1864），發生彰化縣民戴潮春民變事件，同治元年（1862）3 月 28 日至 6 月 8 日、9 月至次年 2 月間，反清農民軍兩度圍攻嘉義城，幸而軍民皆能據磚石城防守，未被攻破。<sup>30</sup> 光緒 15 年（1889）由知縣包容及進士林啟東重修城牆，並在城外植莿竹。<sup>31</sup> 不管是王得祿和范學恒之整修或包容和林啟東之修城，重修城垣之建材、範圍皆未變更。

<sup>28</sup>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丁集》（臺北市：編者自印，1963），卷 2，頁 155、170。

<sup>29</sup> 姚瑩，《中復堂選集》（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0），卷 3，頁 46。此處范令指的是諸羅縣知縣范學恒。

<sup>30</sup> 林豪，《東瀛紀事》（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7），卷上，頁 1-9。

<sup>31</sup>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2），卷 16，頁 465；清・陸潤庠總纂，《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影本，2008），228 卷，林啟東是光緒丙戌科（1886）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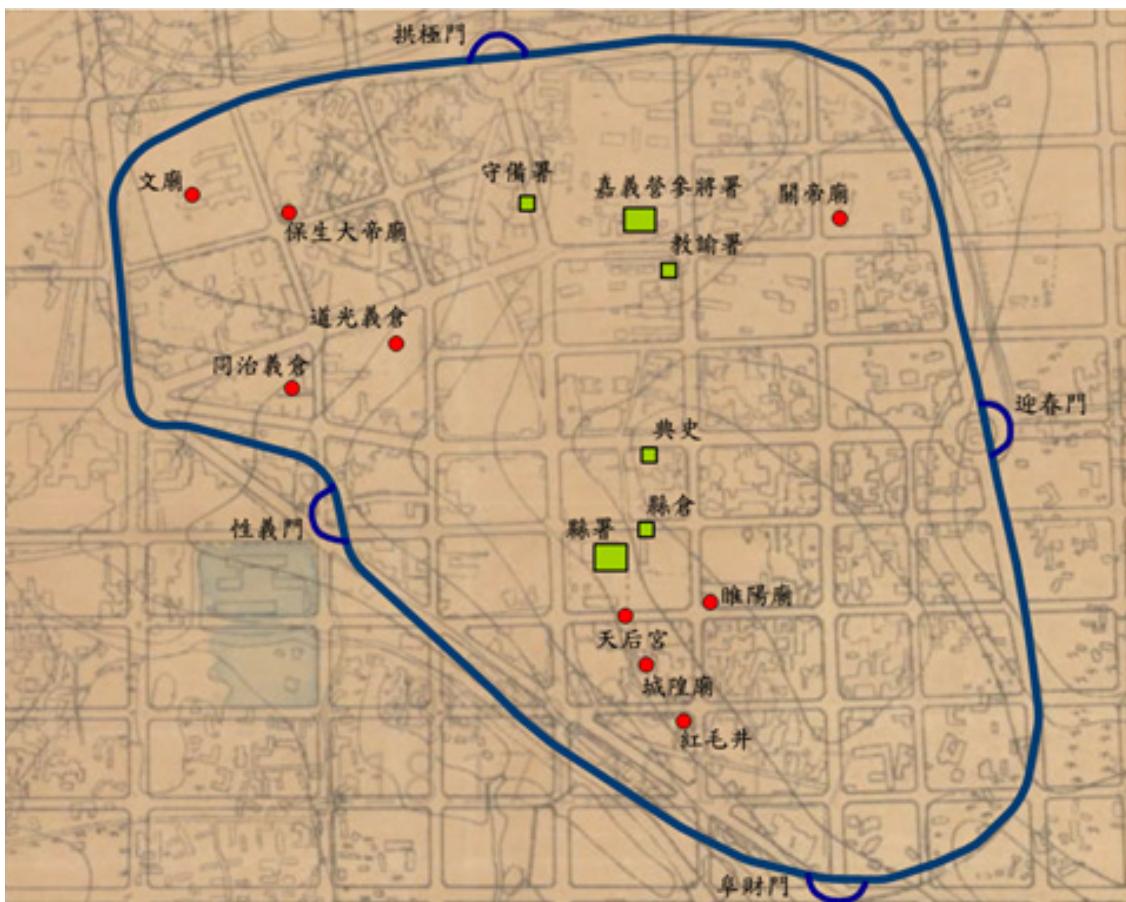


圖 6：磚石城（1836-1895）時期之嘉義城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底圖截取自「嘉義公學校分教室校地選定ノ件」（1914-01-01）。藍色實線表示磚石城垣，參考石萬壽，《嘉義市史蹟專輯》，頁 65。

## （二）建材與城門

王得祿督建嘉義城垣時，為增強城垣之防衛力，除以磚石築城，並增高城垣、設雉堞，又在四城門建月城，即在四城門外，增築向外凸出如月的小城，拱衛城門，且增設砲臺 4 座。為防止圍城時糧荒，亦在城西北角增設義倉，可貯穀 17,842 石，平時儲糧備糧荒，戰時用以養兵、民。<sup>32</sup>

圖 7 為嘉義城東門市區改正前樣貌。可看到近 6 公尺的外垣，及垣上之雉堞，城門外有拱衛之月城，城門上建有木造兩層重簷歇山頂之門樓。<sup>33</sup> 磚石城雖略微向

<sup>32</sup>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頁 109。

<sup>33</sup> 臺灣日日新報社，《共進會紀念臺灣寫真帖》（臺北市：編者自印，1916），頁 46；此照片

西北擴建，但四城門之地點未改。重修後之四城門名稱改變：東門曰迎春門、西門曰性義門、南門曰阜財門、北門曰拱極門。<sup>34</sup>



圖 7：嘉義城東門市區改正前樣貌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社，《共進會紀念臺灣寫真帖》，頁 46。

清代城垣和城門，平時用以管制入城的人、貨，城垣越安全，居城及商店、鋪戶也隨之增加；不能居城的游民及每日來不及進城的人、貨，也使近城門的近廂由四城門向外發展出街市。諸羅城在設柵城之初，康熙年間僅城內發展出十字街、太平街、鎮安街等 3 個街市；乾隆中葉土城時期，城內外已發展出中和街、十字街、布街、總爺街、內外城廂街、四城廂外街等街市，可知街道已因進出城人口日多而由城門向近廂發展。至同治初磚石城時期城內已發展出 21 個街市。<sup>35</sup> 若根據日人正式領臺後明治 29 年（1896）所調查的嘉義城廂街道，可知清末嘉義城內已有 54 街、外廂有 23 街，合計 77 街，外廂之 23 街皆是由四城門功能衍生的商機所發展。<sup>36</sup> 內城和近廂人、貨唇齒相依，故戴潮春事件嘉義遭圍城時，內城設聯義局，近城的外

標題為「嘉義鎮東門」。

<sup>34</sup> 不著撰者，《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3），頁 200-201。

<sup>35</sup> 同前註，頁 172。

<sup>36</sup> 「各廳市街污物掃除規則實施內定ノ主旨ニヨリ施行準備上調査ノ件各廳へ照會」（1903-03-01），《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37003。

廂組聯義局支局：「閭城十六境，心存忠義，議設聯義（義）局，誓以死守」。<sup>37</sup>

## 五、拆除城垣及其城門的變遷

### （一）城垣拆除

清末，平日防火、防盜需要各境壯丁巡境；逢冬，盜賊特多時，清查盜匪需要和鄰區合作；特殊情況如城防，更需聯境組織：「街市民人設有聯境規例，莊堡民人設有聯莊規約，途置柵門，夜深鎖閉，公設巡丁守更；如遇搶案，鳴鑼警眾，市街壯丁協同官府捉拏。」<sup>38</sup> 所以城內各聯境各設柵門防守。聯境組織通常以該境的大廟為中心，凡寺廟神佛生辰，常是「閭境斂金演戲以慶」。<sup>39</sup>

清末嘉城 16 境含內城 9 境、外廂 7 境，外廂 7 境皆是因城垣、城門的功能而衍生出來的街市。明治 29 年（1896）調查嘉義城廂 16 境，各境皆以街道為單位，有的境僅含一街，有的境所含之街多達 12 街。<sup>40</sup> 明治 36 年（1903）之〈嘉義市街下水溝路線圖〉繪出嘉義市街在市區改正以前的街道。<sup>41</sup> 日人領臺之初調查的城廂街境名稱，配合上述之街道圖，本文繪出嘉義市區改正以前，內城、外廂之 16 境圖。

（圖 8）城外之 7 境，由東門向外廂僅發展出含 3 街的東門外境，由南門外有含 2 街的南門外境；北門外是各含 2 街的北門外境、番社內境，及含 1 街的番社口境。西門外最繁榮，有含 7 街的西門外境、含 6 街的店仔尾境。外廂共 23 街，西門外廂即佔近 6 成的街道，難怪外廂 7 境以西門外境之慈濟宮為首。嘉城出西門，沿西門外街西行，再南折新店尾街（今國華街）至府路巷後，向西過番仔溝橋後再南行，為往府城要道，所以商旅最多。

<sup>37</sup> 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9），卷下，頁 84-85。

<sup>38</sup> 不著撰者，《安平縣雜記》（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9），頁 48。

<sup>39</sup>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7），卷 3，頁 35。

<sup>40</sup> 境名詳見「事務係等設置ノ件通知」（1896-12-01），《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705009。日人調查的 16 境，布街境僅含一街即布街，內教場境含 12 街，由清末民變各境撫恤名單，可知清末境名至日治或有變更，但其範圍大致不變。

<sup>41</sup> 「各廳市街污物掃除規則實施內定ノ主旨ニヨリ施行準備上調査ノ件各廳へ照會」（1903-03-01），《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37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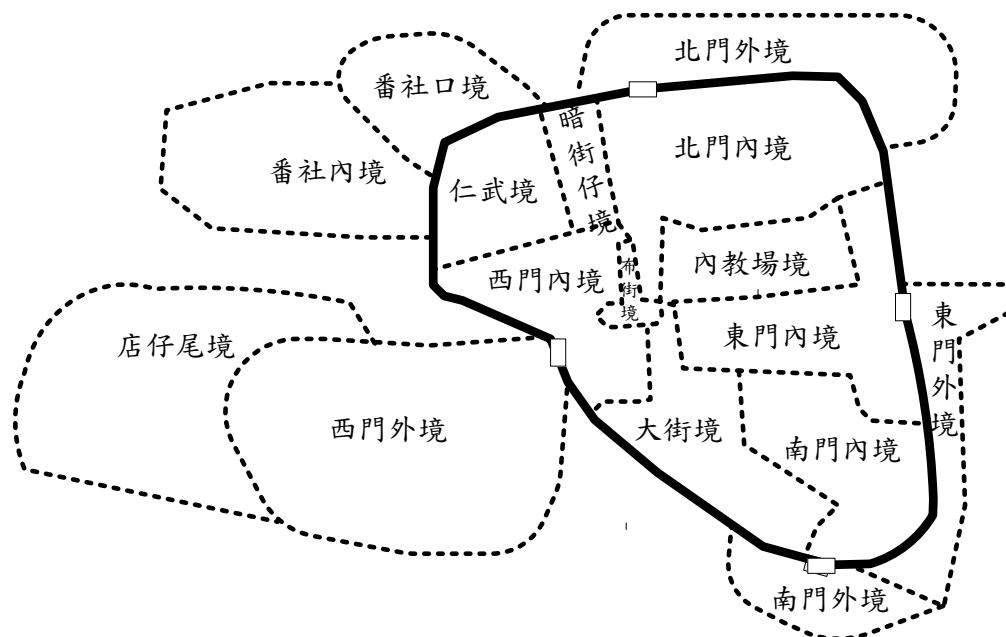


圖 8：清末和日治初嘉義城廂 16 境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境名取材「事務係等設置ノ件通知」（1896-12-0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705009。

光緒 21 年（1895）日軍由北而南以武力接收臺灣，10 月 9 日由北門、西門、東門三面攻打嘉義城，在大炮轟擊下，守城之武舉劉步高、生員楊錫九、營官馮練芳等皆中彈而亡，西門首先陷落，接著南、北、東門也相續為日軍攻陷。<sup>42</sup> 磚石城還是擋不住現代化的大砲轟擊。日軍領臺後，暫未拆除或整修嘉義城垣。直到明治 35 年（1902）嘉義驛完成後，開始著手拆除嘉義城垣。最初考量驟然全面拆除，無城垣「對民心的影響」所以只拆東門等月城及用紅色標示為危牆的地方。<sup>43</sup>（圖 9）明治 37 年（1904）11 月發生甲辰大地震，城垣倒塌嚴重；接著明治 39 年（1906）3 月又發生丙午烈震，屋舍、城垣破壞更多。該年 5 月馬上進行嘉義市區改正，至嘉義第一期市區改正在明治 44 年（1911）完成，至此，除東門城樓刻意保存外，舊城牆和門樓，已完全拆除。

<sup>42</sup>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市：臺灣商務，1992），頁 239-240；大谷誠夫，《臺灣征討記》（東京市：飯田書店，1906），頁 277-281。

<sup>43</sup> 「嘉義城壁一部取毀認可」（1903-10-01），《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88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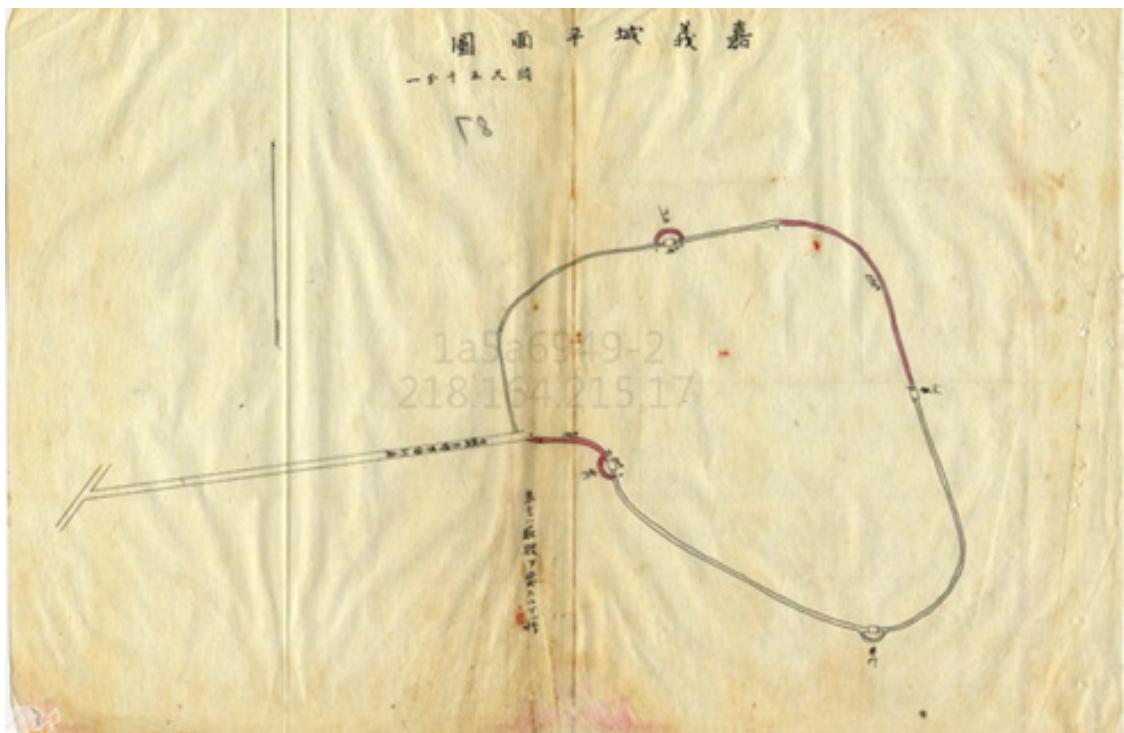


圖 9：嘉義廳嘉義城壁平面圖

資料來源：「嘉義城壁一部取毀認可」（1903-10-0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88010。

## （二）城門變化

明治35年（1902）嘉義驛完成時提出的市區改正計畫，規劃嘉義停車場街道（即而後所稱大通、中山路）由嘉義驛前直通桃仔尾，並以約在今中山路和民生北路交會口為市中心，設大圓環，四周格子狀街道。市中心設在舊城外，舊城內街道僅部分配合調整。（圖 10）但或許官方捨不得放棄河階地之城垣區，此計畫遭否決。<sup>44</sup>

<sup>44</sup> 「嘉義市街市區改正不認可ノ件」（1902-07-01），《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08015。



圖 10：嘉義街 1902 年被否決的市區改正圖

資料來源：「嘉義市街市區改正不認可ノ件」（1902-07-0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08015。

明治 39-44 年（1906-1911）展開嘉義第一期的市區改正，舊城垣拆除，舊城內重新規劃格子狀街道。<sup>45</sup> 首先微調由嘉義驛通往桃仔尾的大通，根據明治 40 年（1907）的市區改正圖，此大通和舊城交會所在的桃仔尾，規劃嘉義街最早的圓環。此次市區改正，將清末城內 9 境及西門近廂的 2 境納入。

日本學習歐美國家，約在明治 20 年至大正 4 年（1887-1915）期間，開始在日本及其殖民地創設近代水道（即自來水）。近代水道設置的功能，除供水、衛生、促進經濟、防火外，就其供水設置噴泉，認為可美化市容，展現現代化都市景貌。<sup>46</sup> 嘉義市自來水在明治 44 年（1911）興工，大正 2 年（1913）12 月 11 日竣工，12 月 19 日舉行通水式，同時在嘉義ホテル（約即今臺灣土地銀行嘉義分行）前設置之噴水池，也正式噴水啟用。<sup>47</sup> 這是嘉義街第一個圓環兼噴水池，今稱「中央噴水」，

<sup>45</sup> 「嘉義市區改正事業計畫一部變更認可（嘉義廳）」（1907-11-21），《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416005。

<sup>46</sup> 坂本大祐，〈我が国の近代水道創設事業とその財源について〉，《京都產業大學經濟學レビュー》，1（京都市，2014.03），頁 81、88。

<sup>47</sup> 〈嘉義水道通水式〉，《臺灣日日新報》，號 4859，1913 年 12 月 19 日，版 2。1913 年 12 月竣工，次年正式供水。

也是今日嘉義市的地理中心、重要地標。但桃仔尾並非舊西門所在，舊西門約拆於明治 41 年（1908）並未建圓環，其舊址在二戰後設興中派出所，派出所移走後，今市府改造設為西門聯誼創新所。

東門、北門、南門也和舊城垣一樣，在明治 44 年（1911）前拆畢。東門舊址緊跟在桃仔尾之後設圓環，也緊跟著桃仔尾圓環於大正 4 年（1915）增設噴水池。<sup>48</sup>大正 3 年（1914）的市區改正圖（見圖 1）已將東門、北門和南門的近廂 5 境納入，北門舊城址也在這段期間建為圓環，但此圓環至今仍不太明顯，昭和 19 年（1944）的美軍航照圖，明顯可見東門、南門、桃仔尾圓環，卻不見北門圓環。南門以南的地區，市區改正的規劃較晚，所以直到昭和 7 年（1932）才開始將南門舊城址擴建為圓環。

## 六、結論

荷治時期 Tirosen 社廣場中央在今紅毛井一帶，位八掌溪向北分流的一低位河階上。鄭氏時期智武鎮、仁武鎮先後輪駐於此，Tirosen 社人遂退出河階地。清領後，設諸羅縣，縣治諸羅山，但直至康熙 43 年（1704）官民歸治後，縣治始設木柵城垣，此為臺灣第一座內有官衙、坊市、田園，外有城垣的城垣城市（walled City）。縣治之柵城範圍，受河階地形影響大，此外，城垣、城門所在及城內文、武官衙、官廟等建築，亦深受小地形影響。

舊時，城垣為城內官舍、官眷、人民身家財產之依憑。木柵圍城之城防弱，而後雖植竹護城，甚至在莿竹外埋佈渠荅等，都擋不住抗清農民軍。於是雍正元年（1723）改建為土城，城周向北、西北略擴張，城垣形成桃仔形，西門、北門也因此遷挪。土城後來雖也植竹加固，但在林爽文事件中仍一度遭攻下，搶回諸羅城後的守城必須在城外再堆土圍、城內重兵防守。獲上諭改名嘉義城後，乾隆 58 年（1793）用糖水、糯米、蠔殼混合的三合土築城垣，因城周不變，仍是桃形的桃仔城。三合土城雖擋住張丙事件的農民軍，但城垣因兵燹及地震遭嚴重破壞，道光 16 年（1836）改建完成磚石城，城垣西北略擴，不再是桃型。四個城門的變遷，由最初草樓，而後砌石城樓，最後是磚石城樓加上月城。城門外的近廂區因城垣和城門

<sup>48</sup> 〈東噴池成〉，《臺灣日日新報》，號 5500，1915 年 10 月 14 日，版 6。東門噴水池於大正 4 年（1915）10 月 8 日正式噴水。

的功能而衍生出附城商業街道，外廂共 7 境，其中以出西門通往府城的西門外境、店仔尾境，街道最多。

光緒 21 年（1895）日軍武力接收臺灣，攻打嘉義城，在大砲轟擊下攻入城，城垣、城門皆遭轟損，日人考量城內民心所需的安全感，最初未馬上拆除城垣，只先拆月城及危牆。明治 37 年（1904）11 月甲辰烈震，接著明治 39 年（1906）丙午烈震，城垣及城廂內外街屋毀損嚴重，日人即時推行市區改正，將城垣、門樓陸續拆除。清末原本發展出的城內 54 條街、城廂 23 條街共 16 境，在市區改正後均調整並納入市街規劃範圍。

四城門遺址，舊東門遺址在大正 4 年（1915）規劃為圓環並設置噴池景點；舊北門遺址在東門圓環設後不久也設圓環，但沒有噴池。舊南門遺址直到昭和 7 年（1932）因向南推展市區改正才設置圓環。舊西門約明治 41 年（1908）即拆除，但其舊址未設圓環。往昔在地習稱的西門圓環，其實是設址桃仔尾，明治 40 年（1907）已規劃為圓環，並在大正 2 年（1913）設噴水池，中央噴水今日也是嘉義市的地理中心和重要的地標。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戊編第三本》（臺北市：中研院史語所，1972 再版）。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2）。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8）。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8）。

藍鼎元，《東征集》（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8）。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

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

周凱，《內自訟齋文選》（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0）。

姚瑩，《中復堂選集》（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0）。

- 不著撰者，《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3）。
-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7）。
- 陳國瑛等，《臺灣采訪冊》（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
- 陸潤庠總纂，《清實錄 · 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影本，2008）。
- 林豪，《東瀛紀事》（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7）。
- 不著撰者，《安平縣雜記》（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9）。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62）。
- 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臺北市：臺銀經濟研究室，1959）。
-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丁集》（臺北市：編者自印，1963）。
- 「事務係等設置ノ件通知」（1896-12-01），《臺灣總督府檔案 · 舊縣公文類纂》，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705009。
- 「嘉義市街市區改正不認可ノ件」（1902-07-01），《臺灣總督府檔案 · 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08015。
- 「嘉義城壁一部取毀認可」（1903-10-01），《臺灣總督府檔案 · 總督府公文類纂》，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88010。
- 「各廳市街污物掃除規則實施内定ノ主旨ニヨリ施行準備上調査ノ件各廳へ照會」  
（1903-03-01），《臺灣總督府檔案 · 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37003。
- 「嘉義市區改正事業計畫一部變更認可（嘉義廳）」（1907-11-21），《臺灣總督府檔案 · 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416005。
- 「嘉義公學校分教室校地選定ノ件」（1914-01-01），《臺灣總督府檔案 · 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77803
- 石萬壽，《嘉義市史蹟專輯》（嘉義市：嘉市政府，1989）。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 · 第四冊》（臺南：市府文化局，2011）。
-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市：臺灣商務，1992）。
- 大谷誠夫，《臺灣征討記》（東京市：飯田書店，1906）。
-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 · 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
- 臺灣日日新報社，《共進會紀念臺灣寫真帖》（臺北市：編者自印，1916）。

## （二）期刊論文

- 石萬壽，〈嘉義城之建置〉，《臺灣文獻季刊》，60卷2期（南投市，2009.06），  
頁151-180。
- 黃阿有，〈嘉義市市定古蹟葉明邨墓形制與墓主之研究〉，《臺灣文獻季刊》，65

卷 3 期（南投市，2014.09），頁 139-182。

楊貴三、馮鈺棋，〈嘉義地區活斷層之地形學研究〉，《地理研究》，42 期（臺北市，2005.05），頁 1-21。

坂本大祐，〈我が国の近代水道創設事業とその財源について〉，《京都産業大学経済学レビュー》，1 号（京都市，2014.03），頁 80-104。

### （三）學位論文

### （四）電子媒體

〈嘉義水道通水式〉，《臺灣日日新報》，號 4859，1913 年 12 月 19 日，2 版。

〈東噴池成〉，《臺灣日日新報》，號 5500，1915 年 10 月 14 日，6 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乾隆臺灣輿圖〉（來源：<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檢索日期：2025.08.21）。

# 十七世紀「諸羅山」地名之歷史演變<sup>\*</sup>

林逸帆、翁佳音<sup>\*\*</sup>

## 摘要

本文透過文獻的爬梳，追尋「諸羅山」等地名或社名的來源。十六中葉開始，臺灣沿海就有海盜、漁人、商人在此匯集，直到十六、十七世紀之交，臺灣沿海已被漢文文獻所記載，陳第〈東番記〉所記「雙溪口」可能就在嘉義沿海。海盜顏思齊的活動，更帶出了海盜集團在嘉義地區的活動，其中《臺灣外記》所記「豬勝山」，更是重要地點。然而，在荷蘭文獻的紀錄中，該地名以多種拼音呈現，如「Tirosen」，本文已經證明顯示這是的漢文記名的地名，與後來文獻「豬勝山」或「諸羅山」相呼應。

本文同時透過荷蘭文獻，瞭解十七世紀 Tirosen / 諸羅山社的歷史軌跡。其所在位置為該區域重要的地點，後來也成為荷蘭統治的重要村社之一。透過本文可知，十七世紀漢人、原住民與荷蘭人等族群，在嘉義地區交匯與變化的情況。「豬勝山 / 諸羅山」從海盜集團足跡的地名標誌，轉為荷蘭人統治下的重要原住民社群 Tirosen / 諸羅山社，反應了十七世紀的多元族群與勢力交織的縮影，也顯示「諸羅山」的重要性及長期歷史的延續性。

**關鍵詞：**豬勝山、諸羅山、Tirosen、顏思齊

<sup>\*</sup> 本文修改自《嘉義市志續修 卷一·沿革志》未刊稿。

<sup>\*\*</sup>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Place Name***

### **"諸羅山" in the 17th Century<sup>\*</sup>**

Lin Yi-Fan and Ang Kaim<sup>\*\*</sup>

####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s of the place name and community name Zhuluo shan [諸羅山] and others through an extensive review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Starting in the mid-16th century, Taiwan's coastal areas became a hub for pirates, fishermen, and merchants. By the turn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 Taiwan coast was already documented in Chinese texts. For example, the "Shuangxikou (雙溪口)" mentioned in Chen Di's Dongfanji (陳第〈東番記〉) was likely located along the Chiayi (嘉義) coast. The activities of the pirate Yan Sisi further highlight the presence of pirate groups in the Chiayi region, with Zhulao shan [豬勝山] as recorded in Taiwan Waiji (《臺灣外記》), serving as a crucial location.

However, in Dutch records, this place name appeared in various spellings, such as "Tirose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is name is a tran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place name, aligning with the later names "Zhū láo shān (豬勝山)" or "Zhū luóshān (諸羅山)" found in Chinese document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utilizes Dutch document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Tirosen/ 諸羅山 community in the 17th century. Its location was a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site in the region and later became one of the key communities under Dutch

\*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from th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f The Continued Gazetteer of Chiayi City, Volume I: Annal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ese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rule. The paper shows how Chinese, indigenous, and Dutch peoples and other groups converged and interacted in the Chiayi region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The evolution of “Zhū láo shān (豬勝山) /Zhū luóshān (諸羅山)” from a place name associated with a pirate group’s activities to the important indigenous community of Tirosen/ (諸羅山) under Dutch rule is a microcosm of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diverse ethnic groups and powers in the 17th century, demonstrating the enduring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Zhū luóshān (諸羅山).”

**Keywords:** Zhū láo shān (豬勝山), Zhū luóshān (諸羅山), Tirosen, Yan Siqi (顏思齊)

【康熙】二十三年，設縣治於諸羅山（地為鄭氏故營址），因以命名，取諸山羅列之義也。<sup>1</sup>

《諸羅縣志》

## 一、海盜活動與「豬勝山」地名的出現

提到嘉義歷史大約都會想到「諸羅」二字，主要跟其設置縣治有關。「諸羅」二字來源一說為「諸山羅列」，然而《諸羅縣志》〈外記〉提到：「縣曰諸羅，人稱縣治者皆曰：諸羅山；欲指一山以實之，無有也。附郭番社曰諸羅山社，然則諸羅山之名，相沿已久。設縣時，見諸山羅列，適與相稱，故仍其名耳。」<sup>2</sup>「諸羅山」為原住民社名，大抵上，都被研究者認同，<sup>3</sup>至於是如同《諸羅縣志》，前面所說因「諸山羅列」而得名；「諸羅山之名，相沿已久」，又是社名，其名稱的來源則有待討論。本文企圖從現有文獻當中，爬梳及釐清「諸羅山」地名或社名來源與歷史因素。

### (一) 雙溪口：嘉義早期相關地名

在此之前，應該先討論嘉義地區最早出現於文獻上的地名，第一個想到應該是「諸羅山」，然而，從目前最知名的臺灣早期相關漢籍文獻——〈東番記〉來看，或許有不同的見解。陳第〈東番記〉開頭提到記述，談到臺灣全島「斷續凡千餘里」的西岸地名：

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彭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里，種類甚蕃。<sup>4</sup>

當中翁佳音已經論證，陳第〈東番記〉「雙溪口」，與嘉義地區沿海有關。<sup>5</sup>認為陳

<sup>1</sup> 周鍾瑄主修，陳夢林編纂，《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1962；1717 年原刊），頁 3-5。

<sup>2</sup> 周鍾瑄主修，陳夢林編纂，《諸羅縣志》，頁 286。

<sup>3</sup> 吳育臻，〈文獻上的諸羅山社〉，《環境與世界》5 期（2001.11），頁 57-69；蔡榮順，〈諸羅山社名稱演繹〉，《臺灣文獻》別冊 49 期（2014.06），頁 2-13。

<sup>4</sup> 陳第，〈東番記〉，收入沈有容輯，《閩海贈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56 種，1959），頁 24-27。

<sup>5</sup> 翁佳音，〈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頁 137、162-164。

第所說的「雙溪口」就是嘉義靠海的西邊。嘉義地區與「雙溪口」有關的地名有兩個，一個是朴子境內，一個是溪口鄉，都是舊地名雙溪口的地方。由於溪口鄉較內陸，因此朴子境內比較合理，再者，從地名語源來看，應該與上游牛稠溪兩支流會合之前方有關；這裡出海口有東石港及塭港，是著名的漁業之區。（圖 1）<sup>6</sup>

因為外來人群抵達嘉義沿海地區，對於這個區域已經有一定的認識，才能成為史料、文獻記載，而這些人群已經知道包含了海盜與漁民，更可能是商人，在十六世紀中葉後，活動於台灣西部沿海地區。<sup>7</sup> 嘉義地區的地名，也伴隨著海盜活動而出現。

## （二）「豬勝山」與海盜顏思齊關聯

這位海盜就是所謂「開台第一人」顏思齊，暫且不論顏思齊是不是「第一人」以及這種命題歷史問題，但是因為他的活動而有「諸羅山」地名的記載出現：

天啟五年乙丑秋九月，顏思齊因往豬勝山（一作豬羅山，即諸羅縣）打圍回來，歡飲過度，隨感風寒，自知不起。<sup>8</sup>

《臺灣外記》中提到顏思齊到「豬勝山（一作豬羅山，即諸羅縣）」打圍，之後一病不起。這是將顏思齊與豬勝山連結的主要資料。《臺灣外記》雖然出版為十八世紀初完稿，但江日昇稱「閩人說閩事」，作為記錄十七世紀歷史的重要、非官方史料。為了瞭解其可信度，將從另外一個史料進行驗證。這裏記錄到顏思齊是西元 1625 年 10 月從「豬勝山」打圍回來而死。從荷蘭史料來看，顏思齊去世的時間也記錄在西元 1625 年 10 月 29 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長官書信中：

……還有 342:10:- 荷盾貸給廈門的戎克船【出入港】檢查官 Chuopou Lechou，他曾經派他的兄弟來此地向已故長官閣下【Sonck】請求准予延後償還，並由顏思齊（Pedro China）擔保；但這保證人於本月 23 日去世了。據他周圍的中國人說，他死後沒有留下甚麼，因此我們去把他的兩艘戎克船

<sup>6</sup> 翁佳音、李碩珞，〈諸羅山的無名家族史：一個地理背景的解釋〉，《第十屆嘉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2014 年 10 月 25 日）。

<sup>7</sup> 林逸帆，〈臺灣「有字之史」：從十六世紀傳統東亞針路知識考察〉，《臺灣史學雜誌》34 期（2023.06），頁 23-61；翁佳音，《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頁 32。

<sup>8</sup> 江日昇撰，《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3。

暫時押來，但他的人卻藉口說，他們擁有那兩艘戎克船的部份。關於此事，我們將依照情況來處理，並且將處理得使公司收回的貸款不至短缺……。

…De f 342.10.- aen Chuopou Lechou visiteur over de joncquen in Aijmoij geleent, heeft zijn broeder hier gehadt ende aen zijne Edele Zaliger versocht dat noch wat passientie gelieffde te nemen. Hiervoor is Pedro China borch gebleven, die den 23en deser overleden is. De Chinesen ontrent hem seggen dat niet naergelaten heeft, overzulcx hebbe zijne 2 joncken bij provisie aengetast, daer zijn volck pretency op maecken; zeggen dat haer ten deele toecommen. Hierinne sullen naer gelegenheit handelen ende maecken dat de Compagnie niet te cordt en compt…<sup>9</sup>

顏思齊去世的時間是在 1625 年 10 月 23 日，與《臺灣外記》天啟 5 年乙丑秋 9 月（1625 年 10 月）相符。雖然《臺灣外記》僅言顏思齊是在豬勝山「打圍」回來，但諸羅山範圍相當大，很難斷定其具體活動範圍。然而，推測豬勝山應僅是他的打獵活動地點，顏思齊應該還有其他據點。此外，顏思齊是個群體集團，如同《臺灣外記》內提到的十寨，其包含了各式各樣的人與勢力在內，當中也有頗負盛名的鄭芝龍。

如同顏思齊的登陸點、紮營據點，長久以來也是飽受爭議的部分。從歷史的結構性來看，從 16 世紀末到 17 世紀初，海盜們幾乎都在魍港活動，如林鳳就曾到東番魍港；《東西洋考》記載東番時也提到：「嘉靖末，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者從魍港飄至，遂往以為常。」<sup>10</sup>或許，在魍港的可能性相當高。

### （三）顏思齊集團何時到台灣

顏思齊何時至臺灣，關切著「豬勝山」地區大約何時被漢人所知。再次強調的是，外面人群抵達該地區到被記錄成史料，當中應有一定的時間差，也就是先抵達的時間會早於史料記載。從《臺灣外記》來看，記到跟顏思齊來台有關的部分為：

天啟四年甲子六月，有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姓顏名思齊，字振泉，年

<sup>9</sup> 德·韋特寄總督卡本提耳函，1625 年 10 月 29 日，於大員商館；VOC 1087, Gerrit Fredericksen de Witt aan de gouverneur-generaal Pieter de Carpentier, 29 Oktober 1625, Tayouan, fol. 394r. 江樹生主譯、翁佳音協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I (1622-162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頁 140、158、168、180、194、206、239、257。

<sup>10</sup> 魏徵、李延壽、杜佑等撰，《流求與雞籠山》（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96 種，1964），頁 88。

三十六，身體雄健，武藝精熟。因宦家欺凌，揮拳斃其僕。逃日本，裁縫為生。居有年，積蓄頗裕，疏財仗義，遠邇知名。<sup>11</sup>

（同年八月）十五日（西元 1624 年 9 月 27 日）天明，思齊船中號炮三響，各魚貫隨行。計八晝夜，方到臺灣。即安設察寨，撫恤土番。然後整船出掠，悉得勝焉，故閩、浙沿海，咸知思齊等踞臺橫行。<sup>12</sup>

海澄人顏思齊，其家鄉的群體與海外航行者與台灣關係密切，然而他是先到長崎，組成利益集團並「眾拜振泉為盟主」，<sup>13</sup>也就是後來所謂的十寨。目前可知在荷蘭史料中，顏思齊最早的紀錄出現在西元 1624 年 10 月 1 日，當時荷蘭人稱之「Pedro China」，荷蘭檔案內提到李旦（China Capt.、Andrea Dittis）寫信給顏思齊。<sup>14</sup>

漢籍文獻中顏思齊來到臺灣的時間，大致上與荷蘭文獻記載他出現的時間相符，但若是如此，顏思齊在臺灣活動期間就不長，跟鄭成功來臺不久便去世一樣，歷史消極意義似乎多一點。顏思齊是漳州海澄人為主要勢力，他的來臺時間其實還有另外說法，比較常見的尚有 16、17 世紀之交的萬曆年間、<sup>15</sup> 天啟元年（1621）以及《臺灣外記》天啟 4 年（1624）。講 1621 年的文獻比較多，例如蔣毓英《臺灣府志》或高拱乾《臺灣府志》等，以蔣毓英《臺灣府志》為例：

天啟元年（1621），顏思齊為東洋國甲螺（東洋，即今日本。甲螺者，即漢人所謂頭目是也；彝人立漢人為甲螺，以管漢人），引倭屯聚於臺，鄭芝龍附之，始有居民。<sup>16</sup>

而「引倭屯聚於臺」，卻也與《臺灣外記》說顏思齊與其部眾抵達「臺灣」相符。《臺灣府志》文中所說的臺，就是荷蘭文獻中的「Teijouan」，翁佳音將之翻譯成臺灣，

<sup>11</sup> 江日昇撰，《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1960；1704 年原刊），頁 4。

<sup>12</sup> 江日昇撰，《臺灣外記》，頁 13。

<sup>13</sup> 江日昇撰，《臺灣外記》，頁 5。

<sup>14</sup> VOC 1083, Resolutieen bij gouverneur Martinus Sonck en den raedt in Pehouw en in Tayouan genomen. Tayouan, den eersten October anno 1624, fol. 81v. 翁佳音主持，《荷蘭時期大員（臺灣）評議會決議錄整理計畫（1624-1625）》（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2015）。

<sup>15</sup> 黃叔璥則引用《蓉洲文稿》「明萬曆間，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季麟生「條陳臺灣事宜」：「明隆、萬間，廣東巨盜顏思齊始據臺灣之地，葺草以居。臺灣之有中國民，自思齊始。其地環閩、浙、兩粵之東，南接呂宋、北通日本，控南澳、銅山之險。思齊死，地歸於紅夷。鄭成功自京口敗回，廈門不守，襲有其地。民番雜處，任土貨食。二十餘載，歸我版服。」黃叔璥撰，《臺海使槎錄》，頁 1-2；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481、483。

<sup>16</sup> 蔣毓英纂，《臺灣府志》（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 年），頁 5。

或許可以稱之臺灣港，就是今天臺南安平一帶。

如果從歷史學角度，顏思齊一夥人在 1621 年離開日本南下來臺屯住的故事，是有一些文獻可支持的。《臺灣外記》記錄的顏思齊等人在日本謀起事失敗而不得不離開日本，大多以為是小說虛構，但江日昇所記傳聞，多非空穴來風。日本方面，曾有人說平戶的方志有提及此方面的訊息，可惜我們一時找不到。<sup>17</sup> 不過，英國東印度公司文獻倒是有一條間接資訊可為輔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 Cocks 於 1620 年 12 月的一封信，提及：漢人在海上互劫，很想把此犯行歸咎給荷蘭與英國，但在日本一些地區被捕獲，付出嚴重代價；另有其他的中國船隻正要離開長崎，與自己同故鄉的人要前往福爾摩沙島交易絲貨，但也捲款逃往中國，留下他們的同鄉在日本受苦。這則消息已點出 1620 年在平戶漢人社區自己的糾紛，以及日本政府的介入，<sup>18</sup> 這樣的歷史背景，或許也為天啟元年（1621）年增添一股可靠性。

不論如何，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之交，漢人已在台灣活動是事實，除了海盜聚集地魍港以外，魍港以北的臺灣沿海區域，都是海盜活動範圍，這當然與嘉義沿海地區有關，又顏思齊打圍之地，在嘉義內陸地區，可知從沿海到陸地，已經被外來人群所認識，因而在史料中被記錄，而有「顏思齊」等海盜以及「豬勝山」地名的出現。

## 二、荷蘭時期的「Tirosen」與原住民社群

### （一）記載中的嘉義地區相關地名

荷蘭人還沒來之前，臺灣西部沿海地區已有外來人群的活動，包含前述沿海的「雙溪口」地名或是魍港等地。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經在天啟 4 年（1624）9 月開始逐漸將據點由澎湖轉至臺灣，但一開始，只控制臺灣港（Taijouan，大員）一帶，其他地區的控制力並不高，直到 1630 年代以後才逐漸穩固，並往臺灣島嶼的北部與南部發展。

<sup>17</sup> 福住信邦，《新國姓爺合戰物語り》（東京：講談社，1992），頁 398-399。可惜，福住氏並未標示他所說的平戶地方史料，筆者也還未找到。

<sup>18</sup>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p.300。

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因荷蘭史料的紀錄，嘉義地區相關的地名出現，逐漸豐富。其中廣為人知的，就是「諸羅山 / 豬勝山」。整理相關紀錄後，可知荷語分別拼成 *Tirosen / Tillossen / Tilaossen / Tierasan / Tilosien*，語音不統一，並非荷蘭人亂拼音。過去常有認為這是原住民語言，然而在荷蘭人記錄中，諸羅山社（*Tirosen*）有另外一個名稱：「*Laos*」，<sup>19</sup> 這樣的例子，在荷蘭文獻的紀錄不是孤立，像是麻豆社（*Mattauw*），又名 *Toukappa / Toekappa / Toukappa*；蕭壠社（*Soulang*），又名 *Touamimigh / Toeamimigh / Toeanimich*；新港社（*Sinckan*），又名 *Tagloulou / Tacholo*。<sup>20</sup> 前者多半能跟漢籍文獻的記載中對上，而後者應是原住民語源。<sup>21</sup>

除此之外，前述嘉義沿海的「雙溪口」或「北港」的地名在荷語文獻中，目前所知並未出現，反而以西岸的地名有，*Caatzieu / Caetzieuw*（猴樹〔港〕）、*Cattatauw*（茄萣頭、茄藤頭）、*Pottekant*（布袋港），以及 *Ponkan*（笨港）等漢語拼音地名為多。這裡面不乏是《諸羅縣志》中有提到縣轄沿海港道，如有水師配置的著名笨港、猴樹港、海豐港，以及蚊港，<sup>22</sup> 與嘉義地區相關者，經比對荷蘭所記載地名與《諸羅縣志》紀錄：

Ponkan：笨港 Pūn-káng

Caatzieu：猴樹港 Kâu-chhīu-káng

這些雲嘉地區沿岸，多港汊、小潟湖，包括今義竹（二竹圍）的龍蛟潭，在荷蘭時代，與臺南魍港一帶，都是重要的港潭課稅之區。換句話說，嘉義的沿海地帶，荷西時期已經有勢力漢人進入經營，尤其是猴樹港，1650 年 4 月 18、19 日課社拍賣大會時，猴樹港及其附近的池塘，利益歸給了諸羅山社。<sup>23</sup> 到了鄭氏時期，仍然有

<sup>19</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頁 318、497、604；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469, 547.

<sup>20</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 298-299。

<sup>21</sup> 雖然臺灣舊地名，很多都與外人有關，特別是來自中國的閩、粵區域的人以漢字記音者，但也有起源是來自原住民的稱呼。翁佳音，《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頁 152-153。

<sup>22</sup> 邑治海道：「……由青鯤身北過青峯關、蚊港、猴樹港、笨港（笨港與澎湖遙對）、海豐港、三林港……。」周鍾瑄主修，陳夢林編纂，《諸羅縣志》，頁 122。

<sup>23</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I: 1648-1655*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6), pp.121-123.

士兵從這裡駕小船往中國投誠；清代時，雲嘉的猴樹港、笨港，是重要的輪防汎地。<sup>24</sup> 猴樹港則呈現「商船輳集，載五穀貨物」的情況。<sup>25</sup>

## (二) 「Tirosen」與嘉義地區原住民

Tirosen / Tillossen / Tilaossen / Tiersan / Tilosien 的記載，如前所述，應與漢人漳州、潮州、泉州等語系有關，後者「Laos」應為 Tirosen 的另外一名，這樣記載的可能性有兩種，原住民語的社名，或者是原住民長老的名字轉為社名。若將其社名的拼音，以教會羅馬字無聲調的標記分類，可分為 2 種：

Ti-lo-sen / Ti-lo-siën / Thi-lo-sen

Ti-lao-sen / Ti-la-san / Ti-lo-san

荷蘭人所呈現的原音，大部分為 Ti-lo-sen 或 Ti-lau-sen。發音為 Ti-la-san，或 Ti-lo-san 者，例子很少。這麼一來，與「豬勝山」、「豬羅山」，或「諸羅山」等漢字，還是有若干差異，尤其是「sen」，標記為「山」，並不尋常。而「sen」或「siën」更有可能是 sian，漢文書寫作「仙」，如甲仙、楠梓仙等。

然而，到此就可以知道 Ti-lo-sen，還是 Ti-lau-sen，都與「諸山羅列」沒有關係，19 世紀中末期的清代文獻提到：「嘉義縣先名諸羅，鄭氏北路安撫司所治天興州地，邑有豬勝山，以不雅馴，易稱諸羅，因以名縣；或言取義諸山羅列，非也。」<sup>26</sup> 而且它也是不是原住民語源，反而跟漢人語源有關，或許《臺灣外記》或《東瀛識略》的「豬勝山」關係更大。「豬勝」在臺灣的漳泉語有「ti-lâ 豬聳」，即「豬聳油」，一種豬的部位可以煉成豬油。因為不夠「雅馴」，而改稱「諸羅」。

廣泛的嘉義地區，在荷蘭檔案中所出現嘉義地區的族群，主要分為四個部份：<sup>27</sup>

1. 北鄒社群：包含 Outwangh、達邦 (Nieuwangh、Tapangh)、豬母勝 (Tivara 即 Sivara)、阿拔泉 (Appassouangh、嘉義縣竹崎鄉、梅山鄉一帶的阿拔泉)、

<sup>24</sup> 翁佳音、李碩珞，〈諸羅山的無名家族史：一個地理背景的解釋〉，《第十屆嘉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2014 年 10 月 25 日）。

<sup>25</sup> 周鍾瑄主修，陳夢林編纂，《諸羅縣志》，頁 12。

<sup>26</sup> 丁紹儀撰，《東瀛識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3。

<sup>27</sup> 林逸帆，〈荷蘭時代嘉義地區的原住民〉，收入李明仁主編，《第 17 屆（2021）嘉義研究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台灣地域文化協會，2023.03），頁 55-86；翁佳音，〈「Hoanya」族名辯證及其周遭族群〉，《臺灣史研究》28 卷 4 期（2021.12），頁 1-40。

奇冷岸 (Kiringangh)。

2. 布農族蘭社群：大龜佛 (Groot Tackapoulangh，又稱 Nackanawangh)、小龜佛 (Takapoulangh)。
3. 諸羅山 / 豬勝山社群：諸羅山 (Tilaocen)、打貓。<sup>28</sup>
4. 其他周邊往來族群：阿里山社 (Arrissangh) (非今日阿里山)，即東斗六 (Talackbayen)、Balavala 人、他里霧 (Dalivho)；南有哆囉國 (Dorok)、卡那卡那富、Leywangh、Leissingangh、Marits 及 Pangalangh。

其中諸羅山社群當中更以諸羅山社，與今嘉義市地界相關聯；打貓社主要的位置應該在今民雄及其附近。諸羅山、打貓與東斗六是同一個語言。<sup>29</sup> 1655 年公司決定讓東斗六 (Talacbajan) 搬到打貓社，東斗六過去曾與學校教師發生糾紛，而有逃走的長老。後來在公司要求下，拆毀村落，搬到打貓建立新的村社。<sup>30</sup> 1656 年 3 月 7 日地方會議，打貓與東斗六已經整併為同一村社，且長老擴大到 4 人。<sup>31</sup>

過去將此區域的族群稱之 Hoanya，譯為「和安雅」或「洪雅」族，嘉義打貓社、諸羅山社隸屬於內。然而，翁佳音已經提出「Hoanya」族名有誤，<sup>32</sup> 而最早調查的伊能嘉矩，他是於明治 30 年 (1897) 6 月至 11 月約費時半年的全島調查，一路南下，走訪調查民雄打貓、嘉義諸羅山兩社，地點不外是各社舊地名「番仔庄

<sup>28</sup> 兩者語言相同。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頁 86-87；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 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p 72.

<sup>29</sup> 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 237-242.

<sup>30</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頁 441-442；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 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I: 1648-1655*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6), pp 463-65, 507.

<sup>31</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頁 12；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p 11-5.

<sup>32</sup> 今日採用的 Hoanya 族稱，是由語言學家小川尚義在日治時代末期，亦即二次大戰時期所提出，而且還是「暫訂」的。馬淵認為小川所說的伊能「記錄」，或許是伊能嘉矩未刊行的採集紀錄，但到底是哪一原稿紀錄，仍未得而知；馬淵對這個族稱持著保留態度。無獨有偶，其他民族或語言學者中，同樣也懷疑所謂「Hoanya」應該是臺灣話「番仔 (Hoan-á)」的對音。翁佳音判斷伊能嘉矩將「番仔」拼寫成略帶鼻音的「Hoanga」，問題出在他有時會把閉口的「g」字母寫成類似開口的「y」字，導致旁人的誤抄或誤排。翁佳音，〈「Hoanya」族名辯證及其周遭族群〉，《臺灣史研究》28 卷 4 期 (2021.12)，頁 1-40。

(Hoan-á-chng)」一帶，<sup>33</sup>。根據伊能嘉矩的紀錄，可以分：

一、Lloa，包括今嘉義縣市及其附近地區

二、Poavosa，以鹿港方面為中心及其附近

三、Arikun，以彰化方面為中心及其附近區域。<sup>34</sup>

「Lloa 部族」則包含哆囉嘓、打貓、他里霧、斗六、諸羅山、西螺、貓兒干。<sup>35</sup>

「Lloa」，記音方法稍顯特殊，似乎是採用西班牙文字母的「ll」來拼音，不過，在其他文章他卻用片假名將 Lloa 記成：ロッア (Loh-a)，<sup>36</sup> 為何如此，原因不詳。但有趣的是，前述 Tirosen 社另外一個名稱卻是「Laos」，兩者關聯為何，值得探究。

總而言之，今日嘉義市周遭區域，以諸羅山社為主，即荷蘭時代 Tirosen 社，另有一個名稱：「Laos」，前者為漢人的漳泉語系「諸羅山 / 豬勝山」，後者為原住民語。若比較諸羅山社人口數，從 1647 年開始，是逐漸減少，到最後的統計年，減少了兩百多人，有關原因值得進一步討論。

### 三、諸羅山社的荷蘭統治情況

#### (一) 地方會議中的諸羅山社

荷蘭檔案中有關諸羅山社的記載，可以看到 1629 年 4 月 17 日，麻豆與諸羅山的衝突，大約是目前最早看到諸羅山 (Tierasan) 的紀錄。當時，長官普特曼斯前往新港社時，獲得消息，發現麻豆社糾集蕭壠社、目加溜灣社和所有鄰近各社的人，要去攻打諸羅山 (Tierasan) 人。<sup>37</sup> 1629 年 6 月發生麻豆溪事件，目加溜灣社、麻

<sup>33</sup> 伊能嘉矩原著，森口雄穎編著，《伊能嘉矩の臺灣踏查日記》(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2)，頁 92；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上卷，頁 246-249。翁佳音，〈「Hoanya」族名辯證及其周遭族群〉《臺灣史研究》28 卷 4 期 (2021.12)，頁 1-40。

<sup>34</sup>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二十八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54 期 (1899.01)，頁 126-127；伊能嘉矩，〈原状を存するペイポオ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74 期 (1909.01)，頁 128。

<sup>35</sup> 〈ペイポ族〉(記錄識別號：ntul-mn-M034\_00\_0001\_0032)，收錄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伊能嘉矩手稿」(來源：<https://dl.lib.ntu.edu.tw/embed-item/ino/873959>，檢索日期：2021 年 7 月 2 日)。

<sup>36</sup>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二十八回）〉，頁 126-127。

<sup>37</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頁 25-26；J. Leonard Blussé, M. E. van Opstall,

豆社、蕭壠社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不時有問題產生，諸羅山社就夾在這當中。<sup>38</sup> 1634年8月24與25日時，牧師尤紐斯（Rev. Robertus Junius）報告，麻豆人砍下一個蕭壠婦女的頭，並假裝這件事情是諸羅山人所為，因此，蕭壠人很可能對諸羅山社發動戰爭。<sup>39</sup>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麻豆社的紛爭問題，直到1635年底才逐漸獲得平息。<sup>40</sup>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周遭村落的關係，在1636年算是達到一個新的里程碑，在教會牧師尤紐斯的斡旋下，臺灣西部南、北原住民村落於1636年2月21日，在臺南新港社舉行歸順集會，各村落（社）代表前往新港社，齊聚在第四任長官普特曼面前聆聽訓話。<sup>41</sup> 此次集會，開啟了後來「地方會議（Landdag）」之前奏，也是首次原住民由外力介人的大集合。

1636年10月7日的長官漢斯·普特曼斯書信提到，包含新港、蕭壠、麻豆、諸羅山及其附近其他村社、阿猴、大木連、東港（Dolatock）、放索仔及其附近其他村社與瑯嶠等目前服從的有57個村社。<sup>42</sup>

從1636年後，公司又陸續召開了幾次集會，如1641年《熱蘭遮城日記》荷文本將其視為第一次地方會議，但真正成為慣例，要到第八任長官卡隆（Frangois Caron, 1644-1645）任職期間，在1644年展開第一屆的地方會議，往後，每年都照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 1629-1641* (Gravenhage: M. Nijhoff, 1986), pp.27.

<sup>38</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頁5-6；J. L. Blussé, M. E. van Opstall,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 1629-1641* (Gravenhage: M. Nijhoff, 1986), pp.5-6.

<sup>39</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頁178；J. Leonard Blussé, M. E. van Opstall,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 1629-1641* (Gravenhage: M. Nijhoff, 1986), pp.188.

<sup>40</sup> 江樹生主譯，翁佳音協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III、IV、V（1629-163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5），頁776-777；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1》（東京：平凡社，1970），頁234-238。

<sup>41</sup> W.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n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Leiden, 1931), pp.30-55；Ginsel, W.著，翁佳音譯註，〈荷蘭時代臺灣教會史（2）—戴雍 [Robertus Junius] 牧師承先啟後〉，《臺灣文獻》，52卷1期（南投，2001.03），頁451-472。

<sup>42</sup> 江樹生主譯，翁佳音協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III、IV、V（1629-163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5），頁824、869。

例舉行，即所謂的「南、北路」地方會議。<sup>43</sup> 1641 年的地方會議，諸羅山 (Tirosen) 也已經參與。<sup>44</sup> 1643 年 10 月公司招喚北路長老，告知各社納稅事宜，來參加的村落 (社) 包含有蕭壠社、麻豆社、哆囉嘸社、諸羅山社、大武壠社、目加溜灣社、新港社和大目降社，表示各村落的順服。<sup>45</sup>

1644 年 3 月 15 日公司決定北路地方會議事宜中提到，當中在大型村社指派 4 個長老，中型村社指派 3 個長老，小型村社只指派 2 個長老，教師不得成為長老，長老也不得成為教師。諸羅山的人必須提供一塊田地給他們的本地教師及其他相關人者，大小要足夠維持他們每年的生活費用。<sup>46</sup>

## (二) 異教徒之地到統治漸進

諸羅山地區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初期，是臺南西拉雅族女祭師的流放 (witch-hunting) 之地。荷蘭檔案中記載的 Inbis，為女巫師或女先知、女祭司。<sup>47</sup> 1641 年 11 月 7 日以來，牧師尤紐斯就一直住在蕭壠社。同月，臺灣長官及其議會計劃嚴格取締那些仍未皈信基督的異教女祭師。1641 年 11 月 9 日，陸續有從麻豆、蕭壠、目加溜灣，以及新港、大目降社的西拉雅女祭師，被教會人員流放到諸羅山，70 位女祭師來自麻豆、56 人來自蕭壠，流放到諸羅山主要原因是，諸羅山地區目前仍是異教徒地區。<sup>48</sup> 但在 1644 年後的記載諸羅山地區，已有教會牧師與荷蘭人員進入，如 1645 年牧師 Van Breen 管理蕭壠、麻豆、哆囉咯、諸羅山和大武壠諸村莊，以及

<sup>43</sup> 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新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 77-105。

<sup>44</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6；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 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 6.

<sup>45</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199；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 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198.

<sup>46</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236；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 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235.

<sup>47</sup> 「巫師」、「尪姨」、「祭司」等語，在民族學與人類學上，都有嚴格的定義，此處並未能嚴格討論這些學術定義，只能暫時籠統稱呼這些從事宗教的專門人員，女性為女祭師（也有男性祭師）。詳見翁佳音，〈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頁 105-127。

<sup>48</sup> 翁佳音，〈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頁 124；Willy Abraham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n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Leiden, 1931), pp.50.

在大武壠東邊山區裡的其他地方的政務。<sup>49</sup>

1640 年代以後，隨著公司影響力北漸，公司已在諸羅山，也就是今嘉義市，設有行政據點、學校，派駐政務官。1644 年召開第一次南、北路地方會議時，諸羅山 (Tirossen) 出席共有 4 位長老，分別是 Daccalaccala、Davolack、Sacclouw 與 Gavil，這表示諸羅山社是在各社中，算是大社。荷蘭東印度公司於該次地方會議時，召喚諸羅山社的長老，傳達他們下述指令：「要為擔任教師的原住民，每年準備好一塊稻田，使他們可藉該稻田獲得生活所需的方便與口糧，並要送些肉或 kackjens，即小鹿的腳筋，給他們。」雖然諸羅山社的長老答應照辦，但公司認為諸羅山社的長老只是表面敷衍，會想辦法用各種理由把那些用來供俸的土地收回，或從別人奪取土地。<sup>50</sup> 公司這樣的命令，等於將教會人員的供奉，由諸羅山社原本財產來供應，而非由公司來負責；另一方面，教會也已經培訓出原住民教師，但是諸羅山社並非只有原住民教師，同樣也有荷蘭教師，《日誌》就曾記錄因為荷蘭教師出現過品行不良而被懲罰的案例。<sup>51</sup>

4 月 16 日公司決議，在最北邊的村社，像虎尾壠、諸羅山、哆囉嘅和大武壠社試辦，讓少數漢人去那裡居住，並在荷蘭人的監督下，可以和原住民交易，但要繳納稅金。1 個月後公司認為效果不錯。<sup>52</sup> 1645 年 4 月 28 日在臺灣市鎮舉行嘅社拍賣大會，嘅租一年，其中包含諸羅山社。<sup>53</sup>

<sup>49</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236；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428.

<sup>50</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247-252；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237-42.

<sup>51</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497-498；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467-74.

<sup>52</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259；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248, 253.

<sup>53</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402；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379.

### (三) 原住民社群遷徙與周遭關係

1644 年地方會議，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北路村社的溝通時，所使用的語言是由諸羅山長老 Davolaeck 用 Tarocaij 語宣布給其他附近村社的人聽。<sup>54</sup> 「 Taroukij 」為離諸羅山北邊半天以上路程。<sup>55</sup> 並從其他相關紀錄，可確定是荷蘭時代著名的虎尾壠 (Favorlang) 族 (主社是雲林縣的西螺與彰化縣的二林) 之語言。進而，從《熱蘭遮城日誌》中，可看到彰化社頭、二林，以及雲林他里霧諸村社，常有意願遷徙到諸羅山社來。1646 年 2 月 28 日地方會議紀錄，虎尾壠人住在諸羅山社事件，該紀錄如下：

虎尾壠社人前幾年因他們的村社毀壞而去跟他們居住，現在很想回去他們的原居地，卻被他們無理阻擋的事情。對此那些諸羅山的長老答說，他們自從來跟他們居住，就都相處得很滿意。如果他們想要離開，他們就離開，要留下來也可以留下來，都按照他們的意願。因此也告訴他們，不得阻礙虎尾壠人，就像他們所說的，如果那些人要回去他們的家，就讓他們回去。<sup>56</sup>

虎尾壠人在此之前，因為村落毀壞，搬至諸羅山，現在想要搬回虎尾壠社。除此之外，1657 年也有「四、五家二林 (Tarkiese) 的家庭離開諸羅山，搬去他里霧 (Dalivo) 社，諸羅山社的人對此表示異議，要求命令他們回去諸羅山居住。」<sup>57</sup>

諸羅山社與雲林、彰化的族群有相當密切的語言和族群關係。後來學者的「人工 manus 」族群分類，是否貼切近代初期的嘉義地區原住民事實 (resgestae) ，當然還有討論空間。然而，雲林、彰化地區的原住民想遷徙到諸羅山社區域來，很大部分的原因，應該跟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原住民統治政策有關。

原則上，公司希望住在山上的原住民遷徙到平地居住，或移居來有公司政務官駐紮之地。除了遷徙到諸羅山社地區，也有人從諸羅山社出去，如 1654 年 3 月 30

<sup>54</sup> 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238, 242.

<sup>55</sup> VOC 1131, fol. 283-84.

<sup>56</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497-498；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467-74.

<sup>57</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p.218.

日地方會議紀錄搬到他里霧（Daliva）者。<sup>58</sup>

#### （四）諸羅山社場域的問題

1640 年代之後，我們陸陸續續可從《熱蘭遮城日誌》以及政務官的原檔信件，瞭解此地區相關情況。當中有比較特別記載是，1657 年以來諸羅山政務官關於嘉義地區一帶的事務或民族報告。例如，《熱蘭遮城日誌》1657 年 11 月 29 日條記有：諸羅山政務官 Nicolaas Loenius 於同月 27 日寄來的信，云：打貓人（Dovahase）、諸羅山人（Tirocenders）和奇冷岸人（Kieringang）去嘉義地區內山一帶有良好大樹、薪材，可輕易地利用河流（reviere Livoetcho，應該是指朴子溪上游）運大量木材到諸羅山來。<sup>59</sup>

同個時間，文獻也記錄漢人已經深入山林，甚至到諸羅山東北山中大武郡（Tavoclose cloven，彰化社頭）盜採林木。<sup>60</sup>更可看到漢人通事圮哥（Kiko）奔走於嘉義、南投甚至是臺中一帶，招引布農族、鄒族來諸羅山與公司締結和約，或參加地方會議。

重要的是，這條 Livoetcho 溪屬於麻豆社、蕭壠社與諸羅山社人的獵場領域邊界範圍。1657 年 9 月 18 日麻豆社、蕭壠社與諸羅山社人，因為打獵的領域問題發生衝突。當時諸羅山人正舉行一年一度的圍獵（takoleye），諸羅山村民總動員的大規模出去打獵的活動，卻發現麻豆社和蕭壠社在諸羅山社最好的獵場打獵，使他們遭受損失，且該獵場就在距離諸羅山社村莊 4、5 荷里處。<sup>61</sup>

諸羅山社告訴荷蘭東印度公司：麻豆社、蕭壠社的邊界，自古以來邊界的東邊，就沒有超過那條 Livoetcho 溪的南邊和西邊，即距離諸羅山社這邊約 2 荷里，從那座山腳算起，向北彎過去到海邊，沿海直到笨港溪入海處。因此，諸羅山社人要求

<sup>58</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 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I: 1648-1655*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6), pp.309-13.

<sup>59</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頁 319；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 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p.267.

<sup>60</sup> 〈Resolutie〉, 1660-03-31.

<sup>61</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頁 277；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p.233.

公司命令麻豆社和蕭壠社人，要嚴格遵守獵場的領域範圍。<sup>62</sup> 也就是說諸羅山社南邊緊鄰麻豆社和蕭壠社範圍。

### (五) 諸羅山社是交通要道

1650 年代諸羅山社已經成為臺灣西部的重要村落，並有一個政務官駐守在諸羅山社，是公司統治諸羅山社，將其作為統治周遭村落的重要據點，北聯雲林、彰化、臺中，在政治、經濟層面有重要的影響，加之諸羅山社東聯嘉義山區，使諸羅山社成為一個統治要點。

公司職員在南北往來的交通行走時，諸羅山社也是休息據點之一。根據「1650 年臺灣至淡水道里記」，是臺灣第一張南北交通旅程表，從熱蘭遮城至淡水將花費十天半：

由臺灣【臺南安平】經新港社【臺南新市】入麻豆社一天

從麻豆社上往諸羅山社【嘉義市】一天

從諸羅山社往他里霧社 (Dovalj) 【雲林斗南】一天

從他里霧社上往肚貓螺社 (Torckara) 【雲林西螺】一天

從肚貓螺入大突社【彰化二林、溪湖一帶】一天

從大突社 (Torckara) 過大肚南社【臺中大肚】 (Darida off Middach) 往牛罵社【臺中清水】一天半

從牛罵社過加志閣談文 (Kalika Toemal) 入 Daridan 一天

從 Daridan 入竹塹社 (Bockael, ofte Poekagh.) 一天

從竹塹社往南崁社 (Perkoetsij.) 一天

從當地【南崁】往淡水一天<sup>63</sup>

<sup>62</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頁 291；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p.137.

<sup>63</sup> VOC 1176, *Memorie van de dorpen over welcke de reijse van Tayouan naer Tamsuij om de noordt, over landt genomen wert ende wat tijt daer toe vereischt zij*, fol. 790r. 翁佳音，〈路是人走出來—十七世紀中葉臺灣島內南北交通路線表〉，《歷史月刊》，232 期（臺北，2007），頁 33-38。此文見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選粹」（來源：<https://archives.ith.sinica.edu.tw/>）

諸羅山社就位在麻豆社與他里霧社之間，走路路程各社各自隔一天。除了西部南北往來外，諸羅山社也連結著往東，進入山區的道路。1644 年代理地方官 Joost van Bergen 報告，從大武壠去到內優社（Lioangh），要前往內山，目標有二，一為找尋一條可以從山區通往東邊的道路，另外則是找新的村社前來熱蘭遮城參加地方會議。<sup>64</sup> 從此路線紀錄可知，這條走的道路，顯然路線是從大武壠往南至大路關，再從荖濃溪往北，至干仔霧（今高雄），干仔霧再到大龜佛（今阿里山新美）鄰近，再從山區轉出平地至諸羅山社，再南下回熱蘭遮城。

公司在 1650 年代的統治，東部山區的北鄒社群、布農族蘭社群等統治與資訊傳遞都是由諸羅山社的政務官負責。1654 年紀錄也顯示，在 1654 年前，諸羅山與新港之間已經有修建道路和橋樑，且行之有年。<sup>65</sup> 交通方式，除了行走外，也有馬作為交通工具，如牧師有配給馬，諸羅山與新港之間可以騎馬。<sup>66</sup> 諸羅山村落中廣場中央也有建造水井，綜上所述，諸羅山社有一定的建設與規模。<sup>67</sup>

1661 年 4 月 30 日鄭成功登陸臺灣，直到 1662 年才正式展開鄭氏一族在臺灣的統治。1661 年 5 月 17 日就有傳聞，鄭成功勢力要前往魍港、諸羅山那一帶，到了 5 月 24 日荷蘭在諸羅山的地方官就依奉鄭成功命令，寫信給熱蘭遮城：「如果他們願意接受地方官他們與國姓爺簽訂的相同的條件，可以來歸入國姓爺的權力下。」當地的荷蘭人在諸多考量下，選擇投降。<sup>68</sup> 而原住民之間的反應卻是略顯不同，諸羅山社應該已經成為，鄭成功軍隊駐紮之地，官員周爺（Tsieuja）就駐紮在此。<sup>69</sup>

[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23](http://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23), 檢索日期：2025 年 2 月 20 日）。

<sup>64</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頁 497-498；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pp.253.

<sup>65</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頁 411；J.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I: 1648-1655*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6), pp.434.

<sup>66</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頁 291；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p.244.

<sup>67</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頁 169；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p.142-43.

<sup>68</sup> 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p.386-389, 401-02.

<sup>69</sup> 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然而，同年 9 月 12 日根據一個漢人的口供，在諸羅山社附近二林 (Tackais) 有 1,000 人（鄭氏勢力），被當地原住民殺了 800 人，因此，派另外一隊士兵進行報復，卻被原住民包圍並切斷歸路，結局未知。<sup>70</sup>

## 四、結論

本文透過十六、十七世紀的漢籍文獻與荷蘭文獻的解析，瞭解「諸羅」縣的來源，其與豬勝山有關，這個名稱既是地名也是社名。反映著十六世紀中葉以來，外來人群進到台灣沿海及陸地，與當地原住民交會的過程。從漢籍文獻的「豬勝山/諸羅山」與荷蘭檔案中 *Tirosen / Tillossen / Tilaossen / Tiersan / Tilosien* 的記載，或許還是跟漳州、泉州等語系有關。荷蘭人記錄的 *Ti-lo-sen* 或 *Ti-lau-sen*。前者與「豬勝」或許有關，然而「sen」雖被後來的文獻記作「山」，卻更接近「仙」，雖然我們很難在文獻中發現「豬勝仙」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諸羅山社在荷蘭文獻中另有一個名稱「*Laos*」，這與日治時期伊能嘉矩記錄的「*Lloa*」發音相近，「諸羅山」社名或地名應該存在漢人與原住民兩種語源。

此外，清代文獻記載「諸羅山社（縣治西北里許）」，也就是諸羅山社位置在縣城外，<sup>71</sup> 而縣城內有一紅毛井，事實上，如果我們想到嘉義市內有「紅毛井」的遺跡，再考慮到諸羅山村落中廣場中央也有建造水井，再比對清代康熙末年諸羅縣城的空間配置，是可以發現有後者是承襲前者的跡象。

透過「諸羅山」地名、社名的追尋，可以瞭解，十六到十七世紀漢人、原住民族群與荷蘭人在嘉義地區的歷史交匯與變化。透過地名與社名的探索，與多重資料的結合，可以知道海盜集團足跡的地名標誌到荷蘭人統治下的重要原住民社群，反應了十七世紀的多元族群與勢力的縮影。而「諸羅山」的多方重要性及其長期歷史的延續性，更顯示於此。

Geschiedenis, 2000), pp.433.

<sup>70</sup> J. Leonard Blussé,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1662*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pp.492-93.

<sup>71</sup>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80。

## 引用書目

### (一) 專書

- Blussé, J. Leonard, M. E. van Opstall,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 1662, deel I: 1629 1641.”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86).
- Blussé, J. Leonard,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6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5).
- Blussé, J. Leonard,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I: 16481655” .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1996).
- Blussé, J. Leonard, N. C. Everts, W. E. Milde, and Ts' 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16551662” .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2000).
- 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 VOC 1083, “Resolutieën bij gouverneur Martinus Sonck en den raedt in Pehouw en in Tayouan genomen.” (Tayouan, den eersten October anno 1624, fol. 81v).
- VOC 1087, “Gerrit Fredericksen de Witt aan de gouverneur-generaal Pieter de Carpentier,” (Tayouan, 29 Oktober 1625), fol. 394r.
- VOC 1176, “Memorie van de dorpen over welcke de reijse van Tayouan naer Tamsuij om de noordt, over landt genomen wert ende wat tijt daer toe vereijscht zij,” fol. 790r.
- W. Ginsel, “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1627-1662.” (Leiden, 1931).
- 江樹生主譯，翁佳音協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I (1622-162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 江樹生主譯，翁佳音協譯，《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 III、IV、V (1629-163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5）。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臺南：臺南市政府，1999）。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
-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11）。
- 翁佳音，《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1）。
- 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新北：稻鄉出版社，2008），第四章。
- 翁佳音主持，《荷蘭時期大員（臺灣）評議會決議錄整理計畫（1624-1625）》（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2015年）。
- 楊南郡譯註，《臺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 福住信邦，《新國姓爺合戰物語り》（東京：講談社，1992）。
- 蔡榮順，〈諸羅山社名稱演繹〉，《臺灣文獻》別冊 49（2014.06），頁 2-13。
- 蔣毓英纂，《臺灣府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
- 伊能嘉矩原著，森口雄稔編著，《伊能嘉矩の臺灣踏查日記》（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2）。
-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 1》（東京：平凡社，1970）。

## （二）期刊論文

- Ginsel, W 著，翁佳音譯注，〈荷蘭時代臺灣教會史（2）—戴雍 [Robertus Junius] 牧師承先啟後〉，《臺灣文獻》，52 卷 1 期（南投，2001.03），頁 451-472。
- 《嘉義市志續修卷一·沿革志》，未刊稿。
- 丁紹儀撰，《東瀛識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1957；1873 原刊）。
- 伊能嘉矩，〈原狀を存するピイポオ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74 期（東京：1909），頁 127-132。
-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二十八回）〉，《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54 期（東京：1899），頁 126-136。
- 江日昇撰，《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60 種，1960；1704 原刊）。
-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1962）。
- 吳育臻，〈文獻上的諸羅山社〉，《環境與世界》5 期（2001.11），頁 57-69。
- 沈有容輯，《閩海贈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56 種，1959；1602 原刊）。
- 周鍾瑄主修，陳夢林編纂，《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

叢刊第 141 種，1962；1717 原刊)。

林逸帆，〈荷蘭時代嘉義地區的原住民〉，收入李明仁主編，《第 17 屆（2021）嘉義研究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台灣地域文化協會，2023.03），頁 55-86。

翁佳音，〈路是人走出來—十七世紀中葉臺灣島內南北交通路線表〉，《歷史月刊》，232 期（臺北，2007），頁 33-38。此文見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選粹」（來源：[https://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23](https://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23)，檢索日期：2025 年 2 月 20 日）。

林逸帆，〈臺灣「有字之史」：從十六世紀傳統東亞針路知識考察〉，《臺灣史學雜誌》34 期（臺北，2023.06），頁 23-61。

翁佳音，〈《諸羅縣志》所載之臺灣「早期史」評釋〉，《嘉義研究》，18 期（嘉義，2018.06），頁 45-74。

翁佳音，〈「Hoanya」族名辯證及其周遭族群〉，《臺灣史研究》，28 卷 4 期（臺北，2021.12），頁 1-40。

翁佳音，〈臺灣城隍的幾個歷史考察〉，《嘉義研究》，13 期（嘉義，2016.03），頁 115-130。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1957；1736 原刊）。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1961；1741 原刊）。

魏徵、李延壽、杜佑等撰，〈流求與雞籠山〉（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96 種，1964）。

### （三）學位論文

林逸帆，〈近代初期東亞貿易網絡下的臺灣〉（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21 年 1 月）。

翁佳音、李碩珞，〈諸羅山的無名家族史：一個地理背景的解釋〉，《第十屆嘉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2014 年 10 月 25 日）。

### （四）電子媒體

〈ペイポ族〉（記錄識別號：[ntul-mn-M034\\_00\\_0001\\_0032](https://dl.lib.ntu.edu.tw/embed-item/ino/873959)），收錄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伊能嘉矩手稿」（來源：<https://dl.lib.ntu.edu.tw/embed-item/ino/873959>，檢索日期：2021 年 7 月 2 日）。

## 嘉義人文地景與社區意識的變遷——

### 從諸羅六景到嘉義市新八景

江寶釵<sup>\*</sup>

#### 摘要

本文從「地景」（Landscape）與「社區」（Community）理論出發，結合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的社群概念，審視臺灣常見的文化符號——「八景」的傳統，並以嘉義地區為關注場域，追溯從清代「諸羅六景」到近代「嘉義市新八景」的演變過程。在中國對地方治理上，評選八景，是地理與社區的指認，而書寫八景則是文人社群的共同建構。

透過「八景」的評選，從統治階層、仕紳文人，再到戰後由市民公投主導，歷封建帝國、殖民現代性與後殖民性，揭示了「地景」不僅是自然與人類活動的視覺呈現，審美的地理標誌，更是不同時代的統治階層與文化內涵相互協商的結果，闡述嘉義城市空間與社會群體意識的深層互動，隨權力、教育與現代化歷程而不斷地解構與重構，其間隱含著政治治理、空間營造、文人社群、地方認同之間的動態關係。

除了建構理論框架，進行文獻分析，本文更假借詩歌書寫的追蹤，展現傳統士紳的「風雅」傳統，傳統士紳的「風雅」傳統，深入嘉義城市地景文化記憶的歷史肌理，兼具文史考證與文化詮釋，為臺灣地方人文研究提供一個極具洞察力的案例，具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嘉義八景、諸羅六景、人文地景、社區意識

<sup>\*</sup>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教授。

# ***The Evolution of Chiayi's Cultural Landscape and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rom the Six Scenic Views of Zhuluo to the New Eight Scenic Views of Chiayi City***

Chiang Bao-Chai<sup>\*</sup>

##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ing from the theories of “landscape” and “community” and incorporating Tönnies’ (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 concept of community, examines the tradition of the “Eight Scenic Views” (八景) —a common cultural symbol in Taiwan. Focusing on the Chiayi region. It traces the evolution from the “Six Scenic Views of Zhuluo” (諸羅六景) in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New Eight Scenic Views of Chiayi City” (嘉義新八景) in modern times. In China’s local governance, the selection of the Eight Scenic Views is a geographical and community-based designation, while the writing of these Eight Scenic Views is a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by the literati community.

Through the selection process of the “Eight Scenic Views,” (八景) from the ruling class and gentry to the era of post-war public referendum, it reveals that “landscape” is not only a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and human activity, and an aesthetic geographical marker, but also the result of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different eras.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deep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spac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Chiayi, which is constantly de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with the processes of power,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nd impli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governance, space creation, cultural communities and local identity.

<sup>\*</sup>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Innov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In addition to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onducting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article also traces the writing of poetry to showcase the “refined” customs of the traditional gentry. These “refined” customs of the traditional gentry underlie the historical fabric of Chiayi’s urban landscape and cultural memory. By combining textu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we provide a highly insightful case study for local humanities research in Taiwan with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Keywords:** Six Scenic Views of Zhuluo, Eight Scenic Views of Chiayi City, Cultural Landscape

## 一、前言

「地景」（Landscape）指過去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空間關係交互作用、互相調合下所留下的可見的景象，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類各群體連結社會關係所衍生的文化內涵，強調如何通過設計來改善人類的生活，同時保護自然環境，達到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存的目標，在不同時代政治的城市規劃和景觀設計中發起、競爭、接受或挑戰。<sup>1</sup> 地景多樣性表現形式，永遠在時間歷程中不斷變遷中。這種變遷，充滿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空間兩造的權力關係牽扯、協商。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嘉義市八景暨其詩歌書寫將追溯八景在台灣出現的軌跡，闡述自諸羅縣六景以降到嘉義市八景形構的過程，評析其相關書寫的內涵、意義，自身的突出、普遍的價值，闡述地理——文化區域的代表性及其呈現此類區域的基本而具有獨特文化因素的能力。

19世紀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提出社區（Community）的概念，又稱社群、共同體或禮俗社會，社區（Community）是一個居住於同一區域，共享規範、文化、宗教、價值觀、習俗的社會單位（一群人），其與「社會」（Gesellschaft，又譯法理社會）通過血緣、鄰里和朋友關係建立起來的人群組合是相對的。後來也指對這個地區以及鄰里人士的認同、融合與共識，以及從而衍生的互動影響，而聚集在一起的社會單位。<sup>2</sup> Community 也指社區、社群。在中國對地方治理上，擇定八景，是地方社區的指認，而書寫八景則是文人社群的共同建構。以下，本文便以這兩個概念展開嘉義市從建城時期的諸羅六景到八景出現，以及文人的詩書寫概況暨其蘊含意義。

## 二、六景／八景與城市社區意識的發微

### （一）諸羅山建城與諸羅六景／八景的區劃

康熙22年（1683）施琅攻克明鄭，清廷在正反意見激盪下領臺，隔年（1684），

<sup>1</sup> 蔡書瑋，〈誰的「日常」？誰的「地景」？小談東亞城市文化地景〉，芭樂人類學，（來源：<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43>，檢索日期：2025.02.10）。

<sup>2</sup> McMillan, D.W., & Chavis, D.M.,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 1986, pp. 6-23.

設軍區臺廈道，隸屬福建省。行政區劃為一府三縣，「一府」指臺灣府，「三縣」係諸羅縣、臺灣縣與鳳山縣。三縣設立後，諸羅縣縣治選址定於諸羅山，未建城牆。

如同是否領台，是否加以經營，曾經有過一番論辯。施琅上〈恭陳臺灣棄留疏〉，從海防交通、物產經濟、人民治理等，力陳保有台灣之重要性，最後，李光地說服康熙皇帝，決定經營臺灣。<sup>3</sup> 諸羅縣是否建城，亦非無由而至，而是經過了諫議始達成。為什麼要建城呢？根據季麒光〈條陳臺灣事宜文〉一文，他的看法如下：

建立城垣之宜議也。臺灣之地，非內地可比也。東控山、西距海，南北相去二千餘里；內番、外番種類雜錯，依山為險，誠要害之區也。臺灣之民，亦非內地可比也，非餘兵逋寇，即逃犯奸民；既非土著，並無家籍，鷹眼狼心，尚多未化，又難於撫御之眾也。今建立郡縣，設官分守，安置水陸之兵以為防汛，誠欲守臺灣也，欲守臺灣以衛內地也。但城者，憑也，所憑以為依衛者也。故錢糧倉庫，有城可保；罪犯監獄，有城可守；文武之官舍、百姓之身家，亦有城可恃。查內地城垣尚奉修葺之令，豈臺灣孤懸海外，謂可散處而無虞乎？雖工費浩大，不敢輕議；然揆時度勢，實有不容顧惜。總鎮楊移咨督撫請建城保障，首諸羅、次鳳山、次臺灣，緩急先後，形勢瞭然；又請開捐納事例，以為建城之費。則就目前之轉移，鞏久遠之藩籬，亦因時之長策也。<sup>4</sup>

據上，台灣地有強悍的原住民，台灣的墾民，不是餘兵逋寇，就是逃犯奸民，既非土生土長，也沒有落戶入籍。既然已經開始了對台的治理，立郡縣，設官守，還是要建立城垣，防守台灣就是守衛內地。保錢糧倉庫，守監獄罪犯，官民的房舍身家也能所倚靠。那麼，如果要建諸羅城，應該怎麼建呢？

又曰：「調立城邑，為中周虎落。」（顏師古曰：「虎落，以竹篋相連遮落之也」）：言乎守之不可無具也。諸羅故無城郭，村落如晨星，無關砦堡塢；猝然有急，鳥獸駭散。劉卻之亂（詳見崔苻），下加冬奔潰，亂民四出行劫；豈非營障不堅，村落莫能自固，故至此與？嘗就此地土物所宜，為因利乘便之計；有不藉壁壘而堅者，莿竹是也。其附根節密、其枝橫生、其莿堅利，

<sup>3</sup> 參石萬壽，〈臺灣棄留議新探〉，《臺灣文獻》53卷4期（2002.12），頁151-181。

<sup>4</sup> 季麒光，〈條陳臺灣事宜文〉，收錄於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229。

若環植而外布渠答，堅築敵樓於東南西北之衝，即矢石礮火可左右下，敵不得近。雖雲梯百丈，無所用之；雉堞豈能相過哉！今縣治東北比櫛可觀矣，西南牛羊踐履，故多闕焉；補而培護，加以樓櫓，萬世之功也。各莊民居稠密之處，皆當倣此。倉卒憑以相守，亦中周虎落之固矣。<sup>5</sup>

此地的「土物所宜」，指不同性質的土壤，宜於種植不同的生物，就台灣而言，可用於建城的材料，就是台灣盛產的莿竹。莿竹是叢生竹的一種，竹型高大雜亂，附根節密，枝桿橫生，葉片細小。<sup>6</sup>莿堅利，不藉防禦工事而森嚴，用來環植，圍上龐厚的布，挖掘溝渠，築塔樓，非常有用。康熙 43 年（1704），署縣宋永清、署參將徐進才、儒學丁必捷至山，定諸羅縣治廣狹周圍六百八十丈，環以木柵，使用的即是莿竹。興建的諸羅山城築東西南北四門，為草樓以司啟閉。年久傾壞；康熙 56 年（1717），由當時任臺灣府諸羅縣知縣周鍾瑄重修。

周鍾瑄（1671-1763）字宣子，貴州貴筑（今貴陽花溪）人，康熙 53 年（1714）至康熙 58 年（1719）任臺灣府諸羅縣知縣（康熙 54 年到職），在序中自謂見《臺灣府志》（高志）中對於諸羅縣的記載不夠詳實，遂呈文請修邑志，這就是《諸羅縣志》。該書按志書慣例，以知縣周鍾瑄為主修，實際纂修人則是周氏聘任漳浦縣才子陳夢林（1664-1739）監生協同在地人士鳳山縣學廩生李欽文、諸羅縣歲貢生林中桂，為臺灣第一本「縣志」。此書建樹良多，備受學林推崇，甚至尊為首善。雍正 2 年（1724）梓行。全書共十二卷，附卷首一卷。周鍾瑄重修諸羅縣城，又主修《諸羅縣志》，對諸羅縣吏治、民生影響深遠，後人對他感念有加，於龍湖巖立像崇祀。而《諸羅縣志》纂修陳夢林則在書中評選「諸羅六景」，前三景在諸羅縣城可見之處，後三景在縣城北方，直抵管轄範圍的最北端，形成一個以諸羅縣城為中心由內到外的排列。<sup>7</sup>

眾所周知，八景的誕生得自宋代畫家宋迪繪製的「瀟湘八景」山水圖，經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記載後廣為流傳，<sup>8</sup>蘇軾為《虔州八境圖》題詩，帶動

<sup>5</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25-26。

<sup>6</sup> 〈臺灣六大經濟竹子〉，居有竹，（來源：<https://reurl.cc/2l4856>，檢索日期：2025.10.05）。

<sup>7</sup> 李知灝，〈陳夢林諸羅書寫的文化建構——以樣圃、北香湖與玉山三景為研究中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42 期（2022.12），頁 73-105。

<sup>8</sup>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香港：中華

了地方八景體系的建構。它成為一個傳統，依照這個傳統，「凡設縣（廳）者，地方官吏或轄內文人例必擇全邑風景最美之處，做為『八景』。」<sup>9</sup>臺灣八景其始是這個傳統的一部分，清康熙 35 年（1696）的《臺灣府志》，<sup>10</sup>有安平晚渡、沙鷺漁火、鹿耳春潮、雞籠積雪<sup>11</sup>、東溟曉日、西嶼落霞、澄臺觀海、斐亭聽濤。這個《臺灣府志》提出的臺灣八景，直到乾隆 12 年（1747）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才出現繪圖。<sup>12</sup>這八景中的七個地點指涉十分清楚，分布在臺灣西部，惟獨當時被稱位於諸羅縣境的「東溟曉日」，其實際地點或說是「今宜蘭縣之大里也。在大里海邊遠眺，旭日湧於東海，萬道金光。波瀾相映。氣象萬千。」<sup>13</sup>但，也有認為這是文人為求與「西嶼」對仗的想像之作。臺灣府評選八景，為府治中心的臺灣縣並未另作八景，而是以臺灣八景統括。而諸羅縣係與鳳山縣是出現六景的兩個地方之一。推想只有六景而非八景，或者代表其行政區域的等級屈於府城之故，當然，也有可能因荷治、明鄭、清代的臺灣治理，係以臺南為中心，位於府治南北方的兩縣開發不多，以致僅出現六景。然而，八景自明代以降，已發展為文化深層意識，以諸羅縣而言，六景出現不久即完成八景的建構。

在這裡，我們看到先建城，做硬體基礎建設，再纂修《諸羅縣志》，指認地景區位，於《諸羅縣志》中提出諸羅六景所在，並賦詩以紀，進行人文敘事。這個序列當然是有意義的。闢榛莽，建城居，再飭之以詩，風行天下，人文化成，是中國殊方治理的一貫策略。諸羅六景，分別是玉山雲淨、樣圃風清、北香秋荷、水沙浮嶼、雞籠積雪<sup>14</sup>、龍目甘泉。清康熙 57 年（1718），李丕煜纂修的《鳳山縣志》提出「鳳山縣六景」，分別為鳳岫春雨、泮水荷香、岡山樹色、瑯嶠潮聲、安平晚渡、

書局，1987），頁 171。

<sup>9</sup> 廖一瑾，〈臺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頁 205。

<sup>10</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223。

<sup>11</sup> 參見許玉青，〈清代臺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該文論述雞籠積雪地點之於寒冬可能下雪的七星山與大屯山，以及下雪機會極小的雞籠山（今新北市基隆山）、大雞籠嶼（今基隆市和平島）、彰化縣等不同說法，基隆再現雪景（2016），證實古人所見風景（1696），其時正處於小冰期中。

<sup>12</sup> Chang Shih-lun, “Constructing the Taiwanese “Landscape”: A Preliminary Study into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來源：<https://www.tfam.museum/Common/editor.aspx?ddlLang=en-us&f=sys&id=213>，檢索日期：2025.08.29)。

<sup>13</sup> 清吉，〈東溟曉日〉，《臺南文化》3 卷 1 期（1953.06），頁 52。

<sup>14</sup> 許玉青，〈清代臺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鯤身曉霞。<sup>15</sup>「六景」雖然被官方擇定，用為詩創作主題，然而傳諸後世者並不多。《諸羅縣志·藝文志》所收錄的相關題詠詩作僅見周鍾瑄的〈水沙浮嶼〉<sup>16</sup> 以及高拱乾、齊體物的〈雞籠積雪〉。<sup>17</sup>乾隆5年（1740），《重修臺灣府志》將兩縣都增至八景。諸羅縣新增二景為梅坑月霽、牛溪晚嵐，雞籠積雪替以月嶺曉翠。八景的選定牽涉到行政疆域的界定（東至東溟、西極西嶼）。而從命名看來，則學者衣若芬所說的，繼承中國的「客旅之愁」、「望鄉之情」與「漁隱之樂」三種抒情表現。<sup>18</sup>

「文化地景是由一個文化群體從自然地景創製出來的。文化是作用者，自然地區是媒介，文化地景是結果」，<sup>19</sup>八景從官修依行政區劃而形的府級八景，拓展至縣廳級六景，乃至八景，諸羅縣、鳳山縣、臺灣縣已見前述，在後來新置的縣治如彰化縣、恆春縣、新竹縣、雲林縣、苗栗縣；廳級的淡水廳、噶瑪蘭廳、澎湖廳，各有八景。其後，更跳出行政區域的思維，出現聚落型八景，如「鼓山八景」、「龜山八景」、「臺陽八景」、「瀛壻八景」。私人修園興起，也有了私修八景，如聚芳園八景（翟灝）、北郭園八景（鄭用錫）。<sup>20</sup>八景在各地域進行，著重人對於地表協作的「能動性」（agency），對於空間不同的「觀看」、「感知」方式。

移墾的官治階層以原鄉中國的在地景觀對移墾地進行畛域的分割、建設，再就地景的山海特色選出八景，<sup>21</sup>從府縣廳到聚落到林園，從六景到八景，從八景所屬地域的不同生產，表徵了清代臺灣治理權力的分布與擴展。而這些勝景的提出，幾乎都集中在西部，而東部所見稀少，人在空間或不同尺度下的活動與移動停留、空間影響個人與群體等，人的空間經驗以及人對於物理空間的營造與劃界被充分表呈

<sup>15</sup>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5。

<sup>16</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273。

<sup>17</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263-264。最早記錄可溯至1696年刊行的高拱乾《臺灣府志·藝文志》。

<sup>18</sup> 衣若芬，〈瀟湘八景：東亞共同母題的文化意象〉，《東亞觀念史集刊》6期（2014.06），頁35。

<sup>19</sup> Sauer, C.O.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in Sauer, C., *Land and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6), pp.315-350. 中文轉引自：蔡書瑋，〈誰的「日常」？誰的「地景」？小談東亞城市文化地景〉，芭樂人類學（來源：<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43>，檢索日期：2025.08.29）。

<sup>20</sup> 劉麗卿，〈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

<sup>21</sup> 〈徐麗霞，〈臺灣清代八景的權力結構與回歸意涵——以「臺灣府八景」為例〉，《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2010），頁180。

在八景選定以及八景詩的書寫之上。從遊宦內地化到本土文人士著化，是一個從想像到實體，從局部到全幅，從濶略到細節的過程，這其中表述的文化價值、政治意義與權力關係即是一一統治者納編新領土。

嘉義為諸羅縣署核心，在諸羅縣六景、八景與詩歌書寫的開展中，一直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而更細緻的住民的感知結構的形塑與變遷，則必須向嘉義的城市進一步挖掘。本節將分兩個階段進行討論。

## （二）清領時期的舊嘉義八景與變貌

由於諸羅山是當時縣治所在，諸羅六景自然有一半是在大嘉義地區。其中，樣圃風清、北香秋荷，在嘉義市。玉山雲淨，實境跨嘉義縣、南投縣，但若以遠景觀之，也可以屬嘉義市；牛溪晚嵐，則在嘉義市邊境。這六景中，幾乎都在標示自然空間本身的特殊造型或特殊景象，只有牛溪晚嵐，或作晚渡，把人的活動也納入觀賞行為之中。乾隆 7 年（1742），劉良璧主修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中，較六景少了「雞籠積雪」，多了「梅坑月霽、月嶺曉翠、牛溪晚嵐」三項，成為八景。<sup>22</sup> 乾隆 27 年（1762），由衛克堉選定「玉山雪淨、蘭井泉甘、羨圃風清、北香秋荷、南浦春草、梅坑月霽、月嶺曉翠、牛溪晚嵐」為諸羅八景。<sup>23</sup>

另，亦有古八景「北湖荷香、南浦草青、萬山倒影、月嶺曉翠、蘭井泉甘、樣園風晴、梅坑月霽、虞溪晚渡」的說法。<sup>24</sup> 茲將嘉義市八景的發展整理如下：

<sup>22</sup>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71-72。

<sup>23</sup>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48。

<sup>24</sup> 翁素秋，〈「嘉義太極八景」繪畫創作論述〉（嘉義：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 17。

表 1：舊嘉義勝景

1717 年						
諸羅六景						
玉山雲淨	樣圃風清	北香秋荷	水沙浮嶼	雞籠積雪	龍目甘泉	
出處：《諸羅縣志》，頁 18。						
1741 年						
諸羅八景						
玉山雲淨	水沙浮嶼	樣圃風清	梅坑月霽	北香秋荷	龍目甘泉	
月嶺曉翠	牛溪晚嵐					
出處：劉良璧纂輯、周憲文編輯，《重修台灣府志》，頁 82。						
1764 年						
諸羅八景						
玉山雲淨	蘭井泉甘	樣圃風清	梅坑月霽	北香秋荷	南浦春草	
月嶺曉翠	牛溪晚嵐					
出處：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頁 48。						

資料來源：吳育臻編纂，《嘉義市志·卷二·人文地理志》（嘉義市：嘉市府，2002），頁 156。諸羅勝景中加網底者表示在今嘉義市內。

上述諸景中，梅坑、玉山、牛溪都在嘉義縣境，真正在今嘉義市境的只有蘭井泉甘、樣圃風清、北香秋荷、南浦春草、萬山倒影。<sup>25</sup> 以下逐景略作說明。

「南浦春草」，在今朝陽街、民國路交會處附近，原為一片大草原，如今已是建築林立的市街。南浦，詞牌名。唐教坊曲為《南浦子》，宋人借用舊曲名另制新調。<sup>26</sup> 第一個用《南浦》填詞的，是周邦彥。南浦，意思是南面的水邊。南浦春草借稱草原。

「萬山倒影」，東門龍王廟廟前有「萬山倒影池」，建於清道光 25 年（1845），約在今公明路、和平路、共和路、中山路之間。<sup>27</sup> 這也是「龍目甘泉」的所在地，幾乎已完全被遺忘，其記憶重現，要等到民國 106 年（2017）底嘉義市啟動的「嘉義警察署東門町警察官吏派出所」修復工程。當時在派出所的所長宿舍基礎開挖時，赫然發現一排堆石牆，即龍王廟主體建物遺跡。

民國 106 年欲重修的東門町警察官吏派出所興建於大正 12 年（1923），因昭

<sup>25</sup> 師嘉瑀，〈圖繪復原下的嘉義市街生活歷史變遷〉（嘉義：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sup>26</sup> 漢語網（來源：<https://www.chinesewords.org/dict/53165-799.html>，檢索日期：2025.08.29）。

<sup>27</sup> 師嘉瑀，〈圖繪復原下的嘉義市街生活歷史變遷〉，頁 44-49；翁素秋，〈「嘉義太極八景」繪畫創作論述〉（嘉義：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 18-19。

和 5 年（1930）大地震倒塌而重建為現在的規模，二戰後改為「東門派出所」，持續使用至民國 76 年（1987）方廢止。接著，歷多種用途，民國 99 年（2010）登記為古蹟。派出所石牆出土後，修復工程暫停，歷六年修繕，轉型成今日的嘉義文學館「東門町 1923」。值得注意的是，惟該文學館開館後與傳統概念中的文學館不同，不事典藏，只作策展、導覽使用。<sup>28</sup>

「樣圃風清」，樣圃在諸羅縣縣署後方，今嘉義市東區中正路 167 號，曾種植過一大片芒果園。昭和 8 年（1933）醫師暨詩人黃文陶購置此地，設立上池醫院。上池醫院停業後，醫院拆除，土地成為東市場用地。<sup>29</sup> 今日芒果樹已一株不見，蕩然無存。

風若透，樣仔著到。

風若吹，樣仔著落桺。<sup>30</sup>

刮大風時，芒果就被吹落地，那是兒童仰看樹上結的纍纍芒果，等著享用的心情。

「北香秋荷」，指北香湖湖景。根據《諸羅縣志》陳夢林〈九日遊北香湖觀荷記〉<sup>31</sup> 一文，湖址約在今埤子頭、台斗坑之間。這原是一個匯縣治之眾流的湖泊，寬約三、四畝，長則比寬大數十倍，縣境的漢人與原住民或協力在這周圍環石、合築為陂（水塘），蓄積的水量充足，足以灌溉數農田百頃仍有餘裕，竹林修長，聳入雲霄。牙蕉、樣樹、蓼花紅綠掩映，迎風招展。而最令陳夢林驚豔的是，北香湖中種滿荷花，香氣蓊勃撲面如相迎。他引述園丁的話，即使冬天到了，湖水也不會

<sup>28</sup> 此地有關東門町 1923 的論述，參〈百年建築再開幕，到訪嘉義市「東門町 1923」，日式老屋轉身文化基地〉，微笑台灣，（來源：<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7395>，檢索日期：2025.08.29）。

<sup>29</sup> 〈上池醫院〉，嘉義市老醫館（來源：<https://oldhospital.chiayi.gov.tw/HospInfoDetail.aspx?Cond=f8f8b362-acd0-4923-aef2-ccacfa20e857>，檢索日期：2025.08.29）。

<sup>30</sup> 參李杰穎，〈土芒果，芒果土——清代台灣文獻中的芒果〉中述及的芒果童謡，（來源：[https://blog.bangdoll.idv.tw/2011/07/blog-post\\_383.html](https://blog.bangdoll.idv.tw/2011/07/blog-post_383.html)，檢索日期：2025.08.29）。

<sup>31</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60-261。陳夢林的原文：「湖面東自台斗坑凡數折而匯縣治之眾流，黛蓄膏渟，廣可三、四畝，修如其廣數十倍，漢人與土番合築為陂。其下，西出北社尾，灌田凡數百頃。遠山蒼翠，列峙於對岸。循阡陌以東有地數畝，扼全湖之勝；野竹上逼青霄，參差茅屋，蓋園丁所居。移坐竹間，湖清荷簇，迴環如帶；又有牙蕉、樣樹、蓼花，風動波搖，東西上下互相掩映，泠泠幽麗。人在香國中，飄乎若出有而入無，蕩遺塵而特立也。傍岸有筏，小奚從一番子跳越穿荷以去；篙數尋，或不得其底。園丁為予言：此湖深冬不涸。花之放，度臘乃盡，荷錢新舊相接；亦奇觀矣。顧念自有此湖，未有表而出之者；抑不知開鑿何時？自有乾坤以來，便有此湖。湖之有荷，又不知始自何時？蓋埋沒蠻烟瘴雨者幾千百年，而吾三人今日來遊於斯，假碧水之英華、代登高之舒嘯，豈可令戲馬之臺、落帽之山獨美千古！然則斯湖也，其可以無名乎？因酌酒而名之，曰『北香湖』。」

乾涸，荷花季可以一直延展到十二月，即便葉子也不完全枯乾殘敗，新舊相接，形成奇景。湖面一年到頭幾乎都是生氣盎然的。湖中的荷花竟能與梅、菊一樣，「足以愧夫趨熱而惡涼、遇霜而先萎者」，在凜烈的北風吹拂中盛開芬香，這座湖泊居於諸羅縣之北，有這兩個「北」的撐持，陳夢林便把它命名為北香湖。這篇遊記由於是散文，能夠曲盡描寫，以是後人寫北香湖，未有出其右者。

民國 91 年（2002），北香湖已完全消失。民國 100 年（2011），市政府於舊址辦理「北香湖再現工程」<sup>32</sup>。依昭和 20 年（1945）的舊貌打造，變身為今日的北香湖公園，園裡設有松風亭、櫻花林、草坡景觀區、埤子頭植物園，主題定位為林業文化，種兩千多株灌木、七萬多株喬木等各類植物，約有 25.26 公頃，這是嘉義市的第二大公園，也是西區最大的公園綠地。<sup>33</sup>

「蘭井泉甘」，嘉義市內最早的古蹟。為荷蘭人所鑿，故稱「蘭井」，荷蘭人髮色紅，又稱「紅毛井」。這個井「方廣六尺，深二丈許；泉甘冽於他井。相傳居民汲飲是井。則不犯疫癟。鄭氏竊踞時，有吳智武者鎮守斯地，重修之。」<sup>34</sup> 順治 12 年（1655），荷治時期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首次於諸羅山社派駐專任政務員及牧師，向諸羅山一帶以洪雅族人為主的平埔族人暨漢人徵收租稅，同時也傳布基督教。隨著市況日漸繁榮，派駐人員不斷增多，飲水的需求愈來愈殷切，順治 14 年（1657），遂選定於諸羅山社聚落中心「中央廣場」鑿井，廣場附近即為政務員與牧師的房舍群，明鄭時期鎮守當地的部將吳智武曾作整修。<sup>35</sup> 據說當時的井水味美，聞名全縣，乾隆 27 年（1762），諸羅知縣衛克堉將之列入諸羅八景，以「蘭井泉甘」命名。<sup>36</sup> 伊能嘉矩於明治 42 年（1909）踏查時發現，水井已被官署貼上「不適於飲用」的告示。<sup>37</sup> 昭和 3 年（1928）12 月 11 日，紅毛井已被磚石填滿，「穢水差池，以僅見古跡，委之廢墜，殊可惜也」<sup>38</sup>。戰後，嘉義市市長許世賢重修此井（1970），

<sup>32</sup> 〈記憶中已消失的美麗北香湖再現！〉，嘉義市政府全球資訊網，（來源：[https://www.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455&s=320582](https://www.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455&s=320582)，檢索日期：2025.08.29）。

<sup>33</sup> 〈北香湖公園〉，嘉義市觀光旅遊網，（來源：<https://travel.chiayi.gov.tw/TravelInformation/C000005/1/9c98416c-de59-430f-a110-060b6ca65fe7>，檢索日期：2025.08.29）。

<sup>34</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85。

<sup>35</sup> 舊說為 1636 年左右。翁素秋，〈「嘉義太極八景」繪畫創作論述〉（嘉義：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09）。

<sup>36</sup>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48。

<sup>37</sup>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台灣踏查日記》（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12），頁 569-570。

<sup>38</sup> 〈嘉義紅毛井 唯一古跡 須為整頓〉，《臺灣日日新報》，1928.12.11，4 版。

井上架鐵欄，樹立「紅毛井整修紀念碑誌」。其後，圓形井欄再獲重修（1997），並增設意象鋪面於周邊。<sup>39</sup> 民國 90 年（2001）舉辦歷史建築百景徵選，蘭井排第 63 名。<sup>40</sup> 民國 97 年（2008）12 月 23 日公告為歷史建築，市府立碑保存。民國 99 年（2010），因蘭井而設的「蘭井里」與文昌里、鎮南里、祐民里（部份）合併成民族里（里內有民族國小，因茲為名）。<sup>41</sup> 另，衍生出來的蘭井街，是一條東西向街道，在安和街與中山路之間。<sup>42</sup>

「諸羅八景」的相關題詠詩作寥寥無幾。在現有的文獻記載，林啟東（1850-1892）的〈嘉義八景詩〉與徐德欽（1853-1889）〈嘉義舊八景〉是目前筆者知見的僅有記錄。

### 三、嘉義新八景的區位與城市發展

從前文有關八景區位在嘉義市的景點的變遷，已深深觸及地景所在與城市發展的關係。萬山倒影因池水枯竭與建物的興築而不見，南浦春綠因街廓的擴大而消失。樣圃先改建醫院，繼而變為市場。蘭井因人口增加而開鑿，又因新水源區蘭潭的開發，食用水改為自來水等進步現代性的浮現而廢用。然而，萬山倒影之地矗起「東門町 1923」，因蘭井而設蘭井街、蘭井里，蘭井里再被併入民族里。在新出的嘉義八景裡，其與城市的發展因緣更為深刻。

#### （一）賴子清的新諸羅八景的社區意識

昭和 2 年（1927）五月二十九日《台灣日日新報》的第七版刊載一則新聞，主標題為「臺灣八景募集 主催臺灣日日新報社」，副標題為「足以真正代表我臺灣的風景（眞に我臺灣の風景を代表するに足る）」，距離《東京日日新報》與《大阪每日新聞》公告日本新八景的募集活動，僅僅五十天。投票期間，《台灣日日新

<sup>39</sup> 〈紅毛井〉，嘉義市政府全球資訊網，（來源：[https://www.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512&s=216168](https://www.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512&s=216168)，檢索日期：2025.08.29）。

<sup>40</sup> 薛琴專題撰稿，許慧瑾、博譯翻譯社文字翻譯，《台灣歷史建築百景專輯》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118。

<sup>41</sup> 〈紅毛井（嘉義市）〉，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4%85%E6%AF%9B%E4%BA%95\\_\(%E5%98%89%E7%BE%A9%E5%B8%82](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4%85%E6%AF%9B%E4%BA%95_(%E5%98%89%E7%BE%A9%E5%B8%82)，檢索日期：2025.08.29）。

<sup>42</sup> 吳育臻編纂，《嘉義市志·卷二·人文地理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2），頁 141、170。.

報》不時刊登關於地方紳商發起募款印製宣傳，<sup>43</sup> 公家機關或私人團體動員成員投票，<sup>44</sup> 或者某校學生與校友聯名上書。<sup>45</sup> 嘉義街役場函知各區總代，另於總爺街、中央噴水池、嘉義車站增設投遞箱。<sup>46</sup> 在嘉義街西門外經營「臺洋珍餅舖」的張洋柳，招集民眾參與競投，並多方奔走尋求支持。「為離金錢樂人生之道，貴社如此籌畫甚善」<sup>47</sup>、「隱藏的自然美能夠展現於世，這真是一個很好的企劃」<sup>48</sup>、「這是將容易流於卑俗的殖民地生活詩化、美化的絕佳構想」<sup>49</sup>、「博人氣選得什麼好光景」<sup>50</sup>。從全部的報紙投書，大眾對此募集活動的看法偏向正面。隨後，審查委員再從大眾票選的二十名八景候補地進行審查，最終就台灣的「別格」、「八景」及「十二勝」達成了一致見解：（1）別格：神域臺灣神社、靈峰新高山；（2）臺灣八景：八仙山（臺中）、鶯鑾鼻（高雄）、太魯峽（花蓮港）、淡水（臺北）、壽山（高雄）、阿里山（臺南）、基隆旭岡（臺北）、日月潭（臺中）；（3）臺灣十二勝：八卦山（臺中）、北投（臺北）、角板山（臺北）、太平山（臺北）、大里簡（臺北）、大溪（新竹）、霧社（臺中）、虎頭埤（臺南）、五指山（新竹）、旗山（高雄）、獅頭山（新竹）、新店碧潭（臺北）。<sup>51</sup>

台灣八景的募集活動結束，各地八景的擇定與言說仍然持續進行。未進榜的區域，嘉義即其中之一。昭和3年（1928）發表的〈擬諸羅新八景有序〉<sup>52</sup>一文中，賴子清寫道：隨著時代變遷，山川地貌也發生了改變，選錄景點多已湮滅或屬於舊諸羅之地界而不在當時的嘉義境內，提倡重選諸羅八景：新高積雪、阿里雲濤、東郊春色、布袋秋光、關嶺溫泉、四湖海浴、螺溪晚渡、斗六平疇。具體展示當時臺

<sup>43</sup> 以下有關日人募集的相關文獻資料，係女弟黃千珊博士的整輯，特此說明。〈臺中と八景投票運動白熱化〉，《台灣日日新報》，1927.06.23，夕刊2版。

<sup>44</sup> 〈二水庄長鼓舞 日月潭受天宮 投票八景〉，《台灣日日新報》，1927.07.06，夕刊4版。

<sup>45</sup> 〈臺灣八景の一に 角板山を推して 角板山教育所の蕃童らが 涙ぐましい程眞劍に奔走〉，《台灣日日新報》，1927.06.21，7版。

<sup>46</sup> 〈八景投票 嘉人士可以興〉，《台灣日日新報》，1927.06.14，夕刊4版。

<sup>47</sup> 喜多孝治，〈為離金錢樂人生之道 貴社如此籌畫甚善〉，《台灣日日新報》，1927.06.09，4版。

<sup>48</sup> 高橋親吉，〈隠れた自然美が 世に出やう まことにいゝ企てだ〉，《台灣日日新報》，1927.06.06，3版。

<sup>49</sup> 三浦碌郎，〈卑俗に流れ易い 植民地生活を 詩化し美化するために 絶好の企である〉，《台灣日日新報》，1927.06.07，夕刊2版。

<sup>50</sup> 〈博人氣選得什麼好光景〉，《臺灣民報》，1927.07.03，11版。

<sup>51</sup> 〈本社募集之 臺灣八景十二勝 廿五日審查決定〉，《台灣日日新報》，1927.08.27，4版。

<sup>52</sup> 賴子清，〈擬諸羅新八景有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8.01.25，4版。

南州嘉義廳所轄之嘉義、新營、斗六、虎尾、北港、東石等六郡。八景之中嘉義郡得三景，其餘五郡各得一景，可見賴子清對嘉義郡的偏好。

與賴子清同時代的文人三屋清陰有〈岡本周南翁詠嘉義新八景〉<sup>53</sup>，寫了次韻岡本周南的詩，並為嘉義評選新八景。不只是為諸羅縣城內外的區域規劃提出新的主軸意見，更意識到以嘉義為城市社區建構新八景，這八景是「祠頭曉色」、「新高晴雪」、「東麓春陰」、「木廠黑煙」、「驛前繁況」、「震興夜市」、「鐵泉清浴」、「光照晚鐘」。祠頭為嘉義公園神社，新高為玉山，木廠為製材所，驛前為嘉義車站，晚鐘為彌陀寺，鐵泉為關子嶺溫泉。岡本是何許人？岡本周南，名禎祐（約 1857-？），字周南，號鐵筆道樂叟，善篆刻、書畫、漢詩，在嘉義街南門外開設岡本寫真館，與張李德和為首的琳瑯山閣文人群多有往來，經常受邀為嘉社詩會、鴉社書畫會的上賓。<sup>54</sup> 雖然沒有資料證明，以賴子清的背景推測，他們應該有所往來。賴子清與三屋清陰，他們是在日治時期，意識到應該以自己的所在位置暨其周邊重新選定八景的文人。如前所述，賴子清所選的八景為嘉義縣的關嶺<sup>55</sup>、布袋、阿里山、玉山，雲林縣的斗六、四湖鄉、西螺溪，可以說是在地意識的初步發展。所選出的八景內容則有山岳、森林、溫泉、海浴、平野、公園、河川、海港之代表勝地，皆係殖民休閒現代性的展現，溫泉、鹽田秋光、海水浴場、新高山（玉山）積雪也指認了殖民性地方主體性的浸入人心。而三屋所選的八景指向大嘉義的地點更多，木廠、車站、夜市等，展現殖民現代性建設更清晰。兩人都對其擇定的八景分別以詩作描述記錄。

日人擇定台灣八景的二〇年代，正值日本中央對殖民地統治方針轉向內地延長

<sup>53</sup> 三屋清陰，〈岡本周南翁詠嘉義新八景〉，《臺灣日日新報》，1930.09.09，4版。另，刊登於《臺南新報》，1930.09.19，6版。

<sup>54</sup> 又，岡本周南曾參加尾崎秀真「婆娑洋印會」，篆書於 1929 年（昭和 4 年）入選新竹益精會主辦之「全島書畫展」。他為林玉山（原名英貴）刻「英貴印」，見用於林玉山 30 歲左右的畫作。白適銘，《106-107 年嘉義市文化局典藏林玉山畫作文物普查建檔及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嘉義：嘉義市政府，2018）。葉碧苓，〈日治時期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尾崎秀真（1874-1949）〉，《臺灣美術》112 期。〈岡本禎祐〉，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eople&id=607669](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eople&id=607669)，檢索日期：2025.08.29）。

<sup>55</sup> 在今白河。早期的白河、關子嶺行政區域隸屬嘉義，後來才改屬臺南。大正 9 年（1920）：日治時期實施地方行政區劃改革，原嘉義廳下的白河區域，被併入新成立的「臺南州嘉義郡」，成為臺南州下的一部分。民國 34 年（1945）：臺灣脫離日本統治，臺南州改制為臺南縣。民國 99 年（2010）：臺南縣市合併，白河正式成為臺南市的一個行政區。（來源：<https://thcts.sinica.edu.tw/themes/fc03-5.php>，檢索日期：2025.08.29）。

主義，急欲在本島投入大量建設中獲得殖民地治理的表現，同時，也顯示了由於時代變遷，對於「近代」的認識亦有所調整。因而，當林玉山入選昭和 5 年（1930）第 4 回臺展東洋畫部的畫作〈早晨的辨天池〉，《臺灣日日新報》署名 N 生者嚴厲批判：「強調氣韻與幽雅的東洋畫，以纖細的裝飾為始末的日本畫，真的能夠表現此劇烈變化的時代嗎？」<sup>56</sup> 這句話指出不滿這年臺展的畫題老舊，筆觸並無新意。以是印證賴子清八景的評選地景，溫泉、海浴佔其二，是日本殖民時代新興的休閒勝地，其餘的都係傳統描述自然景觀或人的活動，可見賴氏仍堅持著傳統文人身分，而三屋顯示出當時的現代性重層。

## （二）戰後新嘉義八景的興革

國民黨政府進入台灣，民國 37 年（1948），當時的嘉義市長宓汝卓召集地方士紳與文人雅士黃文陶、林玉書、許藜堂等人，成立嘉義市的「新八景」評定委員會，評選嘉義地區具代表性之景觀。當時評選結果共評定出「八景六勝」，所謂八景分別是：蘭潭泛月、檜沼垂綸、彌陀晨鐘、康樂暮鼓、公園雨霽、林場風清、鷺橋跨浪、豫苑聽鶯等八處。而六勝則分別是顏墓懷古、王樓思徽、御碑紀績、芝亭崇勳、義廟揚仁、烈祠流芳等六處。所謂六勝自然是模仿日治時期的用法。接續前清、日治，由於大地震後市區改正所進行的城市重劃、畛域化，帶來了街區的高度現代化，在諸羅六景、八景，或者是新諸羅八景，幾乎都被取代。嘉義市的新八景承接日治八景評選的思維，我們看到傳統的如蘭潭泛月、彌陀曉鐘，但由於殖民現代性深入人心，日治時代的景觀居多，如檜沼垂綸等。惟六勝缺乏過去的八景記憶的積澱基礎，流傳較為有限。<sup>57</sup>

「八景 1948」，隨著蘭井封井，南浦春草街區化，牛稠溪的水面縮小，不復引人注意。而月嶺曉翠屬雲林縣，梅坑月霽、玉山雲淨在嘉義縣被剔除。蘭井泉甘、玉山雲淨、月嶺曉翠、梅坑月霽、牛溪晚嵐六景消失。北香秋荷景觀不再，改置鷺橋跨浪、豫苑聽鶯二景。林場風清為樣圃風清，新增蘭潭泛月、檜沼垂綸、彌陀曉

<sup>56</sup> 中文轉引〈早晨的辨天池〉，【名單之後】，臺府展史料庫，（來源：<https://taifuten.com/object/%E6%97%A9%E6%99%A8%E7%9A%84%E8%BE%A8%E5%A4%A9%E6%B1%A0/>，檢索日期：2025.08.29）。原文參見 N 生，〈臺展を觀る（完）〉，《臺灣日日新報》，1930.11.03，6 版。

<sup>57</sup> 陳世岸，〈從諸羅六景到嘉義八景〉，（來源：<https://chiayiwiki.inarch.org/?p=91>，檢索日期：2024.08.29）。作者自注本文原為 2006 年 5 月完成發表於「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

鐘、康樂暮鼓、公園雨露。除彌陀寺為廟宇，蘭潭（儲水庫）、檜沼（貯木池）、林場（植物園）、公園（嘉義公園）、康樂暮鼓（公會堂），於是「八景 1948」透露的訊息即在殖民時期未進入八景敘事的殖民現代性。

民國 84 年（1995），市長張文英指示文化中心辦理「市民公投」選出。蘭潭泛月、彌陀曉鐘僅簡稱蘭潭、彌陀寺，林場風清逕稱植物園，公園雨露為嘉義公園，文化中心即檜沼垂綸，命名的變化顯示對景觀主體的重視，襯托景觀主體的氛圍描述被取代。新增阿里山火車顯示旅遊現代性的強調，最有意義的是蘭潭後山公園因為熱心市民築建步道而成為八景之一，亦使得蘭潭成為惟一一個地點而在八景佔兩席的地方。「八景 1995」說明了八景在現代化凝視中與傳統的切割。

表 2：新嘉義八景

民國 37 年（1948）					
嘉市新八景					
蘭潭泛月	檜沼垂綸	彌陀曉鐘	康樂暮鼓	公園雨露	林場風清
鷺橋跨浪	橡苑聽鶯				
選拔方式：市長宓汝卓組「評定委員會」選出。					
民國 84 年（1995）					
嘉義新八景					
蘭潭	文化中心	嘉義公園	阿里山火車	植物園	蘭潭後山公園
彌陀寺	文化路夜市				
選拔方式：市長張文英指示文化中心辦理「市民公投」選出。					

製表：吳育臻。資料來源：《嘉市藝文》第 39 期（嘉義：嘉義市文化中心，1995.09）。

「蘭潭泛月」之蘭潭，又稱南潭，古稱紅毛埤，為荷蘭人於明天啟年間（1621-1627）所修築，故以蘭為名。何以有此修築？一說是為了訓練水師，一說是為了農田灌溉；在今嘉義市東北郊山仔頂鹿寮附近，面積約七十公頃。其後，日本人也在蘭潭築壩，作為嘉義市自來水廠的儲水池，到今天仍是提供全市飲水與灌溉的主要水源。蘭潭的潭水清澈，陽光和煦，清風拂盪，周圍的岡陵地勢起伏，草木行列，倒映其中，翠影與綠水婆娑參照，極為動人。岡陵草木提供了鳥類隱蔽與食物，氣溫與食性適低海拔的鳥類資源，頗為豐富，啼聲琤瑽，新人耳目。暮靄落下，夜幕籠罩，天上的月亮如一個銀碗，落入水中，載沉載浮，彷彿觸手可掬，引人心動，因而有「泛月」被標為八景的特別景觀。環湖公路沿著水岸迤邐，西南高處有三信亭，若佇立亭中俯瞰，全市的絕色好景，盡收眼底。<sup>58</sup>

<sup>58</sup> 以下有關嘉市新八景或嘉義新八景若為一般在地知識，不復另作引注，如康樂暮鼓、彌陀曉

「檜沼垂綸」，今文化中心音樂廳北側水池。檜沼是浸貯貯木材的水池，呼之為檜，是貯木池裡浸泡的都是檜木，也稱檜池、杉仔池。日人發現阿里山森林擁有豐沛的林木資源後，在大正元年（1912）開通阿里山森林鐵路，是殖民掠奪的新篇章，卻開啟了木材產業的新紀元，木材街林森路出現，裱褙業盛極一時，催化人文藝術的興起，更加速了嘉義市街的發展，成為陳澄波多幅畫作的主題。被大量開發的檜柏從森鐵運送下山，通過的一側是今日的市立文化中心，附近即建有東南亞最大製材廠，五個貯木池總面積達 160,000 多坪，水域面積有 9,500 餘坪，規模宏偉，貯木池存在當然是為浸泡檜柏等上好木材，其加值效益則是水池周邊成為市民尋幽訪勝的休憩之地。水上檜木飄香，岸上林木茂密，水邊林下垂釣成為一大快事，垂綸即描寫在貯木池畔釣魚的樂趣。

從陳澄波的畫作以及老照片裡，我們依稀可以看到當時的貯木池配置了大型電動機械來輸送原木，其上方則架有架空式鐵索捲立機械，據說高約 20 公尺；此外，還有裝卸木材的天車，移動距離約 200 公尺起重機。<sup>59</sup>

「康樂暮鼓」，中正公園，清代諸羅縣的諸羅山社公署所在地，後闢為外教場，大正 9 年（1920）成為公會堂，民國 35 年（1946）改作中山堂，闢有康樂區，附設圖書館、教育館、籃球場，另建置了戶外的露天舞台。明星歌手、樂團經常在這裡舉辦表演活動。嘉義市著名的管樂節也在此登場。或閱讀，或競技，或謳歌，因應時節，都在此地。

「彌陀曉鐘」，彌陀指乾隆 17 年（1752）創建彌陀寺。根據〈彌陀寺記〉所載，康熙年間，諸羅知縣周鐘瑄「思欲建寺其間，未幾，秩滿榮歸，不暇卜築」，<sup>60</sup>直到乾隆 17 年有高僧抵諸羅縣化緣，在此結廬，始開山建廟，其主祀為三寶佛：娑婆世界的中央現在佛釋迦牟尼佛，左脅東方淨琉璃世界的藥師佛，右脅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舊寺建築曾被全部拆除（1973），67 年（1978）時完成今日的規模。寺前淙淙流過八掌溪，曾經依賴義渡過河，後已興築吊橋，即八景中的另一景：

---

鐘、鷺橋跨浪、蘭潭後山公園、文化路夜市等，相關資訊可查詢嘉義市觀光旅遊網，或輕旅行網站。

<sup>59</sup> 〈昔日的嘉義製材工場儲木池「杉池」與今日的嘉義市文化局北側「杉池」一隅〉，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733](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733)，檢索日期：2025.08.29）。

<sup>60</sup> 周大本撰，〈彌陀寺記〉，錄自文殊殿圖書館一樓的碑誌，乾隆癸巳年（1773）桐月穀旦立。中華民國己年（1989）十二月初八日重立。（來源：臺灣記憶，<https://reurl.cc/1ko4MV>，檢索日期：2025.08.29）。

「鷺橋跨浪」，惜吊橋已遭損毀，左側則立有「八掌溪義渡紀念碑」，是為嘉義的三級古蹟，義渡紀念的碑文殘破，不復可讀。

「林場風清」，林場即嘉義植物園，座落於嘉義市東區嘉義公園東北側，面積約 8.6 公頃，又稱嘉義樹木園、山仔頂植物園。<sup>61</sup> 目前由中華民國農業部林業試驗所管轄，是全國六座國家植物園之一。<sup>62</sup> 現地仍保存著「林場風清」的古樸石碑。根據文獻所載，明治 41 年（1908），日本殖產局在嘉義山仔頂設立橡膠苗圃，進行橡膠苗木的生產實驗。明治 44 年（1911）改稱「林業試驗場嘉義支場」，為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的下轄機關。大正 10 年（1921），橡膠實驗終止，此試驗地與埤子頭苗圃（亦在嘉義市內）合併，是為「嘉義林業試驗支所」，選定包括巴西橡膠、印度紫檀、黑板樹等經濟樹種十餘種造林。昭和年間，又從南洋群島、澳洲與南美洲等地引入熱帶與亞熱帶樹種如桃花心木、鐵刀木及柚木等百餘種，進行造林繁植的試驗。<sup>63</sup>

「鷺橋跨浪」，所謂鷺橋，逕指前身為白鷺橋的今日軍輝橋，長五百尺餘，高七丈餘，漆白灰色，遠遠看去，像極了一群鷺鳥列隊橫空飛渡八掌溪的水面，果真是一座「鷺橋」現身眼前。八掌溪的溪水由山上傾洩而出，驚濤洶湧，濁浪滔天，如千軍萬馬驟至，蔚為奇觀。嘉義縣境夏日常見午後雷陣雨，每當雨勢歇止，陽光乍現，橋邊掛出一道彩虹，令人驚豔。

「「橡苑聽鶯」之橡苑整合了嘉義市西區埤子頭植物園與北香湖公園兩處。埤子頭植物園面積約 4.6 公頃，前身為明治 41 年（1908）設立，原本是橡膠樹之繁殖試驗苗圃地，在今天博愛路上博愛路橋旁，文化中心附近，造林樹種與綠美化苗木培育之場所。民國 94 年（2005）4 月 22 日正式對外開放啟用，既提供予學者教學、研究，也給予民眾休閒、遊憩的空間。有關北香湖公園昔日景觀，詳前文所述，此地不贅。目前的定位為林業文化主題公園，僅次於嘉義公園，為嘉義市第二大公園，

<sup>61</sup> 〈生生不息的綠色聚集－植物園〉，嘉義市觀光旅遊網，（來源：<https://travel.chiayi.gov.tw/TravelInformation/C000005/1/6dbc45b2-f23e-436e-b544-4064d90c025d>，檢索日期：2025.08.29）。

<sup>62</sup> 〈「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上路：讓植物園不再只是個搜奇的場所〉，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2318>，檢索日期：2025.08.29）。

<sup>63</sup> 以上有關實驗林樹種的興革，詳石瑞銓編纂，《嘉義市志·卷一·自然地理志》（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02），頁 146；吳育臻編纂，《嘉義市志·卷二·人文地理志》，頁 178、183。

台灣特有種諸羅樹蛙棲息地，嘉義市僅此一處。<sup>64</sup>

「蘭潭後山公園」，蘭潭後山又名筍寮山，係熱心民眾在蘭潭水庫環湖公路東側開發，海拔介於 80-150 公尺之間，地形多變；有設階梯、鋪枕木的平緩道路，也有架設繩索的陡峭山徑。步道經 3 個山頭，其中紅毛埤山為台灣小百岳之一，自蘭潭遠觀，略呈等腰三角型。後山步道沿路枝葉扶疏，鳥鳴琤琤，惟多數路段不可眺望，僅鎮德宮往山仔頂半路一段極少數的稜線上間隙得遠觀蘭潭周邊。

「公園雨霽」，指嘉義公園，創建於明治 43 年（1910）8 月，次年（1911）11 月舉行開園式。公園，與私家庭園不同，它開放予市民免費遊憩，但也有部分需購票入場的設施，如分別於大正年間增闢的游泳池、兒童遊園地。公園是西方休閒現代化的重要象徵，殖民政府在台灣各地進行市區改正，設置公園亦其中要務之一，明治時期全島設立的公園就有 13 處之多。城市與公園，同時是殖民現代性對本島與內地展示的重要櫬窗。

被穿插在城市中的公園，不僅表達與自然相親的生活意識，通常的設計是草花綠地、林木植栽，也會有湖泊噴泉的水體，也會建構土丘的地勢，佇立於其間的，則是亭閣、樓台、碑碣、岩石等人文建物，它們並不維持建成時的樣態，而是隨時代不斷累積，因而成為重要的文化空間。緣著臺灣的被統治史，嘉義公園雖然是日治時代政教意識主宰下的興築，卻保存了積澱城市歷史記憶的重層，清代、國民黨政府遷台初期、政黨輪替等等，都是其文化構成的元素。因而，民國 100 年（2011），經過文化資產委員會審議，通過嘉義公園為「文化景觀」，取得文化資產位階。



左 / 圖 1：林玉山作品。右 / 圖 2：「早晨的辨天池」原型。

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記憶資料庫，（<https://memory.culture.tw/>，檢索日期：2025.10.10.）。

<sup>64</sup> 〈森情物語－北香湖公園〉，嘉義市西區區公所，（來源：[https://west.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276&s=527746](https://west.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276&s=527746)，檢索日期：2025.08.29）。

公園入口處的造景頗為細緻，建有一座仿自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尿尿小童塑像。大正 4 年（1915）嘉義神社完竣。神社的齋館與社務所即後來的史蹟資料館，今改名為「昭和十八」。公園的東南方森林內，配置石燈籠<sup>65</sup>、鳥居<sup>66</sup>、高麗犬<sup>67</sup>等建物，並建手水舍<sup>68</sup>、神輿庫<sup>69</sup>等，整體構成嘉義市市定古蹟「原嘉義神社附屬館所」。

大正 3 年（1913）建辨天堂，昭和 3 年（1928）改築，供奉七福神之一的辨才天（日語：弁財天／べんざいてん）女神，掌管音樂、學藝、財富等。林玉山曾作「早晨的辨天池」，實體與畫作對比，今昔參照，可以看到嘉義公園人文自然的變遷。明治 39 年（1906）嘉義大地震，遂建置「丙午震災紀念碑」。孔廟附近，則有一座僅餘有碑座的警察官吏殉難紀念碑。

盤點公園裡清代與戰後的遺痕，如重修文廟碑記、玉峰書院碑記、崇祀王得祿勳績的太保樓、嘉慶時期建造的水師大砲、福康安紀功碑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福康安生祠」。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乾隆皇帝為表彰其功勳，御製（1788）十座紀功碑石與龕龕座，親題「福康安紀功」碑。其中四座全刻滿文，四座全刻漢

<sup>65</sup> 石燈籠源於中國，其始為佛教獻燈。傳到日本後被用為神社重要的組成元素，庭園不可或缺的景觀部件，以造形精緻，富於巧思見譽。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敬獻石燈籠於臺灣各地大小的神社。〈石燈籠構成的介紹〉，痞客邦阿清哥的石燈籠踏查，（來源：<https://catching0602.pixnet.net/blog/post/184920127>，檢索日期：2025.10.01）。

<sup>66</sup> 鳥居（日語：鳥居／とりい），日本神社建築群的設施之一，傳說是連接神明居住的神域與人類居住的俗世之通道，屬「結界」的一種，通常設在神社各個入口。鳥居被賦予多種形狀，最常見的是以兩根支柱與一至二根橫梁構成。又，部分鳥居在橫梁中央設有牌匾。〈鳥居〉，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B3%A5%E5%B1%85>，檢索日期：2025.06.20）。

<sup>67</sup> 狛犬（こまいぬ），是守護神社的靈獸，以銅、石、木等製成，通常成對設置於神社的入口或本殿前。閉口的狛犬稱「吽」獸（守護），開口的狛犬稱「啊」獸（攻擊）。李榮聰的〈日治時期臺灣的神社狛犬建置變革之探討（上）（下）〉指出，相傳約公元 732 年，高麗送給日本天皇一對外型看起來像獅又像貓的動物，會搖尾巴、汪汪呼叫，人們管牠們叫做高麗犬。高麗犬死，雕刻牠們塑像做為紀念，這就是狛犬的由來。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形似獅子的神話神獸，一直被當成神聖空間的守護者。Aries，〈從高麗犬（狛犬）談起〉，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來源：<https://reurl.cc/Nx7YRQ>，檢索日期：2025.08.29）。

<sup>68</sup> 手水舍，日本神社、寺廟的參道或社殿旁的建築物，讓參拜者洗手和漱口的淨手池。手水舍多數為沒有牆壁的亭子，支撐亭子的四根柱子稍稍向中心傾斜，中心有一個由石材或鐵或木製成的水盤，注滿清水，旁邊放一根杓子。參拜者先用杓子取一瓢水，洗完左手、右手之後，再將水倒在手中，用來漱口，接著再洗一次左手，再以杓子裡剩餘的水清洗杓子。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9%8B%E6%B0%B4%E8%88%8D>，檢索日期：2025.08.29）。

<sup>69</sup> 祭器庫在拜殿左側，為存放神輿的倉庫，為長方形平面混凝土造瓦葺建築，屋頂用「入母屋流造」，單側入口三面開窗。嘉義市史蹟資料館，（來源：<https://j18.chiayi.gov.tw/StaticPage/AboutUs>，檢索日期：2025.08.29）。

文，二座漢滿文合刻，而滿漢文合刻的，有一座立於嘉義，其餘九座立於台南府城（赤崁樓內）。當時也將古名諸羅的地名改為嘉義。戰後，公園公共空間續增設一江山陣亡將士紀念碑、孔廟、射日塔等建物，以及阿里山林鐵 21 號蒸汽火車頭等。

作為漢人社會文化成象徵的孔廟奉祀孔子，早見於清代而建成於戰後，其演繹史頗繁複，不能盡說於此，請詳相關紀事。而射日塔標舉族群共榮的精神，其原址為嘉義神社，本殿於戰後改為嘉義市忠烈祠，毀於民國 83 年（1994）火災。重建後以阿里山神木為構想原型，塔身的褐色鋁條象徵神木的樹皮紋理。內有描繪原住民族「射日傳說」的青銅雕刻。塔的基座則為改建後的忠烈祠。<sup>70</sup>

公園不只是不斷的擴增其相關建物，也會出現移出的減持。大正 3 年（1914），阿里山作業所技師近藤熊之助試運轉阿里山火車，殉職於平遮那，為他設置於公園的紀念碑已於昭和 10 年（1935）被遷置於二萬坪車站旁小丘。<sup>71</sup>

「文化路夜市」，顧名思義，位於文化路，與其垂直交叉的中正路、延平街連結成為一張令人垂涎的美食地圖，攤販猥聚，在宅第的騎樓外、馬路旁、廟埕、市場，匯集各式各樣的在地飲食，特色小吃、冰品、水果、鹹酸甜點心等，種類多元且繁富，老字號商店，動輒擁有三、四十年，甚至超過一甲子的口碑。嘉義市曾經邀請鍾文音、李昂、魚夫三位作家駐市（2011-13），他們對於文化路夜市都有不少著墨，可見其吸引力。李昂更多篇專文描寫（2012）。文化路夜市，不僅滿足旅人與在地人的胃，盤中文化底蘊滿載，它同時也是購物商圈，外縣市、外國人最鍾愛的觀光夜市之一。

「嘉義市文化中心」，民國 71 年（1982）建置，文化園區佔地 5,375 坪，現有建築物包括博物館、圖書館、音樂廳等三棟，以及美輪美奐的露天廣場及公共藝術活動空間，文化中心主要為圖書資訊、表演藝術、展覽藝術、藝文推廣、文化資產、博物館等功能，另設有交趾陶特色館、音樂廳及園區外的世賢圖書館及黃賓圖書館。經常舉辦藝文活動，管樂節、國樂節、合唱節、兒童戲劇節、交趾陶節、桃城美展、裝置藝術展、圖書巡迴展及古蹟巡禮等，藉由活動的推廣，提升市民生活品質，傳承古諸羅的傳統文化。

<sup>70</sup> 饒嘉博等編，《嘉義市文化資產資料手冊》（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05）。

<sup>71</sup> 嘉義公園中自然與人文建置的形態，請參蔡榮順，「嘉義金龍文史遊誌」Facebook，（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kin.long.org>，檢索日期：2025.08.29）。

表 1：嘉義八景演變

出處 景點	諸羅縣志 (1717)	重修福建 臺灣府志 (1742)	續修台 灣府志 (1774)	賴子清 (1928)	岡本周南 (1930)	林臥雲 等士紳 (1948)	票選 (1995)
水沙浮嶼	○	○					
北香秋荷	○	○	○				
玉山雲淨	○	○	○				
龍目甘泉	○	○					
樣圃風清	○	○	○				
雞籠積雪	○						
月嶺曉翠		○	○				
牛溪晚嵐		○	○				
梅坑月霽		○	○				
南浦春草			○				
蘭井泉甘			○				
斗六平疇				○			
四湖海浴				○			
布袋秋光				○			
東郊春色				○			
阿里雲濤				○			
新高積雪				○			
螺溪晚渡				○			
關嶺溫泉				○			
木廠黑煙					○		
光照晚鐘					○		
東麓春陰					○		
祠頭曉色					○		
新高晴雪					○		
震興夜市					○		
鐵泉清浴					○		
驛前繁況					○		○阿里山小火車
公園雨霽						○	○
林場風清						○	○嘉義公園
康樂暮鼓						○	
橡苑聽鶯						○	
彌陀晨鐘						○	○彌陀寺

檜沼垂綸						○	○文化中心
蘭潭泛月						○	○
鷺橋跨浪						○	
蘭潭後山公園							○
文化路夜市							○

資料來源：許薈紘，〈嘉義八景詩現地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頁 15、78、93、104。吳育臻編纂，《嘉義市志·卷二·人文地理志》，頁 178-185。嘉義市政府文化局，[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109193327/http://www.cabcy.gov.tw/local\\_07.asp](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109193327/http://www.cabcy.gov.tw/local_07.asp)，檢索日期：2025.08.29。

從上表整理出的嘉義八景內容、擇定方式的同異，略窺社區意識隨著行政區劃的變遷，並作為後續討論的張本。

## 四、嘉義八景詩書寫所顯示的意義

### （一）風雅傳統與社區意識的興革

清代游宦的官治階層與士紳都是科舉文人，為社會群體的一分子，臺灣八景由他們所主導、決定，其中有流寓、遊人，甚後本土文人也加入其中。他們的身分或有高有低，卻同屬於當時的識字菁英，擁有知識能力與較高的社會階層。毫無疑問地，他們形成了一個社群，互相有類似的知覺，彼此相依，八景為他們建立了一個語言共有的象徵體系（A common symbol system），此一體系裡提供了他們辨識彼此的邊界（Boundaries），他們可以在其中分享彼此的需求，講述略顯同一的故事，而感到情感的安全，實踐承諾所帶來的信賴感，獲得權力、影響力。<sup>72</sup> 八八景詩的創作進一步證明「藉由給予或為其他人做所期望之事而有意願去維持交互相依，並且是一部分較為可靠及穩定的結構的情感。」<sup>73</sup> 維持社群意識的兩個面向：所在空

<sup>72</sup> 在心理學研究領域中，社群意識的相關研究幾乎都承襲 McMillan & Chavis 所提出的四大面向：會員關係（Membership）、影響力（Influence）、整合與滿足需求（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分享情感（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s），惟受到社群的成員、性質與成熟度的影響，研究結果會呈現出略有差異的情形。本段係依照此一觀點鋪寫而成。參：McMillan, D.W. & Chavis, D.M.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1986), pp. 6-23.

<sup>73</sup> Gusfield 這段解析社群心理意識的話大致是：對於其他人有類似的知覺、與其他人交互相依、藉由給予或為其他人做所期望之事而有意願去維持交互相依，並且是一部分較為可靠及穩定的結構的情感。Gusfield, J. R., *The community: A critical response*.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間（territorial）與成員關係（relational）。然而，在這個文人社群裡，卻似乎有點格格不入。他們未能共享一個空間，所在地點極為分散，因而無法透過所在的空間來定義。儘管如此，雖分散在各個角落，透過書寫的方式維繫彼此，不具有鄰近性成員間，卻維繫著一定的品質，甚至較諸你我周遭的鄰里、社區所形成的「關係」更有意義。昭和 6 年（1931）三屋清陰隨長子靜赴任文教局編修課長，從嘉義遷居臺北，卻仍然與張李德和保持聯繫。江蘇藝文家王亞南訪嘉義，寄居琅琊山閣，並與文人群友善，他去世時詩友為辦理追悼會，正是這種關係表現的最佳案例。

嘉義市不中不南的位置，在清領日治時期皆未被納入全國性的八景之中，因而賴子清選諸羅新八景、三屋清陰選新嘉義八景。八景評選，從諸羅縣、臺灣縣與鳳山縣的區劃，乃至各縣境內景點的指涉：西嶼、玉山、牛溪、梅坑、雞籠等，非但塑造出區域的地理、區位、氣候、地景，甚至也展現了隱藏的美學觀、道德觀與欲望。分別而言，曉翠、晚嵐等幾乎都承襲自中國山水畫<sup>74</sup>，以「平遠」為尚，不只是南浦春草中的南浦是詞牌名，南浦春草就是清代蔣春霖的作品名〈南浦春草〉。陳夢林以北指涉地景的區位，再以風吹捲中的荷花不凋而飄香隱含做人處世的道德教訓，為湖泊命名「北香湖」，這是明白將海外新版圖納入中原文化的知識體系，不僅教知識分子迅速的接納諸羅縣景觀，同時也因之樹立一個其他人可以附從的內含。由此可知，八景本質上是一套延用內地認知自然的「識框」。<sup>75</sup> 在這個識框下，台灣的山川景觀頗有陡峭巍峨，在視角上遂有了向仰角高處眺望的景象，如玉山雲淨、梅坑月露、月嶺曉翠，正如林啟東所說「峻嶺高峰畫不成」。<sup>76</sup>

戰後，「諸羅縣治時舊八景，皆荒廢無存」，<sup>77</sup> 嘉義市長吳宓組織的「新八景」評定委員會，黃文陶、林玉書、許藜堂等人。這些地方仕紳與文人雅士卻是經過殖民現代性淬練的新文化人，基本上仍然延襲清代由上而下的方式。然而，由於這些新文化人係本土文人，他們沉浸於漢學中成長，又身歷日本殖民現代性的治理，長

1975), p.157.

<sup>74</sup> 陳佳妙，〈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論清代臺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臺灣生態文化研討會」（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主辦，2000.07.07-09）。

<sup>75</sup> 每個社會都會結構出一個生活的基本框架，可以用以為認識世界的基礎，謂之「識框」。汪宏倫在分析日本所發動的戰爭時，以識框的概念創造了「大東亞戰爭之框」一詞，此地仿擬其意，以八景識框來指稱文人對臺灣地理與地景的認識方式。參國家教育學院電子報，〈記憶與和平——和平教育／歷史記憶第二次專題演講紀要 2-2〉72 期（2013-09）。

<sup>76</sup> 林啟東，〈梅坑月露〉，收入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初集》（台北：龍文，2009），頁 122。

<sup>77</sup> 參林玉書八景詩的小序，《臥雲吟草》（台北：龍文，1992），頁 120。

期在城市鄰里關係網絡中，因而，他們所選出的八景，充滿了現代化城市的色彩。蘭潭是水庫，檜沼是杉池，康樂是公會堂，公園是嘉義公園，林場是植物園，鷺橋是軍輝橋，橡苑是埤子頭植物園與北香湖公園，皆為殖民政府要用以做為殖民櫬窗的重大建設。在命名上，則顯示了這些文人所繼承的風雅傳統，泛月、風清、垂綸、雨霽、暮鼓、曉鐘、跨浪、聽鶯等。

八景的評定方式，在市長張文英任上有了巨大的改變。她指示文化中心辦理「市民公投」，選出八景，這時候，市民是這個評選過程中的「局內人」，生活其中的他們成為特定地景的塑造者。

歷數嘉義市的地理區位，從清代諸羅縣、臺南州嘉義郡、嘉義縣縣轄市轉變為今日省轄市的嘉義市，<sup>78</sup> 阿里山小火車即驛前繁況，原來檜沼垂綸舊址已興建文化中心，為之取代。新增二景更貼近市民日常生活，是為集聚飲食消費的文化路夜市，以及建有步道以健行的蘭潭後山公園。

如果從一個更寬敞的時間跨度來看，就水資源的利用變化，北香湖傳統的「陂」，進化到蘭井、蘭潭的飲食灌溉，而木材產業的興盛出現了貯木池；從傳統的中式林園格局的樣圃，到公共空間的公園、植物園、橡苑實驗林，而公會堂的康樂暮鼓更說明了人與空間的變化；從牛溪、八掌溪義渡到軍輝橋的興築；從檜沼到文化中心、文化路夜市、蘭潭後山公園，展示了城市地理的異動，交通方式的演化，商貿產業的變遷，人口組成與之相刀相靡。

早期評選八景的文人，也是八景詩書寫者。八景詩為中國山水古典詩的一環，它們是建構台灣八景詩的基礎。這些八景詩由於被取景、命名框住了，它們所提供的在地訊息是模糊的，只有少數的例外。這個現象，或可以作如此詮釋：八景是一個識框，八景詩是實踐其書寫的識框。文人就八景識框的內容認知土地，並用以從事創作活動，進一步形成一個展現識框的「敘事模式」。這個模式指的是在作品中傳達訊息，使用一個主題、情節、序列、環境、氛圍頗相一致的敘事技巧和文字的手段，甚至展現為一個被框定的美學觀，而與民間文學的「母題」<sup>79</sup> (motif) 有異

<sup>78</sup> 這裡僅列舉嘉義市行政區域變化之大概，限於本文篇幅與主題，無法詳說。

<sup>79</sup> 指敘事的情節中重複出現、具有象徵意義的元素。藉由母題的反覆出現，可以協助敘事表達講述中的人物心理、預期的接受反應，完成主題或情緒的浮現。不過，母題通常用在故事中，而不是詩歌。Grayson, James. 2001. *Myths and legends from Korea: An Annotated Compendium of Ancient and Modern Materials*. Routledge: New York.

曲同工之趣，雖然在藝術創新的價值上或許有限，於沿襲、彙括、典故等詩歌藝術形式的傳承上則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文人士紳以中國典故撰寫在地景觀，表達了他們的社群意識與城市觀察，值得留意。在此，我們可以從八景書寫選擇、不同時代文人對同一個八景主題的書寫，或者是同一位文人對八景的書寫觀察嘉義八景詩書寫與在地性的關係。

## （二）八景詩與在地書寫的展現

此地的八景詩限定於在今日嘉義市境者。八景命名有一定的敘事技藝，在民國 84 年（1995）市民擇定中已簡化為地點或建築的名稱，如納入新八景的蘭潭後山（又名筍寮山）公園、文化中心、文化夜市，相關書寫，逸出詩的範疇，另生產出導覽文案的描述，此地從略。

### 1、新嘉義八景詩選讀

筆者曾檢索清代以降文獻，如志書、詩文集、報刊等綜輯嘉義八景詩，擬作集釋賞析，惜尚未能梓行。以下僅就筆者以為具代表性者，略作陳述。張李德和寫她的〈蘭潭泛月〉經驗如下：

紅毛舊址一壺天，載月逍遙興欲仙。青鎖煙嵐沉萬籟，白流玉鏡現雙圓。獅崎客愛窺燈市，象嶺人爭泊畫船。絕好岸梅清鬥月，吟香頽醉任痴顛。<sup>80</sup>

篇首引用道家傳說，將蘭潭比喻為一壺水，其中自有一片天地，人在其中泛舟載月，宛如置身仙境。所有的聲響都被鎖入山巒間的雲霧裡，天地一片沉寂。天上的明月與湖中的明月有如兩個玉鏡，訪人來自竹崎鄉金獅山，爭望燈火通明的市街，來自番路鄉象嶺者搶著登船遊樂。只見水岸上種植的梅林與明月清輝爭美，這時候就可以暢懷吟詠，任情飲酒，草花香裡就是被嘲笑是痴顛也無所謂。

賴子清之〈檜沼垂綸〉一詩寫八景（1948），也寫及他的個人的生命感懷：

北沼垂竿趁嫩晴，枕流檜木眼前橫。魚蝦得失何須問，身世浮沈總不驚。匡晉謝安廊廟器，興周姜尚渭河情。一綸釣得神龍起，化作甘霖濟眾生。<sup>81</sup>

<sup>80</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嘉義市：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25），頁 259。

<sup>81</sup> 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初集》，頁 56。

天氣晴朗，在北方的沼池垂釣，倚溪而立，觀賞檜木橫躺池水中的奇景。得失不必尋問魚蝦，斤斤計較。人生起起落落，我從不曾動搖做人做事的信念。晉擁有安定邦國之才的謝安一度放浪山水，而改變周朝國運的姜太公更有一段時間在河邊釣魚。賴子清許下宏願，期望自己從池中釣起一條龍，造化細雨，滋養萬物，生長不息。他的另一首〈彌陀曉鐘〉寫道：

昧爽披衣出野垌，彌陀古刹叩禪局。水添八掌秋來白，門對三峰雨後青。法界同登人盡樂，晨鐘喚起夢初醒。若教逸響鳴霜夜，彷彿寒山寺裡聽。<sup>82</sup>

彷彿回應垂綸時的不虞，來到廟裡的詩人，隔日黎明時打開寺門，走進郊野。這是秋天，八掌溪畔五節芒開著白色的花，人站在寺門口，望見三座青山。晨鐘響起，他才剛從夢中驚醒，想起與許多人在廟裡聽經感悟，有如置身寒山寺裡被點撥入道。

林臥雲寫〈康樂暮鼓〉，頗有繫斯文於一脈的襟抱，隱含他對城市鄰里風俗的想像：

藜藜薄暮響通衢，八景居然數一隅。革俗成仁懷義士，致知格物付名儒。文風丕振歌東社，康樂長教鎮北區。寄語吾曹須奮起，典型崇拜沈和吳。<sup>83</sup>

傍晚時鼓樂聲在大街上迴盪飄揚，這是八景中的一景。期待義人來變俗行仁，而名士能探究事物原理、獲取知識，人人都能向前人的典型學習，而地方能以康樂之名，長保幸福。可以看到做為文人士紳的林臥雲對康樂這個場域寄予文教施行的深刻盼望。

李明泰寫〈鷺橋跨浪〉：

雁齒橫連八掌溪，懸腰鰲背接雙堤。當年題柱懷司馬，浪捲春潮氣吐霓。<sup>84</sup>

這座橋的建築造型整齊，有如雁群的列隊飛行，鰲背借指大海，兩邊的堤岸如懸腰般橫跨八掌溪上，浪捲春潮用高拱乾〈鹿耳春潮〉「春色共潮來」<sup>85</sup>句，意謂潮水陣陣捲起，天際出現一道彩虹，春意已盎然充盈於天地之間。此情此景所呈現的氣勢，有如當年司馬相如離蜀赴長安前，於成都城北升仙橋橋柱題寫「不乘赤車駟馬，

<sup>82</sup> 賴子清，〈彌陀鐘曉〉，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初集》，頁 56。

<sup>83</sup> 林玉書，〈康樂暮鼓〉，《臥雲吟草》（台北：龍文，1992），頁 122。

<sup>84</sup> 李明泰，《嘉義市文獻》12 期（1996.11），頁 96。

<sup>85</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280。

不過汝下也！」雄心宏大，壯懷不已。

## 2、不同時代文人對同一景的書寫

清康熙 55 年（1716），陳夢林修《諸羅縣志》，曾經寫了一首《樣圃》：

丙申，余修志於此，因為題額。

小圃茅齋曲徑通，參天老樹鬱青葱；地高不怕秋來雨，暑極偏饒午後風。海外雲山新畫卷，窗間花草舊詩筒。莫愁紙盡無揮灑，纔種芭蕉綠滿叢。<sup>86</sup>

小花園裡彎彎小徑通往茅草小屋，還種了高大而蒼翠的老樹。園圃的地勢高，不必擔心秋天太多雨。炎熱到極致，午後也還有風習習吹涼。在這作客的他方，眼底青山浮雲飄動，是可以作為繪畫題材的新風景，而窗邊花草繁盛，書桌上放著我過去投放詩卷的筒子。不必擔心寫作的紙張用盡，園中才新種的芭蕉葉已長成翠綠，足夠用來寫詩作畫。這首詩用秋來雨、午後風、芭蕉這些元素寫出了「樣圃風清」具體的嘉義特色，係八景識框所少見者。另一首林啟東的〈樣圃風清〉：

花落間庭柳拂牆，樣林篩影倚斜陽。六街暑雨連村潤，一院清風隔圃香。瓊乳灑酸春剝綠，玳膚蒸熟夏無黃。使君手植今何處，猶是當年召伯棠。<sup>87</sup>

六街原指京畿周邊的六條道路，由於樣圃就在諸羅縣署附近，因而以六街指稱樣圃周邊的街區，不盡然是六條街，這是借用內地的掌故抒寫詩人所在的風色。清風暑雨為一般景，而樣林、樣樹，以及熟透變黃的樣果，皆是土著品物。尾句作結，以當年在樣圃修志的陳夢林，他栽種的芒果樹仍備受愛護，有如人們愛護召公曾經休息過的甘棠樹，更是神來之筆。這首詩相當程度的深入土宜風物之美。徐德欽〈樣圃風清〉之二寫道：

南薰吹熱味甘涼，顆顆扶枝半出牆。記得六街天氣暖，一聲黃樣滿城香。<sup>88</sup>

上引一樣由六街、黃樣描述在地特色，又多了南薰，雖然詩的本身所未能明確描述出在地的地景特色，由八景命題彌縫，由此可見八景識框具備框定地景氛圍的功能，然而，這也形成了局限，在立意、造詞、遣句等難以突破。昭和 11 年（1936）西

<sup>86</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69。

<sup>87</sup> 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初集》，頁 122。

<sup>88</sup> 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初集》，頁 141。

螺菱社曾於此開設第 17 回大會，張李德和是菱社主要成員，她撰寫了〈遊樣圃故址〉一詩：

聯翩吟嘯夕陽中，舊景興思趣不窮。羨煞雅人居勝地，靜香樓畔領清風。<sup>89</sup>

女詩人筆下的樣林以及當時可能建有淨香亭、靜香樓，可以具體看到詩的在地性，這時候，樣林只以舊景帶過，無法深入。林啟東〈北湖荷香〉：

十里荷香五里隄，湖光深處漾玻瓈。水環近郭通南岸，花擁孤村向北溪。涼雨注秋低覆鷺，淡烟吹午遠聞鷄。此間不唱田田曲，送盡行人月暫西。<sup>90</sup>

南岸、北溪，寫出北香湖的地理位置，然而徐德欽〈北湖荷香〉的在地性就僅在秋日如六月的氣候中略見一隅，其餘則十分的模糊：

小湖一曲抱城流，開出荷花六月秋。消受好風香世界，滿天涼雨下漁舟。<sup>91</sup>

樣圃的茅齋、曲徑、老樹鋪敘中式傳統園林，而公園則是現代化之下的西式開放綠地，但林玉書在嘉義新八景〈公園雨霽〉亦無法寫出兩者的差異：

滿園風景麗晴空，萬卉欣然夕照烘。曲徑潤停梅子雨，方塘香挹藕花風。絲絲柳糲吳棉白，片片霞翻蜀錦紅。博得遊人騷興動，定收珠玉入詩筒。<sup>92</sup>

晴天花好、曲徑梅雨、方塘藕花、柳枝彩霞等，一路寫遊人所見，個人與地方的特殊性都被掩去，八景識框在創新的詩書寫上的局限性則在此展現無遺。

### 3、賴惠川新嘉義八景組詩輯釋

詩歌中的竹枝體為道地的地方文化產出，善寫竹枝詞的賴惠川亦被視為最能貼近在地特色書寫的詩人，底下特別存錄他的一組〈嘉義新八景〉，<sup>93</sup> 作為詩人以八景識框作為書寫之良窳的判準。

<sup>89</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355。

<sup>90</sup> 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初集》，頁 122。

<sup>91</sup> 余美玲、施懿琳、吳東晟等，《臺灣漢詩三百首》下冊（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9），頁 403。

<sup>92</sup> 林玉書，《臥雲吟草》（台北：龍文，1992），頁 120-122。

<sup>93</sup> 賴惠川，《悶紅館全集（上）》（台北：龍文，2006），頁 144-146。

〈檜沼垂綸〉

絕好苔磯面面幽，三台拱斗沼西頭。豐材遠近浮長檜，密藻參差碍釣鉤。藤宅日斜簷笠亂，牛溪風急水天秋。殮盤久羨新鮎味，香餌頻添一醉謀。

〈蘭潭泛月〉

琉璃世界古澄潭，舟子招招畧泛堪。漿過梅蹊痕剪白，蟾分竹巷影拖藍。臨流一嘯雄心在，既望重來逸興酣。二百餘年留勝蹟，蘭人歷史醉中談。

〈林場風清〉

習習輕吹未覺寒，徘徊畦畔愛衣單。場開異境培佳樹，地接公園縱大觀。花信往來香暗逗，波光澹蕩水微瀾。即今兩袖飄飄去，奇菓珍材此後看。

〈公園雨霽〉

祠前殘溜滴黃昏，貫日長虹烈士。餘潤沾衣花欲笑，輕陰匝地屐留痕。閭閻遠近炊煙濕，山水迴環夕照溫。爭得一春新氣象，好將柑酒伴吟樽。

〈鷺橋跨浪〉

山環八掌水迢迢，影倒長虹雁齒遙。臨眺有人能跨鷺，奔流無浪不穿橋。離鶯乳燕迎桃葉，細雨輕煙繪柳條。深淺霜痕雲外路，溪光終古動星杓。

〈橡苑聽泉〉

護謨深處綠參天，一派潺湲入耳先。人在樹間聞漱玉，神超象外韻鳴絃。溯源似覺魚之樂，想像真教句欲仙。恰好村翁纔六十，淙淙悟徹老詩禪。

〈康樂暮鼓〉

康樂區邊夕照愁，鼉鼈逸韻奏街頭。蠻雲黑散三通夜，兇雨寒銷一擊秋。戛玉獨存新意象，催花堪笑古風流。殷勤寄語援桴客，好把靈鼉烈魄酬。

〈彌陀曉鐘〉

縹渺聲中古寺幽，黃梁催醒曙光流。輕敲急杵三峰近，怒吼長鯨八槳秋。巨象睡餘雲繞鼻，雄獅夢覺日盈頭。荒龕佛老滄桑飽，瀟亮朝朝喚五州。

在此，我們便從詩歌的遣詞、造句、意象、氛圍等作為分析路徑。遣詞方面，

捨遍地而用匝地，鄉里為閭間，苔磯、拱斗、斜蓑、風急等，都為傳統風雅語彙。不直說北斗七星之玉衡、開陽、搖光，而說星杓。漱玉形容泉水傾瀉石頭，其聲猶如擊玉。但也使用護謨（ごむ，指橡膠）。在意象、練句方面，「二百餘年留勝蹟，蘭人歷史醉中談」寫荷人營建蘭潭；「豐材遠近浮長檜，密藻參差碍釣鉤」寫檜池；「場開異境培佳樹，地接公園縱大觀」、「願君兩袖飄飄去，好待珍材後日看」寫植物園林場；「護謨深處綠參天，一派潺湲入耳先」寫橡苑實驗林與湖水；「祠前殘溜滴黃昏，貫日長虹烈士魂」公園忠烈祠；「康樂區邊夕照愁，鼙鼙逸韻奏街頭」寫公會堂康樂活動。〈鷺橋跨浪〉之「山環八掌水迢迢，影落長虹雁齒遙」、「臨眺有人能跨鷺，奔流無浪不穿橋」，既切題，又在地形象分明。〈彌陀曉鐘〉之「輕敲急杵三峰近，怒吼長鯨八槳秋」、「巨象睡餘雲繞鼻，雄獅夢覺日盈頭」二句，巨象為巨鼻山、雄獅為獅崎，寫寺宇的地理形勢與佛家教諭都能深入肌理。字行所用語彙，多係承傳風雅；而意象氛圍仍能指在地景觀特色，這是賴惠川八景詩的勝出之處。

傳統文人士紳、新文化人、普通市民、新青年這些人群共構了不同時代階段的八景。最初，它似乎是大敘事的空間想像與文化實踐，無法視察的帝王透過派官治理、分類、採集、描述，認識了領土、住民，認識新領土，考核他的秩官，是一種書面的「國見」。實際上的八景，卻多數只存在傳統知識體系的藝文志之中。在新文化人的凝視下，現代性以各式各樣的建築如公園、植物園、公會堂等，綰結著交通、休閒、娛樂等民生經濟，進入微不足道的日常空間與生活的實踐，卻敞見殖民現代性。在人們實際的生命中發揮參差的作用，擁有政治、啟蒙、文學、文化娛樂等功能，八景生態之變化，折射出嘉義市的開發，城市鄰里的變化，如何在前現代時期的留痕以及殖民現代性以後轉型。從歷史記載留下的想像縫隙與生活碎片，或許並無法復原其所在的當下呈現的幽微之處，其豐潤正足以追問物質空間對於精神世界的意義。在新嘉義八景識框之下，本土的風物、地景與外來的語言、典故，傳統的情懷與現代的認知，象徵著一種城市日常生活的秩序，城市空間因人而被賦予的意義，人置身進步的城市空間油然而生的新體感，詩歌敘事的文化繼承與局限，從八景代表詩作的選讀、不同文人對同一景書寫的比較，以及賴惠川組詩的輯釋，可以獲得一定的印證。

## 五、結論

本文從諸羅建城後《諸羅縣志》的纂修，以及從中肇始的諸羅六景的提出，到嘉義市新八景的市民公投，呈現了各個時代的政治力暨其面相。舊嘉義八景承接諸羅六景、諸羅八景的遺緒，從真正在嘉義市的僅數景，到八景悉屬嘉義市，此一八景擇定的生態變化，不只看到嘉義地景的日見差異，也彰顯社群意識、城市社區與行政區劃之關係與變遷。

先是陳夢林揭諸羅六景，以行政區劃的諸羅縣為範疇，進入嘉義郡時期，賴子清因仍諸羅縣概念立新八景而偏好嘉義郡，在日人三屋清陰的擇定裡初見新嘉義八景，其嘉義城市的社區意識似乎較賴子清更瞭然。賴與岡本皆係自行評選，從諸羅縣的場域，漸入嘉義郡的社區意識，收納海浴、溫泉、公園、車站、木廠等，其八景的社區意識的範疇與形態皆已有具體改變，卻有志一同的展現殖民現代性。戰後初期，吳宓邀請當時的士紳文人擇定的八景，已框定於大嘉義，其形態更接近城市裡人的日常活動，如水庫、檜池、公會堂、公園、林場、大橋等，衡其本質，仍係殖民現代性的遺緒。這幾個時期，八景的相關書寫都保留了傳統文人的形態，以詩為主。更晚近的八景評選，開放市民評選，命名簡化到逕指地點或建物，強烈顯示旅遊的飲食、交通與城市主題活動之現代性進化，成為另一種在地生活習性、禮俗主導下的社區意識變化，而相關的傳統詩書寫則式微，轉為長短不拘的導覽文案介紹，這也意謂著傳統文人社群的離散與消失。

基本上，宦遊文人所建立的八景識框，從諸羅六景迄新嘉義市八景，從地景擇定、命名多係移植自內地傳統山水的觀賞形態，自成習套，這些景觀的命名已框限了創作內容，寫出來的作品，仍然有部分個人情懷與在地特色的介入，惟在立意、用字、練句等難免雷同，能於美學與創作意義上推陳出新者並不多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卻保留了歷史文化的承轉，與民間文學有異曲同工之趣，對臺灣、對嘉義皆具有深遠的意義。

附錄：嘉義市新舊八景參考圖影<sup>94</sup>



東西南北門位置地圖



新舊八景位置地圖



玉山雲淨



香湖秋荷



新／舊香湖橡苑

<sup>94</sup> 八景照片（2018.05），李知灝教授（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所）提供。



新蘭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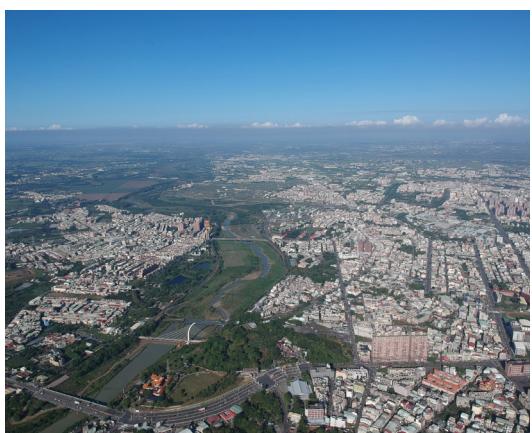
新公園雨霧與 kano



新楓沼垂綸



舊彌陀曉鐘／新彌陀晨鐘



鷺橋跨浪



新鷺橋跨浪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Gusfield, J. R., 1975. *The community: A critical response*.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 Grayson, James. 2001. *Myths and legends from Korea: an annotated compendium of ancient and modern material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 Sauer, C.O., 1936. *Land and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香港：中華書局，1987）。
- 石瑞銓編纂，《嘉義市志·卷一·自然地理志》（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02）。
-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台灣踏查日記》（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12）。
- 余文儀修，《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余美玲、施懿琳、吳東晟等，《臺灣漢詩三百首》下冊（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9）
- 吳育臻編纂，《嘉義市志·卷二·人文地理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2）。
-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林玉書，《臥雲吟草》（臺北市：龍文，1992）。
-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嘉義市：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25）。
-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9）。
- 劉麗卿，《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2）。
- 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初集》（臺北市：龍文，2009）。
- 賴惠川，《悶紅館全集（上）》（臺北市：龍文，2006）。
- 薛琴專題撰稿，許慧瑾、博譯翻譯社文字翻譯，《台灣歷史建築百景專輯》（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 （二）期刊論文

- McMillan, D.W. & Chavis, D.M.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 pp.6-23.

石萬壽，〈臺灣棄留議新探〉，《臺灣文獻》53 卷 4 期（2002.12），頁 151-181。  
衣若芬，〈瀟湘八景：東亞共同母題的文化意象〉，《東亞觀念史集刊》6 期（2014.06），頁 35-55。

李知灝，〈陳夢林諸羅書寫的文化建構——以樣圃、北香湖與玉山三景為研究中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42 期（2022.12），頁 73-105。

清吉，〈臺南文化〉3 卷 1 期（1953.06），頁 52。

葉碧苓，〈日治時期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尾崎秀真（1874-1949）〉，《臺灣美術》112 期（2018.04），頁 19-54。

### （三）學位論文

師嘉瑀，〈圖繪復原下的嘉義市街生活歷史變遷〉（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44-49。

翁素秋，〈「嘉義太極八景」繪畫創作論述〉（嘉義縣：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 18-19。

許玉青，〈清代臺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桃園市：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四）研討會論文

徐麗霞，〈臺灣清代八景的權力結構與回歸意涵——以「臺灣府八景」為例〉，《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2010）。

陳佳姍，〈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論清代臺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臺灣生態文化研討會」（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主辦，2000.07.07-09）。

### （五）報紙文章

高橋親吉，〈隠れた自然美が 世に出やう まことにいゝ企てだ〉，《台灣日日新報》，1927.06.06，3 版。

三浦碌郎，〈卑俗に流れ易い 植民地生活を 詩化し美化するために 絶好の企である〉，《台灣日日新報》，1927.06.07，夕刊 2 版。

喜多孝治，〈為離金錢樂人生之道 貴社如此籌畫甚善〉，《台灣日日新報》，1927.06.09，4 版。

〈八景投票 嘉人士可以興〉，《台灣日日新報》，1927.06.14，夕刊 4 版。

- 〈臺灣八景の一に 角板山を推して 角板山教育所の蕃童らが 涙ぐましい程眞劍に奔走〉，《臺灣日日新報》，1927.06.21，7版。
- 〈臺中と八景投票 運動白熱化〉，《臺灣日日新報》，1927.06.23，夕刊2版。
- 〈博人氣選得什麼好光景〉，《臺灣民報》，1927.07.03，11版。
- 〈二水庄長鼓舞 日月潭受天宮 投票八景〉，《臺灣日日新報》，1927.07.06，夕刊4版。
- 〈本社募集之 臺灣八景十二勝 廿五日審查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7.08.27，4版。
- 賴子清，〈擬諸羅新八景有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8.01.25，4版。
- 〈嘉義紅毛井 唯一古跡 須為整頓〉，《臺灣日日新報》，1928.12.11，4版。

## （六）電子媒體

- Aries，〈從高麗犬（狛犬）談起〉，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來源：<https://reurl.cc/Nx7YRQ>，檢索日期：2025.08.29）。
- Chang Shih-lun，“Constructing the Taiwanese “Landscape”：A Preliminary Study into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來源：<https://www.tfam.museum/Common/editor.aspx?ddlLang=en-us&f=sys&id=213>，檢索日期：2025.02.10）。
- 〈記憶中已消失的美麗北香湖再現！〉，嘉義市政府全球資訊網（來源：[https://www.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455&s=320582](https://www.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455&s=320582)，檢索日期：2025.08.29）。
- 〈記憶與和平——和平教育／歷史記憶第二次專題演講紀要 2-2〉72期（2013-09），（來源：國家教育學院電子報，[https://epaper.naer.edu.tw/edm?edm\\_no=72&content\\_no=1888](https://epaper.naer.edu.tw/edm?edm_no=72&content_no=1888)，檢索日期：2024.11.12.）。
- 〈「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上路：讓植物園不再只是個搜奇的場所〉，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來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2318>，檢索日期：2025.08.29）。
- 〈上池醫院〉，嘉義市老醫館（來源：<https://oldhospital.chiayi.gov.tw/HospInfo-Detail.aspx?Cond=f8f8b362-acd0-4923-aef2-ccacf20e857>，檢索日期：2025.08.29）。
- 〈臺灣六大經濟竹子〉，居有竹（來源：<https://reurl.cc/2l4856>，檢索日期：2025.10.05）。
- 〈石燈籠構成的介紹〉痞客邦阿清哥的石燈籠踏查（來源：<https://catching0602.pix>-

- net.net/blog/post/184920127，檢索日期：2025.10.01）。
- 〈北香湖公園〉，嘉義市觀光旅遊網（來源：<https://travel.chiayi.gov.tw/TravelInformation/C000005/1/9c98416c-de59-430f-a110-060b6ca65fe7>，檢索日期：2025.08.29）。
- 〈生生不息的綠色聚集——植物園〉，嘉義市觀光旅遊網（來源：[http://travel.chiayi.gov.tw/e9811/scenic\\_spots\\_detail.aspx?sn=12](http://travel.chiayi.gov.tw/e9811/scenic_spots_detail.aspx?sn=12)，檢索日期：2025.08.29）。
- 〈百年建築再開幕，到訪嘉義市「東門町 1923」，日式老屋轉身文化基地〉，微笑台灣（來源：<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7395>，檢索日期：2025.08.29）。
- 〈名單之後〉，臺灣近代美術檔案庫（來源：<https://reurl.cc/0WraV9>，檢索日期：2025.08.29）。
- 〈手水舍〉，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B%E6%B0%84%E8%88%8D>，檢索日期：2025.06.20）。
- 〈社區〉，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5%8C%BA>，檢索日期：2025.06.20）。
- 〈紅毛井（嘉義市）〉，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4%85%E6%AF%9B%E4%BA%95\\_\(%E5%98%89%E7%BE%A9%E5%B8%82\)](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4%85%E6%AF%9B%E4%BA%95_(%E5%98%89%E7%BE%A9%E5%B8%82))，檢索日期：2025.06.20）。
- 〈鳥居〉，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B3%A5%E5%B1%85>，檢索日期：2025.06.20）。
- 〈森情物語——北香湖公園〉，嘉義市西區區公所（來源：[https://west.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276&s=527746](https://west.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276&s=527746)，檢索日期：2025.08.29）。
- 李杰穎，〈土芒果，芒果土——清代台灣文獻中的芒果〉，Blogger（來源：[https://blog.bangdoll.idv.tw/2011/07/blog-post\\_383.html](https://blog.bangdoll.idv.tw/2011/07/blog-post_383.html)，檢索日期：2025.08.29）。
- 陳世岸，〈從諸羅六景到嘉義八景〉，走讀嘉義俱樂部（來源：<https://chiayiwiki.inarch.org/?p=91>，檢索日期：2024.08.29）。
- 〈建物描述〉，嘉義市史蹟資料館（來源：<https://j18.chiayi.gov.tw/StaticPage/AboutUs>，檢索日期：2025.08.29）。
- 〈彌陀寺記〉，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來源：<https://tm.ncl.edu.tw/>，檢索日期：2025.08.29）。
- 〈岡本禎祐〉，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eople&id=607669](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People&id=607669)，檢索日期：2025.08.29）。
- 蔡榮順，「嘉義金龍文史遊誌」，Facebook（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kin>。

long.org，檢索日期：2025.08.29）。

蔡書瑋，〈誰的「日常」？誰的「地景」？小談東亞城市文化地景〉，芭樂人類學（來源：<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43>，檢索日期：2025.08.29）。

## （七）技術報告

白適銘，《106-107年嘉義市文化局典藏林玉山畫作文物普查建檔及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18）。

饒嘉博等編，《嘉義市文化資產資料手冊》（嘉義市：嘉義市文化局，2005）

## 清代嘉義城的消逝

楊偉志<sup>\*</sup>

### 摘要

嘉義是臺灣開發較早的區域，在荷蘭時期、鄭氏家族東寧政權時期雖有鑿井建設與土地拓殖，但待到進入清領時期後的康熙 43 年（1704）年諸羅知縣宋永清以木竹圍柵，例以此為嘉義建城之伊始，清領期間嘉義城的建材經木城、土城、三合土城、磚石城不同時期的運用變動。西元 1895 年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日本，日人率軍攻入嘉義城，隨著全臺局勢平穩與掌控，遂逐漸對嘉義城牆規劃拆除擬作為他用，並且因明治 37 年（1904）斗六大地震與明治 39 年（1906）梅山大地震的破壞，與日人又在嘉義推動市區改正的結果，在這些戰禍天災與都市規畫的影響下，讓清代的嘉義城樓、城垣與城門逐步地退出歷史。

本研究藉由史料、古地圖等研究清代嘉義城歷史發展，提出與前人不同的觀點：清代嘉義城的消逝則是由政策拆除，並非目前普遍認知的是遭受明治 39 年（1906）梅山地震中，除了東城門倖存以外，其餘城門、城樓與城垣直接遭到震毀，而是梅山震災後四座城門與部分城牆仍然尚存，但在嘉義廳於梅山地震後實施市區改正逐步拆除城門與城垣。

本文係由筆者碩士學位論文中第二章清代諸羅（嘉義）城域範疇乙節加改寫而成，以前人研究為基礎，藉由大量一手史料爬梳，以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除前言與結語之外，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二部分「嘉義城的開發與建立」，藉以呈現清代嘉義城域歷史發展；第三部分「嘉義城垣的毀壞與拆除」，敘述各城樓與城門的毀壞、拆除過程，與文獻上所記述城門拆除公文命令，呈現當時行政上拆除城門的文獻與紀錄。

**關鍵詞：**諸羅、嘉義、城門、太保樓、太子樓

\*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碩士。

#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ayi City buil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Yang Wei-Zhi\*

## Abstract

Chiayi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developed areas in Taiwan. While well-digging and land reclama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Dongning regime of the Zheng family, it wasn't until the Qing Dynasty took over that, in 1704, Song Yongqing, the magistrate of Zhuluo County, built a wooden and bamboo fence,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Chiayi's city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building materials of Chiayi City changed from wooden walls to earthen walls, rammed earth walls, and finally brick and stone walls. In 1895,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ceded Taiwan to Japan, and the Japanese army invaded Chiayi. As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stabilized and they gained control, they gradually planned to demolish the city walls for other uses. Furthermore,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Douliu earthquake of 1904 and the Meishan earthquake of 1906, coupled with the Japanese urban redevelopment efforts in Chiayi, led to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the Qing Dynasty city towers, walls, and gates. This study, throug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ncient maps,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ayi Cit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propose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ayi City wall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as due to policy-driven demolition, not, as commonly believ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ity gates, towers, and walls during the Meishan earthquake of 1906. Contrary to previous views, four city gates and parts of the city walls remained standing after the Meishan earthquake, but were gradually demolished by the Chiayi Prefecture in accordance with urban redevelopment policies implemented after the Meishan earthquake.

\* Student,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Chapter 2, Section B, from the author's master's thesis. Concerning the Qing Dynasty's Zhuluo (Chiayi) City Area.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it examines a large amount of 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employs documentary analysis. Apart from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i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art 2, "Th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Chiayi City," which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ayi city are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Part 3, "The De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of Chiayi City Walls," which describes the de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process of various city towers and gates, and presents the documents and records of the demolition of city gates in the literature, as well as presenting the documents and records of the demolition of city gat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at that time.

**Keywords:** Zhuluo, Chiayi, city gate, Taibaolou, Prince Tower

## 一、前言

清代嘉義城的研究多引述石萬壽民國 78 年（1989）所著《嘉義市史蹟專輯》，以及民國 98 年（2009）〈嘉義城之建置〉二文，然前者成書除了引用清代志書，其餘「……吾徒……諸君佐余，深入坊里，訪求遺老，推敲故實，以明本末」<sup>1</sup>，似均以田調訪查、耆老訪談作為資料，而嘉義城門與城垣遭梅山地震震塌，僅存東城門一說便出於此：「明治三十九年（光緒三十二年）……嘉義大地震，城垣全數坍塌，城門亦僅存東門一處未坍……」，此敘述於史料無稽，當出於地方流傳說法，且彼時《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日日新報》等資料庫尚未被完整整理釋出，故除了清代志書、文物之外，僅能以田野調查與耆老訪談資料作為運用，非不為，實不得已爾；後文聚焦於清代的建置、整修，對於梅山地震直接造成全城城垣坍塌與（西、南、北）城門的坍塌、僅僅存東門敘述過程僅約略敘述<sup>2</sup>「明治三十九年（1906）三月十七日上午六時四十分，嘉義大地震時，城垣全數坍塌，城門亦僅剩東門一處未塌。」

上述反映了嘉義地方流傳的「地震毀城說」與「東門殘存說」，且因為嘉義市政府委託調查並出版官方書籍、委請中華郵政公司發行紀念郵票：「……依據嘉義市政府提供……嘉義東門城：西元 1906 年嘉義大地震，嘉義城垣盡毀，「東門城」卻得以倖存……」<sup>3</sup>，並廣為鄉土教材<sup>4</sup>與地方文史使用，目前嘉義市政府網頁亦維持此說法：<sup>5</sup>「明治卅九年（1906）嘉義發生大地震，城垣幾乎全毀，僅存東門……」，延續嘉義史蹟專輯的研究觀點。

但在明治 39 年（1906）梅山地震當年由臺灣總督府出版的震災紀錄寫真照片集《臺灣南部震災寫真帖》中，同時收錄東城門與西城門完好狀態照片（但東城門城樓與西門城樓俱都不存），令筆者不由對「地震毀城說」與「東門殘存說」產生疑問，並對清代嘉義城消逝過程起研究動機。

<sup>1</sup> 石萬壽，〈嘉義市史蹟專輯〉（嘉義：嘉義市政府編印，1989），頁 8。

<sup>2</sup> 石萬壽，〈嘉義城之建置〉，《臺灣文獻季刊》60 卷 2 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06），頁 174。

<sup>3</sup> 中華郵政公司，〈紀 300 諸羅建城三百周年紀念郵票〉，《中華郵政總公司全球資訊網郵票寶藏網頁》（來源：[https://www.post.gov.tw/post/internet/W\\_stamphouse/default.jsp](https://www.post.gov.tw/post/internet/W_stamphouse/default.jsp)，檢索日期：2025.02.26）。

<sup>4</sup> 胡瑞珠，〈嘉義市鄉土巡禮〉（嘉義市玉山文化協會，2001 年 12 月），頁 10。

<sup>5</sup> 嘉義市政府網頁 > 認識嘉義 > 嘉義市記憶庫 > 嘉義的歷史沿革（檢索日期：2025.06.22）。

## 二、嘉義城的開發與建立

### (一) 荷蘭東印度公司 (VOC) 時期

諸羅最初係諸羅山社的部落所在地，崇德 6 年 (1641) 接受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 VOC，以下同) 要求在前往赤崁參加地方會議<sup>6</sup>，崇德 8 年 (1643) 諸羅山社派遣人員至赤崁參加議會，表達願意接受 VOC 管理並已了解繳納稅物等義務<sup>7</sup>，順治 1 年 (1644) VOC 地區會議決議派遣 2 名教師，另要求諸羅山社必須提供一塊給派駐教師及其他相關人等足以維持每年的生活費用的田地<sup>8</sup>，順治 12 年 (1655) 派任的政務員開始為 VOC 人員興建新的房屋<sup>9</sup>，隔年 (順治 13 年，1656) 規畫準備挖掘新建水井的材料<sup>10</sup>，自三月十四日計畫在諸羅中央廣場規劃建置水井；四月八日運來石灰；十二月十七日運來磚頭，由於材料備齊已經是順治 13 年 (1656) 年底了，故水井應該是於順治 14 年 (1657) 開工並完成。

荷蘭人統治的 38 年，在原住民部落新建水井、廣場等等公共建物，略有「城市」或者「城池」的雛形開始成立，但沒有建立碉堡、城池或防護城牆的紀錄。

### (二) 鄭氏家族統治時期

鄭成功取得臺灣後重新劃分行政制度「改赤崁地方為東都明京，設承天府及天興縣、萬年縣」<sup>11</sup>，當時諸羅山社屬天興縣的管轄。永曆 18 年 (1664) 八月鄭經繼立藩位後將天興縣提升為天興州<sup>12</sup>，並設北路安撫司於佳里興<sup>13</sup>。

鄭氏為解決部隊所需糧食問題在臺大力實施屯墾<sup>14</sup>，諸羅山有鎮武軍部隊進駐

<sup>6</sup> 热蘭遮城日誌，中研院台灣日誌知識庫，1641 年 4 月 12 日

<sup>7</sup> 热蘭遮城日誌，中研院台灣日誌知識庫，1643 年 10 月 5 日

<sup>8</sup> 热蘭遮城日誌，中研院台灣日誌知識庫，1644 年 3 月 15 日

<sup>9</sup> 热蘭遮城日誌，中研院台灣日誌知識庫，1655 年 8 月 31 日

<sup>10</sup> 热蘭遮城日誌，中研院台灣日誌知識庫，1656 年 3 月 14 日、4 月 8 日、12 月 17 日

<sup>11</sup> 「……其餘諸鎮，按鎮分地、按地開墾，……，野無曠土，而軍有餘糧」，江日昇，《臺灣外記（卷五）》（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206。

<sup>12</sup> 江日昇，《臺灣外記（卷六）》（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233。

<sup>13</sup> 石萬壽，〈嘉義城之建置〉，《臺灣文獻季刊》60 卷 2 期（民國 98 年 6 月），頁 154。

<sup>14</sup> 江日昇，《臺灣外記（卷六）》，頁 206。

屯田於此，利用與修繕荷蘭 VOC 所挖掘建設的水井<sup>15</sup>。並招募漢人佃農給予耕牛稻種加入屯墾行列<sup>16</sup>，據日治時期伊能嘉矩研究，鄭氏統治時期諸羅山一帶有翁、江、陳、王、賴等姓氏宗族開墾<sup>17</sup>。

鄭氏部隊駐紮在紅毛井附近，提供了進入諸羅山社區開墾的漢人安全保障，此時諸羅山漢人聚落活動範圍仍然以紅毛井為中心，具體的聚落範圍未有明確記錄，不過此時諸羅山雖然已有漢人開墾居住但文獻中亦未有築城（或類似建物）的意象表達或實質紀錄。

### （三）清領時期嘉義築城經過（康熙二十三至光緒廿一年）

康熙 22 年（1683）鄭克塽降清、施琅率軍登臺，將鄭氏家眷、官兵、以及欲返鄉之各省百姓等人員遷離臺灣，鄭氏原在諸羅山駐紮的智武鎮部隊及墾民受此政策也被遷返唐山<sup>18</sup>，致使漢人人數大幅下降。政策的影響反映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康熙 23 年（1684）清廷將臺灣收入版圖設臺灣府、臺灣、鳳山及諸羅三縣，其中諸羅縣縣治設於諸羅山，下轄開化四里（漢人聚落）、三十四社（原住民部落）<sup>19</sup>，此四里位於佳里興一帶，諸羅山無足夠漢人居住形成村莊而僅有原住民諸羅山社。

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因暫以佳里興原鄭氏舊屋暫做官舍辦公<sup>20</sup>，縣令的佐官典史、軍事武力的北路營、負責地方治安的巡檢及下轄弓兵、傳遞鋪兵設在諸羅山俱都暫置於佳里興。但佳里興也非季麒光眼中理想的諸羅縣治所在，在其任內踏勘茅港尾等地，最終認為哈嚙灣（即目加溜灣，位於今臺南市善化區）最適建立縣治所在<sup>21</sup>，季麒光一邊以目加溜灣作為諸羅縣治目標做基本建設，一邊上文遊說上級，

15 「紅毛井，在縣署之左。開自荷蘭，因以名，……，鄭氏竊踞時，有吳智武者鎮守斯地，重修之。」，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十二 雜記志 / 古蹟〉》（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285。

16 季麒光，《東寧政事集》（北京：九州，臺灣文獻匯刊第 4 輯第 2 冊，2004），頁 221-222。

17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中譯本）（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91），頁 135。

18 「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高拱乾，《臺灣府志》（1695）（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文叢 65 種，1960），頁 260。

19 蔣毓英，〈卷之七 / 賦稅（附存留經費）/ 陸稅 / 諸羅縣〉，《臺灣府志》（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頁 156。

20 季麒光，〈覆詳新建縣治草屋文〉，《東寧政事集》（臺灣文獻匯刊第四輯第二冊，康熙 23 年（1684））（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tu-2452955-0035000353.txt〉）。

21 「……哈〔嚙〕灣遠勝蕭壠，若就此築城建治，既得扼要之宜，復免洪水之苦。凡憲行公事

惟康熙 25 年（1686）季麒光因父喪丁憂，繼任者並未積極繼續季氏的移治日加溜灣計畫，卻也以佳里興為縣治歷任依循「宰斯土者，就佳里興為縣署，後先相仍，於茲二十有餘載。」<sup>22</sup> 故康熙 35 年（1696）高拱乾修府志時以當時實際狀況「諸羅縣城，卜在善化里，未築」<sup>23</sup>，而不是以諸羅山做為未來縣城所在地。

康熙 35 到 40 年（1696-1701），五年之內幾次民變發生，讓清廷決定讓官署確定移治諸羅山以加強管理力道，「康熙三十五年，吳球謀亂，繼之以吞霄、淡水之土官，繼之以劉卻（俱詳見崔苻），五年之間，數見騷動，皆在北路，於是四十三年秩官、營汛，番移歸治」<sup>24</sup>；而地方官吏在上級命令、陌生環境與民變甫平等背景下變以木柵圈圍做為阻絕設施「定縣治廣狹周圍六百八十丈，環以木柵，設東西南北四門，為草樓，以司啟閉」<sup>25</sup>，才算結束諸羅置縣初期縣治所在地的未定狀態，並首次確定諸羅縣城的範圍。

清廷領臺初始將鄭氏家眷、官兵及部分百姓遷離臺灣，導致設置諸羅縣初期佳里興以北地區漢人住民人口不足以設立村莊管理，在經過九年時間人口移入發展逐漸達到形成村莊規模，康熙 33 年（1694）諸羅縣已有諸羅山莊等十四個漢人村莊，<sup>26</sup> 在諸羅山社鄰近有諸羅山莊（今嘉義市）、打貓莊（今嘉義縣民雄鄉）、他里霧莊（今雲林縣斗南鎮），與原本同名的三個原住民部落諸羅山社、打貓社、他里霧社共存，這三個社原本在 VOC、鄭氏時期即有記錄，鄭氏時期更有漢人開墾開發，此時出現的三村莊代表漢人移民重新進入此地居住。

在宋永清取木為柵之前此便有其他官員提出環植刺竹借自然特性作為屏障，如康熙 36 年（1697）總兵王萬祥在府郡木柵外加植刺竹「教民偏植刺桐，儼成壁壘」、<sup>27</sup> 同年來臺採硫磺的郁永河也認為刺竹特性叢生密集、枝條生刺、幹體堅韌，

務傳檄可到……」季麒光，〈詳建縣治文〉，《東寧政事集》，（臺灣文獻匯刊第四輯第二冊，康熙 23 年（1684）（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tu-2452955-0034700349.txt〉）。

<sup>22</sup> 孫元衡〈新建諸羅縣署記〉，收錄於《卷十一·諸羅縣志·藝文志》。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258。

<sup>23</sup> 高拱乾，〈卷二·規制志·城池〉，《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27。

<sup>24</sup> 周鍾瑄，〈卷七·兵防志〉，《諸羅縣志》，頁 110。

<sup>25</sup> 周鍾瑄，〈卷二·規制志·城池〉，《諸羅縣志》，頁 25。

<sup>26</sup> 周鍾瑄，〈卷二·規制志／坊里／莊〉，《諸羅縣志》，頁 30。

<sup>27</sup> 王萬祥，〈太子少保敏壯王公傳〉，《碑傳選集·卷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606。

交疊種植不只動物難穿行，弓箭砲石也難打穿，只須分配住民每戶種植上數株，民眾容易接受命令執行沒有勞動民力興築的問題，竹類生長迅速只須數月便能長成行程有效防護功能<sup>28</sup>。康熙 56 年（1717）周鍾瑄重修時亦持相同看法<sup>29</sup>。可惜的是事與願違，刺竹木柵防衛效果不如想像中的好，平日就容易受牛羊牲口破壞而有缺損需要補植，四年後（康熙 60 年，1721）碰到真正兵災朱一貴事變即遭攻陷，守將羅萬倉等官兵陣亡。此時期的諸羅城範圍未因重修木柵植竹而有所變動，周圍皆為六百八十丈。

清領至康熙朝末期因民變事故迭生，要地築城作為守衛確實有其需要性，但是能否築城卻是要看皇帝的態度。不過主政的康熙皇帝態度卻是主打「不築城，易失也易收」的態度，朱一貴事變後對巡臺御史擔任巡臺御史黃叔璥離京陛辭，康熙皇帝訓諭：「臺灣斷不可建城。去年朱一貴無險可憑，故大兵入鹿耳門，登岸奮擊，彼即竄逃；設嬰城自固，豈能克期奏捷？」<sup>30</sup>，因此民變後的地方重建也只能在原有的木竹建設下微改良城垣建材。

雍正元年，知縣孫魯倡建土城，周圍七百九十五丈二尺，基闊二丈四尺，城上馬道闊一丈四尺，濬溝離城四丈，深各一丈，闊各三丈，水涵六。雍正五年，知縣劉良璧重建門樓，砌水涵，東曰襟山，西曰帶海，南曰崇陽，北曰拱辰。雍正十二年，奉文於土城外環植莿竹，居民稠密，南北通衢。<sup>31</sup>

雍正朝時期的土城規模於乾隆中期由周大本曾重修<sup>32</sup>一直延續到乾隆 51 年（1786）林爽文事變。乾隆 52 年（1787）林爽文事變結束後，乾隆帝一改其父、祖雍正帝與康熙帝對於臺灣築城的態度，認為木竹圍城不足防禦，加以國家稅收充盈下全臺郡縣五處即使都建城費用也能負擔<sup>33</sup>，尤其點名嘉義縣官民偕同守城而不淪賊手，

<sup>28</sup> 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下》（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30。

<sup>29</sup> 周鍾瑄，〈卷二·規制志·城池〉，《諸羅縣志》，頁 25。

<sup>30</sup> 黃叔璥，〈卷一·赤嵌筆談·城堡〉，《臺海使槎錄》（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18。

<sup>31</sup> 劉良璧，〈卷五·城池〉，《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76-77。

<sup>32</sup> 「諸羅往時築土為垣，歲久漸侈，令周令大本增築之。」，朱景英，〈卷四·記叢瑣〉，《海東札記》（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49。

<sup>33</sup> 「城圍尚相沿用竹木編插，不足以垂久遠，且此次林爽文糾眾猝起，縣城遂被砍破，究由莿竹不能防禦所致。」、「今國帑充盈，該處郡城廳縣不過五處，即建立城垣，動用不過百萬，何惜而不為？」，張本政主編，〈欽定紀略卷三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諭〉，《清實錄臺灣史資料專輯》（福州：福建人民，1993 年，第一版），頁 311-312。

除了要賜予新名以示嘉獎外，更應用磚石改建城垣<sup>34</sup>。皇帝態度轉變，臣下自然配合辦理。福建巡撫徐嗣曾、工部侍郎德成二人前往臺灣，與福康安會商建城事宜。同年五月二日，福康安、德成、徐嗣曾三人同奏有關嘉義縣城垣改建事宜，最終並非採用磚石，而是在原有雍正土城成績基礎上採用糖水灰工法「應將舊城改築，增高加厚，以資捍禦」<sup>35</sup>。雍乾時期土城周圍七百九十五丈二尺，較木竹城時期的六百八十尺長，而乾隆後期糖水灰城是基於原土城城基加高加厚，城池範圍大體未變。

道光 12 年（1832）張丙事件，原有糖水灰城受兵災與地震等雙重侵害多處坍塌。已需要大規模重建。隔年閩浙總督程祖洛上陳嘉義縣城因兵災地震等因素坍塌多處，蔭生王朝綸（子爵王得祿子）奏請由民捐民辦修築：「……又嘉義縣城屢被攻圍，復經地震霪雨，致有坍塌四十餘處。據蔭生王朝綸亦請民捐民辦……」<sup>36</sup>。此次整建將材質正式改用磚石，並新設城門與甕城，城門名重新賦予新名：<sup>37</sup>「城池：東門：迎春門。西門：性義門。南門：阜財門。北門：拱極門。」

其範圍原則未變僅將西北角城外的新文廟再度納入城牆包覆範圍，此後城門位置與城牆範圍直至清領結束未有變動，光緒 15 年（1889）嘉義城進行整修<sup>38</sup>，這是最後一次的城垣整修作業，直至光緒 21 年（1895，日本明治廿八年）臺灣割讓日本。

### 三、清代嘉義城垣的毀壞與拆除

#### （一）日治時期嘉義城的毀壞

明治 28 年（1895）十月九日，日軍兵分三路，自東、北、西門攻城，東門城

<sup>34</sup> 「……至嘉義一縣，朕因該處民人隨同官兵竭力守城，錫以新名，用示嘉獎，該處城垣，亦應一律或磚或石改建，務令堅固。」，張本政主編，〈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清實錄臺灣史資料專輯》（福州：福建人民，1993 年，第一版），頁 505-507。

<sup>35</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v.67》（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影印本），頁 787-788。

<sup>36</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案彙錄甲集（v.2）》（臺北：臺灣銀行，1959，平裝本），頁 106-123。

<sup>37</sup> 不著撰人，（嘉義縣輿圖纂要·嘉義縣輿圖冊·城池），《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200-201。

<sup>38</sup> 「……光緒十五年，知縣包容與紳士林啟東等重修。」，連橫，〈卷十六·城池志〉，《臺灣通史》（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465。

樓於遭攻城砲彈射擊中遭毀，《臺灣征討記》中如此記述<sup>39</sup>：「……砲兵は炮門を開て鎮東門上（東門）……中隊の齊發砲擊は門樓を碎き屋□覆滅せしめた……」；同時代中文著作《割臺三記》亦有明確述及東門城樓被砲擊毀壞：「……日軍本隊遣步兵一中隊並歩兵一大隊集合攻撃，左翼及砲兵射擊，折崩東門城樓……」<sup>40</sup>，嘉義城自光緒 15 年（1889）整修後受到的第一個損傷。

明治 32 年（1899）年出版的《臺灣名所寫真帖》乙書中，收錄有嘉義東城門、西城門與南成門照片，其中西、南二城門其上的城樓是正面攝影看似完整，而東城門是左側面拍攝，東門城樓建物的邊緣隱有不規則建物樣貌，但作者對於東門的城樓有以下記述<sup>41</sup>：「……東門の戌樓は往年我軍が嘉義攻撃の際破壊し未だ修繕を加へざるを以て觸目淒然たり」。

由於照片中的城樓只有展現看似完好的左側面，但作者又言東門城曾遭日軍攻擊破壞未加修繕，綜合更早的《臺灣征討記》、《割臺三記》的敘述，是否東樓的受損位置是在石川源一郎拍攝時未取用的右側面？



圖 1：明治卅二年（1899）的東城門與疑似城樓受損處（紅圈圍筆者加註）

資料來源：石川源一郎，〈嘉義東門外の景〉《臺灣名所寫真帖》。日本國會圖書館典藏。

日本政府接管城市後也暫時需要城牆防禦力作為治安需求而保存城牆，不過隨

<sup>39</sup> 大谷成夫（隨軍記者），《臺灣征討記》（東京：飯田書店，明治 29 年 4 月 13 日），頁 278-279。日本國會圖書館典藏。

<sup>40</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讓臺記〉，《割臺三記》（臺北市：臺灣銀行，1959 年，平裝本），頁 31-73。

<sup>41</sup> 石川源一郎，《臺灣名所寫真帖》（臺灣商報社，明治 32 年（1899）8 月），頁 17，日本國會圖書館典藏。

著日政府逐步清除地方反抗勢力全臺趨於穩定後，城牆的存在便造成城市營造的窒礙，開始逐漸或施行、或計劃地要將城牆拆除。在中研院「臺灣百年地圖系統」中的明治 37 年（1904）臺灣堡圖上可見城西的桃子尾城牆段被鑿開並連通道路（如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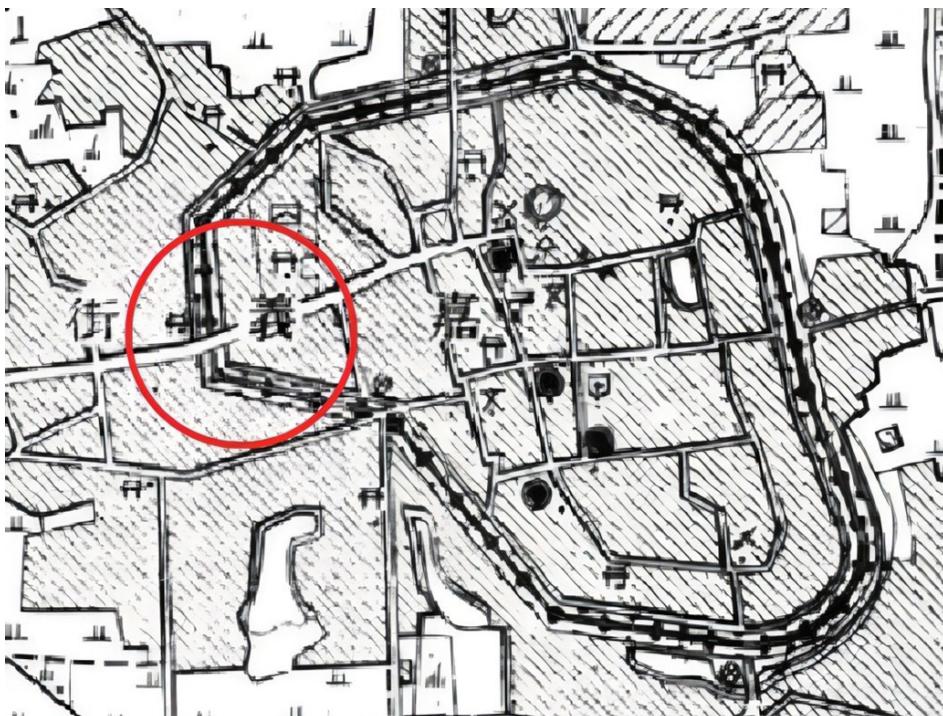


圖 2：被鑿穿的桃仔尾段城牆

資料來源：明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地圖系統」。紅圈為筆者標註。

明治 35 年（1902）11 月 29 日嘉義廳上呈總督府，因東門城壁龜裂危及模範紙工廠輕便鐵路交通安全等因素，請求同意拆除城東北端到東門城牆<sup>42</sup>。12 月 5 日總督府原則同意並要求嘉義廳檢討舊料是否可用及用於何處；嘉義廳 12 月 10 日嘉義廳覆呈舊料若干預備作公共道路及下水道修建，明治 36 年（1903）1 月 19 日總督府核可。同年 5 月 20 日嘉義廳再次呈文請求准許拆除西門至桃仔尾、北門月城等這二段間城牆，上述三段城牆舊石料均作為舊城十字大街新下水道建材，10 月 26 日獲總督府准許<sup>43</sup>。

<sup>42</sup> 「嘉義城壁一部取毀認可（嘉義廳）」（1903-10-01），〈明治 36 年 15 年保存追加第 11 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88010。

<sup>43</sup> 「嘉義城壁取毀及同石材並煉瓦使用認可（嘉義廳）」（1903-10-01），〈明治 36 年 15 年保存追加第 11 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788004。

明治 36 年（1903）12 月 26 日總督府為應陸軍永久營舍所需建材，請宜蘭、新竹、嘉義、恆春廳檢討可拆用城牆區域，嘉義廳於明治 37 年（1904）1 月 7 日呈文總督府，以西門南段至東門南段間城牆供作陸軍永久營舍建材使用<sup>44</sup>。

拆除城牆作為下水道或軍營營舍建材尚僅止於計畫，隨之嘉義城便遭受天災的襲害。……同年 11 月 6 日凌晨發生斗六地震<sup>45</sup>，明治 38 年（1905）2 月 15 日嘉義廳廳長岡田信興上文總督府「因地震煉瓦墀大龜裂、樑柱傾斜……等破壞甚多，何時崩壞難以預防危險」請求總督府裁示（如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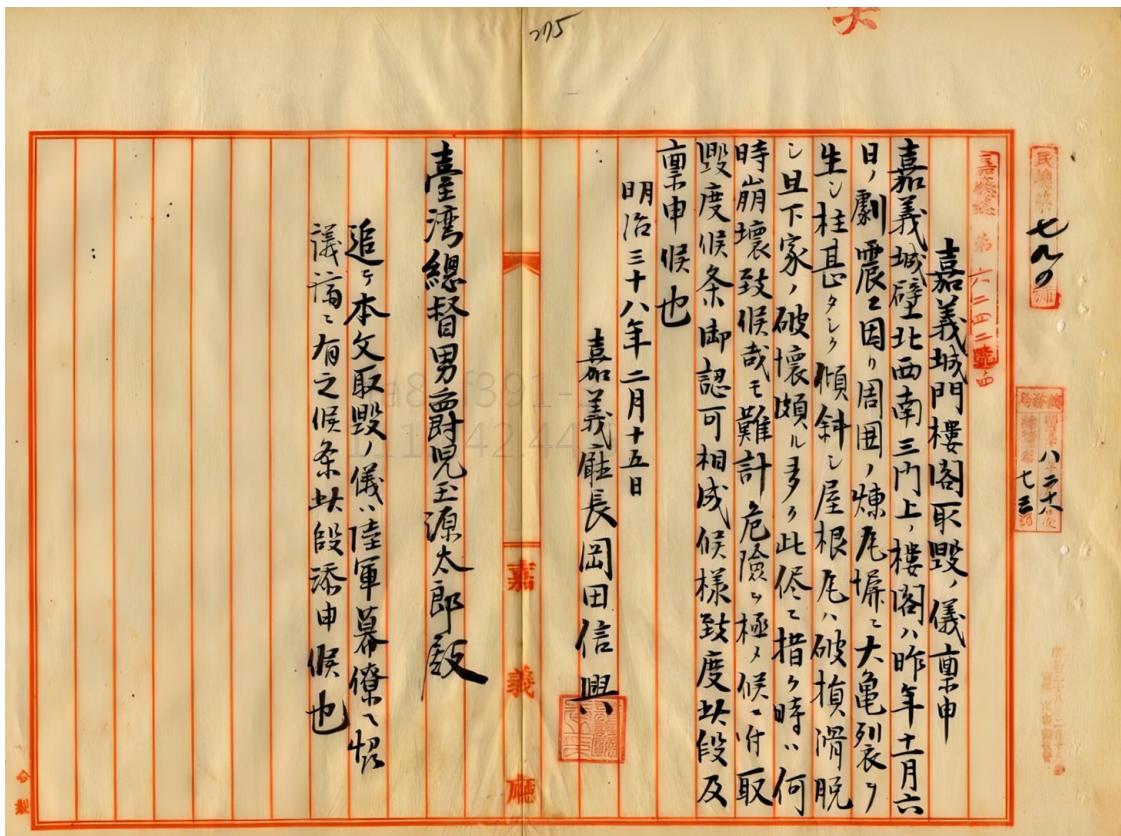


圖 3：明治卅八年嘉義廳呈文請求處置北西南城樓公函

資料來源：「嘉義城門樓閣取毀ノ件」（1905 年 3 月 1 日），〈明治四十年十五年保存追加第三十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049041。

<sup>44</sup> 「城壁陸軍經理部へ保管轉換（宜蘭外三廳）」（1912-05-01），〈大正元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079001。

<sup>45</sup> 是次地震今嘉義市死傷共計 294 人，載於《嘉義地方震災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明治四十年（1907）三月卅日），頁 25。但因震央發生地點位於斗六，今依中央氣象署地震資料分類稱斗六地震。〈1904/11/06 斗六地震〉，中央氣象署地震測報中心網頁，首頁／地震資訊／災害地震／土壤液化詳細資料（檢索日期：2025.10.16）。

明治 38 年（1905）8 月 23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灣總督府予以三座城樓的處置方案，摘錄於下<sup>46</sup>：

易樓為閣 嘉義東西南北四城樓……待兵燹後，東樓毀於火，嗣因本年度市區改易，劃修道路，上官命將三城樓直行拆毀，一律踏平城址，俾通大道。西門城樓欲移作公園，遺址南北兩樓，著令嘉義區街長林玉崑鳩工拆落，聽其隨便敷用。林本善經營，喜建築，該樓石木諸料，時久年湮，不無損壞之處。林將二樓材料同造一閣於臺斗坑庄，自己家屋之傍，上層敬奉五文昌帝君神位，下層為官紳宴會之所。改築較更更覺華麗寬宏，登樓一望嘉義全景悉在目前。聞所費不上千金，竟得一座空中樓閣，須至八九月間，方能落成云。

由上述報導可以得知，除東門城樓早已毀於日軍攻城戰火，上級（臺灣總督府）政策決定將剩餘三座城樓全數拆除，以闢建大道；西門城樓計畫遷移至鄰近<sup>47</sup>（羅山）公園作展示、南北城樓拆除並將舊料交嘉義區街長林玉崑自行運用。林玉崑將南北二城樓舊料運到臺斗坑自宅旁興建二層樓閣樓，樓上奉祀五文昌帝君、樓下做為官紳宴會場所。

同年 12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再次報導林玉崑將舊南北城樓材料改作樓閣已然完工，並重申即將拆除城牆以方便闢行大道<sup>48</sup>。

明治 39 年（1906）梅山大地震來襲，西門城樓未及移至羅山公園存留展示即在城門上遭震倒（如圖 4），東城門在此次震災照片中亦已無城樓，僅存城門（如圖 5），南北城樓如上述前在明治 38 年（1905）已遭拆除，可用舊料交予嘉義街庄長林玉崑作為建築閣樓材料。兩次地震讓四座城樓俱都不存。

<sup>46</sup> 〈易樓為閣〉，《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1905）8 月 23 日，6 版。

<sup>47</sup> 此公園非今日位於中山路的嘉義公園，而是明治 38 年（1905）規劃設於桃仔尾外至嘉義停車場間新闢空地的羅山公園（約今日中正公園一帶），長 500 步、寬 280 步。〈公園大整備〉，《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1906）1 月 11 日 4 版。

<sup>48</sup> 〈踏平城址〉，《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1905）12 月 25 日，5 版。



左 / 圖 4：嘉義西門樓上倒潰狀況

資料來源：《嘉義、斗六、塩水港廳管內震災寫真》<sup>49</sup>，明治 39 年（1906），臺灣總督府編製，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典藏。

右 / 圖 5：1906 年梅山震後的嘉義東門

資料來源：《南部臺灣震災寫真帖》，明治卅九（1906）年，臺灣總督府發行，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文獻時間序列城樓毀損消失的原因：南門與北門城樓先遭明治 37 年（1904）斗六地震震成危樓，明治 38 年（1905）總督府下令拆除，其舊料由當時嘉義街庄長林玉崑移至臺斗坑自宅旁興建閣樓；西門城樓同遭斗六大震震為危樓，原本欲保留移置羅山公園（今中正公園一帶），尚未可行即於明治 39 年（1906）遭梅山地震震倒於城門之上，《嘉義、斗六、塩水港廳管內震災寫真》留有災後西門城門照片並標註「嘉義西門ノ樓上潰倒之狀況」。

需要探討的是東門城樓，在日治初期的《臺灣征討記》、《割臺三記》與《臺灣名所寫真帖》等文獻中文字敘述毀損，但明治 32 年（1899）《臺灣名所寫真帖》留存照片上又看似完整，究竟東門城樓有無毀壞？狀況為何？

大正 5 年（1916）臺灣總督府出版《共進會紀念臺灣寫真帖》（如附圖 6），刊有一幅攝自東門外，視角為正面斜偏左側的嘉義東城門照片，其上的東門城樓右

<sup>49</sup> 本書原題《明治卅九年三月十七日、四月十四日嘉義、斗六、鹽水港廳管內地震寫真》，製作單位為臺灣總督府，乃臺灣總督府上呈天皇御覽是次地震震災的寫真輯，現由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典藏。其內之照片與臺灣總督府另外發行的《臺灣南部地震寫真帖》輯錄照片、說明文字略有出入，〈嘉義東門外災民收容所〉乙照即僅收入於《南部臺灣震災寫真帖》；且因是上呈天皇御覽用，故均是以照片原照輯錄，解析度高於《臺灣南部地震寫真帖》。

半部明顯崩折、左半部由側面觀看尚能保持正常樣貌。由於在明治 39 年（1906）同由臺灣總督府出版《南部臺灣震災寫真帖》中的東城門已無城樓，即便有震後重建東門城樓之舉，亦不至於十年之內便如此破落不堪，不甚合理。



圖 6：被炮擊毀壞的東門城樓

資料來源：《共進會紀念臺灣寫真帖》，臺灣總督府，大正 5 年（1916）。日本國會圖書館典藏。

且經比對明治 32 年（1899）《臺灣名所寫真帖》與大正 5 年（1916）《共進會紀念臺灣寫真帖》二書中的東門外環境頗為相似，不似《南部臺灣震災寫真帖》中東門外乾淨利爽的樣貌；又《共進會紀念臺灣寫真帖》中的東城門城樓結構明顯受損嚴重。明治 37 年（1904）斗六地震中結構無損的西門、南門與北門城樓都被地震威力導致結構受損、梁柱歪斜受損嚴重有倒塌危險，結構狀態更糟的東門城樓殘體能否挺得過斗六地震甚至是梅山地震確實可供堪疑的，是以推判《共進會紀念臺灣寫真帖》的東門照片應該是更早於明治 37 年（1904）斗六地震前所拍攝較為合理。如此便可理解東城門城樓在光緒 21 年（1895）日軍攻城之時的確實有毀損，與實際受損的樣貌狀態，而殘存破損樓體於城門上了。

## （二）清代嘉義城門的拆除

明治 39 年（1906）梅山大地震，在《嘉義、斗六、塩水港廳管內震災寫真》、《臺灣南部震災寫真帖中》等震災紀錄照片已收錄了災後東門與西門同時尚存的照片，到了明治 42 年（1909）繪製的嘉義市區改正圖中，西門已不見蹤跡，但東、南、北等三城門、城垣尚存，其中南門仔細觀之其月城尚在（如附圖 7），城門的消失過程必當在梅山震後，地震來臨之時各城門應未受地震的搖晃力而毀損（尤其是西門）。



圖 7：1909 年嘉義市區改正圖中四城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1909 年嘉義市區改正圖，中研院臺灣百年地圖系統（紅圈為筆者標示）。

追溯上述城門存在與消失的原因，在梅山地震後的明治 39 年（1906）4 月 29 日，嘉義廳明治 39 年廳令第十四號公布自 5 月 1 日實施市區改正計畫<sup>50</sup>，5 月 20 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城門城壁拆除官方規劃「嘉義東西南北之城壁……這次改正市區，當局者，將城壁盡行拆毀……預先自西門起點，直至南門，後繼續東北……」<sup>51</sup>。

<sup>50</sup> 「嘉義廳廳令第十四號嘉義街市區改正」（1906-04-29），〈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九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83003。

<sup>51</sup> 〈拆毀城壁〉，《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卅九年（1906）五月廿日，四版。

明治 39 年（1906）5 月 22 日嘉總第 2395 號核准拆除西門城門、8 月 31 日執行完畢<sup>52</sup>（如附圖 8），西門城門首先被拆除；南城門則於明治 42 年（1909）4 月 22 日嘉土第三七號核准拆除，7 月 17 日指令第三三四八號認可拆除完畢；北城門於明治 42 年（1909）9 月 3 日嘉土第八五號核准拆除，10 月 20 日指令四八七六號認可拆除完畢（如附圖 9），西、南、北城門拆除順序與《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嘉義廳的官方拆除計畫大致相合。

<sup>52</sup> 「桃園廳、臺中廳、南投廳、嘉義廳官有財產異動報告」（1909-01-01），〈明治四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十二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581001。頁 232、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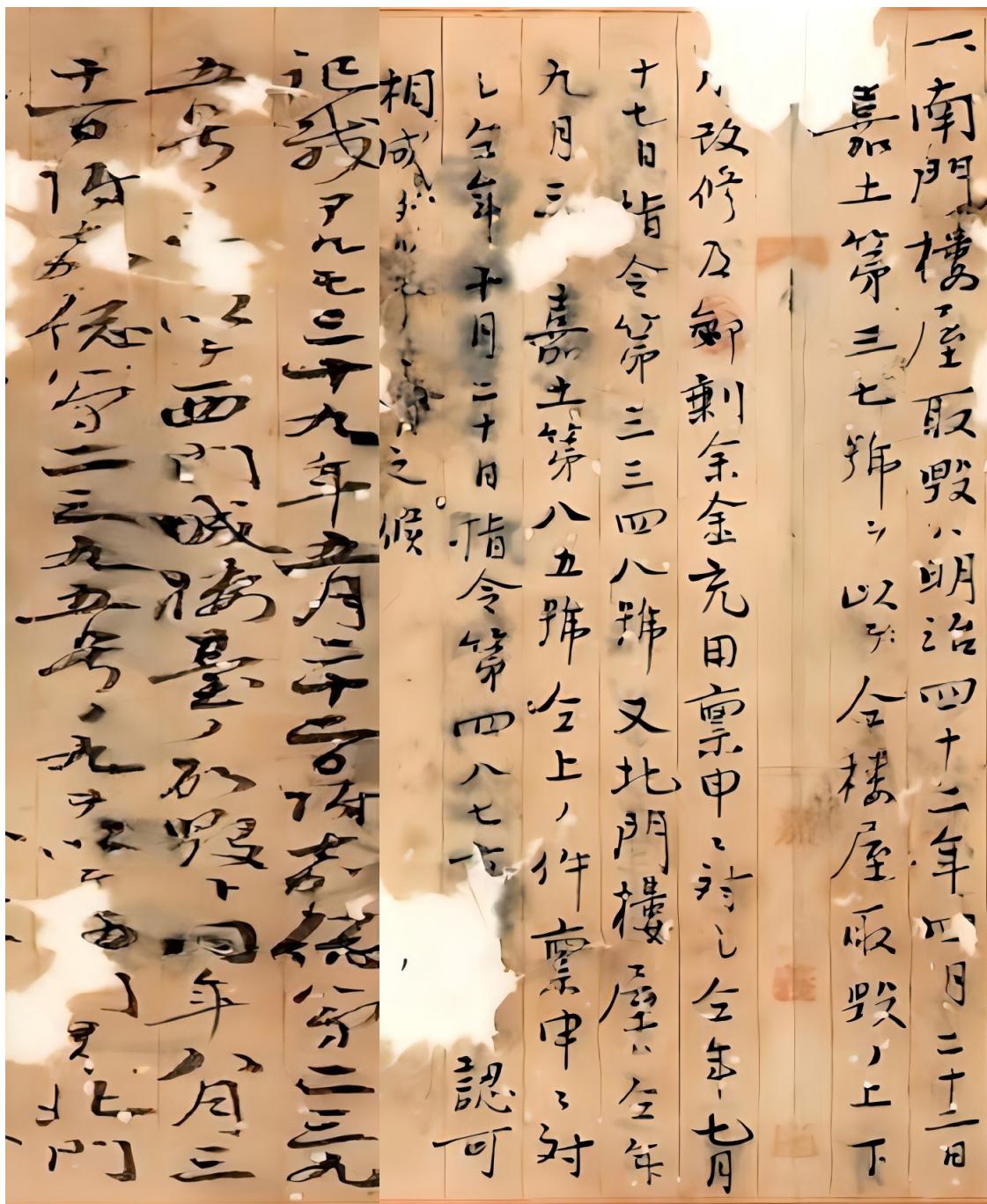


圖 8：嘉義西門拆除文令紀錄 圖 9：嘉義南門與北門拆除文令紀錄

資料來源：「桃園廳、臺中廳、南投廳、嘉義廳官有財產異動報告」（1909-01-01），〈明治四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十二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581001。頁 232、234。

至於東城門拆除文令筆者未能於總督府檔案中得見，但大正 4 年（1915）《臺灣日日新報》曾報導提及東城門拆除事：「嘉義四城樓雉堞。築自前清時代。牢固異常。改隸後逐漸毀棄。僅存東城。以存古蹟。嗣因磚土崩落。頗形危殆。當道乃下毀城令。改鑿噴水池。昨夏業已全部毀壞完畢……」<sup>53</sup>

由大正 4 年（1915）《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的時間大正四年為準，與「昨夏業已全部毀壞完畢」字句推知，東城門拆除完畢時間應為大正 3 年（1914）夏天，且從西、北、南三城門執行拆除時間皆約三個月時間推估，東城門下令拆除時間應不晚於大正 3 年（1914）春季，即清代嘉義東城門於大正 3 年（1914）被下令拆除並執行完畢。綜整嘉義城門拆除時間序列表如下。

表 1：清代嘉義城門拆除時序表

門別	核准拆除時間	執行拆除完畢時間
西門	明治 39 年（1906）5 月 22 日	明治 39 年（1906）8 月 31 日
南門	明治 42 年（1909）4 月 22 日	明治 42 年（1909）7 月 17 日
北門	明治 42 年（1909）9 月 3 日	明治 42 年（1909）10 月 20 日
東門	大正 3 年（1914）春 *	大正 3 年（1914）夏

\* 東門核准拆除時間依《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資料推算。

資料來源：楊偉志，〈日治時期原清代嘉義城內媽祖廟變革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5），頁 27。

至於城垣的部分，嘉義廳在斗六、梅山二次地震前已有規劃拆除城垣，或取城垣拆下舊料做為下水道建築材料，但只聞計畫未即實施，由前明治 42 年（1909）地圖可知，除西門部分區域城牆連同西門遭拆除，其餘三個面向大致皆還在，明治 44 年（1911）7 月 25 日完成第一階段市區改正作業，尚保留了城東面與北面城牆未拆除<sup>54</sup>，到了大正 4 年（1915）的嘉義街圖<sup>55</sup>時已不見城垣的存在了（如圖 10）。

<sup>53</sup> 〈噴池將成〉，《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四年（1915）十月五日，六版。

<sup>54</sup> 〈溝渠完竣〉，《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四十四年（1911）七月廿五日，三版。

<sup>55</sup> 山崎直方，佐藤傳藏編，〈嘉義：尺度三萬分之一圖〉，《大日本地誌·卷十·琉球及臺灣》（東京：博文館，大正四年，〔1915〕），頁 571。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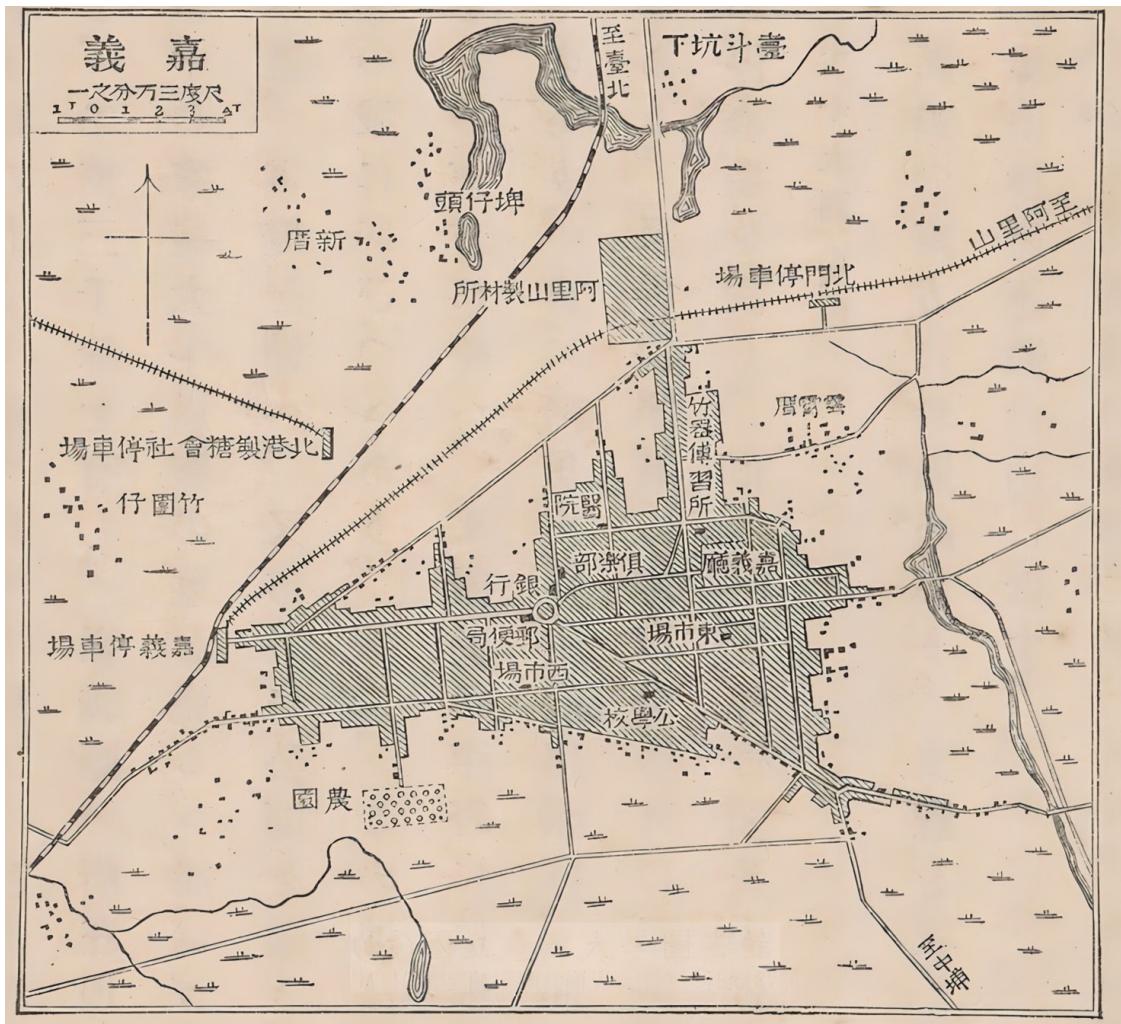


圖 10：大正 4 年嘉義街圖

資料來源：《大日本地誌·卷十·琉球及臺灣》，東京市：博文館，大正 4 年（1915），頁 571。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 五、結論

經爬梳《割台三記》、《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日日新報》、《臺灣征討記》、《臺灣名所寫真帖》等清領後期著作、日治時期官方文書、報紙、著作等史料得知，光緒 21 年（1895）日軍武力攻城砲火擊毀東城門城樓，僅剩城樓殘體；南城門城樓與北城門城樓先受明治 37 年（1904）斗六地震震為危樓，明治 38 年（1905）由臺灣總督府核准嘉義廳拆除；西城門城樓先受明治 37 年（1904）斗六地震震為危樓，

明治 39 年（1906）梅山地震中，在城門上崩塌；四座城門則於梅山地震後，由臺灣總督府核准嘉義廳市區改正計畫中拆除。

或有主張城樓僅是城門副屬建物，以城市防衛建築來看城門才是主體，但即便是以城門來看，四座城門亦無一座是遭受明治 39 年（1906）梅山地震所震毀崩倒，最早拆除的西城門也是挺過了地震之後的當年 5 月才被下令拆除，南城門與北城門也更存留到明治 42 年（1909）才被拆除。

城垣的部分雖然斗六、梅山地震前已有拆除規劃，卻也是在梅山震後才開始大動作執行，由地圖可知明治 42 年（1909）連同西城門拆除城西段城垣，明治 44 年（1911）完成第一階段尚存部分城垣，大正 4 年（1915）城垣均已消失。

因此回歸史料來看，傳統說法「明治 39 年（1906）嘉義發生大地震，城垣幾乎全毀，僅存東門……」顯與史實並不相合，雖然斗六與梅山兩次地震確實有造成城樓、城垣與城門的結構影響，但是既然城門與城垣並不是在明治 39 年（1906）梅山地震之時轟然一聲全部崩塌並倖存東城門，是否我們應當重新為這段清代嘉義城消逝原因，重新賦予相合史實的敘述呢？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不著撰人，《嘉義縣輿圖纂要》（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蔣毓英，《臺灣府志》（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
-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0）。
-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季麒光，《東寧政事集》（北京：九州，臺灣文獻匯刊第 4 輯第 2 冊，2004）。
-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朱景英，《海東札記》（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王萬祥，〈太子少保敏壯王公傳〉，《碑傳選集，卷三》（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吳德功，〈讓臺記〉，《割臺三記》（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案彙錄甲集(v.2)》（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平裝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年，影印本）。

張本政主編，《清實錄臺灣史資料專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吳育臻，〈卷二•地理志〉，《嘉義市志》（嘉義市政府，民國九十二年）。

石萬壽，《嘉義市史蹟專輯》（嘉義：市政府，1989）。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中譯本）》（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91）。

胡瑞珠，《嘉義市鄉土巡禮》（嘉義：嘉義市玉山文化協會，2001）。

中研院台灣日誌知識庫《熱蘭遮城日誌》

西元 1641 年 4 月 12 日

西元 1643 年 10 月 5 日

西元 1644 年 3 月 15 日

西元 1655 年 8 月 31 日

西元 1656 年 3 月 14 日

西元 1656 年 4 月 8 日

西元 1656 年 12 月 17 日

大谷成夫，《臺灣征討記》，日本國會圖書館典藏（東京：飯田書店，明治 29 年〔1896〕4 月 13 日）。

石川源一郎，《臺灣名所寫真帖》，日本國會圖書館典藏（臺北：臺灣商報社，明治 32 年〔1899〕8 月）。

臺灣總督府，《嘉義、斗六、塩水港廳管內震災寫真》，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典藏明治 39 年（1906）。

石川源一郎，《南部臺灣震災寫真帖》，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明治 39 年（1906）。

石川源一郎，《嘉義地方震災志》，日本國會圖書館典藏，明治 40 年（1907）。

石川源一郎，《共進會紀念臺灣寫真帖》，日本國會圖書館典藏，大正 5 年（1916）。

山崎直方、佐藤傳藏，《大日本地誌·卷十·琉球及臺灣》，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大正 4 年（1915）。

## （二）期刊論文

石萬壽，〈嘉義城之建置〉，《臺灣文獻季刊》60 卷 2 期（2009.0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易樓為閣〉，《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1905）8 月 23 日，6 版。

〈踏平城址〉，《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1905）12 月 25 日，5 版。

〈公園大整備〉，《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1906）1 月 11 日，4 版

〈拆毀城壁〉，《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9 年（1906）5 月 20 日，4 版。

〈溝渠完竣〉，《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4 年（1911）7 月 25 日，3 版。

〈噴池將成〉，《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4 年（1915）10 月 5 日，6 版。

〈林氏出殯〉，《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1923）3 月 22 日，6 版。

## （三）學位論文

楊偉志，〈日治時期原清代嘉義城內媽祖廟變革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5）。

## （四）電子媒體

中華郵政公司全球資訊網郵票寶藏網頁（來源：[https://www.post.gov.tw/post/internet/W\\_stamphouse/default.jsp](https://www.post.gov.tw/post/internet/W_stamphouse/default.jsp)）

紀 300 諸羅建城三百年紀念郵票發行說明

嘉義市政府網頁 > 認識嘉義 > 嘉義市記憶庫 > 嘉義的歷史沿革

中央氣象署地震測報中心網頁，首頁 / 地震資訊 / 災害地震 / 土壤液化詳細資料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檔案》（年份典藏號序）

「嘉義城壁取毀及同石材并煉瓦使用認可（嘉義廳）」（1903-10-01）典藏號：00004788004。

「嘉義城壁一部取毀認可（嘉義廳）」（1903-10-01），典藏號：00004788010。

「嘉義城門樓閣取毀ノ件」（1905-3-1），典藏號：00005049041。

「嘉義廳廳令第十四號嘉義街市區改正」（1906-04-29），典藏號：00001183003。

「桃園廳、臺中廳、南投廳、嘉義廳官有財產異動報告」（1909-01-01），典藏號：00001581001。

「城壁陸軍經理部へ保管轉換（宜蘭外三廳）」（1912-05-01），典藏號：00002079001。

明治版臺灣堡圖，中研院臺灣百年地圖系統

1909 年嘉義市區改正圖，中央研究院嘉義百年歷史地圖 WMTS 服務

## 琳瑯山閣的社會空間分析——

### 城市變遷與文化記憶重建

江寶釵、黃千珊<sup>\*</sup>

#### 摘要

本文以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的「空間生產」理論為基礎，主張將空間視為一種社會產物，而地景研究應被放置於社會脈絡中，並用此深入分析嘉義日治時期「琳瑯山閣」的社會空間及其周邊文化地景的變遷與記憶重建，探討嘉義市現代化進程中，以張李德和為核心的文人社群打造了作為文人聚會、公共交流與文化生產的諸峰醫院琳瑯山閣，成功建構城市發展的鄰里關係。

透過在其中生產的詩詞、書畫的唱和、贈酬、集作等活動，創造文化記憶，共構了具現代性的社群意識與城市文化空間。尤有進之，這些文化空間，如諸峰醫院、默園、十字樓以及散置於城市之中的教育、商業機構等物理空間，與殖民政府的城市建設交錯，展示了殖民統治下的臺灣菁英如何以他們所擁有的經濟資本，透過非官方教育場域，保存漢文化。

這些文化的在地建設包括了：建築、醫療、教育、文學、藝術等。他們所介入的在地建設，不僅見證在地社群的生活實踐，也承載了社會關係網絡與地方記憶。此外，本文亦特別強調琳瑯山閣作為一個群體共享、集體創作的社交沙龍，與西方「自己的房間」概念的差異，並藉此批判對嘉義文學與城市精神的文化誤讀，致力於復現這些消失或留存至今的文化記憶與殖民現代性遺痕。

**關鍵詞：**琳瑯山閣、諸峰醫院、張李德和、社會空間、文化記憶、嘉義

<sup>\*</sup>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教授；黃千珊為通訊作者。

# *A Social Spatial Analysis of Linlang Mountain Pavilion: Urban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Chiang Bao-Chai and Huang Qian-shan<sup>\*</sup>

## Abstract

Based on Lefebvre's theory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pace should be viewed as a social product, and that landscape studies should be placed within a social context. It uses this framework to deeply analyze the social space of "Linlang Pavilion" in Chiayi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eign, and the changes and memory reconstruction of its surrounding cultural landscape. It explores how, during Chiayi'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literary community centered around Zhang Lidehe created Linlang Pavilion at Zhufeng Hospital, serving as a gathering place for intellectuals, a center for public exchange, and a hub for cultural production, successfully constructing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city.

Their involvement in local development not only bears witness to the life practices of local communities but also carries social networks and local memorie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emphasi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nlang Mountain Pavilion in Zhufeng Hospital as a social salon shared by the group and collectively created, and the Western concept of "one's own room," and uses this to critique the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of Chiayi literature and urban spirit, and is committed to reproducing these cultural memories and traces of colonial modernity, some of which have disappeared, others that have survived to this day.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Innov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Huang Chien-Shan i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Furthermore, these cultural spaces, such as Zhufeng Hospital, Moyuan Garden, the Shizi Building, and the physical spaces of educational and commercial institution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ity, intertwined with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urban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e how Taiwan's elite under colonial rule used their economic capital to preserve Han culture through unofficial educational venues. This localized cultural development encompassed architecture, healthcare, educati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emphasi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nlang Mountain Pavilion as a social salon shared by the group and collectively created, and the Western concept of "one's own room." It uses this to critique the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of Chiayi literature and urban spirit, and is committed to reproducing these cultural memories and traces of colonial modernity that have disappeared or survived to this day.

**Keywords:** Linlang Mountain Pavilion, Zhufeng Hospital, Chang Lee De-Ho, social space, cultural space, Chia-yi

## 一、前言

本文的寫作，源自針砭一個重大特展的文化誤讀，更希望能經由此就嘉義文學與文化有進一步的探索。<sup>1</sup> 在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1901-1991) 《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裡，空間是一種社會產物。因而，地景暨其相關研究必須要回到該景象的社會脈絡。如何從自身的日常生活與空間經驗，像是居住、通勤、(被)停留、(被)移動等經驗中，回顧地景的生成與延續，分析其中的文化價值與社會組織方式，最終對於日常生活實踐如何影響我們看得到的物質／建成環境，或者是看不見的社會／關係網絡，方始能得到完整的觀察結論。

明治 39 年 (1906) 的梅仔坑大地震，造成「市區改正」提前到來，給予嘉義市得以領先其他地域的殖民現代性。縱貫鐵道的出現，嘉義城壁的拆除，明治 39 年 (1906) 至大正 5 年 (1916) 間，清代嘉義城舊空間紋理順利去除，一舉解決了棋盤道路與原有嘉義城牆之道路綜結交錯問題，開拓了原舊城內的商業中心與西邊車站間的聯絡道路。因應市街的擴大，聯繫北面營林事業及東面嘉義公園、神社，並增加平行於嘉義火車站附近街道，發展出垂直水平的格狀街道系統，<sup>2</sup> 形塑了社區與鄰里。社區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每種類型都有獨特的特徵，這些特徵定義了其環境、生活方式和文化。此地關注的重心自然是城市社區與城市鄰里 (urban neighborhoods)。Riger 與 Lavrakas (1981) 曾用問卷的因素分析得到「社會的特殊關係 (social bonding)」、「物理上的根深蒂固 (physical rootedness)」是城市社區的兩個重要因素。<sup>3</sup> 本文將以此為分析根據，說明琳瑯山閣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所隱含的城市傳統與新興階層分劃與活動，漢人社會的創作倫理概念與西方大不相同，因而顯豁的文化意義與價值，顯現出嘉義市文風鼎盛，使嘉義市充滿濃厚的藝文氣息。

<sup>1</sup> 「東門派出所 1923」於 2025 年 9 月以「張李德和 (1893-1972)」為對象策展內容，主題標為「自己的房間，時代的風景」，在東門派出所 1923 之嘉義文學館展出。本文追蹤張李德和琳瑯山閣，並以吳爾芙「自己的房間」做為比較對象，說明嘉義市的精神。琳瑯山閣所標識的時代風景，與西方「自己的房間」迥然相異。

<sup>2</sup> 張志源，〈1906 年-1916 年嘉義市區改正下道路系統之演變〉，《嘉義市文獻》25 期 (2017.03)，頁 95。

<sup>3</sup> 〈社群意識〉，MBA 智庫 · 百科 (來源：<https://reurl.cc/Lnov27>，檢索日期：2024.06.10)。Stephanie Riger, Paul J. Lavrakas., Community ties: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urban neighborhoods.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1981), pp.24-40.

## 二、琳瑯山閣的社會空間分析



圖1：日治時期的諸峰醫院（張婉英提供）

琳瑯山閣舊址，嘉義市國華街 95 號，即諸峰醫院的所在，現為合作金庫。

諸峰醫院為張李德和丈夫張錦燦（1890-1970）開業之所，它的位置標識出它的特殊性，成為城市鄰里的核心。國華街是二通本島人街今中正路的一部分，轉角即大通，距木材街林森東路與火車站數條街，離文化路與大通交錯的噴水池只有幾步之遙，是嘉義市最繁華的交通中樞。諸峰醫院中的琳瑯山閣則是知名的詩書畫活動核心。

嘉義市的地理形勢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街道，而是市區改正、重劃棋盤道路的結果，城市社區因此建立，而城市鄰里也在其中成形。隨著百業的發展，社會階層與領域同業各自因特殊社會關係而集結為社群。

以下，便就嘉義城市社區中選取當時最為活躍的琳瑯山閣／諸峰醫院做為核心的物理空間中與人的關係，由是而發生的意義以及變遷，展開述論。

## (一) 場所的精靈——城市的物理空間

### 1. 琳琅山閣／諸峰醫院

大正 10 年（1921）諸峰醫院建成，屋子前進為醫院，往內走則是琳琅山閣，庭園名為「逸園」，園中有「澹亭」、「題襟亭」（戰後建）、「沁池」以及假山造景等，種植各種奇花異草，其中又以菊蘭最獲青睞。建物為當時罕見的二層樓建築，融合東西方元素，欄杆、塔樓、特式屋頂、窗櫺樣式等，在在透露著張錦燦對異國品味的追求。

昭和 1 年（1926）張李德和在嘉義諸峰醫院庭園創辦琳瑯山閣。昭和 4 年（1929）諸峰醫院改建落成暨開業 15 週年紀念，舉行喜筵、詩會。宴席上，作為主人的張李德和先首唱，其他嘉賓分別和作慶賀，而用以做為慶賀祥徵的，便是開了並蒂花的蘭。〈己巳孟冬初二日本院落成兼開業滿十五週年之喜筵上適蘭開並蒂之花詠以誌不朽〉：

問世懸壺十六年，鷦鷯纔獲一枝遷。幽蘭也解人雙慶，並蒂花開燦綺筵。<sup>4</sup>

和作茲舉賴雨若詩為例：〈諸峰醫院落成恰好主人所珍護幽蘭花開並蒂賦此誌盛〉：

功同良相展經綸，華美高樓奪目新。一見宛然仁壽域，庭前蘭石也生春。<sup>5</sup>

上引詩以「幽蘭」、「並蒂花」、「華美高樓」、「庭前蘭石」，做為鉤勒琳瑯山閣景緻的要項，琳瑯山閣以實體的蘭花種植，以敘事的清幽芳香，標舉其尊榮意涵，並藉此烘襯主人與從遊者的風格。

戰爭期間諸峰醫院因盟軍空襲而燒毀，戰後重建，又因故易手，今日現貌為合作金庫。

<sup>4</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嘉義市：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25），頁 115。

<sup>5</sup> 賴時輝等著，江寶釵主編，《嘉義賴家文學集（下）》（嘉義：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2009），頁 386。



左 / 圖 2：戰後諸峰醫院改建張外科（張婉英提供）

中 / 圖 3：諸峰醫院原址現貌為合作金庫（團隊攝）

右 / 圖 4：〈題襟亭雅集圖〉，師範學院林玉山教授

（參：《琳瑯山閣唱和集》，1968，頁2）

以上不同時間拍攝的老照片、圖繪以及部分口述資料，是少數能憑弔舊景的依據之一。

## 2. 默園

圖 5：嘉義書畫自勵會作品展覽紀念寫真。<sup>6</sup>

前排左四為朱芾亭。

默園為張李德和詩友王殿沅的別墅，報載位於城西<sup>7</sup>，詳細位址不詳。日治時期王亞南自中國訪問臺灣時，琳瑯山閣文人群曾於王殿沅的默園舉辦詩會以示歡迎，朱芾亭、吳文龍、林臥雲、張李德和皆有詩作。林臥雲〈默園訪菊〉寫道：

默園園裡絕纖塵，看菊何須問主人。我與黃花情共淡，品茶相對點頭頻。<sup>8</sup>

<sup>6</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61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610)，檢索日期：2025.08.10）。

<sup>7</sup> 「王殿沅氏城西默園菊花正開。」〈諸羅東籬消息〉，《臺灣日日新報》，1927.11.27，4版。

<sup>8</sup> 張李德和編著，江寶釵編校，《琳瑯山閣唱和集》，國科會補助臺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電子書，頁453。（來源：<http://www.literaturetaiwan.com.tw/poetry/>，檢索日期：2025.09.10）。

寂靜的花園，一塵不染；我們在這裡可以盡情欣賞菊花，不必獲主人同意，我的心性就像這園裡的菊花一樣寧靜、淡泊。我們一邊品茶，一邊點頭致意，彼此心照不宣，扣住了「默」，既寫菊花，也寫主人，更寫自我。張李德和〈默園訪菊〉：

高標晚節傲霜枝，燦爛秋光雅護持。羨煞主人饒逸韻，公餘把酒對東籬。<sup>9</sup>

「看菊何須問主人」寫看花者率性自適，主人則器度軒昂，願與眾人分享；「羨煞主人饒逸韻」寫遊者對園中生活的深刻理解，雖然著筆面不同，卻都寫出了林園空間裡的人我關係。

### 3. 十字樓／慎德醫院

明治 40 年（1907），林臥雲辭去嘉義病院的職務，自行開業，其開業處即慎德醫院，所在地為今嘉義市東區公明路 312 號，舊名「十字街頭」，遂以十字樓稱之，並常有詩作。張李德和、林臥雲皆喜愛圍棋，張李德和賦〈十字樓夜棋〉詩，她這樣寫道：

雄爭黑白兩鋒交，盡把浮生俗慮拋。賴有一軍標十字，瘡痍頻療子頻敲。<sup>10</sup>

昭和 5 年代（1930），林臥雲曾因病入院，親友紛紛致問，他作詩〈過日染皮膚疾勞移玉慰安中心鳴謝並附病中吟〉兩首回覆親友：

無端小恙忽相侵，慰問多君介意深。自笑贅儂叨福庇，好占勿藥報佳音。

久將名利等雲烟，抱疾呻吟更慊然。蠢爾微生難退卻，也憑侮弄柱知天。<sup>11</sup>

忽然不知道為什麼生了病，慶幸著自己如此幸運，有勞不少人的關心。希望能儘快傳給大家痊癒的訊息。而一直視名利如雲，如今抱病作詩仍感到滿足，在這個知天之年，不能因為病痛而放棄平生之志。在似乎是為答謝的詩作，卻隱含了林臥雲對人生的看法。張李德和讀了上引他對師友的致謝詩，亦賦詩慰問，贈〈敬次臥雲先生瑤韻〉兩首如下：

<sup>9</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151。

<sup>10</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231。

<sup>11</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編校，臺灣漢詩收位典藏資料庫電子書，《琳瑯山閣唱和集》，頁 524。（來源：[http://www.literaturetaiwan.com.tw/poetry/04/04\\_01\\_01.htm](http://www.literaturetaiwan.com.tw/poetry/04/04_01_01.htm)，檢索日期：2005.09.10）。

詩仙竟被病魔侵，燭影棋聲寂寞深。魚雁甫傳欣竹報，焚香端合禮觀音。

春風滿樹散輕煙，帶雨梨花更粲然。吐氣從茲康且壽，逍遙物外大羅天。<sup>12</sup>

詩裡先說對林臥雲詩才的推崇；因他病中缺席，過去十字樓夜晚在燭光下的奕棋不再，而顯得寂寥落寞。幸好一封信報知平安，內心高興得焚香祭拜，以春風散煙形容得知他病癒的消息，以帶雨梨花描寫他的神采，末句期望他從此康健無恙，不受拘束，自由自在，逍遙於生命的最高境界，更寫出臥雲實踐道家修為的心性與生活。

這些日常生活的往來酬贈，展現文人間在社會空間裡詩棋交誼，他們相互間對彼此胸廓的理解，他們兩人居住執業的場所也在同一區位，彰顯了城市社區鄰里與文人風雅互動的形態。

#### 4. 樣圃／上池醫院



圖 6：上池醫院<sup>13</sup>，前身為樣圃所在。

上池醫院為醫學博士黃文陶（1893-1970）醫師開業處，今嘉義市東區中正路 167 號。該地舊名樣圃，即芒果園之意，「樣圃風清」是最初的諸羅六景之一，儘管時代變遷，樣圃風清也一直名列諸羅八景、羅山八景之內。上池醫院於昭和 7 年（1932）創設，黃文陶亦善詩，該處除為「樣圃」勝地，也常為詩會場所，昭和 5 年（1936）西螺菱社於此開設第 17 回大會，張李德和作為主要成員並拍照留念。<sup>14</sup>

<sup>12</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132。

<sup>13</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268&recOffset=0](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268&recOffset=0)，檢索日期：2025.08.10）。

<sup>14</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268](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268)，檢索日期：2025.08.10）。

戰後張李德和有詩作〈遊樣園故址〉：

聯翩吟嘯夕陽中，舊景興思趣不窮。羨煞雅人居勝地，靜香樓畔領清風。<sup>15</sup>

黃文陶晚年歇業後拆除醫館建築，並捐贈土地以供東市場使用。<sup>16</sup>

與諸峰醫院一樣，默園毀於戰爭期間盟軍空襲，不曾重建後，失去憑弔的依據。

以上，著重在空間的分析，稍及於人，接下來聚焦於關係的分析。

## （二）群類的詠歌——鄰里的社會特殊關係與社群意識

我們整理前文這些城市物理空間，發現在這些空間裡活動的文人，彼此都擁有一些特殊關係。以下依與琳瑯山閣鄰里關係密切者略述其大概。

林玉書（1881-1964），字臥雲，號香亭，又號六一山人，水上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返鄉行醫，為嘉義首位臺籍西醫。詩書畫俱佳，詩作常見長篇歌行，酣暢淋漓，擅長畫松竹，他也喜歡養蘭花、下圍棋。這些才華與張李德和相匹儔，兩人因而往從甚密，張李德和組織的詩會暨其活動，林臥雲幾乎每役必與，唱和贈答之作，冠絕群倫，為世所知。著有《臥雲吟草》、《臥雲吟草續集》等書。<sup>17</sup>

吳文龍（1889-1960）字百樓、山櫻，又署水雲亭學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與其弟王甘棠於嘉義開設「天真醫院」。擅長漢詩、書法，參與鴉社書畫會，同時是羅山吟社（1911）、琳瑯山閣詩仔會（1922）、鴉社書畫會（1927）、連玉詩鐘社（1930）的共同創辦人或發起會員。大正 10 年（1921）加入台灣文化協會，昭和 7 年（1932）兼任《台灣新民報》記者。戰後任收治麻瘋病病人的樂生療養院院長，<sup>18</sup> 期間曾在院中石碑題字：「以院作家，大德曰生」（1947），意謂天地間以化育生命為崇高至上的美德，當時麻瘋病採分隔治療的方式，因而期勉院生以院為家，愛惜自己的生命。

王殿沅（1892-1972），字芷汀。祖籍福建泉州縣，先祖於嘉慶年間渡臺，在今日吳鳳北路行醫，店號「四德」，當地知名中醫師。漢學與賴惠川師事林殿本。後就讀台南師範，畢業後曾任朴仔腳（今嘉義朴子）公學校訓導，轉至南靖糖廠工

<sup>15</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355。

<sup>16</sup> 嘉義市老醫館的故事（來源：<https://niurl.cc/dcOSzD>，檢索日期：2025.08.10）。

<sup>17</sup>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998），頁 174。

<sup>18</sup> 開放博物館（來源：<https://niurl.cc/eRMCPR>，檢索日期：2025.08.10）。

作。羅山吟社、玉峰吟社等詩社社員。昭和 20 年（1945）因青光眼失明，口授由子弟代筆，錄成《脫塵齋詩稿》，其詩以閒詠居多，清麗閑雅，頗富理趣，惜皆毀于戰火。民國 61 年（1972）病逝，年八十一。<sup>19</sup>

朱芾亭（1904-1977）原名木通，號虛秋，家住離火車站不遠的「二通」（今中正路）。幼年受私塾教育，自習臨摹《芥子園畫譜》，十三歲參與「玉峰吟社」學習漢詩，積極創作，王亞南訪臺時，亦曾參與交流活動。昭和 2 年（1927）與林玉山創立春萌畫會，畫作陸續入選臺展 4 次、府展 1 次。戰後參與鷗社、春萌畫會。後潛心研究中醫，六十三歲高齡考取中醫師執照，德和有詩〈祝朱芾亭社兄中醫考試合格〉。撰著漢醫書《朱木通經方醫案：中醫臨床廿五年》。亦有詩集《苔岑集》和《雨聲草堂吟草》。<sup>20</sup>

陳澄波（1895-1947），嘉義公學校（今崇文國小）畢業。昭和 9 年（1934）與畫友組織「臺陽美術協會」。<sup>21</sup> 同年，赴日參加第十五回帝展，並以〈西湖春色（二）〉入選。<sup>22</sup> 昭和 10 年（1935）陳澄波畫〈琳瑯山閣〉，為逸園澹亭前的寫生。這張圖在數十年後仍在，它成為了少數可以追想琳瑯山閣物理空間的畫作。<sup>23</sup>

昭和 9 年（1934）陳澄波第四次入選帝國美術展，張李德和作〈陳澄波君帝展第四回入選賦此以祝〉：

犁雲鋤雨幾經秋，文展今朝願又酬。一躍龍門聲價重，臨淵不數小池頭。

如椽老筆氣橫秋，藝院三經志已酬。一例棘圍塵戰處，又看姓字占鰲頭。<sup>24</sup>

賴柏舟（1904～？），號秋航，著《淡香園吟草》，曾擔任《鷗社藝苑》主編。柏舟的詩富有強烈的社會感、歷史感，他所寫的〈義渡〉一詩，表彰了嘉義文人參

<sup>19</sup> 楊維真纂修，楊宇勛分修，《嘉義縣志·卷十二·人物志》（嘉義：嘉縣府，2009），頁 146。

<sup>20</sup> 林榮燁，〈【名單之後】詩書醫畫通才的朱芾亭〉（來源：<https://niurl.cc/eHliGy>，檢索日期：2024.08.10）。

<sup>21</sup> 臺灣記憶（來源：[https://tm.ncl.edu.tw/article?u=016\\_002\\_0000295761](https://tm.ncl.edu.tw/article?u=016_002_0000295761)，檢索日期：2024.08.10）。

<sup>22</sup> 〈第八回臺灣美術展覽會陳澄波參展作品相關資料彙整〉（來源：<https://niurl.cc/6H9Mxb>，檢索日期：2025.08.10）。

<sup>23</sup> 〈張李德和《玄風書道會資料冊》中的人與事〉（來源：<https://niurl.cc/12eAQx>，檢索日期：2024.08.10）。

<sup>24</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174。

與地方事務的精神，這種關懷似乎為琳瑯山閣文人群所共有。他在詩裡寫道：

溪流八掌接彌陀，橋影橫空映綠波。鐵線可行存勝蹟，碑銘渡口口碑多。<sup>2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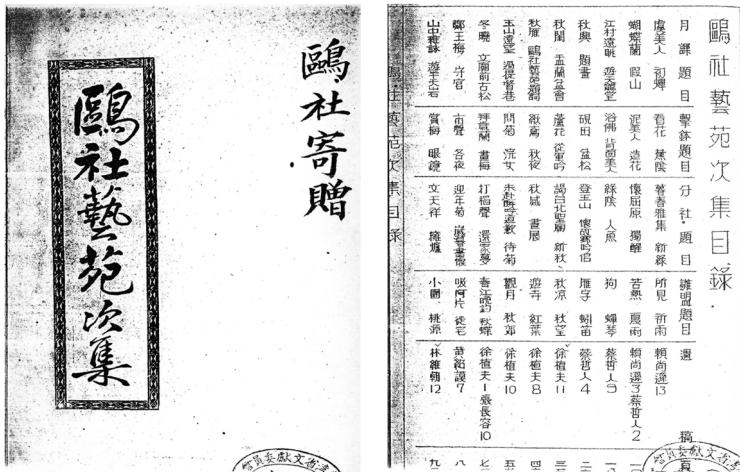


圖 7：《鷗社藝苑》為琳瑯山閣文人群重要的發表園地。左為書封及目錄。  
(張婉英提供)

林玉山（1907-2004），本名英貴，字立軒，號雲樵子、諸羅山人、桃城散人，嘉義市人。昭和 1 年（1926）留學日本，隔年以〈大南門〉和〈水牛〉入選第一屆臺展，與陳進、郭雪湖並稱「臺展三少年」。後投身美術教育，昭和 5 年（1930）與畫友組織「墨洋社」，張李德和從其學習東洋畫。參與鷗社活動。<sup>26</sup>

民國 40 年（1951）11 月，張李德和當選臨時省議員，12 月詩會，張德和作〈省臨時議員當選即興〉：

泥金報到展眉頭，磊塊衷懷爽若秋。逐鹿漫嗤蕉鹿夢，得容歡樂失何愁。<sup>27</sup>

同場還有吳文龍、賴柏舟、施淵龍、黃水文等人。林玉山唱和，〈步前韻〉：

閨才參政占鰲頭，十月泥金報喜秋。劫後諸峰鍾瑞氣，羅山重建慶無愁。<sup>28</sup>

王亞南（1881-1932），江蘇省江陰人，昭和 2 年（1927）、昭和 5 年（1930）兩度來臺開設畫展並遊歷各地。曾訪問嘉義，暫居於琳瑯山閣，與嘉義藝文界人士互動，頗為頻繁。蘇孝德、林臥雲等人遂發起成立「鷗社書畫會」來紀念王亞南造

<sup>25</sup> 參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頁 352。

<sup>26</sup> 林香琴，〈從文化霸權探析林玉山畫作之集體記憶〉，《臺灣美術》107 期（2017.01），頁 61-98。

<sup>27</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298。

<sup>28</sup> 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初集》（嘉義：賴柏舟，1951），頁 102。

訪嘉義。昭和 7 年（1932）底王亞南病逝，鴉社同仁則為之舉辦追悼會。<sup>29</sup>

儘管早期缺乏清楚的概念化架構，沒有一個可信的測量方法，社群心理意識卻緣著鄰里「關係」而理論化，足供參考。「關係」會因為更多的參與（greater participation）而深化，琳瑯山閣文人群經常性的交流，加強了相互人際關係，形成社會的特殊關係（social bonding），使得張李德和、林臥雲、吳百樓形成了三大金剛。而這也可以看到更強的目標感（greater sense of purpose），邁向「延斯文於一脈」的共同嚮往。為保障治理的方便與安全，防止臺灣人擁有自主思想，文史哲類受到嚴控。更有意義的是，這群城市鄰里的文人菁英，多具備醫藥學的背景。為照顧在臺日人的身體健康，再加上本島燥熱潮溼，日人鼓勵本島人就讀醫學、藥學，這是何以臺灣人選擇中、西醫執業。<sup>30</sup>

家族的仕紳背景、文人風雅感性不只加強人際網絡，同時也因為所從事共同專業領域，幾乎都創造了一定資產，加強了社會結構（social fabric），在社區內有效運作的能力（ability to function competently in the community）。<sup>31</sup>就可得的最佳例證是，詩歌、書法、繪畫、出版、設私塾，設計研習課程，捐資救貧等等，結合了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類資本，並成功轉化，為群己與嘉義市建構了極傲人的象徵資本，使得嘉義市既是聞名全國的「畫都」，也是風雅薈萃的「華都」。

琳瑯山閣文人群本此精神貢獻城市鄰里，也將這樣的精神帶到他方。昭和 5 年（1930）在新北市創設的樂生療養院，由於早期癩病（癩瘋病）無特效藥，被誤認為傳染病，導致醫師難求，其中竟有兩位嘉義籍醫師，一為擔任院長的吳文龍，另一位則是賴姓世家出身的醫學博士賴尚和（1899-1967），自願進駐樂生院。後者，昭和 9 年至民國 35 年（1934-1946）共在樂生服務十餘年，是任期最長的醫師。卸職後至台大醫學院專任教授，這是慈惠奉獻的最佳例證。<sup>32</sup>

<sup>29</sup> 周志仁，〈日治時期來臺海派畫家王亞南與鴉社書畫會之文藝交流考察〉，《嘉義市文獻》26 期（2024.12），頁 200-227。

<sup>30</sup> 臺灣人在島內的就讀的最高學府，有「國語學校」師範部（後來改稱「師範學校」）、「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等。

<sup>31</sup> 本段的論述參：Bachrach, K. M., & Zautra, A. J. Coping with a Community Stressor: The Threat of a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6(1985), pp.127-141.

<sup>32</sup> 1934 年，賴尚和擔任臺灣總督府樂生院醫官。1945 年 12 月，擔任代理院長。1946 年初，轉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衛生局第二課課長，再轉技術室主任。同年 10 月，轉任臺灣大學醫學院熱帶醫學研究所的「癩研究室」主任。參考：范燕秋，〈1960 年代樂院醫療實驗事件、創傷與病患抗爭史〉，《師大台灣史學報》8 期（2015.12），頁 134。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s://who.ith.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24.08.20）。

### (三) 文化空缺的補白與記憶重建

除了物理空間，往來於琳琅山閣的文人社群，其各種書寫與活動組織者為張李德和。作為女性的張李氏，她究竟賦予了琳琅山閣何種性質？建構了女性自我何種形象？在這裡，我們將以與張李德和同時代的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做為參照，討論中西兩位女性的房間有很大的差異。吳爾芙在劍橋大學女子學院紐納姆學院和格頓學院演講（1928.10），兩次演講的講稿匯集為長篇散文《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於昭和4年（1929）9月出版。<sup>33</sup> 張李德和一路從塾學、公學校讀上來不同，吳爾芙小時候不曾接受過適當的教育，與當時的人們認為男孩才有資格上學，因而她強烈主張女性應該得到公平教育的機會。她使用隱喻，提出女性要擁有「自己的房間」的女性，才能取得寫作的資格。吳爾芙也就女性作家作品提出評論，如珍·奧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s）<sup>34</sup>等，她們的書寫隱涵女性智慧，觸及女同議題，卻未獲得應有的重視。珍·艾倫·哈里遜（Jane Ellen Harrison, 1850-1928）在文章中僅以名字首字母的縮寫出現等等不公平的現象，她提出的針砭，其主要訴求在於：男性所寫作的文學史裡的女性文學力被忽視了。

以下本小節將承前文的討論，再輔以後文從文藝日用、產婆講習所的漢文教育說明琳瑯山閣並不是「自己的房間」。

#### 1. 文藝日用

在古典文人傳統裡，詩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在前文林臥雲與張李德和的唱和已有所討論，在這裡，不妨進一步揭示其內含的意義。就這方面，顏崑陽曾經做過精采的論述。<sup>35</sup> 將詩歌作為社交工具，張李德和贈送鹽、牛乳，吳文龍作詩〈謝賜鹽牛乳〉道謝，詩云：

乳牛鹽酪勝瓊漿，一片冰心喜得嘗。恰似杜陵蒙賜粥，經旨口裏尚餘香。<sup>36</sup>

<sup>33</sup> 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Hogarth Press, 1935.

<sup>34</sup> 布朗特三姊妹指的是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代表作：《簡·愛》（Jane Eyre），艾蜜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 1818-1848），代表作：《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ë, 1820-1849），代表作：《荒野莊園的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sup>35</sup> 顏崑陽，《中國詩用學：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行為詩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3）。

<sup>36</sup> 張李德和編，江寶釵編校，《琳瑯山閣唱和集》，台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電子書。（來源：

吳文龍讚美牛奶勝於瓊漿玉液，而張李德和則為他的道謝詩回覆，作〈和百樓君謝賜鹽酪牛乳韻道謝〉：

佐粥珍貽片玉漿，羔豚不許混淆嘗。休嗟世味皆鹽滷，一潤溫湯軟有香。<sup>37</sup>

在唱和贈答的詠歌交遊裡，我們發現，張李德和經常是集會的組織者，她是首唱、致贈者，也擔任詞宗，她自己就是文學與文學史的主導人，她並不需要去爭取自己的房間。

宋代以後，詩的社交功能被強化，成為人我交流遊戲的一部分，集句詩〈壺仙花果園即景〉係由吳文龍、林臥雲、張李德和、賴雨若各寫一句，詳後文引詩。

如此可見，共享空間，合意同作，為琳瑯山閣定義為一個社群空間的性質。

## 2. 產婆講習所



圖 8：家人與師友齊集，祝賀張李德和及其三女張麗子作畫獲獎。<sup>38</sup>

不只是琳瑯山閣為一共享的空間，產婆講習所是張李德和為當時女性開啟的一個共學的空間。在那個臺灣識字率只有 3.9% 的年代，張李德和協助丈夫經營的諸峰醫院辦理的產婆講習所講習修身、書法、繪畫的活動，她都是實際擘劃者、行動者。一方面，她集結了林臥雲、黃文陶、巫祥禎等人，一方面，這個講習所必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對嘉義底層的女性教育貢獻良多。<sup>39</sup>

<sup>37</sup> <http://www.literaturetaiwan.com.tw/poetry/>，檢索日期：2025.08.10）。

<sup>38</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132。

<sup>39</sup> 李知灝，〈【名單之後】「又是臺灣史上第一回」母女同獲特選：張麗子與其母張李德和〉（來源：<https://reurl.cc/3MAo29>，檢索日期：2025.08.10）。

<sup>39</sup> 江寶釵，〈日治時期諸峰醫院產婆講習所與張李德和的漢詩事情〉，收入蘇明修編，《醫者·醫館·醫者町——探尋臺灣近代基層醫療文化與空間》（嘉義市：文化局，2024），頁 21-39。

講習所教師巫禎祥有一座「襟山園林」別墅，後因建築蘭潭水庫被徵用、淹沒大部份土地。張李德和曾寫下〈遊襟山即景〉，甚是美好：

山環水抱境如仙，綠果紅花更可憐。遠望沖霄塵起處，烏林煙突落襟前。逍遙半日興遄飛，赤帝無權到翠微。如此名園憑賞玩，怪他兒女樂忘歸。<sup>40</sup>

上引這首詩寫襟山綠果紅花，山環水抱，暑熱不到，置身其中，自適自在，樂不思蜀。而這也是張李德和多次帶產婆講習所學生團去遠足的地方。

張李德和詩文集、書畫集中的集作作品，說明琳瑯山閣文人墨客的往從實際與故事，略作分類，為醫師群、家族群、地域群等。她組織文人社群，主導的文藝沙龍，辦理產婆講習所，提供文人創作詩書畫的領域，而這些具社會影響力的活動皆由張李德和領路、主導，源自過去文人群類相聚，共構分享，共同集作的傳統，向社群與城市鄰里，乃至一般人敞開。在這個空間裡的創作，她與詩書畫友每個寫一句，作集句詩；每個人畫一筆，為集筆畫，這是一個群類詠歌以創造永恆記憶的空間，實在無法適用於「自己的房間」的概念。

琳瑯山閣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遭轟炸而成為廢墟。戰後經過重建，未久，張李德和因經濟因素遷居台北（1962），琳瑯山閣亦隨後停止活動（1965）。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認為空間是一種社會產物。根據這個論點，他提出了社會空間分析的三種空間生產概念：空間實踐（*spatial space*）、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與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琳瑯山閣是以構想的方式透過言辭符號的系統而建構出來的空間，琳瑯，是一種美玉，也是美玉彼此之間相互撞擊的空間，亦可指涉文人交遊時的吟唱歌誦的聲腔，特別是他們使用的為台語，因而它可以被視為「空間再現」——一種概念化（*conceptualized*）空間。文人身在感知（*perceived*）的空間裡，進行漢詩文自我遊藝與文化保存繼承的集會活動，使得這一空間透過這樣的社會實踐而生產出社會空間，是為「空間實踐」。而「再現空間」則是居民和使用者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徵而活（*lived*）出來的空間，既是物理空間，又是想像空間。這三種空間分析概念都適於琳瑯山閣的社會空間分析。<sup>41</sup>

<sup>40</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140。

<sup>41</sup> 王志弘，〈多重的辯證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演繹與引申〉，《地理學報》55 期（2009.04），頁 1-24。

### 三、凝視殖民教育空間的重層

日本殖民政府為其宗主國服務，以教育塑造臺灣人，使之適合殖民地統治，俾便控制。其方針為泯滅民族意識、淡化母語教育，宣傳宗主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最優，深具文化侵略性質。我們看到殖民政府建構做為落實統治技術的學校建制，也看到在學校以外的文人社群心性與行動，被殖民者在進入學校體系以後，仍以各種方式保存語言、文字與文化，逃逸其規訓，自創一格。前文述及的諸峰醫院已十分具代表性，不論是琳瑯山閣文人群的各種詩文吟詠集會與出版，最具指標性，受殖民者似乎接受了殖民政府所設定的目標，而在實際回應中似也呈現了他們並不接受其設定目標的做法；他們以「漢文同文」的條件下，得以繞過官方教育體制達到自己的目標，另設教育場如諸峰醫院產婆講習所。盤點琳瑯山閣文人群所打造的教育場還有以下數個，詳下文。

#### （一）城市鄰里與文人傳統教育

##### 1. 嘉義救濟院



圖 9：嘉義救濟院<sup>42</sup>

今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235 號。創始於清朝（一說同治 67 年，一說嘉慶初年），為設置於城隍廟內的育嬰堂，明治 39 年（1906）更名公立嘉義育嬰堂，隨即擴大救濟範圍，改稱嘉義慈惠院。<sup>43</sup> 戰後初期，黃文陶發起組織董事會，改組為嘉義市救濟院，民國 36 年（1947）改組為私立嘉義市博愛救濟院，推舉張李德和為董事長，

<sup>42</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244](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244)，檢索日期：2025.08.10）。

<sup>43</sup> 〈嘉義育嬰堂〉，《臺灣日日新報》，1916.04.05，1 版。

1982 年改名為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嘉義博愛仁愛之家。<sup>44</sup>

民國 41 年（1952），張李德和作〈祝嘉義博愛救濟院施醫所落成紀念〉：

規模丕振仰深謀，在抱痼瘳志可酬。準擬三春回妙手，佇看百尺進竿頭。守誠應抱宏仁術，戒慎旋將偉績收。從此基同磐石固，道存博愛足千秋。<sup>45</sup>

「從此基同磐石固，道存博愛足千秋」期待社會慈善事業，能長遠維持。

## 2. 拔元巷

拔元巷（羊稠巷）在今嘉義市中正路 130 號以東，張李德和家翁張元榮住所，今為公明路 191 號。該區原名羊稠巷，後元榮父登鱉，於廷試中奪元，受贈「拔元」匾，此地遂更名拔元巷。張元榮孫張嘉英醫師在公明路 151 號開設「嘉英兒童診所」（1960），據傳此區皆為張家所有。張元榮（1857-1943），字選榮，號少六，嘉義東門人。



圖 10：嘉英兒童診所樣貌<sup>46</sup>

清代考取歲貢生，日治時期獲授紳章，曾任多項公職，後來辭職在家設立「時敏堂書房」，專心教授漢學，徐乃庚、梅獅、王甘棠、賴柏舟、巫禎祥等人皆出身其門下。張李德和嫁給他的第四子錦燦後，贈字「連玉」，寓意來自「和氏璧價值連城」，璧為古代禮天之玉，即祭祀天地四方神明的禮器，以此期許她治家創作有成。翁媳詩詞唱和，在家人關係之外，更呈一種砥勵修德持學的情義。〈大正 7 年（1918）履端恭賦並請親友賜和〉：

<sup>44</sup>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嘉義博愛仁愛之家（來源：<http://www.cyboai.org.tw/about.aspx?id=1>，檢索日期：2025.08.10）。

<sup>45</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302。

<sup>46</sup> 路款豪，〈嘉英診所今日的樣貌〉，嘉義市老醫館（來源：<https://pse.is/85wakt>，檢索日期：2025.08.10）。

從來家慶本天恩，學問科名愧等論。舉案齊眉諧匹偶，承歡繞膝粲兒孫。曾饒雅趣花三徑，藉遣疏慵酒一樽。已過銀婚年十五，多添十載便金婚。<sup>47</sup>

履端為「開端」之意，亦即張元榮還曆之慶，張元榮自述生平，自謙學問與功名不如同輩，但有幸夫妻和睦，舉案齊眉，兒孫滿堂，今日已過銀婚（結婚 25 年）又十五年，再十年便是金婚（結婚 50 年），企盼夫妻健康，持續相守。張李德和作〈戊午履端謹次家翁六旬榮壽瑤韻〉慶賀：

懸弧舞綵報深恩，春滿乾坤快莫論。受訓趨庭爭繞膝，含飴點頷喜添孫。評經閱史詩多詠，煮菊餐松酒幾樽。龜鵠遐齡歡饗鑠，兒曹預卜祝金婚。<sup>48</sup>

上引詩，張李德和既慶和大壽，又預祝金婚。

### 3. 悅紅館

賴惠川（1887-1962），名尚益，號頤園，別署悶紅老人，「悶紅館」即當時賴家的居所，位於今嘉義市東市場內，園屋已改建、湮沒，僅見人潮川流往來、新舊建築交織的街路供人懷想。

父親為賴世英為清末明經科歲貢生。明治 32 年（1899）從總爺街嚴本林學漢學，昭和 19 年（1944）為了躲避日軍的徵召（稱之為「夫役之禍」），曾出任孔子廟書記一職，後辭去。賴惠川交遊廣泛，悶紅館培育了不少漢學人才，文名較著者有 16 人，錄在賴柏舟《詩詞合鈔》「悶紅館風誼錄」一章。昭和 18 年（1943）賴惠川發起，邀集許然、蔡水震、黃水文等十數名傳統文人，成立「小題吟會」，切磋詩詞創作，這是當時詩文壇少見的詞學會。民國 35 年（1946）小題吟會專為填詞集會，改名題襟亭填詞會，民國 40 年（1951）因為國民黨政府集會法趨於嚴峻而中止。賴惠川為詩會重要成員，曾經參與羅山吟社（1911）、玉峰吟社（1915）、鷗社（1949 年復會）、鳴玉社（1948）、壺仙花果園修養會（1948）、南州大會（1949）、大仙巖擊鉢吟會（1960）等文人社團。<sup>49</sup>

<sup>47</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編校，台灣漢詩收位典藏資料庫電子書（來源：[http://www.literature-taiwan.com.tw/poetry/04/04\\_01\\_01.htm](http://www.literature-taiwan.com.tw/poetry/04/04_01_01.htm)，檢索日期：2025.08.10）。《琳瑯山閣唱和集》，頁 524。原刊不著出版時間、地點、出版項。另，亦有台北：詩文之友社，1968 版。

<sup>48</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55。

<sup>49</sup> 江寶釵，〈論嘉義賴氏家族暨其古典文學的書寫表現〉，《嘉義市文獻》第 26 期（2024.12），頁 45-46。

## 4. 玄風館（玄風書道會）

圖 11：玄風館<sup>50</sup>

今嘉義市中正路 172 號。琳琅山閣文人群原本即以詩書畫三藝一體，寫詩作畫都涉書法，民國 52 年（1963）張李德和創立玄風館，即設置國畫、西畫、書道、詩文四個部門。書道部邀請陳丁奇、莊德三、施淵龍、吳松林等人擔任講師。民國 54 年（1965）張李德和夫妻遷居臺北，將玄風館交予陳丁奇主持。<sup>51</sup>成立玄風書道會，嘉南地區推動書法教育的重要團體，培育出多位活躍當代書壇的優秀門生。〈玄風俱樂部成立感賦〉：

策興書道志重伸，不少同舟共濟人。一線光從紅卍字，玄風普被樂傳真。<sup>52</sup>

篇首張李德和自述她復興書法的決心，慶幸許多有心獻身協助。「卍」字日人稱呼為まんじ（manji，萬字），代表佛法、宇宙和諧，愛與仁慈。那紅色卍字劃出一線光芒，書道天下風行，使得人人都可以獲得入道的法門，由此可以看到她對書道推廣的殷切盼望。

<sup>50</sup> 「玄風館」匾額 癸卯（1963）之夏 逸園仙史題，引用自：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書畫集》，頁 147。原件為張婉英提供。

<sup>51</sup> 盧廷清，〈玄風道館書藝常新 1963-1976〉，《博涉·奇變·陳丁奇》（台北：雄獅圖書，2009）。

<sup>52</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I》，頁 446。

## （二）殖民地的現代學校教育

現代教育是伴隨著現代社會的形成而出現的人類歷史上一種嶄新的教育形式，也是人類社會和教育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日治後期，初等教育迅速成長，這是有助於日語普及的，它成為同化臺灣人的最重要策略之一，乃至臺灣日語普及率幾達 80%，此係殖民現代性展現的結果，使得臺灣變成一「雙語並用」社會，有助於現代基本知識、技術及觀念的傳播，而促進了臺灣社會的現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反過來，這也造成臺灣人民族國家意識日漸淡薄，乃至被塗抹殆盡，遺痕無存。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裡，我們也要注意到在殖民的壓抑，在現代性的導引下，琳琅山閣文人群打造教育場，繫斯文於教育，投入漢文化的保存，不遺餘力。於是，重理學校地理，說明殖民文化空間的今昔變化，有的被重建，有的完全消失，有的殘留成為混雜的街區景觀，藉此了解殖民統治的情境與現況，略以展示當時被殖民的臺灣菁英具體的反抗行動，自有一定的必要。

### 1. 私立嘉義幼稚園

今吳鳳幼稚園（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260 號）張李德和長子兒雄母校。大正 4 年（1915）由淨土宗布教師創設，招收日人子弟為主。<sup>53</sup>昭和 19 年（1944）因戰爭停辦，戰後重建，更名吳鳳幼稚園。報導〈諸羅特訊 設幼稚園〉：

設幼稚園 私立嘉義幼稚園。乃大正五年一月廿一日。淨土宗布教師。宗本良岡氏所設。……現有吳文龍、張錦燦二氏之子。亦入該園。<sup>54</sup>

該園以招收日人子弟為主，張錦燦、吳文龍之子得以進入就學，可知二人在日治時期社會地位頗不一般。

<sup>53</sup> 「設幼稚園 私立嘉義幼稚園。乃大正五年一月廿一日。淨土宗布教師。宗本良岡氏所設。……現有吳文龍、張錦燦二氏之子。亦入該園。」〈諸羅特訊 設幼稚園〉，《臺灣日日新報》，1919.01.12，6 版。

<sup>54</sup> 〈諸羅特訊 設幼稚園〉，《臺灣日日新報》，1919.01.12，6 版。

## 2. 曙光幼稚園



圖 12：曙光大樓 (Google 地圖擷取)

今民生北路、康樂街口。原名曙光幼稚園，由林臥雲的媳婦林郭碧梅創設（1935），是嘉義市第一所專收臺籍兒童的幼稚園。<sup>55</sup>張李德和曾作〈郭美吟女士設立嘉義曙光幼稚園三十年紀念歌〉（1966）：

結禱伊始教鞭香，琴瑟和鳴孝順莊。翁姑愛惜子同樣，啟榮夫婿藥業張。明珠掌上博親揚，旋復弄璋竟失璋。淒慘悲子苦未息，哭夫憶子斷迴腸。廿三矢志柏舟章，一女珍扶力禱禳。忍死撫孤遵禮制，就生依義耐關防。園開幼稚號曙光，克難度日凜秋霜。盡心愛護人景仰，歲歲園兒五千強。臺北吉林增建設，系統分來裕稻梁。兩方蝟務紛紛慮，頭緒計劃造才良。大專畢業四百將，置獎鼓勵盡慈祥。母女協力幼苗植，賴淵平市長大表彰。嗚呼，茹苦含辛儒志勵，精神博愛惠風翔。及人之幼心常足，三十年來日日忙。吁嗟乎，人生書味有特長，無名英雄出尋常。千花萬木多姿彩，懿德劬勞億載芳。<sup>56</sup>

藉由詩，道出曙光幼稚園的創設始末，林臥雲子啟榮、媳林郭碧梅，夫妻相得，惟林郭碧梅 23 歲時便喪夫、喪子，於是矢志不改嫁，並設立幼稚園照顧在地幼兒，移小愛為大愛，「歲歲園兒五千強」可知累計下來，學生數量不小。

<sup>55</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527](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527)，檢索日期：2025.08.10）。

<sup>56</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I》，頁 473-474。

### 3. 崇文國民小學



圖 13：曙幼稚園<sup>57</sup>（團隊攝）

嘉義市東區垂楊路 241 號，原係光緒 22 年（1896）創設的嘉義公學校國語傳習所，後改制（1898）為嘉義公學校提供本島人就讀。根據日人差別待遇的規定，日人就讀小學校，即是加入「國語家庭」，本島人無份參與。張李德和曾經在大正 1 年至大正 3 年（1912-1914）年在這裡任教。詩集裡留下為畢業生撰寫的作品〈題嘉義公學校滿五十一週年暨第十一屆畢業生紀念書刊〉：

世間風義重如巒，師友精神氣若蘭。道德文章漫宇宙，情深鯤海契斯刊。<sup>58</sup>

### 4.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左 / 圖 14、右 / 圖 15：日治時期的嘉義高等女學校今（左）昔（右）對比<sup>59</sup>

今嘉義市西區垂楊路 243 號。張李德和三女麗英、六女妙英、七女婉英母校。大正 11 年（1922）創立，採四年制，招收日籍生為主。戰後兼收初、高中部，最後，改制為省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1970）。<sup>60</sup>

<sup>57</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reurl.cc/5RLp67>，檢索日期：2025.08.10）。

<sup>58</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I》，頁 457。

<sup>59</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536](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536)，檢索日期：2025.08.10）圖 15 為團隊拍攝（2025）。

<sup>60</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536](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536)，檢索日期：2025.08.10）圖 14 為團隊拍攝（2025）。

## 5.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位於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 738 號。張李德和次子藩雄母校。由三屋靜（1881-1940）創校（1924），擔任校長，為張李德和的師長三屋清陰（1857-1945）之長子。設立之初為五年制中學，戰後招收初、高中部，民國 57 年（1968）改制為省立嘉義高級中學。

三屋清陰，大五郎，號清陰，筆名恕，日本越前人，曾任《臺灣教育會雜誌》及《臺南新報》漢文欄主筆、「鴉社書畫會」顧問。據臺次年即來臺任教（1896），張李德和就讀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時，清陰便在該校執教。三屋靜創建嘉義中學，他便跟著定居嘉義（1928），三屋靜調任臺北文教局編修課長（1931），他亦隨之從嘉義遷居臺北，張李德和作詩送別，三屋亦作詩唱和，在〈送別三屋清陰恩師〉這首詩裡，她寫道：

秋風聲裡笛聲寒，折柳離愁藉筆端。鞭執騷壇陪杖履，經傳絳帳仰衣冠。欣瞻抱膝歌梁甫，長願扶輪駐武巒。此日文旌無計挽，臨歧翹首感漫漫。<sup>61</sup>

三屋的答贈詩〈恭次張夫人李德和女士送別芳韻〉如下：

短帽鶴衣纔免寒，一生行跡避三端。偏悲飛鳥迷林樹，羨見浮雲歸舊巒。閨秀詞場憐老耄，天涯久宦背儒冠。堪慚七十居無定，又向淡城路沓漫。<sup>62</sup>

上引詩，張李德和對三屋的學問性行推崇備至，期望他永駐嘉義。三屋的次韻詩則謙稱自己窮於道途，奔動於行旅，讚譽張李德和的才情，唱和之中，看到兩人之間的真摯情誼。

<sup>61</sup> [ject&id=251536](#)，檢索日期：2025.08.10）。

<sup>62</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149。

<sup>62</sup> 張李德和編著，《琳瑯山閣唱和集》（台北：詩文之友社，1968），頁 85。

## 6. 壺仙花果園



圖 16：壺仙花果園<sup>63</sup>

圖 17：1948 年壺仙花果園修養會第二期講習班畢業紀留影。<sup>64</sup>

壺仙花果園，在今嘉義市安和街 2 號（安和街與垂楊路所夾路口）。當年（1926）賴雨若創建於當時的南門城外數畝空地，遍植花果，號「花果園」（今嘉義市安和街 2 號，安和街與垂楊路所夾路口），是詩友文人雅集的據點，與李德和的「琳琅山閣」沙龍往來密切，二人的園林則在嘉義市內遙相對映。於花果園中開設「壺仙花果園義塾」（1926），教授漢文，張李德和曾任該塾的教師。

賴雨若（1877-1941），名尚霖，字雨若，號壺仙，嘉義人，為成仁街歲貢生賴世觀廣文長子、賴惠川之堂兄，為嘉義之望族。曾任地方法院雇員、通譯，後負笈日本鑽研法學。返臺後考取辯護士資格，為臺南州轄下臺籍第一人。與林臥雲、蘇孝德組織芸香吟社、嘉社，人稱「法曹詩人」。

賴雨若後因觸犯當局，將義塾改為「壺仙花果園修養會」（1934）。賴雨若逝世（1941），子賴巽章接續辦理義塾，培養傑出人物包含林玉山、蔡水震、黃宗焜、黃水文等。戰後，賴雨若子女賴巽章、賴麗渚於原址創設「壺仙幼稚園」（1954-1976），成為不少嘉義人幼年的記憶。

今之「花果園」原址完整保留，但因賴家人赴美，荒廢中。然而園林佔地之廣、建築之態，仍可令我們緬懷、想像那個文人群體風起雲湧的年代風華。

<sup>63</sup> 中華電視公司（來源：<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108/201108220805905.html>，檢索日期：2025.08.10）。

<sup>64</sup> （來源：[https://samsiugarden.com/2021/lotus\\_of\\_oo\\_sian\\_garden/](https://samsiugarden.com/2021/lotus_of_oo_sian_garden/)，檢索日期：2025.08.10）。

〈壺仙花果園即景〉係由吳文龍、林臥雲、張李德和、賴雨若各寫一句完成的集句作品。

蓮池橋畔寫芳姿（百樓），人自風流景自奇（臥雲）。絕好嶄新留色相（連玉），傳神端藉大家詩（壺仙）。<sup>65</sup>

可推知除了遍植花果，有蓮池、有橋，儼然世外隱居地。

## 四、從謄寫中複寫琳瑯山閣城市鄰里

### (一) 圖籍出版與裱褙工藝

日治時期的嘉義，由於阿里山林業的興起，提早的市區改正計畫，使得城市現代化相對成熟。它是惟一在交通上擁有森鐵、台鐵的城市，也因為城市鄰里的完構，製材產業的勃興，創造巨大的財富，不只人口增加，農林學校成立。全國第一家書店蘭記書局成立，再加上詩書畫藝術與出版的需求，吸引了一些書店、裱畫店、雕刻店的猥聚，娛樂、飲食等種種發展，集成為一個文化出版事業的聚落。

#### 1. 蘭記書局

創辦人黃茂盛，是臺灣第一家書店（1917），也是最早多角化經營的書店，出書，也販售書和文具用品。日治時期與林獻堂的中央書局、連橫的連雅堂書局、蔣渭水的文化書局並列台四大書局，當時印製的漢文讀本，提供臺灣人寫漢字、習漢文的機會。在國民黨政府時期，出版台語文書籍，傳承台語文書寫與閱讀傳統。在不同時代，蘭記書局扮演著文化傳承的見證者。

文訊雜誌社出版《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2009），又重出《記憶裡的幽香：嘉義蘭記書局史料文集百年紀念版》（2019）。

<sup>65</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I》，頁 514

## 2. 木材街



圖 18：德豐木材商行<sup>66</sup>

阿里山木材的開發，讓嘉義市躍昇為日治時期臺灣第五大都市，而林森西路東側為北門車站、嘉義製材所，西側通往嘉義火車站，日治時期即為木材商林立的木材街。張李德和詩友蘇友讓，在此處創設「德豐商行」（1921），兼營製材工廠場與木材販售。舊地址為嘉義市北門外二八九ノ四，<sup>67</sup> 今為林森西路 289 號。

蘇友讓雖為商人，亦著力於文化事業，除經濟支援文人之外，亦出借商行為集會、展覽場地，如鴉社之例會（1929）<sup>68</sup>、嘉社組織聯吟會（1933）。<sup>69</sup> 今蘇家舊宅全非，僅林森西路 289 號留有過去洋房外觀。

## 3. 成仁街文園裱畫店、風雅軒雕刻部

成仁街位於今嘉義市公明路與中山路之間，舊稱美街，其原名為米街，「美街」是「米街」台語諧音。「米街」由來於清乾隆年間，此地是諸羅成米糧的集散地，順勢帶動了經濟的繁榮，隨著嘉義文教的提昇、文人雅士的匯聚，裱框業應運而生，日治時期，除了是裱裝店的集中地，在提供各種民間喜慶祭祀書畫、與文人畫的進出流動之際，更使此地兼具畫廊的展覽功能——進而，成為「華都」的推手之一。

美街的存在，在物質、藝文交流上促使藝術家的誕生，更有甚者，不少藝術家誕生於裱框家庭，如林玉山的父親經營風雅軒，蒲添生父親亦為裱畫師父（文錦裱畫店）。今存之裱畫店，僅文園持續經營。

<sup>66</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785](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785)，檢索日期：2025.08.10）。此係該圖原況。

<sup>67</sup> 柯萬榮編輯，《臺南州名士錄》（臺南市：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頁 74。

<sup>68</sup> 〈嘉義鴉社例會〉，《台灣日日新報》，1929.08.01，夕刊 4 版。

<sup>69</sup> 〈嘉社組織 南州聯吟會 議全島大會事〉，《台灣日日新報》，1933.11.01，8 版。



左 / 圖 19：過去的風雅軒（google 地圖擷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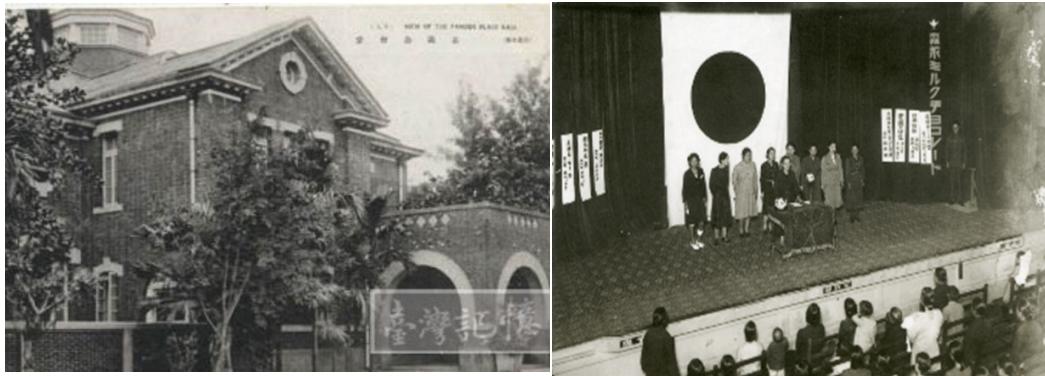
中 / 圖 20：今之風雅軒，團隊攝於其改建待售時

右 / 圖 21：老當益壯的文園裱畫，團隊攝

## （二）展示的政治與城市空間

琳瑯山閣文人群的詩書畫作品，藉由城市鄰里空間安排，透過典藏、展示與教育活動予以鋪陳、轉化及呈現。然而，看似中性的社會空間，在特定時空環境下卻曾是見證國家隱而不見的政治目的，也是知識宰制的重要據點，若干展示實蘊含了殖民的權力關係。在嘉義的地景裡，如營林事務所、公會堂、公園，甚至是金融機構，皆富含來自皇室與臺灣總督府的權力，全國的藝術創作，包括名列前茅的嘉義在地藝術家作品，其公開陳列、展示，有助於爭取居民的在地認同。並隨著殖民政治氛圍的轉變，充作向本島人呈顯各地風貌的景況。

## 1. 嘉義公會堂



左 / 圖 22：日治時期的公會堂<sup>70</sup>

右 / 圖 23：嘉義公會堂張李德和女士講演<sup>71</sup>



左 / 圖 24：有銅像的中正公園（團隊攝）

右 / 圖 25：無銅像的中正公園（團隊攝）

嘉義公會堂，建於當時榮町二丁目 36 番地，佔地 3647 坪，建地 358 坪（大正 9 年 8 月 20 日），為一磚造歐風建築，設八角望樓，距琳瑯山閣僅百數公尺，附近另有林玉山宅，為重要的社交集會、美術展覽場所，是日治時期許多重要藝文聚會最鍾愛的策展地點，40 年代張李德和曾在此演講；戰後改為中山堂，並增設康樂區、球場與圖書館等設施，並以「康樂暮鼓」被列入「1948- 嘉義新八景」；<sup>72</sup> 張博雅

<sup>70</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limit=24&offset=0&sort=relevance&order=desc&keyword=%E5%98%89%E7%BE%A9%E5%85%AC%E6%9C%83%E5%A0%82&isFuzzyMode=false&query=%7B%7D&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234&recOffset=1](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limit=24&offset=0&sort=relevance&order=desc&keyword=%E5%98%89%E7%BE%A9%E5%85%AC%E6%9C%83%E5%A0%82&isFuzzyMode=false&query=%7B%7D&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234&recOffset=1)），檢索日期：2025.08.10）。

<sup>71</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417](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417)），檢索日期：2025.08.10）。

<sup>72</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625](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625)），檢索日期：2025.08.10）。

市長任內改建為中正公園（1989），地上設六百席露天演奏台，地下建停車場，為嘉義市舉辦國際管樂節的主要場地。四圍分別是國華街、民權路、忠義街、北榮街。

書畫方面，昭和 5、9、10 年（1930、34、35），<sup>73</sup> 春萌畫會舉辦週年紀念展，昭和 15 年（1940）鴉社舉辦皇軍慰問全島書畫大會等，<sup>74</sup> 代表地方藝文界的盛事，都借用公會堂的空間。第 5 回臺灣美術展嘉義展場（1931），<sup>75</sup> 更具指標性，舉辦地點亦是公會堂。

文學方面，嘉社承辦全島詩人大會在嘉義市公會堂舉辦（1934.04.07、08），共有 67 個吟社、231 名文人參與。<sup>76</sup>

## 2. 嘉義公園

今嘉義公園（嘉義市東區啟明路 264 號）。創設於嘉義市東郊的山仔頂，是嘉義重要的名勝（1910），民國 37 年（1948）以「公園雨露」被列入嘉義新八景，張李德和曾多次造訪並作詩〈遊公園〉：

山環水抱景清幽，花木成蹊豁醉眸。滿袖香風斜照裡，不知身在畫中遊。<sup>77</sup>

<sup>73</sup> 〈嘉南春萌會主催畫展在嘉義公會堂〉，《臺灣日日新報》，1930.12.07，4 版。〈春萌畫展〉，《臺灣日日新報》，1934.06.21，12 版。〈春萌畫會六週年紀念會〉，《臺灣日日新報》，1935.02.19，8 版。

<sup>74</sup> 〈全島書畫展嘉義鴉社主催〉，《臺灣日日新報》，1940.01.08，4 版。

<sup>75</sup> 〈臺灣美術展訂十一月七八日開于嘉義〉，《臺灣日日新報》，1931.10.16，4 版。

<sup>76</sup> 〈全島詩人大會（第一日）詩星朗朗薈萃於羅山明年春會臺中州承辦〉，《臺灣日日新報》，1934.04.09，8 版。〈全島詩人大會（第二日）詩星朗照玉山高〉，《臺灣日日新報》，1934.04.10，4 版。

<sup>77</sup>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頁 184。

### 3. 羅山信用組合



左 / 圖 26：羅山信用組合曾是昔日詩書畫展示地點，後改為板信商業銀行<sup>78</sup>



右 / 圖 27：板信商業銀行（團隊攝）

羅山信用組合，大正 6 年（1917）創立，址設榮町臺銀嘉義支店旁，現址為中山路 298 號。戰後改為「有限責任嘉義市第一信用合作社」，再改為板信商業銀行（股）公司（2005）。創立之初，社址在嘉義市西門市場前面，為一木造簡陋辦公室。後因經營得當，遂遷移至現址（1931），並興建鋼筋樓廈。<sup>79</sup> 現址隔壁為台灣銀行，緊鄰於國華街，在張李德和藝文沙龍文人社群的步行範圍內。

春萌畫會第 4 回展（1933），<sup>80</sup> 於此展出。

琳瑯山閣的空間除了從照片、陳澄波的畫作中復現，文人群的活動稍見於活泉人文館，惟館主雖是後代，並不以詩書畫素養見長，儘管號召會集，無法複刻當年，仍努力於在地文化知識的保存不輟。而興中街「穀谷」曾以「永續生活故事館」為題，規劃庭園造景，選擇與嘉義意象相關的植栽盆器，串聯土地情感，進行「植栽鍊」策展，一面呼應藝術家代表畫作、一面連結畫都嘉義的藝術發展歷程。如由鳶尾花所呈現的畫面令人懷想張李德和參與第一回府展東洋畫部的入選作品〈閒庭〉（1938），彷彿重見這位「琳瑯山閣」主人當年與詩書畫友交遊的景況。<sup>81</sup> 這亦是

<sup>78</sup>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237](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237)，檢索日期：2025.08.10）。

<sup>79</sup> 張建俅纂修，張秀蓉分修，《嘉義縣志·卷七·經濟志》（嘉義縣：嘉縣府，2009），頁 185-188。

<sup>80</sup> 〈春萌會小品展開於嘉義〉，《臺灣日日新報》，1933.05.07，夕刊 4 版。

<sup>81</sup> 嘉義市立博物館（來源：<https://museum.chiayi.gov.tw/Education/StreetPoints/Open113.html>，檢索日期：2025.08.10）。

非常具體的空間再現。

## 五、結論

本文論證張李德和的「琳瑯山閣」不宜譬擬為吳爾芙的「自己的房間」。從社會空間分析切入，循物理空間與社會特殊關係的路徑，分別說明現代化市區改正下嘉義市城市鄰里的建構，如何深刻支配了琳瑯山閣文人群的社區與社區意識，琳瑯山閣暨其周邊私家／官方、實體／案上文化地景與琳瑯山閣的關係，於教育的進步現代性裡，積極建構私家文化地景，諸峰醫院的琳瑯山閣自然為箇中代表。其與琳瑯山閣成犄角之勢則有悶紅館、壺仙花果園。在官方的文化地景，則有崇文國小、嘉義女中、嘉義高中、公會堂、中正公園、羅山信用組合等。在產業方面則有德豐木商行、文園裱畫店、風雅軒雕刻部等。這些被殖民的社會空間與地景，有的部分還保存著，有的獲得修復而保存，有的已因拆除重建而完全消失了，其中隱含的殖民現代性的文化與記憶，有待吾人逐一挖掘與復現。

這些社會空間湧盪了傳統文人群類詠歌、集體共作，彼此交遊的詩性行動與詩書畫為日常之用的生活方式，無從相應於自己的房間。從空間再現到空間實踐，再到再現空間。然而，戰火無情，琳瑯山閣暨其周邊的空間消失，記憶重建只能倚待照片、繪畫、圖盤等文獻與文物。接著，盤點琳瑯山閣周邊人車往來時被略過的城市學校所承載的教育政策，歷數文人群在殖民世代尋找抵殖民的行動與影響力。木材街、成仁街的圖籍出版與裱褙工藝，在公會堂、公園、金融機構，既是在地藝文活力的再現，卻也是總督府治理下教育政策成功的展示，在今日，時移事改，在沒落中另發展出令人驚豔的風貌。

## 引用書目

### (一) 專書

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Hogarth Press, 1935).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政府文化局，1998）。

柯萬榮編輯，《臺南州名土錄》（臺南市：臺南州名土錄編纂局，1931）。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書畫集》（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25）。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嘉義市：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25）。

張李德和著，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 II》（嘉義市：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25）。

張李德和編著，《琳瑯山閣唱和集》（台北：詩文之友社，1968）。

張建俅纂修，張秀蓉分修，《嘉義縣志·卷七·經濟志》（嘉義縣：嘉縣府，2009）。

楊維真纂修，楊宇勛分修，《嘉義縣志·卷十二·人物志》（嘉義：嘉縣府，2009）。

盧廷清，《博涉·奇變·陳丁奇》（台北：雄獅圖書，2009）。

賴柏舟，《鷗社藝苑初集》（台北：龍文，2009）。

賴時輝等著，江寶釵主編，《嘉義賴家文學集（下）》（嘉義：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2009）。

蘇明修編，《醫者·醫館·醫者町——探尋臺灣近代基層醫療文化與空間》（嘉義市：文化局，2024）。

## （二）期刊論文

Bachrach, K. M., & Zautra, A. J. Coping with a Community Stressor: The Threat of a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6 (1985), pp.127-141.

Stephanie Riger, Paul J. Lavrakas, Community ties: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urban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1981), pp. 24-40.

王志弘，〈多重的辯證列斐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演繹與引申〉，《地理學報》55期（2009.04），頁 1-24。

江寶釵，〈論嘉義賴氏家族暨其古典文學的書寫表現〉，《嘉義市文獻》26期（2024.12），頁 31-53。

周志仁，〈日治時期來臺海派畫家王亞南與鷗社書畫會之文藝交流考察〉，《嘉義市文獻》26期（2024.12），頁 200-227。

林香琴，〈從文化霸權探析林玉山畫作之集體記憶〉，《臺灣美術》107期

(2017.01)，頁 61-98。

范燕秋，〈1960年代樂生院醫療實驗事件、創傷與病患抗爭史〉，《師大台灣史學報》8 期 (2015.12)，頁 134。

張志源，〈1906 年 -1916 年嘉義市區改正下道路系統之演變〉，《嘉義市文獻》25 期 (2017.03)，頁 95。

### (三) 報紙

〈嘉義育嬰堂〉，《臺灣日日新報》，1916.04.05，1 版。

〈諸羅特訊 設幼稚園〉，《臺灣日日新報》，1919.01.12，6 版。

〈諸羅東籬消息〉，《臺灣日日新報》，1927.11.27，4 版。

〈嘉義鴉社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08.01，夕刊 4 版。

〈嘉南春萌會主催畫展在嘉義公會堂〉，《臺灣日日新報》，1930.12.07，4 版。

〈臺灣美術展訂十一月七八日開于嘉義〉，《臺灣日日新報》，1931.10.16，4 版。

〈春萌會小品展開於嘉義〉，《臺灣日日新報》，1933.05.07，夕刊 4 版。

〈嘉社組織 南州聯吟會 議全島大會事〉，《臺灣日日新報》，1933.11.01，8 版。

〈全島詩人大會（第一日）詩星朗朗薈萃於羅山明年春會臺中州承辦〉，《臺灣日日新報》，1934.04.09，8 版。

〈全島詩人大會（第二日）詩星朗照玉山高〉，《臺灣日日新報》，1934.04.10，4 版。

〈春萌畫展〉，《臺灣日日新報》，1934.06.21，12 版。

〈春萌畫會六週年紀念會〉，《臺灣日日新報》，1935.02.19，8 版。

〈全島書畫展嘉義鴉社主催〉，《臺灣日日新報》，1940.01.08，4 版。

### (四) 網路資料

MBA 智庫 · 百科（來源：<https://reurl.cc/Lnov27>，檢索日期：2024.06.10）。

〈張李德和《玄風書道會資料冊》中的人與事〉（來源：<https://niurl.cc/12eAQx>，檢索日期：2024.08.10）。

〈張李德和琳瑯山閣集〉，台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電子書（來源：<http://www.literaturetaiwan.com.tw/poetry/>，檢索日期：2025.08.10）。

〈第八回臺灣美術展覽會陳澄波參展作品相關資料彙整〉（來源：<https://niurl.cc/6H9Mxb>，檢索日期：2025.08.15）。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嘉義博愛仁愛之家（來源：<http://www.cyboai.org.tw/about.aspx?id=1>，檢索日期：2025.08.10）。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reurl.cc/5RLp67>，檢索日期：2025.08.10）。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niurl.cc/tE8nTv>），檢索日期：2025.08.10。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610、251244、251417、251536、251625、251527、251785、251268&recOffset=0、251234&recOffset=1](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251610、251244、251417、251536、251625、251527、251785、251268&recOffset=0、251234&recOffset=1)，檢索日期：2025.08.10）。

開放博物館（來源：<https://niurl.cc/eRMCPR>，檢索日期：2025.08.10）。

嘉義市立博物館（來源：<https://museum.chiayi.gov.tw/Education/StreetPoints/Open113.html>，檢索日期：2025.08.10）。

嘉義市老醫館的故事（來源：<https://niurl.cc/dcOSzD>，檢索日期：2025.08.10）。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來源：<https://niurl.cc/Cxds8p>。[https://samsiugarden.com/2021/lotus\\_of\\_oo\\_sian\\_garden/](https://samsiugarden.com/2021/lotus_of_oo_sian_garden/)，檢索日期：2025.08.10）。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來源：<https://reurl.cc/XQbogR>，檢索日期：2025.08.10）。

中華電視公司（來源：<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108/201108220805905.html>，檢索日期：2025.08.10）。

李知灝，〈【名單之後】又是臺灣史上第一回」母女同獲特選：張麗子與其母張李德和〉（來源：<https://reurl.cc/3MAo29>，檢索日期：2025.08.10）。

林榮輝，〈【名單之後】詩書醫畫通才的朱芾亭〉（來源：<https://niurl.cc/eHliGy>）。

嘉義市老醫館（來源：<https://pse.is/85wakt>，檢索日期：2025.08.10）。

臺灣記憶（來源：[https://tm.ncl.edu.tw/article?u=016\\_002\\_0000295761](https://tm.ncl.edu.tw/article?u=016_002_0000295761)，檢索日期：2024.08.15）。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s://who.ith.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24.08.15）。

## 1920 至 1950 年代的嘉義旅行印象：

### 以日記為中心的研究

侯嘉星 <sup>\*</sup>

#### 摘要

本文以日治至戰後 1950 年代的嘉義為研究對象，運用此一時段多種日記史料，探討嘉義在旅人心中的印象。從這些資料來看，嘉義的印象主要圍繞在交通樞紐、林業中心與阿里山觀光門戶等三方面。日治初期阿里山鐵路通車後，嘉義逐漸成為扁柏與紅檜運輸及加工的重鎮，帶動北門車站周邊的製材產業蓬勃，形成「木都」的城市印象。林業資源的輸出，不僅推動嘉義市區的現代化轉型、吸引大量人口移入，也形成繁榮的商業街道。嘉義因縱貫鐵路而成為南北往來的中點，日記所載的泊宿、聚會與遊樂經驗，呈現嘉義繁華的樣貌。當然，這樣的榮景與阿里山觀光的興盛密切相關，也是嘉義與眾不同魅力之所在。至 1950 年代，隨著政府設立「中華民國觀光協會」並推動觀光政策，嘉義成為花季專列、旅行團活動及觀光基礎建設的起點，也是遊客來台的熱門選擇，展現出從林業運輸轉型為觀光節點的歷史脈絡。通過本文梳理，可以觀察到嘉義市在二十世紀展現了交通、資源與觀光交織的多重面貌。藉由日記這樣私領域書寫文本，得以一窺嘉義如何在現代化與觀光化的歷程中，形塑作為「木都」與「阿里山門戶」的雙重身分。

**關鍵詞：**嘉義市、阿里山、觀光、鐵路、製材業、日記

<sup>\*</sup>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Travel Impressions in Chiayi during the 1920s–1950s: A Study Focused on Personal Diaries***

Ho Chia-Hsing<sup>\*</sup>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Chiayi from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o the post-World War II 1950s. It employs a variety of diary sources to investigate the impressions of Chiayi held by travele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iayi's image primarily centers on three key aspects: its function as a transportation hub, its significance as a forestry center, and its role as a gateway to Alishan tourism. Following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Alishan railway in the early years of Japanese rule, Chiayi emerged as a crucial location for the transpor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Chinese cypress and Taiwan red cypress timber. This development catalyzed the growth of the lumber industry around Beimen Station,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urban identity of "Wood City." The export of forestry resources not only facilita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ayi's urban landscape but also attracted a significant influx of population,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vibrant commercial streets. Diaries from this era depict Chiayi as a lively midpoint for north-south travel, highlighting experiences of sojourning, gathering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that reflect the city's dynamic character. Moreover, this prosperity is closely tied to the flourishing of Alishan tourism, an essential aspect of Chiayi's unique appeal. By the 1950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ourist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ourism policies by the government, positioned Chiayi as a vital starting point for special trains during the flower

---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eason, group tours, and tourism infrastructure, making it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visitors to Taiwan. This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ayi exhibited a multifaceted identity interwoven with transportation, resources, and tourism. By utilizing personal writings such as diaries, this study provides insights into how Chiayi shaped its dual identity as both a “Wood City” and a “Gateway to Alishan” amid the processes of moderniz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ayi City, Alishan, Travel Impressions, Forest Railway, Lumber Industry, Diaries

## 一、前言

二十世紀初臺灣邁入現代社會後，因著縱貫鐵道完成、各地交通路線連通，觀光文化活動成為臺灣人的新鮮事，日人也積極推動在臺灣的觀光旅遊，藉此展現對臺灣治理的成效。此一主題早為學者重視，舉凡曾山毅的《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sup>1</sup>、蔡龍保的〈日治時期臺灣國有鐵路與觀光業的發展〉<sup>2</sup>、鄭政誠的《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sup>3</sup>、蘇碩斌的〈觀光／被觀光：日治臺灣旅遊活動的社會學考察〉<sup>4</sup>等研究，均大致析論了鐵路交通建設後，觀光成為政府展現國力、地方發展特色的重要業務。大約在 1920 年代以後，觀光也成了臺灣士紳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分。這樣的觀光旅行文化，在戰爭期間曾一度消沉，但戰後很快又恢復，民國 44 年（1955）中華民國成立臺灣觀光協會、臺灣省政府設立觀光事業委員會等，以國家力量推動觀光事業發展，並作為自由中國向全世界宣傳、賺取外匯的契機。<sup>5</sup>在國人重視、各地方政府努力下，各種觀光旅遊、地方文化的活絡，也造就社會大眾更加重視本鄉本土的歷史故事、自然景觀、人文遺跡乃至促進更為精緻的休閒娛樂發展。<sup>6</sup>

位處嘉南平原北端、地當南北要衝的嘉義，正好是前述臺灣發展觀光的重要據點。早在十七世紀，荷蘭人經營大員商館之際便將觸角延伸至嘉義，當時已有不少漢人隨同進入嘉義市街範圍內開墾，留下諸如紅毛井、紅毛碑、王田等地名的紀錄。<sup>7</sup>日治時期隨著縱貫鐵路開發、阿里山鐵路開通，大量工人移入嘉義，人口也不斷增加，木材與蔗糖也成了嘉義成長的動力。<sup>8</sup>民國 42 年（1953）媒體報導這樣描述嘉義市：「嘉義佔有地理上優越的形勢，西面大海，東背高山，山產海藏，資源豐富」，<sup>9</sup>

<sup>1</sup> 曾山毅，《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

<sup>2</sup> 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國有鐵路與觀光業的發展〉，《臺北文獻直字》，142 期（2002.12），頁 69-86。

<sup>3</sup> 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臺北：博揚文化，2005）。

<sup>4</sup> 蘇碩斌，〈觀光／被觀光：日治臺灣旅遊活動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36 期（2006.06），頁 167-210。

<sup>5</sup> 劉仁民，《戰後臺灣觀光事業的發展史（1945-1987）》（臺北：五南文化，2016）。

<sup>6</sup> 鄭巧君，〈戰後台日觀光交流下的台灣觀光協會（1956-1978）〉，《台日法政研究》，4 期（2020.12），頁 133-163。

<sup>7</sup> 吳育臻，《台灣地名辭書·嘉義市》（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6），頁 26。

<sup>8</sup> 吳育臻，《嘉義市志·人文地理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2），頁 19-20。

<sup>9</sup> 曉鶯，〈嘉義散記〉，《聯合報》，1953.11.06，4 版。

可以說總結了嘉義作為山海交會的獨特位置。

由於嘉義豐富的經濟山林資源，當臺灣的觀光旅行蔚為風尚後，嘉義也成為重要的觀光景點。從嘉義的優勢來看，除了具備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澱外，其地理位置適中，且為縱貫鐵路與阿里山鐵路的轉運站，深具阿里山、玉山觀光價值，且有極具特色的製材產業等，構成嘉義獨一無二的文化印象。

要探究一城一地的印象並非易事，然而在近年湧現的各類史料中，日記無疑是分析城市印象的極佳史料，也成為歷史學界與更廣泛社會所高度關注的一種文本。相較於政府機關或公司團體所產生的公務性、制度性文件，日記承載的主要是私人領域的日常記錄，傾注了傳主的内心感受。<sup>10</sup> 雖然部分日記內容偏向公務記事，亦有一些以抒發個人情感為主，但從根本性質來看，日記始終是一種以個人立場書寫的文本。<sup>11</sup> 晚近對歷史研究者越來越重視日記的價值，也正因為日記的趣味性，使這類史料，成功吸引讀者。<sup>12</sup> 本文即以臺灣士紳日記為主體，探討日治以來嘉義市街旅行印象如何形塑，以及戰後初期對嘉義印象轉變等，期待能更深入分析戰後臺灣觀光文化的變遷經驗。

## 二、現代嘉義市街的形成

日治時期，嘉義因阿里山森林資源的開發而迅速崛起，使得嘉義火車站、北門站一帶成為市區的核心。由於運材需要，大量的木材自阿里山沿著鐵路匯集至嘉義，帶動市區商業與交通的繁榮。火車站前逐漸形成放射狀街道，並出現新式的商店街與公共建築。二十世紀初殖民政府所推動「市區改正」政策後，重新拉直街道、設置公共基礎建設，以及合理畫分區域功能，使嘉義由傳統聚落轉向近代城市雛形。<sup>13</sup> 1930 年代至二戰結束前，嘉義市的街道已具有現代化特色，包括以圓環與棋盤狀道路為核心的格局，知名的噴水圓環即是代表；街道旁林立銀行、旅館、百貨

<sup>10</sup> 許雪姬，〈日記書寫與歷史記憶：以臺灣出土的日記為例〉，《臺灣史研究》，22 卷 1 期（2015.03），頁 153-184。

<sup>11</sup> 侯嘉星，〈日記史料的應用與啟示：以《吳墉祥戰後日記》中的淪陷區生活為例〉，收入侯嘉星主編，《文本·詮釋·教學：素養導向的人文學新視野》（台北：漢珍數位圖書，2025），頁 103-104。

<sup>12</sup> 陳文松，〈一套日記庫、一本「趣味帳」領風騷：日治時期日常生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36 卷 3 期（2017.08），頁 1-10。

<sup>13</sup> 吳育臻，《嘉義市志·人文地理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2），頁 20。

商行，顯示嘉義繁榮的林業、農產運輸及商業貿易。道路的鋪設也逐步改用瀝青與混凝土，取代傳統土路與石板路，象徵都市基礎建設推進。

1910 至 1930 年代，嘉義地區發展的動力，是阿里山鐵路和嘉南大圳工程，也使嘉義市街成為總督府重視的重要據點。第八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擔任總督期間，曾多次到訪嘉義，並且留下寶貴紀錄。例如大正 8 年（1919）11 月 20 日上午，田健治郎前往嘉義的林業試驗場內，視察栽植之橡膠樹、柚木試種，確認發育情況良好並觀看樹汁採集操作。接著又前往先設立的農事試驗場視察，且參觀新設之農林學校（嘉農）。當天下午則前往營林局出張所，並觀察其所屬製材所。該處製材所專門處理阿里山木材加工，年產材量超逾十萬尺，其引進之新式設備，可以快速加工大量木材。<sup>14</sup>

除了阿里山木材外，嘉南大圳也是備受矚目的重大工程。大正 10 年（1921）田健治郎自嘉義火車站出發，乘坐嘉南大圳工程專屬的輕便列車前往烏山頭，並乘坐轎子登上山頂視察工程，日記中他特別強調，一旦嘉南大圳完工，曾文溪沿岸超過十五萬甲的旱田，都能獲得水源灌溉，轉化為肥沃的水田。此一工程之規模宏大，可與日月潭水利工程相媲美。回程田健治郎亦至新落成之嘉義公會堂發表演講，展現對嘉義地方的高度重視。<sup>15</sup> 大正 12 年（1923）年田健治郎又一次視察嘉義，在日記中同樣留下對嘉義製材事業、嘉南大圳工程的關心。<sup>16</sup> 甚至到 1950 年代，仍常有參訪團赴嘉義，參觀嘉南大圳的水利工程。<sup>17</sup>

戰後初期至 1950 年代期間，除了原本的阿里山林業外，嘉義市區也以行政、商業與教育為核心為發展主力。戰後初期大量遷入的公教人員、國軍設施，不少繼承了日治時期的日本宿舍，形成了新的聚落。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昭和 11 年（1936）在嘉義市郊設立的嘉義飛行場，民國 34 年（1945）中華民國接收後改為水上機場，仍為軍方使用，圍繞著場至嘉義市增設許多軍方設施和眷村。此時嘉義市的人口成長略較日治時期緩慢，但仍維持 20 萬人以上，相對於日治時期以木材加工業為主

<sup>14</sup> 《田健治郎日記》，1919 年 11 月 20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2）。

<sup>15</sup> 《田健治郎日記》，1921 年 5 月 18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2）。

<sup>16</sup> 《田健治郎日記》，1923 年 4 月 20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2）。

<sup>17</sup> 〈八堡水利會赴南部參觀〉，《聯合報》，1951.10.28，5 版。

的產業模式，戰後已逐漸多元化，成為宜居宜業、機能完整的地區中心城市。<sup>18</sup>

當然，1950 年代以降的嘉義市印象，既繼承了日治時代的發展，也增添了許多新元素。以下分別從時人日記中，梳理出 1920 至 1950 年代嘉義的旅行經驗，分析嘉義在地理位置、山林交會合產業變化的多種樣貌。

### 三、南北交通的中轉站

嘉義市是臺灣中南部的重要城市，長期以來既是交通樞紐，日治時期嘉義往往成為乘火車南北旅行中途的宿泊地。例如居住於臺南佳里的吳新榮，經常北上旅行時停留嘉義，昭和 11 年（1936）他與好友多人相約於嘉義，居住在中和旅社，除了好友高談闊論臧否時事外，還前往嘉義市區的遊樂園散心，足見作為南北交通中途的嘉義，在日治期間已發展出興盛的商業活動。<sup>19</sup> 昭和 18 年（1943）吳新榮前往台中、新竹兩地出差拜訪時，除了新竹之外，特別去台中考察新高港築港工程的區域，並前往豐原、苗栗、大甲、清水、鹿港、斗六等地，歸途選擇的投宿地點就在嘉義。<sup>20</sup> 有趣的是，日記中還記載，即便到了半夜，仍有列車停靠，且旅館業仍營業，他特別寫道「就在嘉義下車了，已是深夜兩點。嘉義市區一片黑暗寂靜，好不容易找到中和旅社，進去一看，房間不乾淨。忍耐到快睡著時，跳蚤和蚊子又來咬，終於一夜沒睡」，相信是十分難忘的經驗。<sup>21</sup>

當然作為南北交通中途的嘉義，在戰後接收的亂局中也深受影響。民國 36 年（1947）3 月，吳新榮途經嘉義，特別寫到「在這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翻飄之下，一般人民的面上都表現著一種難形容的不安。雖然臺南的消息如不擴大的情形，但嘉義的消息聞主戰派相當強硬。所以嘉義和臺中這兩地方，必為問題最後的關鍵。」<sup>22</sup> 此即二二八事件中的水上機場事件，前文提到昭和 11 年（1936）與吳新榮前往

<sup>18</sup> 吳育臻，〈嘉義市志·人文地理志〉，頁 25-29。

<sup>19</sup> 《吳新榮日記》，1936 年 2 月 8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3）。

<sup>20</sup> 《吳新榮日記》，1943 年 12 月 19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3）。

<sup>21</sup> 《吳新榮日記》，1943 年 8 月 1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3）。

<sup>22</sup> 《吳新榮日記》，1947 年 3 月 12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3）。

嘉義樂園遊玩的潘木枝，亦在民國 36 年（1947）3 月 11 日遭軍方拘捕，並很快在 25 日公開槍決。故而隔年吳氏受醫師公會委任要前往臺北領藥時，再度途經嘉義，留下「所以決定於嘉義市逍遙一夜，可是嘉義是傷心之地，我們有幾位朋友，都在事變中犧牲了，所以我們只蹣跚街路而再北上了。」<sup>23</sup> 儘管日記文字平淡壓抑，但仍能從中感受到戰後期接收的衝突和無奈，嘉義作為南北中途的中間站，也承載了這份沉重的歷史記憶。

換另一種身分，對嘉義的印象又自不同。身為國大代表、民國 38 年（1949）隨政府來臺的吳墉祥，曾任安徽地方銀行、山東省銀行總經理之職，來台後於擔任執業會計師。彼時臺灣的重大建設仰賴美援，美國在台主導援助的機構，是「經濟合作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的在華分署，該機構民國 44 年（1955）改稱「國際合作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共同安全分署除了提供各式援助外，更重要的是稽核臺灣政府是否依照協議使用這些援助，以及帳目上是否明確。因此共同安全分署雇用不少會計人員在各地查帳。吳墉祥即受雇於安全分署，經常有機會前往各地查帳。民國 48 年（1959）吳氏前往嘉義旅行，先到埔里，接著遊覽日月潭，並經水里、集集、林內、竹山、斗六而達嘉義，正好以嘉義作為中部旅行的停留點。<sup>24</sup> 該次旅途他前往嘉義榮民醫院查帳，查帳完畢後自嘉義火車站啟程，至台中火車站下車，費時兩小時，停留於台中過夜。<sup>25</sup> 這樣的經歷顯示嘉義作為南來北往的中途點，在戰後增加許多軍方附屬設施，也為都市發展帶來新動力。

當然，這些南來北往旅行中，停留嘉義者，大多會增加一段行程，前往阿里山遊覽。自日治時代起，阿里山早已成為全台聞名遐邇之名勝。作為阿里山旅行起點的嘉義市街，自然也成了阿里山的門戶，二者緊緊地綁在一起。

#### 四、作為阿里山門戶的嘉義

阿里山鐵路為臺灣近代交通與林業開發史上的重要基礎設施，明治 39 年（1906）臺灣總督府因應日本本土對扁柏與紅檜等高級木材的需求，開始規劃阿里

<sup>23</sup> 《吳新榮日記》，1947 年 7 月 1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3）。

<sup>24</sup> 《吳墉祥日記》（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0），1959 年 1 月 22 日。

<sup>25</sup> 《吳墉祥日記》，1959 年 1 月 23 日。

山林業開發，並於明治 41 年（1908）正式動工修築鐵路。該鐵路自嘉義出發，途經竹崎、奮起湖，至阿里山，全長約 71.4 公里。<sup>26</sup> 由於地勢陡峭，工程採用「之字形折返」、「螺旋型路線」及「8 字形環繞」等登山鐵道設計，為世界少數高山鐵路之一。在設立初期，阿里山鐵路主要功能在於木材運輸，尤其是檜木等高經濟價值樹種。透過鐵路，山區林木得以迅速運送至嘉義，再經由港口輸出，形成殖民地資源開發的重要體系。<sup>27</sup> 由於鐵路帶來的經濟繁榮，嘉義市在此時期由傳統城鎮逐步轉型為現代都市，市區以大通、二通（今中山路與中正路）為核心的商業區連接到北門的檜町，在木材交易與人流聚集下逐漸成形新聚落。此一都市空間結構的轉變，正是阿里山鐵路與嘉義市互動的直接成果。

作為阿里山鐵路的門戶，嘉義市的北門站，成為前往阿里山的起點。大正 9 年（1920）田健治郎的日記中記載，5 月 16 日早上，他從官邸出發，由北門站乘火車登上阿里山，沿途「其間隧道八十三所，橋梁百四十二所，其險難之狀，殆無比類」，不僅道路曲折，更需要替換登山車頭，自早上 6 點出發，直到上午 11 點才到奮起湖。過了奮起湖後進入森林區，至下午 3 點半才到達神木站。彼時田健治郎還留下一首詩「快車飛度幾重山，翠氣侵肌景趣閑；千古深林開秘鑰，為梁為棟庇人間」，<sup>28</sup> 以紀念這段旅途。同年 10 月，田健治郎又從臺中乘 9 點的火車出發，途中停經彰化參觀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遺跡，11 點到嘉義站，這回就沒有上阿里山，而是到北門站的製材所參觀，視察原木加工狀態。僅停留約 50 分鐘後就搭乘 12 點左右的火車赴臺南。<sup>29</sup>

不僅田健治郎有機會從嘉義前往阿里山，其他臺灣士紳也有機會參與這條觀光路線。豐原仕紳張麗俊（1868-1941），曾於昭和 5 年（1930）隨同產業組合調查團，赴嘉義旅遊。11 月 25 日他們早上 8 點半自北門站出發，到中午 12 點才到達奮起湖，休息午膳後，「車發抵奮起湖，海拔四千六百五尺，俯視白雲，俱在山下，車又盤

<sup>26</sup> 松金ゆうこ，〈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觀光地形成の一要因 -- 嘉義市振興策としての阿里山觀光〉，《現代台灣研究》，22 期（2001.10），頁 110-124。

<sup>27</sup> 鄭永祥，〈阿里山森林鐵路之過去、現在與未來〉，《檔案半年刊》，10 卷 2 期（2011.06），頁 28-37；蔡龍保，〈由森林鐵路到觀光鐵路：日治時期阿里山鐵路經營策略之轉變（1896-1945）〉，《地理學報》，105 期（2023.08），頁 103-137。

<sup>28</sup> 《田健治郎日記》，1920 年 5 月 16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2）。

<sup>29</sup> 《田健治郎日記》，1920 年 10 月 24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2）。

桓逕上，至平遮那，由十二路入二萬平，上磐梯山，過赤崁城至神木下車，又倒行之玄路，上阿里山已四時餘矣……有頃車停，喚我等下看人夫砍大樹也，有頃回塔山，仍坐元來車回阿里山，日既昏暮矣，下車入ホテル旅館，我身十分困憊矣。」<sup>30</sup>顯然，這趟旅程對已 62 歲的他而言，在山路上曲折蜿蜒的路程並不輕鬆，儘管如此，張麗善仍豪性大發賦詩兩首：

絕頂登臨曙色斑，蒼茫雲海別塵寰，乾坤浩氣鍾神木，岱嶽精靈萃祝山。

鼎峙新高觀五鼓，車纏獨立望三環，今無李杜長篇學，恨不全圖寫景還。<sup>31</sup>

細細推敲詩意，雖然日記中抱怨飲食不佳、路途迷糊，但壯闊的森林景色、浩瀚的雲海風光，仍然給他帶來深刻印象。

不僅日治時期的仕紳官員，有著從嘉義前往阿里山的記憶連結，戰後初期，儘管局勢仍然困難，清水仕紳楊基振於民國 37 年（1948）3 月底自嘉義乘火車前阿里山，翌日早上登臨祝山觀賞日出，「雲海在腳下，新高山、次高山、大雪山、小雪山都在遙遠東空之內，景致雄壯」，隨後搭乘 10 點的車返回嘉義，他特別寫到，下山的車極為擁擠，顯示登山遊客相當可觀。<sup>32</sup>此時，阿里山的日出、雲海、神木等景點聞名遐邇，吸引眾多遊客參觀。

自嘉義登臨阿里山的遊客中，最知名者莫過於蔣中正，他十分喜歡阿里山，自民國 38 年（1949）起曾多次蒞臨，每次在阿里山留住數日至一週間。從《蔣中正日記》的字裡行間推敲，阿里山給他的印象，十分深刻。例如民國 40 年（1951）10 月底至 11 月初的阿里山之旅，蔣寫到：

九時起飛，十時半由嘉義乘上山火車，十七時到二萬坪。瞭望塔山風景，雄壯奇麗。不及半時，到神木站，向西眺覽，正在夕陽反照，映於雲中，海天一色，無涯無際，而雲海、雲山與右面塔山側映，其光其色，非紫非朱亦非金黃，實為景色之極緻。<sup>33</sup>與妻等在姊妹湖野餐……湖中天成古木大株十餘

<sup>3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1930 年 11 月 25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5）。

<sup>3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1930 年 11 月 25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5）。

<sup>32</sup> 《楊基振日記》，1948 年 3 月 29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5）。

<sup>33</sup> 《蔣中正日記》（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1952 年 10 月 29 日。

根，直立水中，其風景幽雅，如果略加人工，實為阿里山中最優勝之景色也。<sup>34</sup>與妻等觀雲海與夕陽晚霞，可謂極自然之景色，實不敢描寫其真相之美麗程度矣。自覺心神自得，恐仙境亦不過如此而已。<sup>35</sup>正午乘火車與妻等至兒玉車站，遠眺新高山峰正面，其道路與形式勢甚為明顯……北山雙峰與前山則始終明朗，亦甚秀麗也。<sup>36</sup>餉十七時到分廠前觀雲海，適塔山腰胸之間白雲隱現，夕陽反照其間，頓成朱紫光輝，忽見西方海角夕陽方隱，其一色青綠浮現天際，其光其色之美而麗，皆平生所未曾見者也。<sup>37</sup>

阿里山的雲海、神木，萬丈霞光的描述躍然紙上，特別是對雲海晚霞多變顏色的描述，讀之亦令人無限神往。無怪乎隔年日記中還有「觀去年遊阿里山電影，甚嘉為慰」的感慨。<sup>38</sup>從這些紀錄來看，阿里山的景緻使蔣中正印象深刻、懷念不已，而作為臺灣戰後初期為數無多的觀光景點，阿里山鐵路也為嘉義市帶來大量的旅客，創造熱絡的經濟活動。此後在 1950 年代間，蔣氏亦多次前往阿里山遊覽，或搭飛機抵達嘉義後，轉乘鐵道上山；或於各地巡視後至嘉義停留，接著搭乘火車上山，民國 48 年（1959）他甚至路過塔山時寫下「如舊友重逢」、<sup>39</sup>「甚覺此山雄偉優美，應更名為華蓋山更為適宜，且其峰巔亦略像四明山之華蓋也」之語，<sup>40</sup>充分證明了蔣對阿里山的情有獨鍾。

在戰後初期至 1950 年代期間，阿里山鐵路的觀光究竟有多麼熱門呢？民國 41 年（1952）報紙上即提醒，阿里山地區的櫻花在於三月進入花季，吸引了許多民眾慕名前來觀賞。由於阿里山屬於山地管制區，登山遊客須先向嘉義警局辦理辦理入山許可證，以致警局山地股業務大幅增加。當時的入山登記規定：凡屬個人登山旅行者，必須先向當地轄管的鄉、鎮或區公所申請並取得證明文件，方得向縣警察局提出入山證申請；若為機關、學校或團體基於公務需求而派員入山，則須由該單位主管出具公文證明，以供審查。至於外籍人士，則需另至臺灣省警務處辦理相關手

<sup>34</sup> 《蔣中正日記》，1952 年 10 月 30 日。

<sup>35</sup> 《蔣中正日記》，1952 年 11 月 2 日。

<sup>36</sup> 《蔣中正日記》，1952 年 11 月 4 日。

<sup>37</sup> 《蔣中正日記》，1952 年 11 月 5 日。

<sup>38</sup> 《蔣中正日記》，1952 年 3 月 30 日。

<sup>39</sup> 《蔣中正日記》，1959 年 2 月 14 日。

<sup>40</sup> 《蔣中正日記》，1959 年 2 月 19 日。

續。<sup>41</sup>此一制度延續了日治末期至戰後初期，臺灣在山地資源與遊覽活動管理上所採取的安全控管與行政程序，亦呈現出官方在兼顧旅遊興盛與治安維護之間的調整與權衡。

1950 年代也出現了登山遊覽觀光專車，特別是針對阿里山花季期間，不僅嘉義市有旅行團代辦，更有業者在花季開團攬客，<sup>42</sup>顯示嘉義的阿里山觀光，於 1950 年代中期已十分活絡。因遊客眾多，民國 44 年（1955）起林產管理局阿里山林場，另於每年的 3 月 13 日至 4 月 15 日間，加開嘉義市區到阿里山的專列，每列可乘坐 100 人、設備新穎座位舒適，甚至旅行社還派有隨車服務人員提供點心飲料和書報，和張麗俊時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更有意思的是，當時因登山遊客眾多，嘉義警察局簡化入山申請手續，遊客憑國民身份證即可填發入山許可證，團體旅行購買遊覽車票及入山手續，均得由旅行社代辦。<sup>43</sup>由此觀之，自嘉義出發的阿里山觀光旅行，自此已相當便利。

大致上到了 1950 年代中期，阿里山觀光旅遊已蔚為風潮，當時的旅行列車，早上八點自嘉義站出發，下午 2 點半左右可以到達阿里山，列車上售午餐，往返票價需 50 元，並不便宜。<sup>44</sup>儘管如此，每年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的花季，阿里山鐵路的車票仍一位難求，這樣的情景，頗不似在戰後物力維艱的年代。<sup>45</sup>

有鑑於觀光需求的變化，民國 44 年（1955）中華民國政府設立「中華民國觀光協會」，開始有系統地推動觀光事業。其時代背景大抵不脫以下的考量：（1）在冷戰格局下，臺灣成為「自由中國」的象徵，如何藉由觀光吸引國際人士訪問，進而強化外交能見度，成為重要政策考量。（2）1950 年代的臺灣經濟仍處於以農業為主的發展階段，外匯來源有限，政府冀望藉由觀光業帶動服務業與相關產業鏈，進而補充外匯收入。（3）戰後基礎設施逐步恢復與改善，鐵路、公路、旅館設施以及航空運輸的條件日益成熟，使觀光發展具備實際可能性。在這樣的考量下，臺灣省政府也成立觀光事業委員會，逐年擬定觀光發展計畫。<sup>46</sup>根據民國 45 年（1956）

<sup>41</sup> 〈赴阿里山看櫻花 須辦妥入山手續〉，《聯合報》，1952.03.11，5 版。

<sup>42</sup> 〈櫻花紅透阿里山 探花遊客漸增多〉，《聯合報》，1954.03.14，4 版。

<sup>43</sup> 〈阿里山鐵路 加開遊覽車〉，《聯合報》，1955.03.15，5 版。

<sup>44</sup> 〈阿里櫻花迎春綻 林場納客開專車 往返票價五十元〉，《聯合報》，1956.03.06，5 版。

<sup>45</sup> 〈阿里山春意濃，遊客絡繹於途〉，《臺灣民聲日報》，1958.04.12，5 版。

<sup>46</sup> 楊正寬，〈戰後臺灣觀光政策、行政與法規發展史〉，《臺灣文獻》，52 卷 2 期（2001.06），頁 481-495。

公布的觀光發展計畫，除了整建各地的招待所外，特別選擇了關子嶺、墾丁和八卦山作為重點發展的區域，同時也決定加快更換阿里山鐵路的柴油火車，提升運輸效率，另外也積極整頓整頓嘉義市區名勝古蹟、嘉南大圳等景區。<sup>47</sup>

在這樣的政策下，過往限制觀光活動的山地管制政策，也必須調整。民國 47 年（1958）省政府公告六處觀光風景區包括苗栗之虎山溫泉、臺中之谷關溫泉、南投之東埔溫泉、嘉義之阿里山、花蓮之太魯閣及紅葉溫泉，以及臺東之蘭嶼島等。<sup>48</sup> 其中阿里山開放範圍，包括以貴賓館為中心至姐妹潭一公里半至神木一公里半，至祝山二公里半至博物館，慈雲寺植物園一公里等區域，遊客可免申請入山證自由旅遊。<sup>49</sup> 可以說，到了 1950 年代末期，阿里山旅遊的大門已完全打開，阿里山觀光也成了一整個世代的國人，觀光旅遊的共同記憶。

作為阿里山的門戶，嘉義市在阿里山鐵路開通後，逐漸扮演起連接山林資源與城市發展的角色。自明治 39 年（1908）鐵路完工以來，阿里山扁柏、紅檜等高價值木材經由鐵路源源不絕運送至嘉義，再透過縱貫鐵路轉運全臺，甚至出口至海外，也直接促成了市區商業空間與交通網絡的現代化。在日治時期，無論是總督田健治郎的視察，或是地方士紳張麗俊的旅行日記，都顯示出嘉義作為登山起點的象徵意義。北門車站不僅是木材運輸的出口，同時也是仕紳、官員乃至一般旅客踏入阿里山的必經之地。這一連結在戰後初期延續，從地方名流楊基振的遊記，到蔣中正多次造訪並在日記中留下對阿里山自然景觀的細膩描繪，在在反映了阿里山無與倫比的觀光吸引力，以及嘉義市觀光印象的強烈連結。1950 年代後隨著觀光風潮興起與政府設立「中華民國觀光協會」，阿里山逐漸成為臺灣代表性的觀光地區，嘉義市則在此過程中不可或缺，成為吸納觀光人潮與旅遊消費的都市節點。換言之，嘉義與阿里山之間的互動，從殖民地時期的林業運輸，逐漸轉化為戰後觀光發展的齊頭並進，打造了嘉義市的特殊印象。

## 五、製材業與嘉義市

除了阿里山觀光外，製材業在嘉義市的都市發展歷程中也有著關鍵角色。自日

<sup>47</sup> 〈觀光事業委會研擬四年計劃實施要點〉，《聯合報》，1956.12.29，2 版。

<sup>48</sup> 〈部份山地風景地區放寬管制便利遊覽〉，《聯合報》，1958.04.25，2 版。

<sup>49</sup> 〈大眾生活多處風景地區下月開放遊覽〉，《聯合報》，1958.06.25，2 版。

治時期以來，阿里山扁柏與紅檜的開發，透過阿里山鐵路大量運送至嘉義，促使嘉義成為臺灣南部重要的木材集散與加工中心。1910 年代起，隨著阿里山林場進入大量伐採期，嘉義市區內設置了多座大型製材所，沿著北門車站形成了龐大的木材產業聚落，又於於大量檜木而被稱為「檜町」，不難想見其勝景。大量伐木工人、運輸人員與技術工匠的進入，也促使嘉義人口持續增長，因此製材業不僅帶動了嘉義的經濟繁榮，更成為城市現代化的推手。<sup>50</sup>

嘉義作為木都的印象，在張麗俊的日記中清楚可見，昭和 4 年（1929）他前往嘉義旅遊，豐原、東勢雖已有八仙山木材加工業，當時殖產局營林所嘉義出張所所長上野忠貞（1890-?）曾先於張氏故鄉豐原服務，大正 14 年（1925）調任嘉義擔任所長，<sup>51</sup> 因這樣的緣分，上野特別邀請張麗俊入廠巡視，張氏看到嘉義製材廠的機器規模宏大、木材加工快速等，不禁感嘆「機關流轉滿床臺，連抱移來任剪裁，大小瓜分供世用，營林造就里山材。」<sup>52</sup>

戰後接收階段，大型日資企業被政府接收，其中如「植松」與「天龍」分別由林產管理委員會第二組及第三組接管，其餘則陸續出租或標售予民間經營。使嘉義市的木材業者大量增加。民國 36 年（1947）阿里山林場接管林產管理委員會第二組及第三組所屬製材工廠，改稱第二、第三製材工廠（即原植松與天龍），原有嘉義製材工廠則改稱第一製材工廠。第一廠主要專製販賣材，而第二、第三廠則承接民間委託製材業務並兼製販賣材；阿里山製材分廠規模較小，設備較為簡陋，專門生產山洞板、橋樑材、枕木等林場自用材，若有餘力則兼製販賣材。此時期嘉義各製材廠的設備包含電動機、帶鋸機、圓鋸機及磨鋸機等，顯示初期產業的基礎建設與營運能量。<sup>53</sup>

至 1950 年代，嘉義市的製材業依然興盛。美國安全分署稽核人員吳墉祥曾於民國 44 年（1955）左右，受託協助臺灣省林業員工互助協會的清理與財產過戶事宜，並與林產管理局、財政廳及地政機關進行協調與爭議處理。根據他的日記，這些工

<sup>50</sup> 池永欽，〈嘉義林業聚落的興衰〉，《臺灣學通訊》，79 期（2014.01），頁 26-27。

<sup>51</sup> 〈上野忠貞殖產局營林所嘉義出張所阿里山派出所主任ヲ命ス〉，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T0797\_12\_245\_0031。

<sup>5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1929 年 11 月 11 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5）。

<sup>53</sup> 王俊昌，〈木材都市木材都市——嘉義市木材業的發展歷程嘉義市木材業的發展歷程〉，《嘉義市文獻》，18 期（2006.12），頁 29-86。

作內容包括協助林產管理局清查積欠薪資，並辦理土地建物登記過戶，特別是他也協助嘉義的木材業者，申請羅東及太平山林場的伐木承包作業。<sup>54</sup>這樣的案例反映，嘉義製材業者因阿里山木材供應量的變化，早已將產業布局延伸至臺灣各地。吳墉祥因熟稔法規、效率極佳，當時也曾有嘉義市的製材業者希望聘請他為會計師，但雙方終究未能達成協議。<sup>55</sup>

根據統計，至民國 48 年（1959）為止，嘉義市的製材業者登記數量驚人，包括木材製造業 471 家、家具製造廠 40 家、炭薪廠 15 家，以及夾板廠 9 家。除了嘉義市區外，木材產業還外溢至嘉義縣區，總計嘉義縣內的木材廠達 861 家，不過整體行業仍以嘉義市為集散中心。市區內知名的廠家，包括和興木工廠、信義鋸木廠、大三和木行、東興製材廠、德記鋸木廠等，其中規模大者資本額逾 50 萬元、廠房占地千坪，雇用員工數十人之規模。<sup>56</sup>民國 44 年（1955）美國規模最大的夾板公司「美國三夾板公司」來臺考察，及特別以高雄、嘉義為考察重點，嘉義製材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sup>57</sup>

整體而言，戰後至 1950 年代嘉義市木材業仍然興盛，但木都印象的內容已悄悄轉變。戰後初期，嘉義市木材業透過日產接收後的產業重整，並藉由阿里山殘材與楠梓仙溪等新林區開發，持續維繫「木材都市」的榮光，成為全臺木材集散與加工重鎮。在政府賺取外匯的政策鼓勵下，嘉義木材曾以銷韓枕木、對日檜木及獨特「花仔板」等產品，為貢獻可觀外匯，迎來戰後另一波興盛。此時期，木材業者憑藉刻苦耐勞與敏銳的商業眼光，不僅在產業中打拼，亦積極投身公益，回饋地方社會。<sup>58</sup>然而，1960 年代以後，阿里山禁伐、塑化等新材料興起、外銷市場萎縮及國內工業化突飛猛進等因素，使嘉義木材業面臨巨大衝擊。為求生存，業者逐漸轉型，轉投資建築、合板等新產業，或將事業版圖拓展至海外。

<sup>54</sup> 《吳墉祥日記》，1955 年 3 月 17-19 日、4 月 8 日。

<sup>55</sup> 《吳墉祥日記》，1955 年 4 月 24 日。

<sup>56</sup> 顏尚文，陳淑銖，《嘉義市志·經濟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5），頁 151-152。

<sup>57</sup> 〈美國三夾板商布洛德來台〉，《聯合報》，1955.01.07，4 版。

<sup>58</sup> 陳亮州，〈從口述歷史看嘉義市木材業〉，《嘉義市文獻》，18 期（2006.12），頁 109-128。

## 六、結論

日記作為晚近備受重視的史料，既具備了依時序紀錄一手觀察的特點，又具備了分析作者內心情感的可能。故本文以多種日記中的嘉義印象為線索，希望探索嘉義在 1920 至 1950 年代旅人的筆下，呈現什麼樣的特徵。綜觀嘉義市在二十世紀以來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其城市形象與社會功能的轉變，始終圍繞在交通、林業與觀光三者之間的互動。

首先，阿里山鐵路的開通是嘉義市由傳統現成轉型為現代城市的關鍵契機，明治 41 年（1908）阿里山鐵路動工後，扁柏、紅檜等木材逐漸通過鐵路運下山，使嘉義成為木材集散與加工的中心。這一交通基礎不僅奠定嘉義「木都」的城市印象，也帶動火車站周邊形成棋盤狀與商業聚落，推動城市現代化的空間重組。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政策更進一步打造了整齊合理的城市街廓，使嘉義由傳統聚落逐步邁向現代都市。嘉義因此不再只是地理上的交通節點，而成為林業、農業與商業網絡中的關鍵樞紐。

其次，作為南北交通中途的嘉義，長期扮演了旅人停留泊宿的中繼站。日記所記錄的投宿、會友、遊樂活動，不僅反映了嘉義市區商業活動的蓬勃，也透露出不同時期社會氛圍的變化。其歷史角色不僅是空間的連接點，更是社會情感與歷史記憶的交匯場域。

再者，阿里山觀光的興盛，使嘉義市更進一步鞏固了「阿里山門戶」的定位。無論是從日治時代的田健治郎、張麗俊等人，還是戰後的清水仕紳楊基振與蔣中正，皆通過嘉義北門站登臨阿里山，並在日記中留下對森林、神木、雲海、日出的驚嘆。這些文本不僅是個人旅行的紀錄，更反映出阿里山逐漸成為臺灣自然景觀，與彼時形塑的國族精神象徵。嘉義因此不僅僅是資源集散中心，更轉化為觀光的集結點。戰後 1950 年代，在政府推動觀光事業的政策下，嘉義市承擔了迎接遊客、整合交通與消費活動的都市功能，顯示阿里山與嘉義之間的緊密互動。民國 44 年（1955）中華民國政府設立觀光協會，標誌著國家將觀光納入經濟與外交戰略。嘉義憑藉其地理位置與阿里山的國際吸引力，被選為重點發展的觀光據點之一。在冷戰下，嘉義、阿里山更是「自由中國」觀光展示櫥窗的重要一環。

最後，自日治時期阿里山大規模伐木開始，嘉義即成為木材加工的重鎮。北門

站周邊形成龐大的木材產業聚落。戰後接收階段，嘉義木材產業不僅延續，更一度迎來高峰。1950 年代，嘉義市內登記的木材製造業多達數百家，連帶帶動家具、炭薪、合板等相關產業的興盛。製材業的繁榮，既形塑了嘉義「木都」的形象，也為地方社會帶來人口、資本與社會文化活動。然而，隨著 1960 年代伐木政策轉變、替代材料出現與出口市場衰退，嘉義木材業逐漸走向衰落，迫使業者轉型投資其他產業。

總而言之，嘉義作為南北交通的中點、阿里山鐵道的起點，以及製材業的集散地，在在顯示了市區的紋理，與資源轉運、觀光旅行密接交織。在不同時期的嘉義旅人日記中，這些元素反覆出現，構成了一個世代人對嘉義的印象。當然，這樣的印象，隨著時代變遷，內涵可能不斷演繹但是最核心的元素，或許可以說是鐵路、檜木、雲海、阿里山共同譜出的嘉義交響曲吧。

## 引用書目

### (一) 史料、專書

- 《吳墉祥日記》（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0）。
- 《嘉義市志·人文地理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2）。
- 《嘉義市志·經濟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5）。
- 《蔣中正日記》（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
- 吳育臻，《臺灣地名辭書·嘉義市》（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6）。
- 曾山毅，《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
- 劉仁民，《戰後臺灣觀光事業的發展史（1945-1987）》（臺北：五南文化，2016）。
- 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臺北：博揚文化，2005）。

### (二) 報紙文章

- 〈阿里山春意濃，遊客絡繹於途〉，《臺灣民聲日報》，1958.04.12，5 版。
- 曉鶯，〈嘉義散記〉，《聯合報》，1953.11.06，4 版。

- 〈八堡水利會赴南部參觀〉，《聯合報》，1951.10.28，5 版。
- 〈赴阿里山看櫻花 須辦妥入山手續〉，《聯合報》，1952.03.11 日，5 版。
- 〈櫻花紅透阿里山 探花遊客漸增多〉，《聯合報》，1954.03.14，4 版。
- 〈阿里山鐵路 加開遊覽車〉，《聯合報》，1955.03.15，5 版。
- 〈阿里櫻花迎春綻 林場納客開專車 往返票價五十元〉，《聯合報》，1956.03.06，5 版。
- 〈觀光事業委會研擬 四年計劃實施要點〉，《聯合報》，1956.12.29，2 版。
- 〈部份山地風景地區 放寬管制便利遊覽〉，《聯合報》，1958.04.25，2 版。
- 〈大眾生活 多處風景地區 下月開放遊覽〉，《聯合報》，1958.06.25，2 版。
- 〈美國三夾板商 布洛德來台〉，《聯合報》，1955.01.07，4 版。

### （三）期刊、學位論文

- 王俊昌，〈木材都市木材都市——嘉義市木材業的發展歷程嘉義市木材業的發展歷程〉，《嘉義市文獻》，18 期（2006.12），頁 29-86。
- 池永歡，〈嘉義林業聚落的興衰〉，《臺灣學通訊》，79 期（2014.01），頁 26-27。
- 松金ゆうこ，〈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觀光地形成の一要因 -- 嘉義市振興策としての阿里山觀光〉，《現代台灣研究》，22 期（2001.10），頁 110-124。
- 侯嘉星，〈日記史料的應用與啟示：以《吳墉祥戰後日記》中的淪陷區生活為例〉，收入侯嘉星主編，《文本·詮釋·教學：素養導向的人文學新視野》（臺北：漢珍數位圖書，2025），頁 103-124。
- 許雪姬，〈日記書寫與歷史記憶：以臺灣出土的日記為例〉，《臺灣史研究》，22 卷 1 期（2015.03），頁 153-184。
- 陳文松，〈一套日記庫、一本「趣味帳」領風騷：日治時期日常生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36 卷 3 期（2017.08），頁 1-10。
- 陳亮州，〈從口述歷史看嘉義市木材業〉，《嘉義市文獻》，18 期（2006.12），頁 109-128。
- 楊正寬，〈戰後臺灣觀光政策、行政與法規發展史〉，《臺灣文獻》，52 卷 2 期（2001.06），頁 481-495。
- 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國有鐵路與觀光業的發展〉，《臺北文獻直字》，142 期（2002.12），頁 69-86。
- 蔡龍保，〈由森林鐵路到觀光鐵路：日治時期阿里山鐵路經營策略之轉變（1896-1945）〉，《地理學報》，105 期（2023.08），頁 103-137。

鄭巧君，〈戰後台日觀光交流下的臺灣觀光協會（1956-1978）〉，《台日法政研究》，4期（2020.12），頁133-163。

鄭永祥，〈阿里山森林鐵路之過去、現在與未來〉，《檔案半年刊》，10卷2期（2011.06），頁28-37。

蘇碩斌，〈觀光 / 被觀光：日治臺灣旅遊活動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36期（2006.06），頁167-210。

#### （四）電子資料庫

〈上野忠貞殖產局營林所嘉義出張所阿里山派出所主任ヲ命ス〉，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T0797\_12\_245\_0031。

《水竹居主人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5）。

《田健治郎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2）。

《吳新榮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3）。

《楊基振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檢索日期：2025.08.25）。



# 學術論壇



# 日治時期嘉義市的庭園與文人活動

梁鈞筌 \*

## 摘要

日治時期各地士紳修築庭園，這些場地往往提供園主與詩友進行藝文活動。士紳在庭園中雅集、詩作唱和、標榜庭園景緻。嘉義的庭園甚多，知名者如張李德和的逸園／琳瑯山閣、賴雨若的壺仙花果園，這些庭園雅集活動有助於個人身分與社群地位的提升，隨著當時新型休閒形式如「藝菊」、「觀菊」的出現，庭園成為重要據點，既與官方互動，也是城市的文化盛事，構築了別具特色的文人活動，同時見證地方士紳的新式休閒與文化實踐，然而這些園林的建制與地點知者甚少，更在時代推移下而逐漸變遷，因而本文特別分析了王殿沅的默園、鄭作型的南園和賴尚文的修園，推溯其所在，略述其特別與藝菊、觀菊活動相關的活動始末，略記城市風雅記憶的遺跡。最終，資料指出嘉義的庭園活動缺乏傳統「庭園八景」式的唱和模式，暗示傳統文人社會影響力在日治時期逐漸式微，且城市空間狹窄也是限制庭園發展的實際因素。

**關鍵詞：**庭園活動、官紳唱和、詩會、新式休閒、藝菊

\*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 *Gardens and the Activities of Literati in Chiayi Cit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Liang Chun-Chuan\*

##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eign, local gentry built gardens which often served as venues for artist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for the owners and their poet friends. These gentry gathered in their gardens to exchange poems and celebrate the garden's beauty. Chiayi boasted numerous gardens, notably Zhang Lidehe's Yi Garden/Linlang Mountain Pavilion, Lai Yuruo's Huxian Flower and Fruit Garden, Zheng Zuoxing's "Nan Garden," Wang Dianyuan's "Mo Garden," and Lai Shangwen's "Xiu Garden." These garden gatherings contribut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personal status and social standing.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leisure activiti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uch as "chrysanthemum appreciation," these gardens became important hubs for chrysanthemum cultivation and appreciation, serving as both a cultural event for the city and a platform for official interaction, thus constructing a unique form of literati activity. Because these gardens bear witness to the new leisure and cultural practices of local gentry, few people know about their structure and location, and they have gradually changed over tim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ose that have been reported more frequently, traces their locations, briefly describes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ir activities, especially those related to chrysanthemum cultivation and appreciation, and briefly records the remnants of the city's elegant memories.

**Keywords:** Gardens, the Activities of Literati, Poetry Gathering, new leisure activities, enjoying chrysanthemum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Innovation,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一、前言

自清代晚期臺灣進入文治社會開始，科舉文人或富紳巨賈，往往修築宏偉的園林，作為財富與社會影響力的象徵，如臺灣的五大園林，臺南吳園（吳尚新）、臺中霧峰萊園（林文欽）、新竹鄭用錫的北郭園（外公館）、林占梅的潛園（內公館）、板橋林本源宅邸等，往往邀約地方官紳前往唱和，營造出在地領袖的身份，更有甚者，在園林內設置八景（或更多景），邀請文友唱和，一方面彰顯園林造景的美學實踐，另一方面，以詩文見證並紀錄主人的雍容華貴、文采風流，成為地方文風鼎盛的例證。循此脈絡，日治時期嘉義紳商設置庭園者不少，亦常提供為詩會與藝文的場所，如張李德和的琳瑯山閣，已被視為嘉義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沙龍、藝文核心，此外，賴雨若壺仙花果園、賴惠川怡園（頤園）、賴尚文修園、王殿沅默園、鄭作型南園，林臥雲十字樓（慎德醫院，據昭和8年（1933）出版嘉義市地圖<sup>1</sup>，佔地與諸峰醫院相當）、黃文陶靜香書室（上池醫院，為樣圃舊址，佔地比諸峰醫院略大），皆有藝文活動的紀錄，惟未得見以「庭園八景」恭維主人、張揚文采、暗示其為文人領袖的互動模式。考諸日治時期其他庭園，明治44年（1911）梁啟超訪台時居於萊園，作有〈萊園雜詠〉，自言「獻堂三兄屬題園中名勝得十二絕句」<sup>2</sup>，詠「五桂樓、考槃軒、荔枝島、夕佳亭、擣衣澗、小習池、木棉橋、萬梅庵、千步磴、望月峰」十景；基隆顏家的陋園，有顏雲年〈陋園十詠〉、謝雪漁〈重過顏親家陋園賦十景〉，詠「沁春池、吟秋澗、擘霜林、鋤月塢、息影廬、涵光臺、忘機亭、振衣岡、龍湫瀑、蟹波井」十景；板橋林家庭園有蘇大山於昭和2年（1927）遊台之〈板橋別墅雜詠〉，詠「定靜堂、來青閣、汲古書屋、方鑑齋、梅花塢、香玉簃、菡萏閣、自涼亭、釣魚磯、海棠池、雲錦淙、觀稼樓」十二景<sup>3</sup>；嘉義的庭園雖多，卻乏相關的園林唱和作品，頗值得深究。茲就以日治時期見報率最高的三個庭園，進行析論。

<sup>1</sup> 東京圖版社出版〈嘉義市最新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數位典藏網（來源：<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20.006.0056>，檢索日期：2025.08.21）。

<sup>2</sup> 組詩12首，首、尾為〈萊園〉、〈留別〉，非為寫景。

<sup>3</sup> 上述詩作可參智慧型全台詩資料庫。

## 二、新式休閒與庭園活動

日治時期的文人活動，除了傳統詩會的聚集模式，還加入了現代休閒、新式娛樂的要素，如大正4年（1915）<sup>4</sup>南社新春詩會兼為連雅堂歸返臺灣洗塵，以化裝舞會方式舉辦，有扮裝為學生、道士、尼姑、印度人、獵人、相命師、藝妓者，連雅堂則裝扮為貴婦人，南社攝影留念，連氏亦作〈題南社嬉春圖〉詩<sup>5</sup>，可看出當時藝文活動的新潮、活潑；此外，日本文化大量滲入社群活動，如觀月會、納涼會、觀菊會，尤其是觀菊、藝菊活動，因為有政治力（菊花紋為日本國徽、皇室紋章）的推助，與漢文化傳統的愛菊美學大異其趣，且因臺灣的氣候、菊花盛開的花期約在11月，可配合明治天皇的天長節（11月3日），官紳舉辦祝祭活動時，也常與菊花、觀菊宴結合。

當時的觀菊、藝菊活動，不同於傳統漢文化的菊花美學，如陶淵明所寫的〈飲酒〉：「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它是另一種「新型」的休閒，包含栽植盆菊、開放觀覽、參加菊展比賽、藝菊家的跨縣市交流等。<sup>6</sup>昭和5年（1930）《臺灣日日新報》有「島人士趣味一斑」專欄，連載25回，逐項介紹漢詩、詩崎燈謎、書道繪畫、金石、古董收藏、園藝、弈棋（引入日式段位制）、音樂（南北管）、民間娛樂（歌仔、洋樂、戲劇、勸善講古）、紙幣收藏等，在園藝部份，記載：

汐止礦業家周再思氏。素愛蘭菊。又善於栽培。園為斯園。取再斯可矣之義。……

<sup>4</sup> 既有資料都指為1914年元旦，應該依據陳昀秀〈固園到青田街：黃天橫夫婦訪談小記（上）〉（來源：<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0/06/18/> 固園到青田街：黃天橫夫婦訪談小記（上）/，檢索日期：2025.08.21）。實應為1915年。大正3年（1914）1月4日南社初次大會，舉辦於謝籟軒住所、並擊鉢，入夜在寶美樓開宴（參〈南社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4.01.08，5版），該年春宴由陳逢源發起、1月11日在自家主辦（參〈南社春宴〉，《臺灣日日新報》1914.01.19，4版）。又《連雅堂先生年譜》（鄭喜夫編撰，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載，連雅堂自1912年中赴中國旅遊，1914年冬返抵臺北、復歸臺南；魏清德〈大陸詩草魏序〉：「甲寅冬，連子歸自北京，夜款余關，出所為大陸詩草，以序屬余。」參江寶釵校注，《劍花室詩集校注》（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20）；魏清德又有詩〈連君雅棠歸自北京冬至前一夜與余共榻因賦贈五首〉（怡凝子，《臺灣日日新報》，1914.12.26，n1版）。可知南社嬉春詩會應是1915年。

<sup>5</sup> 據《劍花室詩集》所刊，〈大陸詩草自序〉載：「顧念此行窮數萬里路，為時幾三載」；〈題南社嬉春圖〉之後為〈城南雜詩（十二首）〉，首詩即言「三年不上城南路」，可知連雅堂1912-1914年遊歷中國期間（為時幾三年），未曾返台南。

<sup>6</sup> 相關論述可參江寶釵，〈日治台灣菊文化的傳譯——從觀菊會、詩仔會到張李德和〉，「思相枝：臺灣文學史編輯與纂寫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主辦，2021.11.19。

臺北方面島人藝菊家。為李添盛氏。許松英氏。故陳培根氏。……

新竹潛園、及北郭園。曩多植梅。……晚近鄭肇基所植之數百株。及李濟臣氏適園中。鄭養齋氏金山面所植綠萼梅。皆分自潛園者。……

基隆顏國年氏陋園。其庭園。純內地式。面積既廣。種類又繁。……板橋林本源花園。及霧峰萊園。則中國式。吳子瑜氏東山別墅。聞多植花果。……

寶斗陳章琪氏。新化楊煥彩氏。西螺廖學昆氏。皆愛菊。新化吳望蘇氏。稱藝菊能手。嘉義賴尚文氏愛蘭菊。王殿沅氏種菊。賴惠川之山茶凡數十種。

又嗜蘭。置錦松盆栽。於花壇上。自稱曰錦松王國。賴雨若氏。壺仙花果園中。多植熱帶。亞熱帶。乃至溫帶植物。凡三百餘種。……

高雄州下李瑞雲氏。則多培菊及洋蘭、蝴蝶蘭等類。……

偶思小飲報花開。園藝家真豔福異常。然又貴於出自手種。蓋勞動分量。恆與精神上快樂價值之表現。相為比例者也。<sup>7</sup>

除了菊、蘭，尚有梅、松、花果、熱/亞熱/溫帶植物等，暫略之。從上引文「貴於出自手種」可知園藝家以親身栽植為樂，這點出幾個背景條件，1. 主人需有錢有閒，2. 需有苗圃，因而庭園需廣闊，3. 多為自己的庭園命名，汐止周再思斯園，新竹北郭園、潛園，基隆顏雲年陋園、板橋林本源花園<sup>8</sup>、霧峰萊園<sup>9</sup>、吳子瑜東山別墅，嘉義賴雨若壺仙花果園，庭園未被報導提及者，有廖學昆的聊園<sup>10</sup>、賴尚文修園、王殿沅默園等，在藝菊風氣之下，嘉義產生不少藝菊家與庭園，他們多是重金

<sup>7</sup> 〈島人士趣味一斑（十八） 花木成蹊手自栽〉，《臺灣日日新報》，1930.08.08，n4 版。

<sup>8</sup> 基隆陋園、板橋林家花園都有開放菊花盆栽與民眾觀覽的報導，如〈基隆顏家陋園觀菊公開〉，《臺灣日日新報》，1927.11.13，4 版；有趣的是，1928 年林家因「主人自嫌小數。未敢遠攀墨客勞駕。故不開觀菊會云。」〈林本源庭園菊花盛開〉，《臺灣日日新報》，1928.11.23，4 版。

<sup>9</sup> 莱園雖未以菊花著名，但林獻堂也有賞菊的品味，《灌園先生日記》載「十一時餘始到許炳雲處，其菊花僅二十餘盆，正盛開，殊可人意。」（1929.11.13）「又招瑞騰，一行七人共乘兩台自動車，往大甲李進興處看菊花。他於午後四時開觀菊會，招待水越知事夫人等。其菊花約近千盆，而佳者甚少。」（1929.11.17）「式穀來招余與萬偉同往看楊仲佐菊花，……菊花僅有八股，每股數十叢，就中亦有數種頗美，然將殘約有十之二三矣。」（1929.11.10）參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檢索日期：2025.08.21）。

<sup>10</sup> 聊園常作為西螺菴社的會集場所。亦曾被蘇鴻飛列入「螺陽八景」，其為：長堤曉望（西螺大橋）、文祠夕照（振文書院）、螺溪晚渡、北郭風清（西螺以濁水溪與彰化縣接鄰）、埔心月白、新町夜市、聊園雨霽、茄苳稻熟，埔心、新町、茄苳皆為西螺地名。蘇鴻飛，〈螺陽八景〉，《詩報》95 期（1934.12），頁 14。

求購各色品種，親自栽種、培育、轉移到盆栽，再邀約社會名流、或開放民眾觀覽，以菊花與藝文活動著稱的庭園，有王殿沅的默園、鄭作型的南園、賴尚文的修園。

### 三、鄭作型與南園

鄭作型（1874-1938），字述公，號南園、賦谷、諸山居士，為羅山吟社社員。生於嘉義街土名大街 408 番地<sup>11</sup>，今為吳鳳北路 82 號<sup>12</sup>，「大街」為昭和 7 年（1932）嘉義市區改造前的街名<sup>13</sup>，今為公明路和中正路之間的吳鳳北路，昔日寬廣而繁榮。<sup>14</sup>明治 31 年（1898）嘉義國語傳習所甲科畢業，任日籍辯護士通譯，後報名日本明治大學法科函授班，自學法律。曾任製冰會社社長、嘉義銀行理事。大正 9 年（1920）地方改制，任嘉義街協議會員。大正 10 年（1921）佩授紳章，昭和 2 年（1927）與賴尚文、林玉書等人，在自宅（南門町三之 30 號，今吳鳳北路 84 號<sup>15</sup>）成立國饗同藝會；昭和 13 年（1938）鄭作型因商務逝於中國。《臺灣實業家名鑑》<sup>16</sup>載其地址為「南門外 190」，南門外街（亦稱打石街）為朝陽街以北的南門街（見下圖），惟該街巷狹窄，可能不是「南園」所在地；據報導，南園落成於大正 10 年（1921）：

（鄭作型）以近來羅山詩社課題停止數閱月。皆因天氣炎熱。無一利便清幽之處。以為詩場。故此次特於南門外菜園地。聘內地工匠建築半內地式大廈一棟。該地前對玉枕之山。後遶濠池之水。其風景獨殊。宜為文人騷客聚會之所。已於去十日（按：9 月 10 日）舉行上樑式。定於舊八月十一日（按：10 月 2 日）落成。八月十五中秋節。即可重開詩會云。<sup>17</sup>

鄭作型特別挑選清幽之處，修築半日式大廈，依山傍水，作為詩會場所；又報載：

招募館內鄭作型氏為舊宅狹隘。諸多不便。乃於南門外小學校邊田地。建築

<sup>11</sup>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人物志》（嘉義：市政府，2004），頁 80。

<sup>12</sup> 賴彰能，〈日治、明治、大正時期嘉義政商界的老士紳〉《嘉義市文獻》14 期（1998.11），頁 10。疑有誤，據地圖對照，該路段今為吳鳳北路 225-243 號、210-230 號。

<sup>13</sup> 吳育臻，〈嘉義市地名沿革〉，《臺灣文獻》48 卷 2 期（1997.06），頁 244。

<sup>14</sup> 吳育臻編纂，《嘉義市志·人文地理志》（嘉義：市政府，2002），頁 95。

<sup>15</sup> 賴彰能，〈日治、明治、大正時期嘉義政商界的老士紳〉《嘉義市文獻》14 期（1998.11），頁 28。

<sup>16</sup> 見臺灣人物誌資料庫。

<sup>17</sup> 〈詩會有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9.18，3 版。

新式大廈。辰下東邀諸親友。宴賀喬遷。<sup>18</sup>

招募館為「招募館巷」，詳細地點無可考，明治 37 年（1904）嘉義街庄管轄區域納入內教場範圍（內教場約為民權路以南、中山路以北的忠孝路段）<sup>19</sup>，又昭和 1 年（1926）〈南園重修〉載：

鄭作型氏。距今十五年前。置南園於城南茂林修竹。地頗清幽。常邀詞客吟詠於其間。五六年前。因市區改正。園地半歸道路及學校等。竹林盡毀。其園遂就荒焉。本年春。氏乃於園之舊址。所剩數畝之餘地。購求洋館。重興土木。置在其中。中秋後可以竣工矣。堂名帶草。……該堂高敞廣大。可以集會兩百餘人。明年嘉社擬開大會於斯園。<sup>20</sup>

綜上可知鄭作型修築南園，具有爭取社會象徵資本的意圖。南園位於南門町三之 30 號，如下圖箭頭處，框線為推測之原範圍，包含小學校與道路，右下角線段為今南門街，南門街上圓環為南門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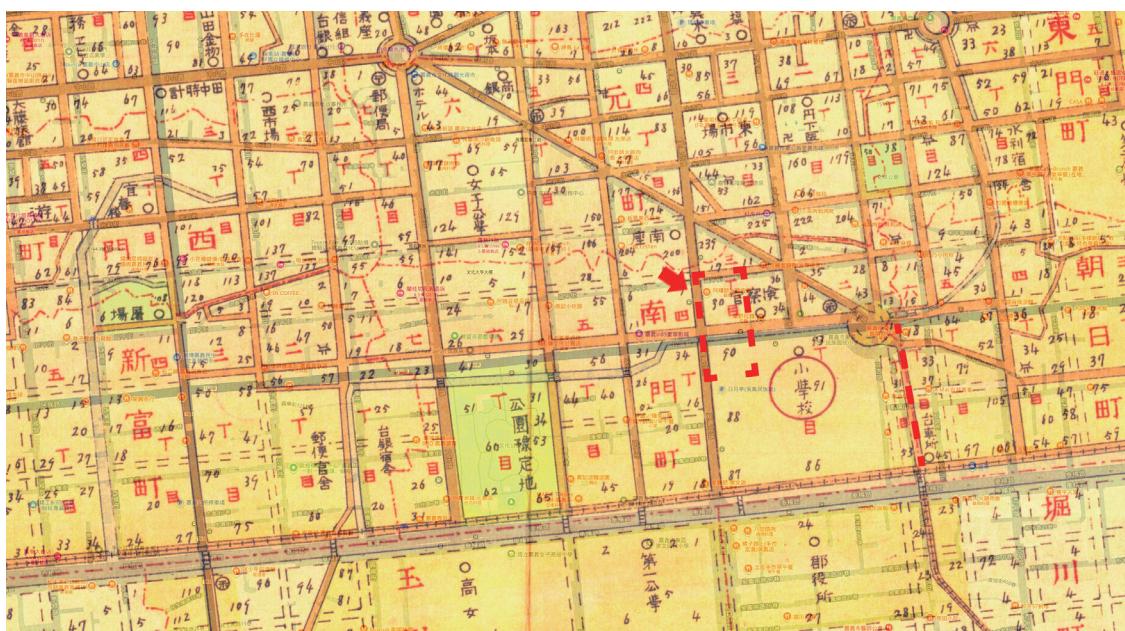


圖 1：鄭作型南園位址，歷史地圖套疊

圖片來源：百年臺灣歷史地圖，昭和 6 年（1931）嘉義市街實測圖。筆者製圖。

<sup>18</sup> 〈嘉義通信 贈賀喬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1.02，3 版。

<sup>19</sup> 吳育臻編纂，《嘉義市志·人文地理志》，頁 82、90。

<sup>20</sup> 〈南園重修〉，《臺灣日日新報》，1926.09.22，n4 版。

報導雖載南園為明治 44 年（1911）落成，但明治 43 年（1910）蘇孝德〈題鄭作型君帶草堂〉已有詩曰「構堂名帶草，家學本康成。」「更待南園築，相期半讀耕。」<sup>21</sup> 可知鄭作型對南園的規劃，是逐步構建、完善，又明治 43 年（1910）徐埴夫〈題贈鄭作型詞兄帶草堂〉詩：

萬物化育天廣生，山經爾雅多缺名。不其山下南城外，階前碧草號書帶。葉堅韌兮長尺餘，真箇汲古修綆如。模山繼起康成後，堂分古今名不朽。堂上疊書如疊山，堂前春色耀人寰。憶昔萱花渥天寵，即今芸香推將種。不羨芙蓉束立朝，只愛蘭香入座飄。筆花開處饒生意，家學淵源天位置。香葉池邊舊夢通，浣花溪畔行樂同。稻香對疊成招隱，才調詞華誇魏晉。君不見觀菊佳會亦壯哉，單刀一戰奪得榜眼回。<sup>22</sup>

由詩可推想「帶草堂」概況，位於嘉義城南門外，鄰近稻田（稻香對疊），綠意盎然，植有芸香、芙蓉、蘭花，園內有池塘（香葉池）；而「君不見觀菊佳會亦壯哉，單刀一戰奪得榜眼回。」<sup>23</sup> 實指明治 43 年（1910）10 月 16 日瀛社的觀菊會，邀宴全台詩社，舉辦於大龍峒王溫如別墅，鄭作型擔任羅山吟社代表，隻身赴宴，鄭作型描述當時的會場，「菊栽三徑。荷植一池。花榭水亭。盡得幽致。」<sup>24</sup> 活動頗為盛大；《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從 11 月 10 日到 20 日每日連載詩會課題〈供菊〉、〈簪菊〉（11 月 28 日再連載一次），間或穿插詩友的非競技作品，詩作未標記名次，首日揭載詩人為南社趙雲石、櫟社蔡啟運、羅山吟社鄭作型、竹社鄭毓臣、南社黃茂笙，可能即為名次，徐埴夫言鄭作型「奪得榜眼回」，似稍微矛盾。由此，觀菊會已融入為詩會吟詠對象的活動。

昭和 1 年（1926）南園重修落成，報載「所剩數畝之餘地。購求洋館。重興土木。置在其中。……堂名帶草。……該堂高敞廣大。可以集會兩百餘人。」<sup>25</sup> 可想見南園之宏偉。該年鄭作型〈卜居南園〉詩曰：

<sup>21</sup> 蘇孝德，〈題鄭作型君帶草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12.06，1 版；《臺灣日日新報》，1910.12.09，1 版。

<sup>22</sup> 徐埴夫，〈題贈鄭作型詞兄帶草堂〉，《臺灣日日新報》，1910.12.09，1 版。

<sup>23</sup> 參〈瀛社詩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11.10，3 版。

<sup>24</sup> 參〈瀛社觀菊會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10.19，3 版；鄭作型，〈瀛社觀菊會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10.25，1 版。

<sup>25</sup> 〈南園重修〉，《臺灣日日新報》，1926.09.22，n4 版。

移居雅愛近重陽。燦爛黃花滿徑香。西畝桑麻接籬落。東岸桃李比門牆。新霜人跡板橋路。深柳書聲帶草堂。到老還應享清福。南園取作醉吟鄉。<sup>26</sup>

重修落成，時近重陽，鄭作型約 51 歲（到老還應享清福），賴雨若〈應南園主人落成徵詩詠寄〉<sup>27</sup> 有句「造園南郭外，築屋菜畦中。」可知仍有一定的佔地。次韻者還有蘇櫻村、林臥雲、林啟三等人。

南園常為羅山吟社的月會擊鉢場所，如大正 6 年（1917）1 月，鄭作型邀集羅山吟社員莊伯容、蘇孝德、張銘三、許紫鏡、羅渙之、林玉書，於南門外別墅開擊鉢吟會兼新年宴會，「時鄭氏南園新梅纔放。乃拈早梅為題。」<sup>28</sup> 大正 11 年（1922）2 月，「羅山吟社鄭作型氏。東邀同社友。在同氏帶草堂開擊鉢吟月例會。」<sup>29</sup> 等。

#### 四、王殿沅與默園

王殿沅（1892-1972），字芷汀，家族於今吳鳳北路經營藥舖，店號「四德」。幼年曾與賴惠川同學，後畢業於臺南師範學校，擔任朴子公學校訓導。<sup>30</sup> 大正 4 年（1915）與賴惠川、許藜堂、林緝熙、賴子清等人創設玉峰吟社，任社長，齋名「脫塵」，園為「默園」，收藏漢籍數千卷、菊花數百盆，常與詩友於其間吟詠賞菊。昭和 20 年（1945）因空襲，家屋與藏書、詩稿，皆燬於戰火，同年夏又因眼疾而失明，但仍吟哦不輟。著作甚多，撰《臺灣糖業史略》、《嘉義市地名沿革調查書》、《芷香筆記》、《脫塵齋詩草》。

王殿沅為嘉義的藝菊聞人，於西門外街修築默園、脫塵齋，常提供為詩會場所。西門外街在嘉義西城門外，今為興中街以西到文化路之間的中正路地段<sup>31</sup>（見下圖），左側橫線即中正路，日治時期稱為「二通」，為台灣人的聚居地，今為繁榮的商店街，然該路段較為狹窄，默園的佔地，可能有限，下圖右側直線為為吳鳳北路（王家位址），王殿沅家族和默園，距離不遠。

<sup>26</sup> 嘉義 鄭述公，〈卜居南園〉，《臺灣日日新報》，1926.10.30，4 版。

<sup>27</sup> 賴雨若，〈應南園主人落成徵詩詠寄〉，《壺仙詩集·壺仙賴雨若先生遺稿二集》，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

<sup>28</sup> 〈嘉義擊鉢初聲〉，《臺灣日日新報》，1917.01.16，6 版。

<sup>29</sup> 〈諸羅特訊 吟社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02.25，6 版。

<sup>30</sup>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人物志》，頁 253。

<sup>31</sup> 《台灣地名辭書卷 20 嘉義市》（1996），頁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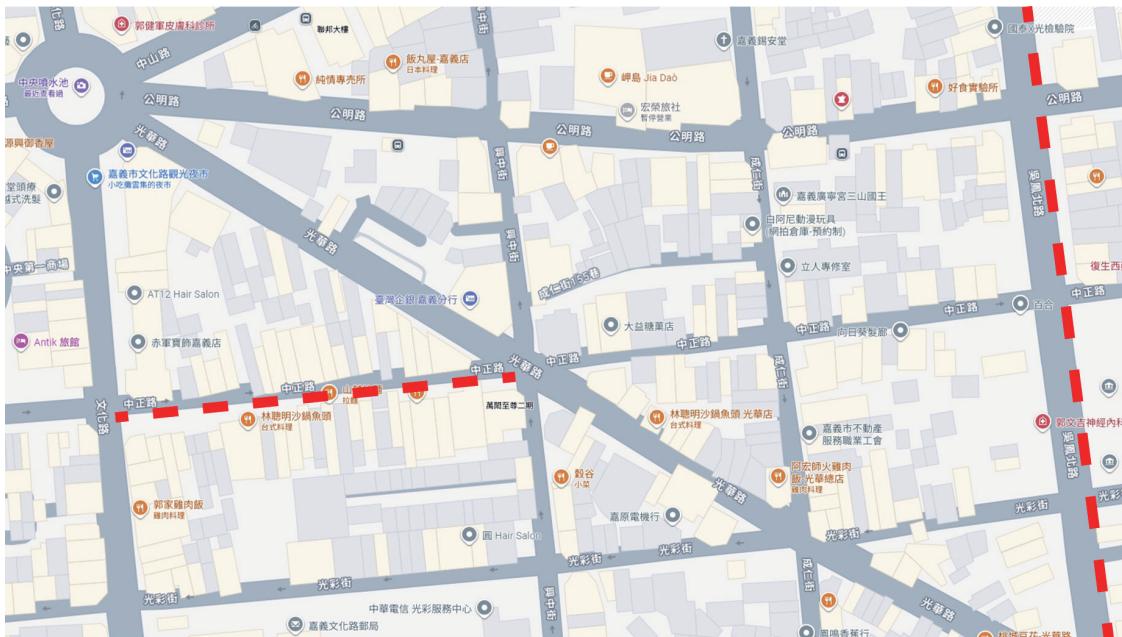


圖 2：王殷沅默園位址推測圖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筆者製圖。

脫塵齋曾多次登上報導，最早為大正 12 年（1923）11 月，「嘉社在嘉詩人數氏。去天長節祝日。小集西門外王芷汀氏脫塵齋。擊鉢吟詠。」<sup>32</sup> 天長節為天皇的生日，明治天皇為 11 月 3 日，官紳舉辦祝祭活動時，也常與菊花、觀菊宴結合。大正 12 年（1923）到昭和 2 年（1927）持續有默園的觀菊報導，大正 13 年（1924）「玉峰吟社幹事長王殿沅氏。素好菊。今秋栽植二百餘盆於城西脫塵齋。……邀集在嘉吟侶陳少圃。賴壺仙。蘇櫻村外三十餘名。……吟罷對花舉酌。意興遄飛。向夕各插菊而歸云。」<sup>33</sup> 大正 14 年（1925）「栽植菊花五百餘盆。種類達二百五十餘種。皆由內地秋田縣菊花專門養成所及中華燕京、滬上、粵東各地傳來。」<sup>34</sup> 昭和 1 年（1926）「王殿沅氏城西默園菊花正開。氏由東京中央會。及島內外。蒐羅奇種。不憚苦心。本年以厚物盛。花皆中輪以上。……其他佳種則有八重霞。紫極殿。金鳳舞。椿葉陰。紅葉錦。晚節司等。」<sup>35</sup> 同年《臺灣日日新報》又載「默園觀菊天竺牡丹麻韻」<sup>36</sup> 擊鉢詩作，左詞宗蘇櫻村、右詞宗林臥雲，入選者有賴惠川、賴

<sup>32</sup> 〈諸羅特訊 詞壇近音〉，《臺灣日日新報》，1923.11.03，6版。

<sup>33</sup> 〈諸羅特訊 王氏觀菊吟宴〉，《臺灣日日新報》，1924.11.25，n4 版。

34 〈諸羅特訊 東籬近訊〉，《臺灣日日新報》，1925.12.02，p4 版

<sup>35</sup> 〈諸羅東籬消息〉，《臺灣日日新報》，1927.11.27，4版。

<sup>36</sup> 〈默園觀菊 天竺牡丹麻韻〉，《臺灣日日新報》，1926.11.24，4版；1926.11.28，4版。

雨若、賴子清、蘇櫻村、林緝熙、王無涯（甘棠）、林臥雲、鄭作型、賴尚遜、蘇茂杞（鴻飛）、王殿沅等人，可見盛況。昭和2年（1927）到昭和4年（1929）未見活動報導，但昭和2年（1927）報載王殿沅，〈養菊口訣十二首〉，「最近以其所得。傳之同好知人。作養菊口訣十二首。」<sup>37</sup> 詩則為一到十二月、各時節的養菊注意事項，「尺大黃花養不難」「分根假植在盆中」「七月纖苗鉢上移」都是當時盆菊的審美偏好，「正月迎年菊尚開」「葭月移盆暖處登」「臘月霜風次第吹。關心乾濕護孫枝」等句，顯示嘉義的藝菊是整年度的活動。

昭和5年（1930）才又出現默園菊花的報導，「城西王殿沅氏默園。有菊二百餘盆。種類百二十餘種。皆自京阪東都愛菊大家蒐集。昭和現代之大菊。黃白紅紫。太管厚物。美不勝收。」<sup>38</sup>，又「本年栽種菊花似五百盆。……東邀市內三吟社員。開觀菊吟會。王氏作觀菊兩絕。備一定用紙。出席者全部和韻。」<sup>39</sup> 主辦詩會同時，儼然已是詩壇主盟。昭和6年（1931）〈嘉義秋花中旬盛開 簿開觀菊吟會〉載：

城西王殿沅氏默園。有大菊三百盆。種類二百餘種。……每日觀客絡繹不絕。訂中下旬之交。欲廣邀同志。開觀菊吟會。王氏特置一書畫帖。擬於同日。藉綜同人翰墨。以垂永久紀念云。<sup>40</sup>

「每日觀客絡繹不絕」應向民眾開放觀賞，並招詩友舉行觀菊會，王殿沅作〈庭菊盛開出因書數言聊以誌感〉<sup>41</sup> 七絕四首，惟未見詩友相關和作；但昭和6年（1931）默園菊花的照片登上報紙：

<sup>37</sup> 羅山 王殿沅，〈無腔笛 養菊口訣十二首〉，《臺灣日日新報》，1927.01.08，4版。此組詩亦收於王氏《脫塵齋詩草》，惟無報載之編輯說明。

<sup>38</sup> 〈嘉義東瀛秋訊 中旬盛開 簿開觀菊吟會〉，《臺灣日日新報》，1930.11.05，8版。

<sup>39</sup> 〈翰墨因緣〉，《臺灣日日新報》，1930.11.20，4版。

<sup>40</sup> 〈嘉義秋花中旬盛開 簿開觀菊吟會〉，《臺灣日日新報》，1931.11.12，4版。

<sup>41</sup> 王殿沅，〈庭菊盛開出因書數言聊以誌感〉，《臺灣日日新報》，1931.11.23，8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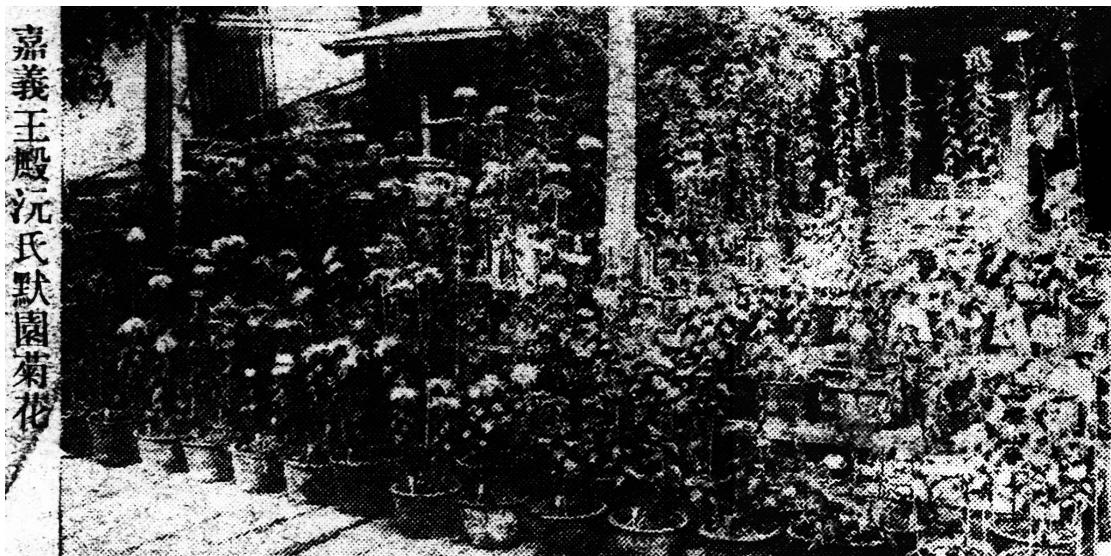


圖 3：王殿沅默園菊花

圖片來源：〈嘉義王殿沅氏默園菊花〉，《臺灣日日新報》，1931.12.07，8 版。

這可謂默園觀菊會的巔峰。昭和 7 年（1932）報載菊花三百餘盆、蘭花百餘盆，「日來由郡下觀客。絡繹不絕云。」<sup>42</sup>昭和 8 年（1933）未有紀錄，昭和 9 年（1934）「……藝得二百餘盆。現正盛開。……日來有陶家癖者。招邀玩賞。絡繹不絕云。」<sup>43</sup>可知王氏的耕耘不減、且仍對外開放，堪稱季節性的旅遊勝地。至於庭園的內部，應為日式建築，賴惠川有竹枝詞：

脫塵齋裡曙光纔，障子依稀尚未開。門口一聲御免下，主人含笑出迎來。

脫塵齊，王殿沅先生之雅號也。爆擊時，全燒，……先生善藝菊，故云。障子，總鋪門也。御免下，日語ゴベンクダサイ，凡訪人，主人不在座，客溫言：「御免下」，主人聞之，則出。<sup>44</sup>

可知在藝菊活動之外，硬體的空間也需配合日式風格。

王殿沅的藝菊活動，最早的報導在大正 12 年（1923），王氏約 32 歲，正值壯年，藝菊、觀菊會可視為青壯詩人獲取象徵資本的手段，昭和 9 年（1934）後即無報導，但王氏於昭和 13 年（1938）退休歸隱<sup>45</sup>，活動的停歇，可能與此有關。

<sup>42</sup> 〈嘉義市內 菊花盛開 王氏默園尤多〉，《臺灣日日新報》，1932.11.28，8 版。

<sup>43</sup> 〈嘉義市內 菊花盛開〉，《臺灣日日新報》，1934.11.09，8 版。

<sup>44</sup> 賴惠川，〈補遺〉，《悶紅館全集》（臺北：龍文，2006），頁 381。

<sup>45</sup> 參嘉義 王殿沅，〈寵歸有作〉，《臺灣日日新報》，1938.08.12，n4 版。

## 五、賴尚文與修園

賴尚文（1880-1933），又名承誥，字封其、號錫桐，生於嘉義街土名大街 220 番地（今為吳鳳北路 486 號）。明治 31 年（1898）嘉義國語傳習所甲科畢業，明治 40 年（1907）獲頒紳章、並任嘉義地方稅調查委員（1907-1910），大正 6 年（1917）到 9 年（1920）當選嘉義公會總會理事，大正 9 年（1920）當選首任嘉義青年會會長，同年 10 月受嘉義街長真木勝太推薦，派任為嘉義街役場助役（街長之幕僚長）至昭和 5 年（1930）嘉義街改市制為止。昭和 2 年（1927）在與賴雨若、鄭作型、蘇孝德、林玉書等人，成立「國饗同藝會」。

賴尚文為愛菊聞人，因擔任嘉義街助役，其在角仔寮的「修園」（報導亦稱南村別墅<sup>46</sup>），栽種菊花、舉辦活動，偏向與官方互動。修園的確切位置不詳，角仔寮在今嘉義市頂寮里，（角仔寮專指頂角仔寮，下角仔寮在日治時被水淹沒，居民遷離，改稱溪底）<sup>47</sup>，可參下圖，斜線區為聚落角仔寮聚落，修園推測位於箭頭處：



圖 4：賴尚文修園位址推測圖

圖片來源：《台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頁 144。

<sup>46</sup> 「當地實業家賴尚文氏。南村別墅所栽。最為出色。」〈東籬近信〉，《臺灣日日新報》，1915.11.26，6 版。

<sup>47</sup> 吳育臻，〈嘉義市地名沿革〉，《臺灣文獻》48 卷 2 期（1997.06），頁 244、頁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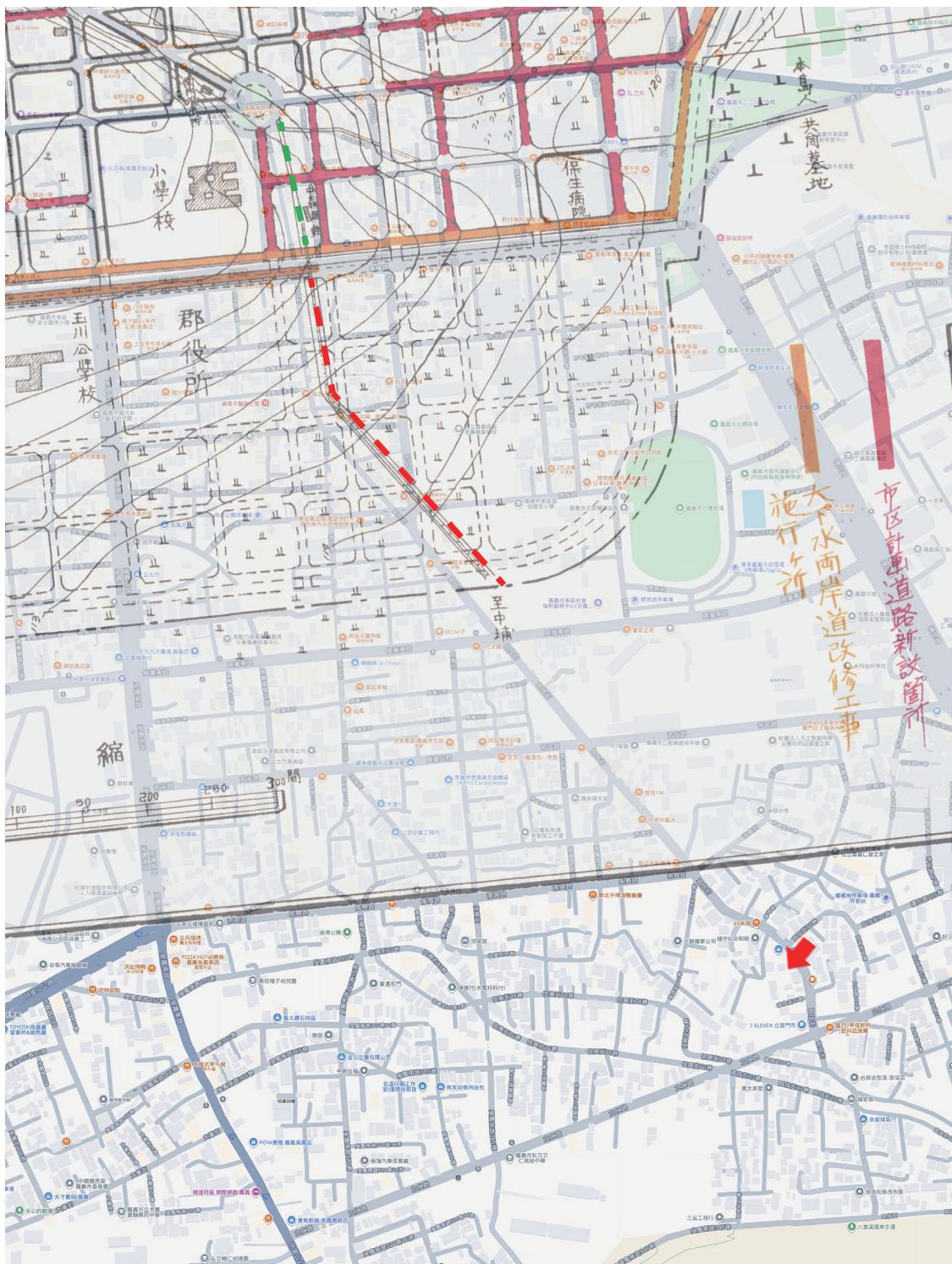


圖 5：賴尚文修園位址推測圖，歷史地圖套疊

圖片來源：百年臺灣歷史地圖。筆者製圖。

角仔寮在嘉義市東區的南側，上圖橘色橫線（垂楊路）為明治 42 年（1909）嘉義市區改正後的南界，垂楊路以北為南門街（綠線）、圓環（南門城），以南為宣信街（紅色折線，折角處今為崇文街、宣信街、南田路三叉口）。最下方的黑色虛線（今為興業東路），為昭和 5 年（1930）升格嘉義市後擴大的街區，同年三屋清陰〈秋晴一日余與吟友鄭君述公相攜園為賴君尚文別業主人欵治賦此誌謝〉<sup>48</sup> 詩曰：「吟朋相伴出城垣。遙指橋南黃葉村。」<sup>49</sup> 可知修園在嘉義南城牆外（或可解釋為嘉義街區南界，興業東路），「橋南」點出過了河道（或指水渠，該地有道將圳<sup>50</sup>），又林佛國〈嘉南遊草（五）〉記載：

賴君尚文。有別墅在南郊。即中埔路畔。名修園。面積之廣大。為市內之冠。而一時之修整。亦為市內之冠。今也。雖無復當年之盛。然花木尚多可觀。如春梅。如秋菊。特其尤者。君方病後。園亦如之。二者俱復。予所企望也。<sup>51</sup>

別墅在南郊、中埔路畔，據上圖 5，中埔路應即為宣信街<sup>52</sup>，宣信街與道將圳交會處有一「糯米橋」，為仕紳賴時輝（賴尚文的祖父）、陳熙年捐建，道將圳再往南即為八掌溪，據筆者田野調查<sup>53</sup>，道將圳以北為頂角仔寮，以南為溪底（下角仔寮），修園應該在道將圳以北、甚至是糯米橋附近，可以就近瞻仰賴時輝對地方的貢獻，惟當地已無從稽考修園的位址。

大正 11 年（1922）公會堂舉辦第一回菊花品評會<sup>54</sup>，報載當年專門藝菊者，多至數十家，賴尚文參與籌備，<sup>55</sup> 並獲二等獎，其他得獎者一等獎黃嘉烈、二等獎

<sup>48</sup> 按：「為賴君尚文別業」應為題目自注，報載排版或誤為題目主文。

<sup>49</sup> 三屋清陰，〈秋晴一日余與吟友鄭君述公相攜園為賴君尚文別業主人欵治賦此誌謝〉，《臺灣日日新報》，1930.01.05，8 版。

<sup>50</sup> 參「南興公園」（來源：[https://economic.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56&s=293391](https://economic.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56&s=293391)，檢索日期：2025.08.21）。南興公園在道江圳兩旁，臨南興路。

<sup>51</sup> 石厓生，〈嘉南遊草（五）〉，《臺灣日日新報》，1930.12.17，n4 版。

<sup>52</sup> 「南田路、宣信街為中埔一帶進嘉義城必經之古道」。參「嘉義市東區區公所·宣信里」（來源：[https://east.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555&s=376478](https://east.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555&s=376478)，檢索日期：2025.10.20）。但南田路在西側，與宣信街交會於城內（興業東路以北），此處中埔路應即指宣信街。

<sup>53</sup> 2025 年 10 月 25 日，詢問兩位在地耆老，各為 1935、1946 年出生。但二人對於修園皆無所知。

<sup>54</sup> 「嘉義公會堂主催之第二回菊花盆栽品評會。亦將乘菊花盛開時開催云。」〈諸羅特訊 東籬消息〉，《臺灣日日新報》，1923.11.03，6 版。可知 1922 年為第一回。

<sup>55</sup> 「河東田郡守。真木街長。小田郡勸業主任。及賴尚文。汪培英等十九名。乃會於公會堂。碰商菊花品評會。開催事項。其場所已決定於公會堂內。開會日時。十二月十日前後二日間。審查委員十名。聽郡守選任。褒賞等級。特等十圓一人。一等七圓二人。二等五圓五人。三等三圓十五人。以上乃菊花品評者。同時且品評盆栽。將贈以總額五十六圓之紀念牌。以是夜出席者。為勸誘委員。勸誘多數出品。出品物須於開會前日。運交公會堂。早川直義氏。

蕭登壽、莊伯容，三等獎汪培英、羅漢章、莊伯容、劉求及斗南某氏。<sup>56</sup> 大正 12 年（1923）起，賴尚文的修園便已聲名在外，該年 11 月台南州吉岡知事參觀嘉義農林學校運動會、視察南門外芭蕉容器製造情況，便「順途至角子寮賴尚文氏別墅觀菊。」「而知事素有園藝趣味。賞玩不置。」修園當時便已藝菊數百盆。<sup>57</sup> 12 月，賴尚文又於郊外「芳釀園」邀集十位同道之士舉辦菊花宴，「宏大的庭園裡，花木擁擠得幾乎無處可容，菊花、山茶花，甚至大麗花等，都正值盛開、爭相綻放。」<sup>58</sup> 芳釀園應為默園的別稱，南社詩人黃欣於大正 11 年（1922）7 月有詩〈過賴尚文君芳釀園口占贈園主人〉，稱「名花傾國對斯園，人自憐花花亦憐。」<sup>59</sup>

大正 14 年（1925）賴尚文又於修園舉辦觀菊宴，招待嘉義街的幹部、議會員，<sup>60</sup> 昭和 1 年（1926）觀菊會，報載「培植內外優良種菊三百餘盆」「邀集內臺官紳百餘名」<sup>61</sup>，於 12 月 18、19 日舉辦，「初日內地人。次日本島人。各數十名與會。園中內外新奇種菊四百餘盆。開得十分爛熳。其他天竺牡丹。薔薇。茶花。蘭花盛放。滿園馥郁。」「氏於藝菊歷驗多年。倡開品評。獎勵同好。以故同地斯藝日盛云。」<sup>62</sup> 可見得賴尚文對藝菊風氣的推廣之力，親自栽植、舉辦品評會，而園內又不只栽植菊花，有牡丹、薔薇、茶花、蘭花，但觀覽人數僅「數十名」，可知未向民眾開放，屬於官紳階級的消閒活動。昭和 2 年（1927）菊花數量增加到 600 餘盆，藝菊名家汐止周再思、北斗陳章祺來訪觀覽<sup>63</sup>，隨後賴尚文北訪臺北楊仲佐、汐止周再思、大甲李進興、北斗陳章其，交流經驗，回頭以獎勵嘉義藝菊風氣<sup>64</sup>，本年向民眾開放，「十一月中觀客。不下一萬人。園主擬于來三日。邀集本島人。翌四日內地人。各界重要人士百餘名。開觀菊會。」<sup>65</sup> 昭和 2 年（1927）到 5 年（1930）也都有相關報導，昭和 5 年（1930）達到「七八百盆。種類數百。」<sup>66</sup> 惟之後就未

運費自辦云。」〈諸羅特訊 盆花品評〉，《臺灣日日新報》，1922.11.25，6 版。

56 〈嘉義菊花展覽會 出品九十五點〉，《臺南新報》，1922.12.17，11 版。

57 〈諸羅特訊 知事來嘉〉，《臺灣日日新報》，1923.11.22，6 版。

58 原文為日文，ChatGPT 中譯。〈嘉義菊花宴〉，《臺南新報》，1923.12.04，4 版。

59 黃欣，〈過賴尚文君芳釀園口占贈園主人〉，《臺南新報》，1922.07.30，5 版。

60 〈嘉義 觀菊宴〉，《臺南新報》，1925.11.28，4 版。

61 〈賴氏怡園觀菊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12.10，4 版。

62 〈修園觀菊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12.21，2 版。

63 〈諸羅東籬消息〉，《臺灣日日新報》，1927.11.27，4 版。

64 〈嘉義藝菊獎勵〉，《臺灣日日新報》，1927.11.29，4 版。

65 〈嘉義修賴氏開觀菊筵〉，《臺灣日日新報》，1927.12.02，4 版。

66 〈嘉義東籬秋訊 中旬盛開 篲開觀菊吟會〉，《臺灣日日新報》，1930.11.05，8 版。

見報導，賴尚文逝於昭和 8 年（1933），可能晚年已無力打理菊圃並舉辦宴會。

昭和 3 年（1928）、4 年（1929）鄭作型、賴雨若都曾與會，鄭作型有詩作〈修園賞菊呈賴錫桐先生〉「賞心日涉成佳趣，菊酒當筵醉莫辭。」<sup>67</sup>〈修園觀菊賦呈主人〉「漫道東籬菊已殘，修園花尚傲霜寒。」<sup>68</sup> 賴雨若有詩作〈遊修園散步作型詞兄瑤韻以贈園之主人〉<sup>69</sup>、〈觀菊即景敬呈修園主人〉「年年菊宴開佳會」<sup>70</sup>，〈修園遣興〉「修園歲歲菊花筵」<sup>71</sup>，可見觀菊會行之有年，但未見其他詩友的觀菊作品，可知賴尚文的座上賓相當少。

## 六、結論

日治時期的嘉義，社會賢達的庭園、別墅甚多，也常充作藝文活動會場，顯著者如張李德和的琳瑯山閣，賴雨若壺仙花果園，另有以藝菊活動而聞名的王殿沅默園、鄭作型南園、賴尚文修園，但嘉義的庭園，幾乎未見庭園八景的設置、標榜，清代地方士紳以庭園雅集換取文化資本的運作模式，在日治時期效力有限，嘉義的賴、林、徐、蘇四大家族，惟賴家有建置庭園的紀錄，似乎暗示地方領袖不再以庭園作為身份地位的象徵，將庭園提供於公共活動，詩會也好、開放民眾參觀也罷，不是他們追求的重點，王殿沅、鄭作型都不算是地方顯要，賴尚文雖擔任嘉義街助役，官方身份應為當時最顯著者，但他的修園別墅，也一度湮滅於時代的洪流。

我們是否可推論，日治時期社會影響力、身份地位的建立，已大異於往昔，庭園雅集與詩文唱和的活動模式，不再是上層階級社交活動的核心；喪失科舉 / 體制教育支撐的漢詩活動，實用和文化價值江河日下，缺乏制度化的文化 / 漢詩認證機制（如科舉），不再有人能被稱為文壇領袖，亦無人以此自居，儘管提供庭園空間，也無意以庭園美景進行詩文唱和與美學標榜 / 恭維；最後，嘉義市街區的狹窄，難以闢建寬闊的庭園，也可能是最實際的障礙，庭園雖美，但只能具體而微，便失去庭園「遊」「賞」的功能與傳統的賞玩品味，較諸佔地宏偉的基隆陋園、板橋林本

<sup>67</sup> 鄭述公〈修園賞菊呈賴錫桐先生〉，《臺灣日日新報》，1928.01.14，4 版。

<sup>68</sup> 鄭述公，〈修園觀菊賦呈主人〉，《臺灣日日新報》，1929.01.16，4 版。

<sup>69</sup> 賴雨若，〈遊修園散步作型詞兄瑤韻以贈園之主人〉，《壺仙詩集·壺仙賴雨若先生遺稿二集》，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

<sup>70</sup> 賴雨若，〈觀菊即景敬呈修園主人〉，《壺仙詩集·壺仙賴雨若先生遺稿二集》，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此詩推測作於 1928 年。

<sup>71</sup> 賴雨若，〈修園遣興〉，《壺仙詩集·壺仙賴雨若先生遺稿二集》，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

源宅邸、霧峰萊園，所以能支撐庭園冶遊的吟詠模式，園主的經濟實力與社會影響力，實不可同日而語。

這實是傳統文化在因時代而沒落的具體表現。

## 引用書目

### (一) 專書

白適銘，〈106-107 年嘉義市文化局典藏林玉山畫作文物普查建檔及調查研究報告〉（嘉義：市文化局，2018）。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文化中心，1998）。

江寶釵主編，〈快義人生—張李德和詩文集〉（嘉義：市文化中心，2025）。

江寶釵校注，〈劍花室詩集校注〉（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20）。

吳育臻撰，〈台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6）。

吳育臻編纂，〈嘉義市志·人文地理志〉（嘉義：市政府，2002）。

張李德和，〈遊樣圃故址〉，《鷗社藝苑》卷三附錄二。

黃文陶，〈甲午年（1954）端月六日還曆並醫院開業廿一年紀念日賦呈鷗社諸先生斧正〉，《鷗社藝苑》卷三附錄二。

黃鑑堂，〈遊樣圃故址〉，《鷗社藝苑》卷三附錄二。

鄭喜夫編撰，〈連雅堂先生年譜〉（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2）。

鄭鵬雲、曾逢辰纂輯，吳幅員編輯，《新竹縣志初稿》（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1897 原刊）。

賴柏舟，〈祝鷗社顧問黃文陶醫學博士還曆並建基開業二十一年〉，《鷗社藝苑》卷三附錄二。

賴柏舟，〈遊樣圃故址〉，《鷗社藝苑》卷三附錄二。

賴惠川，〈悶紅館全集〉（臺北：龍文，2006）。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人物志〉（嘉義：市政府，2004）。

### (二) 期刊論文

吳育臻，〈嘉義市地名沿革〉，《臺灣文獻》48 卷 2 期（1997.06），頁 239-249。

林文龍，〈賴惠川先生手抄小題吟會詩稿〉，《嘉義市文獻》5 期（1898.08），頁

17-53。

賴彰能，〈日治、明治、大正時期嘉義政商界的老士紳〉《嘉義市文獻》14期（1998.11），頁2-56。

### （三）研討會論文

江寶釵，〈日治台灣菊文化的傳譯——從觀菊會、詩仔會到張李德和〉，「思相枝：臺灣文學史編輯與纂寫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主辦，2021.11.19。

### （四）報紙

- 〈東籬近信〉，《臺灣日日新報》，1915.11.26，6版。
- 〈林本源庭園菊花盛開〉，《臺灣日日新報》，1928.11.23，4版。
- 〈南社春宴〉，《臺灣日日新報》1914.01.19，4版。
- 〈南社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4.01.08，5版。
- 〈南園重修〉，《臺灣日日新報》，1926.09.22，n4版。
- 〈修園觀菊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12.21，2版。
- 〈島人士趣味一斑（十八） 花木成蹊手自裁〉，《臺灣日日新報》，1930.08.08，n4版。
- 〈基隆顏家陋園觀菊公開〉，《臺灣日日新報》，1927.11.13，4版。
- 〈詩會有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9.18，3版。
- 〈嘉義菊花宴〉，《臺南新報》，1923.12.04，4版。
- 〈嘉義觀菊宴〉，《臺南新報》，1925.11.28，4版。
- 〈嘉義市內 菊花盛開 王氏默園尤多〉，《臺灣日日新報》，1932.11.28，8版。
- 〈嘉義市內 菊花盛開〉，《臺灣日日新報》，1934.11.09，8版。
- 〈嘉義東籬秋訊 中旬盛開 箚開觀菊吟會〉，《臺灣日日新報》，1930.11.05，8版。
- 〈嘉義秋花中旬盛開 箌開觀菊吟會〉，《臺灣日日新報》，1931.11.12，4版。
- 〈嘉義修賴氏開觀菊筵〉，《臺灣日日新報》，1927.12.02，4版。
- 〈嘉義通信 贈賀喬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11.02，3版。
- 〈嘉義菊花展覽會 出品九十五點〉，《臺南新報》，1922.12.17，11版。
- 〈嘉義擊鉢初聲〉，《臺灣日日新報》，1917.01.16，6版。
- 〈嘉義藝菊獎勵〉，《臺灣日日新報》，1927.11.29，4版。
- 〈諸羅東籬消息〉，《臺灣日日新報》，1927.11.27，4版。
- 〈諸羅特訊 水利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24.03.25，6版。

- 〈諸羅特訊 王氏觀菊吟宴〉，《臺灣日日新報》，1924.11.25，n4 版
- 〈諸羅特訊 吟社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02.25，6 版。
- 〈諸羅特訊 東籬近訊〉，《臺灣日日新報》，1925.12.02，n4 版
- 〈諸羅特訊 東籬消息〉，《臺灣日日新報》，1923.11.03，6 版。
- 〈諸羅特訊 知事來嘉〉，《臺灣日日新報》，1923.11.22，6 版。
- 〈諸羅特訊 盆花品評〉，《臺灣日日新報》，1922.11.25，6 版。
- 〈諸羅特訊 詞壇近音〉，《臺灣日日新報》，1923.11.03，6 版。
- 〈翰墨因緣〉，《臺灣日日新報》，1930.11.20，4 版。
- 〈賴氏怡園觀菊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12.10，4 版。
- 〈默園觀菊 天竺牡丹麻韻〉，《臺灣日日新報》，1926.11.24，4 版、1926.11.28，4 版。
- 〈瀛社詩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11.10，3 版。
- 〈瀛社觀菊會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10.19，3 版。
- 三屋清陰，〈秋晴一日余與吟友鄭君述公相攜園為賴君尚文別業主人欵治賦此誌謝〉，《臺灣日日新報》，1930.01.05，8 版。
- 王殿沅，〈庭菊盛開出因書數言聊以誌感〉，《臺灣日日新報》，1931.11.23，8 版。
- 石厓生，〈嘉南遊草（五）〉，《臺灣日日新報》，1930.12.17，n4 版。
- 俗儷子，《臺灣日日新報》，1914.12.26，n1 版。
- 徐埴夫，〈題贈鄭作型詞兄帶草堂〉，《臺灣日日新報》，1910.12.09，1 版。
- 黃欣，〈過賴尚文君芳釀園口占贈園主人〉，《臺南新報》，1922.07.30，5 版。
- 嘉義 王殿沅，〈罷歸有作〉，《臺灣日日新報》，1938.08.12，n4 版。
- 嘉義 鄭述公，〈卜居南園〉，《臺灣日日新報》，1926.10.30，4 版。
- 鄭作型，〈瀛社觀菊會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10.25，1 版。
- 鄭述公，〈修園觀菊賦呈主人〉，《臺灣日日新報》，1929.01.16，4 版。
- 鄭述公〈修園賞菊呈賴錫桐先生〉，《臺灣日日新報》，1928.01.14，4 版。
- 羅山 王殿沅，〈無腔笛 養菊口訣十二首〉，《臺灣日日新報》，1927.01.08，4 版。
- 蘇孝德，〈題鄭作型君帶草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12.06，1 版。
- 蘇孝德，〈題鄭作型君帶草堂〉，《臺灣日日新報》，1910.12.09，1 版。

## （五）電子媒體

「南興公園」（來源：[https://economic.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56&s=293391](https://economic.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56&s=293391)，檢索日期：2025.08.21）。

「嘉義市東區區公所·宣信里」（來源：[https://east.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https://east.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

px?n=555&s=376478，檢索日期：2025.10.20）。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來源：<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檢索日期：2025.08.21）。

百年臺灣歷史地圖（來源：<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檢索日期：2025.08.21）。

東京圖版社出版〈嘉義市最新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數位典藏網（來源：<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20.006.0056>，檢索日期：2025.08.21）。

國家文化記憶庫（來源：<https://tcmb.culture.tw/zh-tw>，檢索日期：2025.08.21）。

陳昀秀〈固園到青田街：黃天橫夫婦訪談小記（上）〉（來源：<https://tmantu.wordpress.com/2010/06/18/> 固園到青田街：黃天橫夫婦訪談小記（上）/，檢索日期：2025.08.21）。

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來源：<https://db.nmth.gov.tw/site5/querytwp>，檢索日期：2025.08.21）。

臺灣人物誌資料庫（來源：<http://tbmc.ncl.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檢索日期：2025.08.21）。

# 日治時期嘉義地區賽馬活動的形塑及其發展

(1929-1941)

和田奈穗實<sup>\*</sup>

##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1929 年至 1941 年）嘉義地區的賽馬活動，分析其發展歷程以及參與嘉義賽馬活動的相關人群。嘉義地區的賽馬場歷經嘉義公園、堀川町賽馬場及後湖賽馬場三次遷移。嘉義賽馬最初由民間主導運營，參與者多為過去嘉義銀行相關人士、日本官吏、臺灣地主及地方菁英等，在嘉義具影響力的人物，共同負責賽馬活動的運作。然而，賽馬活動每次舉辦皆面臨財務赤字的困境。自 1937 年秋季賽馬起，運營權移交至臺南州畜產組合聯合會。且隨著 1937 年〈臺灣畜產會令〉的頒布，1938 年春季賽馬再度移交至臺南州畜產會，由臺南州畜產會舉辦。1941 年時因太平洋戰爭爆發，由於臺南州政府認為無需維持兩個賽馬場營運，嘉義賽馬活動遂告終止。

**關鍵詞：**賽馬、堀川町賽馬場、後湖賽馬場、嘉義產馬會

<sup>\*</sup>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兼任教師。

#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orse Racing Activities in the Chiayi Reg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929–1941)***

Wada Naomi<sup>\*</sup>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orse racing activities in the Chiayi reg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rom 1929 to 1941, focusing on their development and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The horse racing venues in Chiayi underwent three relocations: from Chiayi Park to Horikawa town Racecourse, and finally to Houko Racecourse. Initially organized by private entities, the races were predominantly managed by individuals associated with the Chiayi Bank, including Japanese colonial officials and Taiwanese landowners and elites, who collectively wield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Chiayi Town. However, the races consistently faced financial deficits. In the autumn of 1937, operations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Tainan Prefecture Livestock Association Federation, and following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Taiwan Livestock Association Ordinance in 1937, management shifted again to the Tainan Prefecture Livestock Association in the spring of 1938. In 1941, du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and the determination that two racecourses were unnecessary in Tainan Prefecture, Chiayi's horse racing activities were discontinued.

**Keywords:** Horse Racing, Horikawa town Racecourse, Houko Racecourse, Chiayi Horse Breeding Association

---

<sup>\*</sup> Adjunct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一、前言

回溯臺灣賽馬的歷史，昭和3年（1928）11月於臺北圓山運動場舉辦的首屆賽馬大會可視為其開端。此賽事由民間志士與軍方協力舉辦，集合大日本武德會臺北支部馬術部、臺南愛馬會及嘉義產馬會提供的41匹馬參賽，正式開啟了臺灣的賽馬活動。<sup>1</sup>早期，臺灣主要以水牛與黃牛作為農業用途。根據1900年，即日本開始統治臺灣五年後的調查顯示，當時全臺僅有39匹馬。<sup>2</sup>由於臺灣傳統上並無使用馬匹的習慣，馬匹的普及程度始終不高。<sup>3</sup>

時間來到1928年，與臺北舉辦首屆賽馬同年，日本久邇宮邦彥王以特命檢閱使身份訪臺，並向臺灣總督府官員針對臺灣的馬匹生產提出一系列詢問。此一事件促成有關當局，向花蓮港廳吉野移民村貸放11匹母馬，<sup>4</sup>這些馬匹多用於農耕與運輸，並在當局之繁殖指導下取得顯著成效，進而引發其他移民村效法，增加了農民對馬匹貸放的需求，此舉亦促進了臺灣本地馬匹生產與發展。

臺灣總督府經過一連串施政，逐漸在民眾生活中融入馬匹，增進在臺人民對馬匹的親切感，最後甚至開始在臺灣多地舉行賽馬活動。然而，令筆者感到疑惑的是，若僅因久邇宮邦彥王詢問，即開啟台灣各項馬匹事業，未免過於簡化這段歷史脈絡，其中也許仍有其他更加深刻之原因，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探討臺灣舉辦賽馬的目的為何？主要利用官方調查報告及報紙資料，如《外地及滿洲國馬事調查書》與《臺灣日日新報》等來討論上述問題。若從昭和3年（1928）臺灣首屆賽馬的宗旨來看，推廣台灣島內馬事思想，促使島內的日本人與臺灣人皆能更為熟悉並親近馬匹，同時促進島內優良馬匹的繁殖與增量為其主要目的。但由於過去台灣有許多地方曾經經營賽馬場或發展產馬事業，每個地方的發展過程或多或少都有所差異，故本文此次以嘉義地區為探討主體，試圖釐清嘉義賽馬的發展脈絡與其始終。<sup>5</sup>

<sup>1</sup> 農林省畜產局，《外地及滿洲國馬事調查書》（東京：農林省畜產局，1935），頁116。

<sup>2</sup> 農林省畜產局，《外地及滿洲國馬事調查書》，頁93。

<sup>3</sup> 臺灣畜產會，〈臺灣の競馬〉，《臺灣畜產會會報》第四卷第九號（臺北：臺灣畜產會，1941），頁752。

<sup>4</sup> 農林省畜產局，《外地及滿洲國馬事調查書》，頁90。

<sup>5</sup> 大日本武德會台灣支部馬術部，《競馬會開催に就て》（臺北：大日本武德會台灣支部馬術部，1928），頁1。

## 二、嘉義賽馬的舉辦情形

昭和 3 年（1928）11 月於臺北舉辦的賽馬大會取得巨大成功，值得注意的是，比賽首日第四場為 3000 公尺速步賽，由民間人士嘉義古賀達郎所有的「タカチホ號」<sup>6</sup> 奪得第一名。<sup>7</sup> 如前所述，當時全臺馬匹數量極為稀少，然而當時嘉義地區尚隸屬於臺南州，根據昭和 3 年（1928）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臺南州已擁有公馬 16 匹、母馬 12 匹及骟馬 94 匹。<sup>8</sup> 臺南州馬匹數量較多的原因，推測與臺南步兵第二聯隊的馬匹退役後轉讓至民間有關。<sup>9</sup> 然而具體至嘉義地區的馬匹數量，則缺乏明確記載。儘管如此，以「タカチホ號」為例，可知當時民間已有飼養馬匹的案例。此外，古賀達郎擁有的馬匹不僅限於「タカチホ號」，其名下還有「コトブキ」、「ラチソーソー」、「アリサン」及「シンショーソー」等馬匹參加比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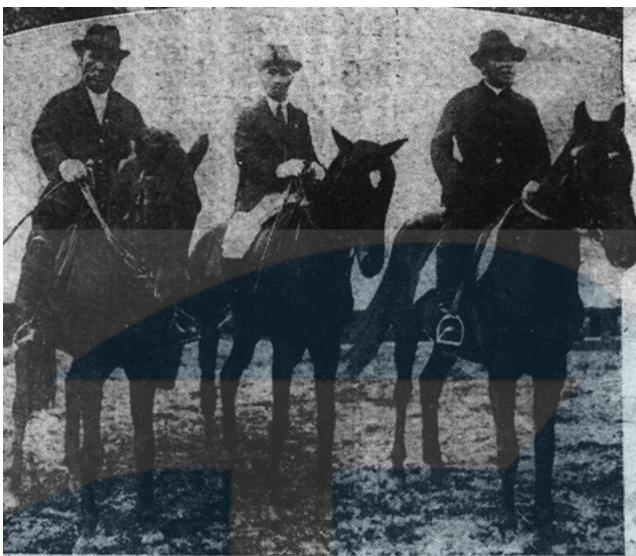


圖 1：古賀所有之「アリサン」（右側）

資料來源：〈初の競馬の花形（上右から）春風（臺北）南海（臺北）澤姫（烏山頭）（下右から）アリサン（嘉義）扶桑（臺南）山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1928.11.24，第 7 版。

距臺北賽馬結束僅經過兩個月時間，南部地區便開始傳出舉辦賽馬的呼聲，於是於昭和 4 年（1929）1 月 19 日至 20 日兩天，在嘉義公園操場舉行了賽馬活動。當時報名參賽馬匹多達 60 頭，並由嘉義街役場、嘉義街賽馬協會、嘉義街料理組

<sup>6</sup> 古賀達郎為古賀組負責人古賀三千人的弟弟，古賀組曾承接日月潭工程等項目。吉田寅太郎，〈新聞社長だつた 古賀達郎君〉，《續財界人の横顔》（臺北：經濟春秋社，1933），頁 257。

<sup>7</sup> 〈天候に恵まれた臺北競馬會 臺灣で初めての馬券發行で人氣次第に沸騰〉，《臺灣日日新報》，1928.11.25，夕刊 2 版。

<sup>8</sup> 農林省畜產局，《外地及滿洲國馬事調查書》，頁 94。

<sup>9</sup> 農林省畜產局，《外地及滿洲國馬事調查書》，頁 107。

合、嘉義街遊廓檢番、嘉義街商業協會及カフエ一蓬萊等單位贊助優勝旗幟，而嘉義旅館（現臺灣土地銀行嘉義分行）、青柳旅館（現為嘉義之心城市願景館）、大藤旅館（現中山路摩斯漢堡嘉義店）、いさみ、魚喜、福喜樓（現中正區 659 號）、餘佳樓（現為中正路波士頓大飯店）等料理店，以及貸座敷業者等則捐贈騎手競賽服。<sup>10</sup> 從此可知，對嘉義街居民來說，舉辦賽馬活動乃全城共襄盛舉的活動。首次負責在嘉義舉辦賽馬的團體為嘉義街馬術會（後改為嘉義產馬會）。馬術會會長眞木勝太於明治 32 年（1899）來臺，曾任職於嘉義廳勸業課，其後創辦眞木商店專賣服飾，並於 1904 年創設嘉義銀行，惟大正 9 年（1920）受世界經濟大蕭條影響，嘉義銀行與商工銀行（現第一商業銀行）合併。眞木後來更被任命為嘉義街長。<sup>11</sup>

馬術會庶務由小河內六一、<sup>12</sup> 徐乃庚負責，<sup>13</sup> 接待事務則由馬術會各幹部擔任。此外，出展馬匹由加藤吉松、<sup>14</sup> 追木金兵衛<sup>15</sup> 負責，審判監督則由臺北、臺南及嘉義各幹部參與。參賽馬匹則由有働圓二負責，衛生事務由西田、中村、呂憲發負責，<sup>16</sup> 投票業務則由村田義達、宇野貞雄、白師彭負責，<sup>17</sup> 獎品兌換由林文章、<sup>18</sup> 陳福財、<sup>19</sup> 堀池義專負責，<sup>20</sup> 由西村又平負責場控，會計事務由白師彭、小見山、川崎末五郎

<sup>10</sup> 〈嘉義の競馬大會十九、二十日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29.01.19，7 版。

<sup>11</sup> 張博雅，陳麗貞監修；吳嘉信，吳淑芬主修，《嘉義市志 卷七 人物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4），頁 37-38。

<sup>12</sup> 小河內六一曾經經營雜誌《臺灣的產業》，並歷任臺灣民報社、臺中每日新報社，1920 年當選並嘉義街協議會員。《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附錄頁 30。

<sup>13</sup> 徐乃庚從國語學校畢業後，獲任命為嘉義銀行書記，擔任嘉義市商業協會長、青年會副會長，並擔任臺灣製冰同業組合顧問等多項職務，賽馬為其嗜好。《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182。

<sup>14</sup> 加藤吉松在北港街經營料亭。〈八重子の道行〉，《臺灣日日新報》，1912.03.05，7 版。

<sup>15</sup> 追木金兵衛是臺南刑務所的看守。「恩給證書下附ノ件（追木金兵衛）」（1933-09-01），〈昭和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162038。

<sup>16</sup> 呂憲發職業為醫師，1929 年在東石郡開設仁惠醫院，後於 1936 年擔任臺南州議員及六腳鄉鄉長。《臺灣人士鑑》，頁 536。

<sup>17</sup> 白師彭為有限責任羅山信用組合主事者。嘉義原本設有嘉義銀行及嘉義信用組合，但皆服務於日本人，本地人缺乏可加入的金融機構，因此陳際唐於 1917 年創設羅山信用組合。《臺灣之產業組合》（出版地不詳：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26），頁 89-90。

<sup>18</sup> 林文章為嘉義街資產家兼大地主，1924 年起擔任嘉義街協議會員，後成為嘉義市議員。其父林寬敏曾投資嘉義銀行。《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頁 39-40；《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頁 70；蔡榮順，〈日治時期摩登的嘉義華都原貌〉，《嘉義市文獻》25 期（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17），頁 133。

<sup>19</sup> 陳福財是陳際唐長子，擔任東洋鳳梨罐詰公司社長，後成為嘉義市協議會員。《臺灣人物展望》（高雄：臺灣月旦社，1932），頁 14-15。

<sup>20</sup> 堀池義專為合資公司嘉義檢番董事。檢番為料理屋、藝妓、遊廓與顧客間的仲介機構，負責

負責。<sup>21</sup>顧問則有枝德二、<sup>22</sup>佐藤房吉、<sup>23</sup>西本安衛、<sup>24</sup>根津金吾、<sup>25</sup>三屋靜、<sup>26</sup>中山孝一、<sup>27</sup>高野教明、<sup>28</sup>白井一、<sup>29</sup>徐杰夫、<sup>30</sup>陳際唐等人，<sup>31</sup>場內秩序則由當地消防隊負責維護。<sup>32</sup>

負責舉辦嘉義賽馬的各個成員間關係雖不明朗，但從上述賽馬幹部名單可見，以馬術會會長真木勝太為中心，多數人曾擔任嘉義銀行相關職務。其中，陳際唐曾協助創設嘉義銀行及羅山信用組合，其餘人員亦多為與嘉義地區相關人士。大正9年（1920）9月〈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實施，臺南廳與嘉義廳合併為臺南州，嘉義廳嘉義區則改為臺南州嘉義郡嘉義街（現嘉義市）。到了10月，待州制、市制、街庄制施行後，嘉義街協議會員20人中，約四分之一成員的真木、小河內、白井一、林文章、陳際唐五人同時擔任賽馬幹部。若分析賽馬幹部名單則可看到日本人佔多

處理金錢糾紛及藝舞妓生活相關事務。井原純策，《臺灣金融經濟月報》78號（臺北：臺灣銀行，1936），頁12。

<sup>21</sup> 川崎末五郎在1921年擔任臺灣總督府事務官兼參事官，並獲任命為臺南州地方課長。「〔府事務官兼參事官〕川崎末五郎（任府州理事官）」（1921-10-01），〈大正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七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197009X005，目錄頁3。

<sup>22</sup> 枝德二歷任臺中廳長、臺南廳長，後被任命為臺南州知事但辭職，繼而成為嘉南大圳初代管理者。吉田靜堂，《臺灣古今財界人的橫額》（臺北：經濟春秋社，1932），頁172-173。

<sup>23</sup> 佐藤房吉於1928年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地方理事官，獲任命為臺南州嘉義郡守。不著撰者，《臺灣人士鑑》，頁146。

<sup>24</sup> 西本安衛從1913年起在嘉義廳擔任警部補。「嘉義廳警部補西本安衛（任嘉義廳警部）」（1913-09-01），〈大正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九卷乙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197090。

<sup>25</sup> 根津金吾自1922年起擔任嘉義高等女學校校長。《最近の南部臺灣》，附錄頁10。

<sup>26</sup> 三屋靜曾任嘉義中學校長。谷元二，《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外地·滿支·海外篇（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0），臺灣頁48。

<sup>27</sup> 中山孝一為律師，後擔任嘉義市會議員。《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頁159。

<sup>28</sup> 高野教明經營著請負業高野組，並為土木建築請負組合支部員。「嘉義支局斗六葉煙草收納所及附屬宿舍新築并其他工事請負人高野教明」（1936-08-28），〈昭和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會計永久保存第十冊〉，《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1139002。《臺灣官民職員錄》，（臺北：臺灣商工社，1925），頁158。

<sup>29</sup> 白井一辭去總督府醫院調劑師職務後，在嘉義開設藥局，並從1920年起擔任嘉義街協議會員。《臺灣人士鑑》，頁186。

<sup>30</sup> 徐杰夫在1911年獲推薦成為嘉義銀行理事，至1913年擔任嘉義區長，後成為嘉義銀行董事長（頭取），惟因後來銀行合併而停業。嘉義縣政府，《嘉義縣志 卷十二 人物志》（嘉義：嘉義縣政府文化處，2009），頁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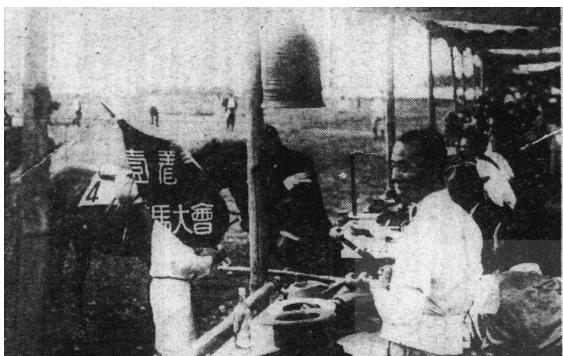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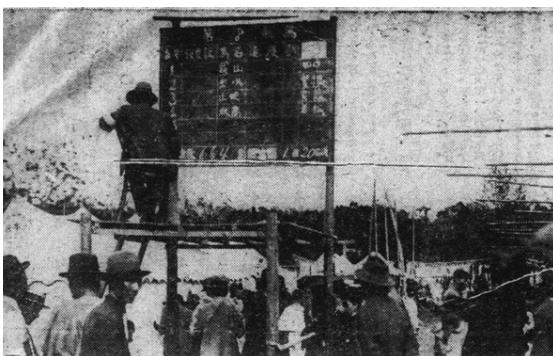
<sup>31</sup> 陳際唐繼承父業經營泉利商行，該商行與煙草專賣制度關係密切，陳並獲選為嘉義支局管內煙草賣捌人組合長，同時為嘉義街協議會員之一。嘉義縣政府，《嘉義縣志 卷十二 人物志》，頁139。

<sup>32</sup> 〈南部競馬大會 嘉人士倡開〉，《臺灣日日新報》，1929.01.15，夕刊4版。

數，且職業多為協議會員、臺灣總督府相關人員、州政府人員、警察人員、校長、土木建築承包商或藥局經營者等，屬於臺灣總督府統治體系中的高級官員。另一方面，臺灣人幹部則多為嘉義街的大地主、地方顯要或醫生等相對精英階層或具權勢者。由此可知，在嘉義賽馬幹部組成中，日本人多數為具有影響力的官公吏，而臺灣人則多為土地地主或資產階級中的高層人士，因此可推知，嘉義的賽馬活動並非僅由日本人單獨舉辦，亦不會刻意排除臺灣人參與。

關於參與賽馬活動的方式，首先需購買價格為 50 錢的乙種入場券，接著若欲購買甲種投票券（內含四張投票券），則持乙種入場券者可至甲種發券處以 2 圓購買。<sup>33</sup> 投票方式為各馬編有號碼，下注者於投票處告知欲投注之馬號即可獲得投票證。若所選馬匹獲勝，需於賽馬活動期間將投票證提交至投票處窗口，兌換商品券。根據臺北及臺南早期賽馬紀錄，當時並無直接兌換現金的慣例，均以發放商品券形式進行。<sup>34</sup>

1 月 19 日嘉義賽馬的賽事於上午十點半開始，比賽第一場為速步五圈賽，嘉義公園操場總長 410 公尺、寬 10 公尺，五圈合計 2050 公尺。<sup>35</sup> 比到第十二場則進行速步及駢足賽，雖資料有限，無法具體描述當日賽事內容，但首日與次日均有山砲隊軍馬障礙飛越賽及高級馬術表演。且首日即吸引數千名觀眾觀賽，次日更多達三千餘人。觀眾年齡層涵蓋老幼，經由嘉義街料理組合及嘉義街遊廓檢番的贊助，更促成花柳界藝妓過半數人前來，場面熱鬧非凡。<sup>36</sup>



<sup>33</sup> 〈觀競馬會者可一讀〉，《昭和新報》，1929.01.19，6 版。

<sup>34</sup> 〈開期迫る初の競馬會 馬券の行使方法 競馬會の町廻り〉，《臺灣日日新報》，1928.11.22，7 版。

<sup>35</sup> 〈本島競馬の沿革並に之が現況〉，《臺灣之畜產》第四號（臺北：臺灣畜產會，1936），頁 167。

<sup>36</sup> 〈嘉義の競馬 初日大人氣〉，《臺灣日日新報》，1929.01.20，5 版。

## 左 / 圖 2：賽馬結果記錄的場景

資料來源：〈競馬流行時代（嘉義所見）〉，《臺灣日日新報》，1930.04.03，5 版。

## 右 / 圖 3：因可見鐘與馬匹，推測為賽馬活動直接關係者席位

資料來源：〈競馬流行時代（嘉義所見）〉，《臺灣日日新報》，1930.04.03，5 版。

接連兩日舉辦的嘉義賽馬，總收入為 10,870 圓，較 1928 年 11 月兩日舉辦的臺北賽馬 6,550 圓高出約 1 倍之投注金額，取得斐然成績。<sup>37</sup> 於是從 1929 年開始，嘉義賽馬於每年春季與秋季各舉辦一次。嘉義的秋季賽馬於 10 月 27 日至 28 日舉行，由古賀達郎、徐乃庚、陳福財、小河內六一及林文章擔任召集幹部，<sup>38</sup> 投票券調整為下注 10 張價格為 5 圓。<sup>39</sup> 秋季賽馬吸引約六千名觀眾參與。<sup>40</sup> 1930 年 3 月 29 日至 30 日又舉行春季賽馬，甲種投票券含 10 張票價 10 圓 50 錢，乙種入場券為 50 錢，預計收入為 16,600 圓，盈餘部分捐贈予產馬會以供馬匹採購費及社會事業費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春季賽馬第二天之 30 日，第十一場駢足五圈賽中，發生審判員誤判事件。參賽馬匹僅跑了四圈，但審判員卻誤計為五圈，導致賽場內一片混亂。當日騎手欲再跑最後一圈時，審判員卻堅持已進行五圈賽事，並強行中止比賽。此舉導致部分日本人觀眾情緒激動，甚至更跳上審判席大聲抗議，因其有飲酒，酒後行為可能引發暴力行徑，在場警方遂介入將其拉下並拘束。嘉義賽馬會如此因審判不公，且後續未妥善處理爭議，給大多數觀眾帶來困擾的事件曝光，致使聲量受損。<sup>41</sup>

此外，由於馬糞及蠅蟲等衛生問題引來市役所嚴正抗議，嘉義產馬會遂決定自 1930 年秋季賽馬起，將賽場從嘉義公園遷至南門外的堀川町賽馬場（現體育路與市宅街一帶），最終建成賽道周長 800 公尺、寬 17 公尺的新賽場，展現出全新面貌，衛生方面的問題已獲解決。然而財政上的問題卻持續延燒，產馬會因搭設橋梁費用欠款，承包商村田遂向會計小河內追討，小河內卻告知其已從產馬會退會，應向身為會長的真木追討；而真木又將責任推卸給陳福財及其他幹部；陳福財卻一概否認有接手相關業務，因此拒絕付款。<sup>42</sup> 此外，雖每場比賽皆有編列招待消防隊預算，

<sup>37</sup> 農林省畜產局，《外地及滿洲國馬事調查書》，頁 131。

<sup>38</sup> 〈磋商競馬會期內定十月下旬〉，《臺灣日日新報》，1929.09.17，4 版。

<sup>39</sup> 〈嘉義競馬會定廿七八兩日〉，《臺灣日日新報》，1929.10.25，夕刊 4 版。

<sup>40</sup> 〈愛馬賽會 競馬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9.10.30，夕刊 4 版。

<sup>41</sup> 〈嘉義競馬會味噌をつく 劣惡な審判〉，《新高新報》，1930.04.10，4 版。

<sup>42</sup> 〈嘉義特信 葛藤 嘉義愛馬會 不潔極る馬糞と糞蠅〉，《新高新報》，1930.07.17，5 版。

卻從未實際將預算運用於招待上，僅無償要求消防隊在現場擔任警衛工作，導致部分消防員憤而拒絕任何支援，從以上的敘述可看出，嘉義產馬會無論內部或對外皆已出現問題。<sup>43</sup>

### 三、嘉義產馬會買賣爭議

來到 1930 年的秋季時，原則上臺灣各賽馬團體間已就舉辦日期，與賽馬活動進行方式達成協議，並彼此保持溝通管道，1931 年再組成以各團體為會員單位之臺灣賽馬聯合會，<sup>44</sup>更協商制定了《臺灣競馬協會規約》及《競馬施行規程》。<sup>45</sup>臺灣賽馬聯合會於 1933 年 12 月召開臨時總會，將會名改為臺灣賽馬協會，並修訂規約及改選幹部，實現全島賽馬施行日期、方法及審判等統一管理。規定所有會員團體，每年春秋兩季得舉辦每次不超過四天，每日競賽不超過 12 場，競賽類型包括駛足、速步及障礙賽，贏得投票券者仍發放商品券之賽馬活動。其中，更將參賽馬匹年齡限制為，駛足及障礙賽 4 至 10 歲，速步為 4 至 12 歲；賽事距離分別為駛足 1400 至 3200 公尺，速步 2400 至 4800 公尺，障礙賽 2500 至 4000 公尺。依此規範，各團體使用的賽場亦需要擴建，1934 年嘉義的春季賽馬時，堀川町賽馬場周長增至 1000 公尺，寬 22 公尺。此外，又進一步規定未成年人、學生、賽馬會幹部、騎手及馬伕等禁止購買投票券。<sup>46</sup>

正當一切似已步入軌道時，1933 年秋季賽馬時，嘉義賽馬再起波瀾。會長真木竟在未與會員商討之清況下，以一萬圓價格將嘉義產馬會賣給實業青年團成員勝田素章，<sup>47</sup>引發軒然大波。嘉義產馬會創會元老如古賀達郎、徐乃庚等人皆對真木擅自賣會表示遺憾與不滿。然而真木稱僅將賽馬會讓渡，並未出賣產馬會，但勝田則主張其已購入賽馬會，自然也包括購買了產馬會所有權。<sup>48</sup>

小河內對此則解釋到，嘉義賽馬每逢舉辦即出現虧損，1931 年春季舉辦的第五次賽馬活動雖向會員徵收補助，但古賀、徐、陳福財等人拒絕配合，導致會員參與

43 〈嘉義通信 競馬會ゴテル〉，《昭和新報》，1932.05.07，9 版。

44 〈臺灣競馬協會の陣容〉，《臺灣之畜產》第一號（1933），頁 76。

45 〈本島競馬の沿革並に之が現況〉，《臺灣之畜產》第四號，1936，頁 178。

46 〈本島競馬の沿革並に之が現況〉，《臺灣之畜產》第四號，頁 167。

47 嘉義勝田醫院的醫師，《臺灣人物展望》，頁 28-29。

48 〈嘉義產馬會と競馬 三派三つ巴の論争 賣つた買つたで一悶著〉，《臺南新報》，1933.10.23，7 版。

度大幅下降。會長真木為改善困境，於 1931 年秋季增募 17 名新會員，吸收新馬主加入，致力改善馬廄環境，但馬卷銷售成績依舊不佳，賽馬維持費用持續攀升。再加上會員又拒絕分擔虧損，真木為避免賽馬會自然消亡，即將負債及營運責任轉讓給勝田，惟未經與舊會員達成共識，顯示決策失誤。然而，徐乃庚表示自己作為創會會員，已為了協會負擔許多虧損，且對真木未經諮詢，而擅自讓渡權利之行為提出強烈反對，並拒絕承認勝田的所有權。後續真木又重申，賽馬會因負債掙扎，以及會員置之不理才導致持續經營困難，且他僅將舉辦權讓渡予勝田，嘉義產馬會的名義與財產均未出售。另一方面，勝田在了解情況後派出代表津本信重，<sup>49</sup> 表示無意爭奪所有權，且該契約由真木與勝田的同志中出重兵衛所簽訂，所有團體均無責任，若有任何紛爭願意放棄權利；惟中出已預付 2000 圓訂金，若現在棄權恐對其不公。<sup>50</sup>

隨著事態愈發複雜，古賀於 11 月 1 日發布《對嘉義賽馬會聲明書》，公開譴責真木擅自賣會的行為。東南商行莊泗川作為此次事件受害者，稱已預付 3000 圓作為秋季賽馬馬券銷售權擔保金，現在若銷售權利中斷，恐連本金也無法收回。<sup>51</sup> 警察當局為了嘉義市繁榮及圓滿解決爭議，遂邀請早川直義、<sup>52</sup> 小西國平及川添市尹居中協商，<sup>53</sup> 然未取得效果。<sup>54</sup> 同時，賽馬場耕作負責人高野教明，<sup>55</sup> 從嘉義神社租借嘉義市民羅章名下之水上庄土地，以換取堀川町賽馬場耕作權，但該土地以高野名義承租自羅氏，尚有兩年租金 1300 圓未結清，高野於是要求未來欲舉辦賽馬者必須支付該款項，使得賽馬場所有權問題愈加糾纏。<sup>56</sup>

1934 年 2 月，在秋季賽馬主辦權爭議中，產馬會會長真木擁立伊貝常男，擔

<sup>49</sup> 在公會堂前經營攝影館。《臺灣人物展望》，頁 47。

<sup>50</sup> 〈突如起つた競馬會の紛擾 嘉義市の為めが禍の元？〉，《南瀛新報》，1933.10.28，9 版。

<sup>51</sup> 〈嘉義競馬會の紛争尖銳化 交渉決裂で聲明戰〉，《臺灣新民報》，1933.11.03，5 版。

<sup>52</sup> 早川直義曾任嘉義商工會副會長、北門區總代、嘉義圖書館長、嘉義公會堂理事等職，對嘉義各項公共事業貢獻良多。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頁 78。

<sup>53</sup> 小西國平曾擔任嘉義軌道公司董事、嘉義商工會長、在鄉軍人分會長、嘉義市協議會員、臺南州協議會員等職務。《社會事業の友》（臺北：臺灣社會事業協會，1938），頁 19。

<sup>54</sup> 〈嘉義の競馬と兩派立の尖銳化 春季大會を前に風雲きわめて急 警察當局の態度如何〉，《臺南新報》，1934.02.08，7 版。

<sup>55</sup> 耕作權是指在他人土地上進行耕作、畜牧或其他農業目的的土地租賃權。

<sup>56</sup> 〈真木、勝田兩氏の對立軍配は何れに？ 今處ただ五里霧中の戰況 七萬市民の視聽集まる嘉義競馬の大紛糾〉，《臺南新報》，1934.02.10，夕刊 2 版。

任與嘉義消防組員簽訂執行契約之代表，並於 2 月 8 日以電報告知伊貝，已獲臺灣賽馬聯合會同意可開始籌備賽馬賽事。勝田一方則同日向嘉義署提交舉辦賽馬之請願。眞木、勝田兩人於 9 日共赴臺南賽馬代表會議協商。<sup>57</sup> 最後在 12 日，臺灣賽馬會有力者馬主會長鈴木淺吉，及臺中賽馬會長江頭八重吉於返途中繞道至嘉義市，並於嘉義酒店中調解四派紛爭，最後達成白紙委任。<sup>58</sup> 翌日 13 日下午二時，小西、早川、小河內、高野、福迫、<sup>59</sup> 伊見、堀內等權威人士聚集在嘉義公會堂協商，結果決定解散舊有產馬會，新組嘉義產馬會，並推選小西為會長，高野為副會長，眞木為名譽會長，勝田、小野寺、早川為顧問。由小西負擔中出及莊泗川的 5000 圓，<sup>60</sup> 這樣的決定獲眞木、勝田同意，產馬會產權事件終於告一段落。<sup>61</sup>

根據新聞報導紀載，小西、白井、富山豐、加藤、高野等五人為新產馬會的發起人，共出資 200 圓。至於新會員則有宇野、坂本、松尾寅次郎、伊ヶ崎寅吉、<sup>62</sup> 向井、原田、永登、長澤、秋吉惠壽、<sup>63</sup> 今福、吉田、大木、永島等市內權威人士二十餘人報名參加。<sup>64</sup> 賽馬常被認為是獲利可觀之活動，但從本章敘述可知，嘉義的賽馬活動經營困難，不僅令會長眞木頭痛，後續也發生許多爭議。

關於嘉義賽馬活動之收入情況，詳見下表 1929 年至 1941 年 13 年間馬券銷售額。

<sup>57</sup> 〈又復もつれ出した 嘉義の競馬 何う覺がつかか〉，《臺灣日日新報》，1934.02.10，3 版。

<sup>58</sup> 〈縛れに縛れた嘉義の競馬界 臺北の鈴木、臺中の江頭兩氏調停 解決の曙光見ゆ〉，《臺南新報》，1934.02.13，夕刊 2 版。

<sup>59</sup> 福迫忠亮曾任阿里山國家公園協會理事。《新高阿里山》（臺北：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1934），頁 40。

<sup>60</sup> 〈嘉義產馬會の紛擾餘燼 眞木氏を訴へた莊氏に非難〉，《南瀛新報》，1934.04.14，5 版。

<sup>61</sup> 〈紛糾の嘉義競馬 漸く手打ちか 新に會員を募集、產馬會を組織 調停二氏と關係者談合〉，《臺南新報》，1934.02.14，7 版

<sup>62</sup> 上述富山豐與伊ヶ崎寅吉皆為嘉義市協議會員，〈現市協議會員 [照片]〉，《嘉義市制五周年記念誌》（嘉義：嘉義市役所，1935），照片頁 10。

<sup>63</sup> 秋吉惠壽曾擔任嘉義信用組合理事、臺灣南部無盡株式會社嘉義支店長及嘉義市協議會員。《臺灣之產業組合》，（出版地不詳：臺灣產業組合協會，出版年不詳），頁 74。

<sup>64</sup> 〈嘉義の產馬協會 陣容整備、一路更生へ 新會員募集は非常な好成績 四月、華々しいスタート〉，《臺南新報》，1934.02.23，11 版。

表 1：嘉義賽馬馬券收入

年	春季	秋季	合計（圓）
1929	10,870	13,130	24,000
1930	17,053	20,006	37,059
1931	29,130	32,067	61,197
1932	57,974	52,987	110,961
1933	69,590	49,163	118,753
1934	72,194	64,845	137,039
1935	54,655	30,851	85,506
1936	77,192	164,456	241,648
1937	202,024	228,698	430,722
1938	319,012	393,252	712,264
1939	525,234	474,188	999,422
1940	566,253	773,595	1,339,848
1941	709,355	604,820	1,314,175

資料來源：〈臺灣の競馬〉，《臺灣畜產會會報》9號，（臺北：臺灣畜產會，1941），頁8-10。《臺灣畜產會會報》4號，（臺北：臺灣畜產會，1941），頁33。〈臺灣競馬開始以來ノ投票賣上一覽表〉，《競馬成績書》，（臺北：臺灣畜產會，1940），無頁數。〈嘉義の春競馬〉，《臺灣日日新報》，1941.03.04，4版。〈最終日盛況嘉義競馬〉，《臺灣日報》，1941.12.01，夕刊2版。表格由筆者製作。

臺灣賽馬的獲勝方式自 1933 年臺北春季賽馬起，開始採用單贏式與複贏式並行，而嘉義賽馬自秋季起購買馬券的方式亦隨之改變。<sup>65</sup> 從上表的數字來看，1935 年春季賽馬的馬券銷售額，相比之下較去年少了 2 萬圓以上，推測原因主要是與賽馬期間天氣有關。<sup>66</sup> 1936 年的春季賽馬為改善狀況，將獲勝獎金增至 5000 圓，並在為入場者提供 100 圓獎金，及電影觀賞券等多項服務後，收入達到 7 萬圓。<sup>67</sup> 之後秋季賽馬也收入激增，尤其是 1937 年增至去年春季的 3 倍以上，原因在於賽馬活動首日為星期日，次日則為節日，吸引眾多地方人士與放假民眾參與。<sup>68</sup> 再加上同時期，臺灣獨有的〈臺灣馬政計畫〉開始實施，而嘉義賽馬的舉辦權也就此移交給臺南州政府。〈臺灣馬政計畫〉自 1936 年度啟動，計畫執行 30 年，目標在這 30

<sup>65</sup> 〈春の臺北競馬 愈よ十三日から 投票方法も今度から單勝式複勝式を併用〉，《臺灣日日新報》，1933.05.11，11版。

<sup>66</sup> 〈嘉義だより 缺損競馬〉，《臺灣經世新報》，1935.09.08，11版。

<sup>67</sup> 〈嘉義春季競馬 勝馬賞金を五千圓に 懸賞金、映畫觀賞等のサービス 愈々四、五、十一、十二日〉，《臺南新報》，1936.04.02，夕刊2版。

<sup>68</sup> 〈嘉義風塵 嘉義秋季競馬大會〉，《臺灣時事新報》，1936.11.27，12版。

年間培育出 10 萬頭馬匹，並專注培養耐熱且持久力強的小格挽馬。<sup>69</sup> 為此，臺南州響應臺灣總督府馬政計畫，規劃臺南及嘉義兩賽馬會的產業移交給地方政府，而嘉義產馬會獲得 2 萬圓功勞金且完成產權轉移。<sup>70</sup> 於是原本連年赤字的嘉義賽馬，自 1937 年秋季起就歸給統一各城市畜產組合的臺南州畜產組合聯合會。<sup>71</sup>

臺灣總督府於 1937 年公布了〈臺灣畜產會令〉，決定將各州畜產會整合至臺灣畜產會，臺南州畜產組合聯合會隨之改由臺南州畜產會負責營運賽馬活動。<sup>72</sup> 至 1938 年春季賽馬後的 5 月又頒布〈臺灣競馬令〉，正式制定臺灣獨立的賽馬法規，馬券制度從原本的商品券兌換改為直接領取現金，最高購買限額為 20 圓，可選擇 2 圓、5 圓、10 圓或 20 圓，但每場競賽限購單贏及複贏各一張。1938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臺南州畜產會競馬施行規則〉及〈臺南州畜產會勝馬投票規程〉。<sup>73</sup> 1940 年春季賽馬起，由於臺南州畜產會將馬券價格從 2 圓調升至 5 圓，因此收入較前一年秋季增加約 9 萬圓。<sup>74</sup>

1941 年的春季賽馬，吸引了全臺賽馬愛好者蜂擁而至，旅館一位難求，報紙用「賽馬迷遠征嘉義」之用詞來形容當時盛況。<sup>75</sup> 然而在同年舉行的秋季賽馬，作為嘉義最後一次舉辦賽馬，交通問題卻引發討論。在後續第四章所提到的後湖賽馬場之交通狀況，原定從嘉義車站發車的單程 15 錢臨時公車，卻因戰時汽油管制而幾近停運，造成觀眾產生是否需自行步行 3.5 公里才可前去觀賽之爭議。<sup>76</sup> 最終，臺南州畜產會與嘉義自動車株式會社達成協議，決定在賽事期間從車站前往賽馬場方向，提供臨時車輛接送。<sup>77</sup> 而在這之後的馬券銷售不佳，其原因推測也與天氣有關，本研究認為上述政府的汽油管制措施，與馬券銷售數額無直接關聯，因為臺灣鐵道縱貫線整體使用人數還較前年增加，顯示戰時交通情況與馬券銷售關係不大。<sup>78</sup>

<sup>69</sup> 農林省馬政局，《馬政統計 第 11 次》（東京：馬政局，1938），頁 298-299。

<sup>70</sup> 〈臺南、嘉義兩競馬は今秋から畜聯で きのふ買収移管に就て協議〉，《臺灣日日新報》，1937.07.10，9 版。

<sup>71</sup> 〈台南、嘉義競馬會 移讓交涉を開始〉，《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1936.06.30，5 版。

<sup>72</sup> 〈臺灣畜產會令施行規則左ノ通定ム〉，《臺灣之畜產》第三號，1938，頁 1-6。

<sup>73</sup> 臺南州畜產會，《昭和十三年秋季 嘉義競馬番組》（臺南：臺南州畜產會，1938），頁 14-39。

<sup>74</sup> 〈臺南競馬の馬券引上〉，《臺灣日日新報》，1940.02.21，8 版。

<sup>75</sup> 〈嘉義競馬 快晴に人氣湧く 宿屋はすし詰滿員〉，《臺灣日報》，1941.03.01，5 版。

<sup>76</sup> 〈嘉義競馬開催に悩み 競馬場行のバス運行殆ど絶望〉，《臺灣日日新報》，1941.09.01，4 版。

<sup>77</sup> 〈嘉義紫烟 自動車交通の件〉，《臺灣日報》，1941.11.22，3 版。

<sup>78</sup> 臺灣總督府，《[昭和十五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四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42），

## 四、後湖賽馬場遷移及後續發展

參與經營嘉義賽馬者除畜產會外，尚有嘉義商工專修學校（現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約 200 名學生，其應臺南州畜產會之邀，於賽馬期間支援馬券銷售及賽馬場其他工作。然而學生中有因參與賽馬工作而產生賭博心理，甚至成為資深玩家的案例，引發嘉義市議會組織的六日會強烈批評，進而向臺南州當局請願中止活動，或改善利用學生的狀況。嘉義商工校長雖也反對學生涉入賽馬，卻因主辦單位難以臨時僱用百人，且又認為學生若參與馬券銷售，或有助於商業學習並促進嘉義市繁榮，因此才勉強同意與賽馬團體合作。<sup>79</sup> 與此同時不僅嘉義賽馬，高雄市議會亦因高雄州畜產會，動用到商工專修學生去幫忙賽馬活動而受批評。<sup>80</sup>

簡單來說，鑑於無僱工預算及賽馬場維護資金，堀川町賽馬場自 1930 年設立以來未經修繕，場地破舊狹窄，<sup>81</sup> 最後決定花費約 10 萬餘圓收購土地後，將賽馬場遷址至後湖。至於堀川町賽馬場舊址，後改為軍人遺族住宅區。<sup>82</sup> 1941 年 5 月 7 日落成後湖賽馬場（現忠孝一街到保儀路 246 巷、保成路、保康路一帶），<sup>83</sup> 後湖賽馬場設備是賽場面積 63 甲，設三處看台，可容納 3000 人，而賽道則依據《臺灣競馬令》規定，1600 公尺。

頁 394。臺灣總督府，《[昭和十六年]臺灣總督府第四十五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43），頁 266。

<sup>79</sup> 〈「競馬と生徒」今や全島的問題化 學校當事者の辯を聴く〉，《鵬南時報》，1940.02.25，9 版。

<sup>80</sup> 〈高雄市會第二日 質疑應答で賑ふ 學生の競馬事務關與も出る〉，《臺灣新民報》，1940.02.21，7 版。

<sup>81</sup> 〈競馬場を移轉 自然のスタンドを成す 紅毛埠附近の臺地に内定〉，《臺灣日日新報》，1938.03.26，9 版。

<sup>82</sup> 〈嘉義市に遺家族の村 舊競馬場跡に十戸建築〉，《臺灣日日新報》，1940.03.10，5 版

<sup>83</sup> 〈總經費四十萬圓の嘉義競馬場落成式 田畠殖產局長臨席の下にきのふ華々しく舉行〉，《臺灣新民報》，1939.05.08，7 版。



圖 4：後湖賽馬場的投票所

資料來源：〈嘉義競馬場生る〉，《大阪毎日新聞臺灣版》，1939.05.12，5 版。

然而後湖賽馬場運營未久，太平洋戰爭隨即爆發，臺灣開始施行「一州一賽馬場」政策，於是在 1941 年秋季賽馬後，嘉義地區的賽馬活動便告終止。<sup>84</sup> 該賽馬場地以每年 1.5 萬元租金，租借給臺灣畜產會，將其改為嘉義事業所，<sup>85</sup> 主要經營飼料種子採集園，栽培向日葵、印度燕麥等飼料植物，並設病馬療養所及新馬場調教場。<sup>86</sup> 1943 年 5 月，柳本直士獲任命為斡旋部長，兼事業部長兼參事赴任，<sup>87</sup> 以臺灣畜產會專業人員身分進駐嘉義事業所。<sup>88</sup> 其餘沒有利用的建築隨後拆除，並在 1941 年 12 月 17 日中埔地震後，充當嘉義市震災復興建材。<sup>89</sup> 此外賽場在停用後，1943 年仍有舉辦第一、二期騎手養成講習，講習歷時三個月，內容涵蓋賽馬法規、騎道精神、馬學、衛生、騎乘及飼養管理，並加入公民教育，邀請畜產會賽馬部長及課長演講騎手相關主題，下表 2 即為當時講座參與名單。<sup>90</sup> 觀察表 2 可見，修畢講習的臺灣人佔比較高，顯示臺灣賽馬對日本及臺灣騎手的門戶均已開放，可惜的是，後湖賽馬場自騎手養成講習後，再未見任何顯著活動。

<sup>84</sup> 〈嘉義競馬場で當局の方針で廢止〉，《興南新聞》，1942.01.12，3 版。〈競馬再開近し 決戦下に馬事普及〉，《臺灣日日新報》，1941.12.22，3 版。

<sup>85</sup> 〈嘉義競馬場廢止 病馬治療所轉用〉，《臺灣新聞》，1942.04.08，夕刊 2 版。

<sup>86</sup> 臺灣畜產會事業部技師。間方正之，《臺灣殖產關係職員錄》（臺北：臺灣農友會，1939），頁 172。

<sup>87</sup> 《臺灣畜產會會報》第 6 號（臺北：臺灣畜產會，1943），頁 124。

<sup>88</sup> 《臺灣畜產會會報》第 6 號，頁 25。

<sup>89</sup> 〈競馬場も應召 傷病馬の療養所に〉，《臺灣日日新報》，1942.01.27，4 版。

<sup>90</sup> 《臺灣畜產會會報》第 11 號（1943），頁 48。

表 2：第一回騎手養成講習修了者以及第二回騎手養成講習入所者

第一回	第二回
山中蔣	施土城
小松喜代藏	歐英雄
謝界木	林聲永
陳木通	陳階得
曾榮利	施水海
吳金順	林大山
周龍通	黃連讚
郭明源	陳炳文
黃清輝	—

資料來源：〈臺灣畜產會騎手養成講習會〉，《臺灣畜產會會報》11號，（臺北：臺灣畜產會，1943），頁48-49。表格由筆者製作。

## 五、結論

本文聚焦日治時期嘉義賽馬活動的發展及其相關人物。由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初步的觀察。第一，嘉義賽馬始於1929年在嘉義公園操場，1930年遷至堀川町賽馬場，1941年最終遷至後湖賽馬場，歷經三次遷移。嘉義賽馬場移轉的原因包括民眾的投訴、原有賽馬場空間狹小，以及隨著賽馬觀眾人數增加和臺南州畜產會經營的需要，為了尋求更大的賽馬場而進行遷移。首屆賽馬活動由嘉義街役場、嘉義街賽馬協會、嘉義街料理組合、嘉義街遊廓檢番、嘉義街商業協會，以及嘉義酒店等住宿設施、料理屋、貸座敷業者等單位贊助協辦。在嘉義街民眾的支持下，嘉義賽馬得以實現。

第二，首次在嘉義舉辦賽馬的團體為嘉義街馬術會（後改為嘉義產馬會），會長真木勝太兼任嘉義街長，幹部多與嘉義銀行職務相關，其中五人同時當選嘉義街協議會員並兼任賽馬幹部。賽馬幹部以日本人為主，其職業涵蓋協議會員、臺灣總督府相關人員、州政府人員、警察人員、校長、土木建築承包商及藥局經營者等，屬於總督府統治體系的高級官員。相對地，臺灣人幹部則多為嘉義街大地主、地方顯要或醫生等精英階層或權勢人物。由此可見，嘉義初期之賽馬活動由日本官吏與臺灣地主、精英階層共同運作與參與，顯示殖民者與非殖民者間並無明顯界限。

第三，1930年遷至堀川町賽馬場後，賽馬活動連連虧損，累積債務。會長真木決定以1萬圓的價格出售賽馬會權限，但因與買家勝田認知不一致，引發所有權爭

議，隨後各方主張紛呈，事態日益複雜。最終，馬主會長鈴木淺吉及臺中賽馬會長江頭八重吉介入調解，決定解散舊有產馬會，重新組建新的產馬會，並由新任會長小西承擔 5000 圓的債務，事件得以圓滿解決。上述賽馬權利移轉事件在全臺灣賽馬中是前所未有的騷動，顯示嘉義賽馬自舉辦初期便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雖然賽馬收入逐年增長，嘉義賽馬卻因連年赤字，自 1937 年秋季起移交至臺南州畜產組合聯合會，隨著 1937 年《臺灣畜產會令》頒布，1938 年春季時再次移交至臺南州畜產會。由於 1938 年的《臺灣競馬令》規定，賽道長度必須為 1600 公尺，因此狹窄的堀川町賽馬場遂於 1941 年遷至後湖賽馬場。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總督府實施「一州一賽馬場」政策，1941 年於秋季賽馬比賽後嘉義賽馬場便終止使用。停用後的賽馬場轉為給臺灣畜產會嘉義事業使用，部分建築則因中埔地震復興需求而拆除，並興建病馬療養所及舉辦騎手養成講習。講習對日本及臺灣人開放，展現臺灣賽馬騎手的多元性。

綜上所述，嘉義賽馬自始即受累積赤字困擾，財源匱乏，難以投入賽馬場設備維護。其隸屬於臺南州畜產會時期，雖推出多項服務吸引觀眾，顯現較多財政餘裕，但仍需動用嘉義商工專修學校學生協助，顯示財源與人才取得始終為嘉義賽馬各時期之緊迫課題。最終，嘉義賽馬活動經歷 12 年營運後落幕。

## 引用書目

### (一) 專書

- 《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
- 《臺灣官民職員錄》（臺北：臺灣商工社，1925）。
- 《臺灣之產業組合》（出版地不詳：臺灣產業組合協會，1926）。
- 大日本武德會台灣支部馬術部，《競馬會開催に就て》（臺北：大日本武德會台灣支部馬術部，1928）。
- 《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
- 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
- 《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

- 《臺灣人物展望》（高雄：臺灣月旦社，1932）。
- 吉田靜堂，《臺灣古今財界人的橫顔》（臺北：經濟春秋社，1932）。
- 吉田寅太郎，《續財界人の橫顔》（臺北：經濟春秋社，1933）。
- 臺灣畜產會，《臺灣之畜產》（臺北：臺灣畜產協會，1933-1938）。
- 《新高阿里山》（臺北：阿里山國立公園協會，1934）。
- 《嘉義市制五周年記念誌》（嘉義：嘉義市役所，1935）。
- 農林省畜產局，《外地及滿洲國馬事調查書》（東京：農林省畜產局，1935）。
- 井原純策，《臺灣金融經濟月報》，第 78 號（臺北：臺灣銀行，1936）。
-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 《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 《社會事業の友》（臺北：臺灣社會事業協會，1938）。
- 農林省馬政局，《馬政統計第 11 次》（東京：馬政局，1938）。
- 臺南州畜產會，《昭和十三年秋季 嘉義競馬番組》（臺南：臺南州畜產會，1938）。
- 間方正之，《臺灣殖產關係職員錄》（臺北：臺灣農友會，1939）。
- 谷元二，《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外地・滿支・海外篇（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0）。
- 臺灣畜產會，《臺灣畜產會會報》（臺北：臺灣畜產會，1941-1943）。
- 臺灣總督府，《[昭和十五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四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42）。
- 臺灣總督府，《[昭和十六年] 臺灣總督府第四十五統計書》，1943。
- 《臺灣之產業組合》（出版地不詳：臺灣產業組合協會，出版年不詳）。
- 張博雅，陳麗貞監修；吳嘉信，吳淑芬主修，《嘉義市志 卷七人物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4）。
-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志・卷十二・人物志》（嘉義：嘉義縣政府文化處，2009）。

## （二）期刊論文

- 蔡榮順，〈日治時期摩登的嘉義華都原貌〉，《嘉義市文獻》25 期（嘉義：嘉義市政府文化局，2017），頁 133。

## （三）報紙文章

- 《臺灣日日新報》，1912-1942。

《昭和新報》，1929-1932。

《新高新報》，1930。

《南瀛新報》，1933-1934。

《臺灣新民報》，1933-1940。

《臺灣經世新報》，1935。

《臺灣時事新報》，1936。

《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1936。

《大阪每日新聞臺灣版》，1939。

《鵬南時報》，1940。

《臺灣日報》，1941。

《興南新聞》，1942。

「嘉義廳警部補西本安衛（任嘉義廳警部）」（1913-09-01），〈大正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九卷乙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197090。

「〔府事務官兼參事官〕川崎末五郎（任府州理事官）」（1921-10-01），〈大正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七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197009X005。

「恩給證書下附ノ件（追木金兵衛）」（1933-09-01），〈昭和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162038。

「嘉義支局斗六葉煙草收納所及附屬宿舍新築并其他工事請負人高野教明」（1936-08-28），〈昭和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會計永久保存第十冊〉，《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1139002。

## 重讀張李德和〈嘉義童謠彙集〉

蔡翔任<sup>\*</sup>、黃得峰<sup>\*\*</sup>

### 摘要

〈嘉義童謠彙集〉為張李德和蒐集的嘉義地區臺語童謠，不僅保存了地方語言特色，亦反映了臺灣傳統社會的多重面向。編者有鑑於台語用字歷數十年之後已有新貌，因而就〈嘉義童謠彙集〉刊錄的文本予以重讀，首先，從民間文學童謠的角度說明其價值，接著將其內容依序分為搖籃歌、敘事歌、敘情歌以及其他雜類等，以今日使用的臺語漢字或拼音對原文進行校訂與注釋，並解析文本中傳統社會的多重面向，包括婚俗、家庭關係、社會底層生活及民間信仰等。本研究不僅強調了語言隨時代變遷的現象，發現六〇年代的民間文學面貌，展現了這些童謠如何透過兒童視角反映出六〇年代的社會觀察；另一方面，我們從中看到語言在臺灣社會中的變化，保存了嘉義文獻相關民間文學文獻，更展現了採錄者作為知名文學家的張李德和對民間文學採錄做出的貢獻，期待未來嘉義文學之作史者能夠在菁英文學的範疇之外，更深入民間文學的堂廟。

**關鍵詞：**嘉義、張李德和、童謠、民間文學

<sup>\*</sup>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國史館退休研究員。

<sup>\*\*</sup> 本文為江寶釵、蔡翔任、林碧琴、黃得峰、黃千珊等共同撰作。董育儒校訂。

# Rereading Chang Lee De-Ho's "Collection of Chiayi children's ballads"

Cai Xiangren<sup>\*</sup> and Huang Defeng<sup>\*\*</sup>

## Abstract

*A Collection of Chiayi Children's Ballads*, compiled by Chang Lee De-Ho, is a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children's ballads from the Chiayi region. It not only preserves the local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reflects multiple facets of traditional Taiwanese society. Recognizing the changes in Taiwanese vocabulary over the decades, the article reread the texts published in *A Collection of Chiayi Children's Ballads*. First, it explains that these children's ballads possess the value of folk literature. Then, it categorizes the content into lullabies, narrative songs, love songs,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genres. The texts were collated and annotated using modern Taiwanese characters or pinyin. Furthermore, the texts reflect multiple facets of traditional society, including marriage customs, family relationships, the lives of the lower classes, and folk beliefs. This study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phenomenon of how language changes with the times and reveals the face of folk literature in the 1960s, it also demonstrates how these nursery rhymes reflect social observations of the 1960s through a child's perspective. On the one hand, we can see how the changes in language in Taiwanese society preserve the folk literature related to Chiayi, and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collector, Chang Lee De-Ho, a well-known Chiayi literary figure, to the coll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We hope that future historians of Chiayi literature can go beyond the scope of elite literature and delve deeper into the realm of folk literature.

**Keywords:** Chiayi, Chang Lee De-Ho, children's ballads, folk literature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Retired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Taiwan.

\*\* This article was co-authored by Jiang Baochai, Cai Xiangren, Lin Biqin, Huang Defeng, and Huang Qianshan, and was edited by Dong Yuru.

## 一、前言

《臺灣風物》15卷3期登載張李德和〈嘉義童謠彙集〉<sup>1</sup>一文，蒐集嘉義臺語童謠25首，分為搖兒謠、敘事謠、抒情謠、其他等四種類型，每一首童謠並未有題名，在最後以疏注附上作者的賞析與說明。

筆者有鑑於不管從童謠的用字，內容分類，以及賞析歷數十年之後，皆已有新貌，為保存嘉義文獻，同時隨著嘉義文學史的與時俱進，實有重編、再分類、詳盡說明、強化賞析的必要，以充實嘉義民間文學的內容，建立其組典性。因而有此作。

## 二、從民間文學的定義略說臺灣童謠的特色

民間文學（Folk Literature），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出現的學術名詞，透過民間口語流行、傳播的文學，又稱口傳文學，庶民在生活文化和生活世界裡的集體創作，具有口頭性、變異性、不變性、匿名性、區域性等特色。<sup>2</sup>就區域性而言，在民間文學這個領域裡，其意義是比較寬泛的，一般以為它狹窄地指涉嘉義經驗，其實不然。張李德和〈嘉義童謠彙集〉裡的這些童謠雖然有不少似乎也在臺灣的其它地區可以看到，但它們是在嘉義流傳的，也在嘉義被採集，採集對象為嘉義人，儘管它們不一定可以清楚指認其中的嘉義經驗，都可以視為嘉義民間文學。

民間文學的主要形式有韻文、散文，也就是講的和唱的，當然，也可以又講又唱。其表現形式分為神話、傳說、故事、史詩、笑話、謎語、格言、諺語、歇後語、童謠、民歌、戲曲等。

民間文學保存先民智慧，傳承一個民族的語言與文化，孕育菁英文學，它的價值當然是非常高的。在中國定義下的民間文學是作為中國語言文學之一級學科下屬的自設二級學科，以及社會學一級學科下屬民俗學（含中國民間文學）二級學科而並存。而世界上民間文學研究較為發達的有美國、中國、日本、芬蘭、德國、韓國、俄羅斯等。<sup>3</sup>

由於民間文學畢竟是一個借自西方的文學類型概念，與中國社會與語言傳統不

<sup>1</sup> 張李德和，〈嘉義童謠彙集〉，《臺灣風物》15卷3期（1965.08.30），頁52-60。

<sup>2</sup> 江寶釵，〈試論民間故事之定義與特色〉，《國文天地》98期（1993.07），頁48-52。

<sup>3</sup> 這些論述詳百度中文百科，（來源：[baike.baidu.com](http://baike.baidu.com)，檢索日期：2025.08.06）。

盡然相應，如民間小戲、說唱文學、曲藝之類的就很有討論的空間。

童謠，兒童歌謠，亦稱為兒歌。古人習用「童謠」一詞；現代人則多用「兒歌」，這是因為歌的性質被強調了。一般人多以為是一種以兒童為主要對象的歌曲，曲色旋律較為簡單，歌詞平仄和諧，琅琅上口，容易記憶。歌詞的內容引發孩子的認知世界的興趣，以動植物為對象，如〈醜小鴨〉、〈白鷺鷥〉，自然或生活場景為主題，如〈拔蘿蔔〉、〈月光光〉、〈三輪車〉。模擬兒童的思想和內心世界，如〈抓泥鰌〉、〈妹妹背著洋娃娃〉，或是如〈虎姑婆〉大人將童話故事放進童謠裡。〈只要我長大〉幾乎是大人的期許了。而對現實社會的觀察與未來世界簡化放進歌曲，這類的歌曲可能是如〈丟丟銅仔〉的民謠。當代的動畫主題曲如卡通「櫻桃小丸子」的主題曲《大家來跳舞（おどるポンポコリン）》，也成為兒歌的一部分。<sup>4</sup>

另，在民間文學，特別重視受眾與受眾的接受效果。這時候，童謠的內容就顯得特別需要討論。以張李德和這裡的彙集來看，童謠不但不是各年齡層兒童都能充分理解的，除了聲韻琅琅，敘事有趣，它所指涉的，有些甚至是遠遠外於兒童世界。其中談到諸多的男女婚嫁故事，做工務或生意，這啟發我們更深入思考早期漢人世界的童謠究竟意味著什麼。

張李德和的〈嘉義童謠彙集〉大概可以分為這幾類搖籃歌、敘事歌、敘情歌，以及未能歸類的其他。以下就分這幾類進行台語文改訂。

1. 【】內為原作用字。原用字的註釋以古今變化較大、讀解較為困難而仍可以讀解的字句予以注釋。
2. 所用文字與註釋《教育部台語辭典》為主，《教育部國語辭典》、《維基百科》、《漢典》等為輔，除非有創義所指的相關述論，否則不另作引註。<sup>5</sup>
3. 凡張李德和注移入頁下註，並皆標識為原註，保留原狀，未作任何修改。

<sup>4</sup> 此曲在台灣、香港及中國都改編的版本，並作為當地動畫播放的主題曲。臺灣版本《稍息立正站好》由范曉萱擔任主唱。參見〈大家來跳舞〉，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A4%A7%E5%AE%B6%E4%BE%86%E8%B7%B3%E8%88%9E>，檢索日期：2025.09.20）。

<sup>5</sup> 江寶釵，〈中文書寫的創襲傳統與學術倫理〉（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22）。

### 三、嘉義童謠彙集的分類特色

#### （一）搖籃歌

原作將這一類童謠直接納入「搖兒謠」類型。形式簡單、節拍和諧，唱來哄小孩入睡或停止哭鬧的歌。〈搖呀搖〉為臺灣知名作曲家呂泉生的創作。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昭和 20 年（1945），日本殖民地臺灣遭到美軍的轟炸，為了妻兒的安全，把他們都送到外地去避難，這首歌就是在他極思念他孩子時所做，歌詞中寫的「嬰仔嬰嬰睜一暝大一吋」、「嬰仔嬰嬰惜一暝大一尺」，希望子女長大。<sup>6</sup>充分表現父母對孩子的疼惜之情。原作創作這首經典歌謠，希望小孩可以甜甜的入睡，然後平安的長大。〈挨負負〉是關於剖雞請舅。「天頂天公，天下母舅公」這句俗諺，凸顯了舅舅在傳統社會中的崇高地位。因此，當舅舅上門拜訪時，主人家必定會端出珍貴食材——雞肉款待，以示敬重。通常雞的「主體部位」會優先給舅舅享用，而雞頭、雞尾、雞腳、雞翅等部位，則不會端給客人，也不會分給小孩。

#### 〈搖呀搖〉

搖呀搖，來挽茄【笳】。<sup>7</sup>挽偌濟【若干】？挽一飯箋【籬】<sup>8</sup>。也有通【可】食，也有通【可】賣，也好共【給】阮嬰仔【兒】做度啐<sup>9</sup>【祭】。阿嬰哭，阿母無閒【閑】通【可】上灶<sup>10</sup>。阿嬰驚，阿母連拍尻脊餅<sup>11</sup>【脚節餅】。阿嬰吼【哮】哇哇，阿母喙【嘴】內就唸【念】歌。阿嬰哭袂恬【不站】，阿母直直唸。唸【念】甲通【到可】去外媽厝，婧【美】衫共【給】你穿，婧【美】帽共【給】你戴，明仔載【再】，恚【帶】你去看戲。阿嬰無愛哭，阿公講乖巧，胸前共【給】你結紅包。阿嬰笑微微【咪咪】，阿媽提金含【柑】，阿嬰喙

<sup>6</sup>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來源：[https://www.ntso.gov.tw/News\\_Publish\\_Content.aspx?n=2345&s=99348](https://www.ntso.gov.tw/News_Publish_Content.aspx?n=2345&s=99348)，檢索日期：2025.10.10）。

<sup>7</sup> 茄 kiô：瓜果類。果實稱「茄子」，多呈細長條狀，皮深紫色，也有白、綠、黃等色，可炒食或煮食。男性生殖器官的借代。

<sup>8</sup> 飯箋 png-lē / png-luē：米洗好，放進大鼎裡煮熟後，用來把米籠舀出來的器具。

<sup>9</sup> 做度啐 tsò tōo-tsè：嬰兒過週歲生日。嬰兒出生滿一年，當天要準備牲禮和紅龜祭拜神明和祖先。生母的娘家以「頭尾禮」和「紅龜」作賀禮。女嬰通常只收頭尾禮，不做度啐。當天也會準備十二項跟職業有關的工具放在竹篩給嬰兒選取，用來斷定小孩以後的職業。

<sup>10</sup> 上灶：做飯，做炊爨之事。

<sup>11</sup> 尻脊餅 kha-tsiah-phiann：背部。

【嘴】著甜甜甜。阿嬰睏甲【睡著】蕩蕩【轆轤】，<sup>12</sup>阿姈共【給】你掛八仙。<sup>13</sup>阿嬰喙頰【嘴巴】紅蓬蓬<sup>14</sup>【碰碰】，阿舅共【給】你結響鈴。阿嬰一下醒，阿姨共【給】阮【我】嬰仔戴烏金鼎【鏐】，阿嬰 gī-gī【吃吃】笑。阿母沿路行，沿路搖，乖乖睏，一暝大一寸，乖乖惜，一暝大一尺。<sup>15</sup>

〈挨負負〉

挨負負，剖【宰】雞請阿舅。阿舅食無了，賭【剩】一肢【隻】雞跤【脚】爪。阿媽捧<sup>16</sup>去圓【擗】，嬰仔桌跤【脚】踅踅撲<sup>17</sup>【繞繞撞】。<sup>18</sup>

## (二) 敘事歌

原作將這一類童謠直接納入「敘事謠」類型，其內容常富有敘事性。

〈月仔月光光〉，暗指台灣傳統社會的童養婚俗。童養媳，台語稱「新婦仔 sin-pū-á」，意思是將家中未成年的女童送養或賣給另一戶人家，由對方扶養長大，等到適齡後就與該家庭的兒子成婚。過去，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貧困人家，地方望族也很常見。

鄭元和，是元代石君寶雜劇《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中的人物。為洛陽府尹鄭公弼之子，因戀上妓女李亞仙，揮霍錢財，荒廢學業，淪為乞丐。後經李亞仙鼓勵，洗心革面，最終應試高中，闔家團圓。

<sup>12</sup> 瞫甲轆轤 lián：轆，小兒睡的像轆子的車。這裡或是阿嬰睏佇轆轤，或是阿嬰睡甲像轆轤。

<sup>13</sup> 掛八仙：或即掛八仙彩。傳統習俗在節慶或祝賀活動中，人們將八幅神仙圖像懸掛在彩帶或紅布條上，稱為「八仙彩」。

<sup>14</sup> 紅蓬蓬 phòng-phòng：形容可愛的樣子。

<sup>15</sup> 原註：這是不少搖兒歌中比較有描寫性的一種，婦人多背著嬰孩操作家事，最初是去菜園摘茄【笳】子，嬰兒在哭，母親告訴嬰兒，不要阻擾「上灶」煮飯菜，極力予以安撫，一面操作。講到帶嬰兒去外婆家的情景，「金含【柑】」乃糖飴丸，「掛八仙」乃嬰兒帽上以金銀打成八仙像裝飾的習慣，又外孫第一次去外婆家有戴鼎【鏐】並在額上塗擦黑煤煙的風俗，聽起來，村婦背幼子操作家事的情景，現前而逼真。

<sup>16</sup> 捧 phóng：雙手由下而上托著物品。它也可以用來做計算雙手捧承物品的單位。

<sup>17</sup> 趕踅逐 séh-séh-jiok：繞來繞去追不停的意思。踅踅撲 séh-séh-lián：在地上撒潑打滾。依押韻則應作「踅踅撲 séh-séh-nng」：在桌子底下鑽來鑽去。

<sup>18</sup> 原註：「挨負負」或「挨負挨」者，是大人以雙手牽挽嬰兒【孔】兩手，作一進一退，如挨土礪【礪】之挨拶狀而取樂之一種遊戲，此種遊戲之謠詞甚多，此為其中之一。宰雞請母舅，吃到只剩雞頭腳，臺灣的風俗，客人不能吃鷄鴨之頭尾腳翅，孩子亦不可吃，所以祖母雖疼愛嬰孩，舊禮教下只好收起來，讓其在桌下繞來繞去也。所謂「食頭會啄人」，戒與人相鬥。

「食翅會飛」，戒不要行走不安定。「食腳爪會抓破冊」，戒其讀書撕破書本。各有其理由。又未婚男女不食獸或禽之血，因食之有易羞而臉紅之說，順記之以為風俗考。

李鐵拐則是道教八仙之一。相傳他與老君同遊華山，臨行前囑咐弟子七日內若未歸魂，方可焚化肉身。豈料弟子因心繫病母，歸心似箭，於第六日就將其身軀燒毀。七日後李鐵拐歸來，遂附於一具餓死者的屍體，自此成為跛足、惡形的仙人。

〈天烏烏〉，描寫一名乞丐四處討食無果，只得餓著肚子入睡，並誤以為夢境是真實的，以為自己的前世就是鄭元和與李鐵拐。「紅田嬰」，指蜻蜓。台諺：「田嬰若結堆，戴笠仔穿棕簾。」蜻蜓結群低飛，預示下雨將至。清明時節，細雨綿綿，常見蜻蜓低飛結群。〈紅田嬰〉便是根據這樣景象描寫。

### 〈月仔【兒】月光光〉

月仔【兒】月光光，牆仔【兒】疊紅磚。三歲囡【子】，捧檳榔，捧到阿公店。阿公釣白魚，魚頭魚尾請親家。親家愛食鯽仔魚，烏【黑】目睭，親姆【姆】愛食韭【韭】菜濫麻【麻】油，愛食豬腸仔炒虧虧【糺糺】。<sup>19</sup>

### 〈天烏烏〉

天烏烏，欲【要】落雨，剖【宰】豬的翻<sup>20</sup>【翻】豬肚，乞食【丐】走落廊。頭家娘，門前母【不】呼<sup>21</sup>狗。查【查】某嫻【嫻】，桌頂收飯斗，清飯倒倒落水溝。溝仔水，深深流，乞食【丐】越頭走。走到日頭烏，分無一塊番【蕃】薯籮【粕】，<sup>22</sup>餓倒青草埔。夢見何仙姑，前世伊的某。夢見李鐵拐，身軀倚在金葫蘆。<sup>23</sup>

### 〈紅田嬰〉

紅田嬰，紅磅磅，騎牛騎馬來陪墓。大兄排紅龜，二兄排牲醴，三兄燒香和點火，飼牛囡【囡】仔會來掘【猜】墓棵。墓棵分無夠，豆乾【干】鴨卵提

<sup>19</sup> 原註：這是一種敘事，而未特寓某種意思的民謠。「炒糺糺」者，乃吃炒豬腸牙齒咬觸感之形容詞也。編按：炒虧虧 tshá khiū-khiū：炒到捲曲狀。依原註則應作「炒飪飪 tshá khiū-khīū」：炒到吃起來有嚼勁。從押韻字和原用字「糺」來看，作「炒虧虧」優於「炒飪飪」。

<sup>20</sup> 翻 huan：依上下文內容也可能是「礮 huān」，把豬腸子弄軟。用明礮來消菌和消毒，來去除豬腸的臭味。」

<sup>21</sup> 呼 khoo：發出特別的聲音來呼叫動物。

<sup>22</sup> 粕 phoh：指物體被壓榨過後，失去水分的殘渣。粕疑應作籮，圓形或環形的塊狀物品。番薯籮 han-tsî khoo，切成塊狀的地瓜塊。

<sup>23</sup> 原註：這是敘述乞丐潦倒遭遇相當精彩的謠詞，家庭主婦對站在門前狗一樣求乞的乞丐，不表同情而招呼，女傭把飯斗收去洗，殘飯不施捨而倒入水溝。一天到晚，乞不到一塊番【蕃】薯，餓倒草圃上，以夢見何仙姑曾是他的妻子，並夢見擁有金葫蘆，表現他回憶從前美滿境遇而自慰。

來鬥【湊】。<sup>24</sup>

〈內山調弓箭〉

番【蕃】公番【蕃】婆媿【躲】內山，內山調弓箭，弓箭調來人人驚，臺灣出龜精。龜精真正濟【多】，大白母，算來無幾個【個】，爐主相爭頭家。頭家大受氣，棚頂看老戲，咧【在】搬三國志。桃園三結義，關公扶劉備。相爭欲【要】做大，任搬袂【不】出大門外。門斗頂，蜘蛛畫八卦【仙】。八卦畫未成，天地著分爿【平】。借地割牛皮，割<sup>25</sup>來割去啥【誰】人的？請鬼來管家，一家管到鬧吵吵【抄抄】<sup>26</sup>，佳哉【加再】好漢來出頭。頂庄擲大旗，下庄放大炮，南北二路剗透透。血水浸浸流，懸番【蕃】起跤【腳】走。呵咾王爺真【真】正勢【賢】，相招相看顧咱兜【宅】。大兄去討海，二兄去做園【畝】<sup>27</sup>，三兄文武攏【都】十全。一家大細【小】真【真】協和，免用管家婆。<sup>28</sup>

〈擲竹篙〉

擲竹篙，掛米籮【籬】，紅頂轎，姑換嫂。姑仔母【不】嫁哭啼啼，嫂仔愛嫁笑微微【咪咪】，老翁【公】老某【婆】氣半死。白賊七仔用計智，有疑拍【打】無疑。糙米換番【蕃】薯，無人愛，上南山，偷割【刈】菜，一擺【次】過一擺【次】，頂庄下庄人相剗。冤家母【不】肯煞，諸羅山，請老大。老大斷理重輕爿【平】，關輦轎，問神明。神明母【不】出亂<sup>29</sup>，賊仔【兒】

<sup>24</sup> 原註：「田嬰」是蜻蜓，紅磅磅，乃鮮紅色的形容，「陪墓」是掃墓，掃墓供獻的粿以分給來觀的人為習俗，敘述清明掃墓的時節情景也。

<sup>25</sup> 割 *kuah*：用刀子等工具將東西切開或切斷。引申為分配或劃分東西。

<sup>26</sup> 闹抄抄 *nāu tshá-tshá*：爭吵、喧囂嘈雜貌。

<sup>27</sup> 畜：日語裡的「はたけ」，另一個則是「田んぼ（たんぼ）」其不同處是，畜指旱田，即台語的「園」而田んぼ為水田，即台語的「田」。

<sup>28</sup> 原註：先住民族襲擊下的漢人移民部落混亂情形的敘述，「龜精」乃似是而非的領導者，這些領導者都在爭名奪利，神明會的「爐主」是義務執行人，卻要管監察人的「頭家」。大敵之前，仍在搬演爭權奪利的老戲，任搬也搬演不出「八卦」一形而上的「道」，所以實際上人是向天向神借土地而生存，卻硬要割牛皮般地割據土地，但是盡管割據過來割據過去，土地總是不能屬於人的。在這種混亂中竟請了「鬼」來管家，把家管得雞犬不寧，乃不得不向神—王爺祈禱出現一個真真實實的好漢，把漢人部落中爭權奪利的壞念頭殺滅掉，那麼智識落後的「懸番【蕃】蕃」就必不戰拔腳而逃，好讓人民安居樂業。只要和衷共濟，團結一致，再也沒有「管家婆」的必要。這是民謠之中較具思想形態的，也充份表白了「自治」的願望。實際上臺灣人在漫長的歲月中，飽嘗了貪污無能的管家婆，和土豪劣紳之害，有此民謠，是毫無奇怪的。

<sup>29</sup> 毋出亂：應係指不同意搬演亂彈戲，亦即拒給指引的意思。亂彈，*lān-thān* 一種臺灣及閩南地

偷掠豬，豬仔【兒】吱吱哮。木蟲【目虱】咬蛇【加】蚤，蛇【加】蚤必嘆【跳  
璞】跳。親情【成】五十【伍什】<sup>30</sup>來算數【帳】，千算萬算袂【不】清楚。  
上官廳，見大老，大老聽見笑哈哈【咳咳】。冤家無好代，菜頭拔起來空原  
在。<sup>31</sup>

〈誑<sup>32</sup>〉

誑，誑咧【地】誑，無揣【找】誑，我誑做人真風騷，望見鳥【老】鼠拖貓  
上竹篙，半天雞仔【鷄兒】落來掠【抓】鴟鴞【老鷹】，<sup>33</sup>三寸懸【高】，  
三寸低，跋<sup>34</sup>落去，七暝七日才到底。聽見水聲乒乓響，水雞【蛙】拖蛇入  
空去，煩惱廿九彼下晡【午】，月仔【兒】光漾漾，賊仔【兒】偷挖壁。挖  
有一大空，雞卵長，鴨卵闊，水牛牽過去十外隻。青盲【盲人】真見，啞口  
【子】仔就唱，跛跤【脚】的走去逐【追】，虯【糾】手的走去掠。掀開荷  
包仔，搜著一支小刀仔【兒】。有偌【多】長？丈二長，駐【門】落去。死  
雖死，毋【不】知有著【着】也無著【着】。六月秋風漸漸來，無棉被，蓋  
米篩。蚶<sup>35</sup>殼仔【兒】，提來崁【蓋】目眉。酒鐘仔<sup>36</sup>仔【兒】，提來崁<sup>37</sup>【蓋】  
肚臍。破網紗，提來籠跤【腳】尾。頭籠頭，尾籠尾，毋【不】知風佪位【何  
處】來。<sup>38</sup>

〈天烏烏〉

天烏烏，欲【要】落雨。擰鍬鋤，洩【渫】<sup>39</sup>水路。洩【渫】一尾烏仔魚，  
三斤五。有的喝【嘩】甜，有的喝【嘩】苦。阿公欲食鹹【要吃鹹】，阿媽

區的戲曲。

<sup>30</sup> 親情五十 tshin-tsiānn-gōo-tsáp：親朋好友，用來泛指所有的親戚和朋友。

<sup>31</sup> 原註：迎娶新娘，拖竹青，掛米鑊，轎也到了，新娘卻不願嫁，不得已以新寡的嫂嫂掉包，因此演出了糾紛，請到了諸羅山的「老大」來排解。但是老大斷理不公平，就這樣鬧下去，最後上官堂。好在這位大老，以幽默的二句解決了紛爭，雖然這二句很野鄙，卻包藏了處女不處女的肉體現象毫不傷害基本人格的意思。

<sup>32</sup> 誑：欺騙，瞞哄。

<sup>33</sup> 鴟鴞 bā-hiò：即老鷹。禽鳥類。全身呈褐色，尾形像魚尾，翼大擅於飛翔，嘴形鉤曲，眼睛非常銳利，趾有銳利的爪，嘴腳皆強勁有力。捕食魚類、青蛙、蛇類、鳥類等。

<sup>34</sup> 跛 puāh：跌下來、滾落。

<sup>35</sup> 蛤 ham-á：貝類。肉可以食用。生活在淺海泥沙中，可以人工養殖。

<sup>36</sup> 酒鐘：jiǔ zhōng 酒器。小者如酒杯，用來取飲；大者如酒甕，用來貯酒。這裡應是酒杯。

<sup>37</sup> 崁 khàm：覆蓋在器物上的東西，這裡用作動詞，覆蓋的意思。

<sup>38</sup> 原註：此謠專以不可能有的事而組成。

<sup>39</sup> 渷，清除污泥。

欲【要】食汫【淡】<sup>40</sup>。提石頭，搊【撞】破鼎【錫】。阿公嫌歹食，阿媽閣【再】添，講無影。阿公氣起來，擰著飯匙搊喙頰【搊嘴巴】，<sup>41</sup> 搊甲【到】冬至暝，袂【未】記得挲圓仔<sup>42</sup>【搓湯圓】。<sup>43</sup>

### (三) 敘情歌

張李德和將這一類童謠直接納入「敘事謠」類型，其內容常富有內心感觸。〈播田仔花〉、〈指甲花〉，透過「花」的意象寄寓台灣農村少女心境，既是對家庭、對社會的控訴，也表達渴望愛情卻不得的哀愁。〈紅羅仔衫〉展現傳統社會對女性情欲的壓抑。〈阿透官〉夾帶台灣人的宿命論——「命好命歹天所註」。

#### 〈播田仔花〉

播田仔花，開透白若【如】紗，阮【我】娘罵我毋【不】顧雞。雞頭雞尾我無份，十七十八欲【要】見君。早起拄【遇】著一陣查某困查某因仔豚【嬌媒困仔女屯】，招我挽花插頭鬃。紅花閣【又】無芳【香】，芳【香】花閣【又】無紅，無愛妝婧【粧美】去看人。阿媽捧米叫挨棵，阿公擰薰【煙】吹叫點火。大嫂叫我放牛去飼草，二嫂叫我扛潘【洮】去飼豬，三嫂叫我擔籠園內掘番【蕃】薯，叫到亂操操【抄抄】，查某困【嬌媒子】，飼大嫁去別人兜(tau)【家】。山雞水鴨無對頭，坐佇【在】房間內，微微【咪咪】哭，厝邊嬸姆對我講【說】，第一好命你一个【個】，三兄蔭一妹，包穩頭殼戴金，予【給】我聽甲【得】目睭遴遴邀【粼粼撾】<sup>44</sup>，怨恨爸【父】母無下落，查某困【嬌媒子】，飼咧【下】做姑婆。<sup>45</sup>

<sup>40</sup> 淡：汫 tsiánn，味道不鹹。

<sup>41</sup> 搊喙頰 siàntshùiphué：掌嘴、打耳光。

<sup>42</sup> 舩圓仔 so-înn-á：將糯米團「粞」(tshè) 揉成湯圓。舩圓仔湯 so-înn-á-thng 指多人競爭為取得職位或承包工程等，以利益交換勸退其他競爭者，以便獨得或減少競爭。

<sup>43</sup> 原註：以「天烏烏」開始的民謠也有很多種，這是其中較屬原型的一種，描寫在意外的所得之下，意見分歧，由冷戰而熱戰，使孩子們惶惶失措的情景，就中「甜」、「淡」、「鏞」、「歹」、「添」、「影」、「暝」、「圓兒」均為鼻音。

<sup>44</sup> 目睭遴遴邀：今用字不詳，依「目睭」疑應作「目睭遴遴邀(lìn-lìn-gô)」。

<sup>45</sup> 原註：此謠乃農家少女的一種閨怨，「不顧鷄」的鷄影射了「家」。在選擇郎君時碰到「紅花無香而香花無紅」的天不作美。在家裡爭著叫喚操作，在她看來，無異於總歸是別人家的，盡量使喚，雖然隣居好話說盡，總難使她對父母不速擇婿，讓她一天天老下去的怨懟，唱得相當精彩。

## 〈指甲花〉

指甲花，開透笑微微，害我上山無了時。有轎揀人坐，有馬揀人騎。馬頭佇【在】半山，馬尾佇【在】田岸。對門口，一抱管【管】<sup>46</sup>，花蕊【兒】汁汁紅，蠻仔【蚊兒】會咬人。予【給】人挨，予【給】人揀【拶】，若抓【搔】變花面。孤烏毋【不】做陣，擔籃重頭輕。三斗麥，搊搊【拼拼】做一窟。正【右】手春<sup>47</sup>，倒【左】手杯【不】，杯【不】著銀，白葛葛，婧【水】抹抹。<sup>48</sup>

## 〈紅羅仔衫〉

紅羅仔衫，綠色褲，相招相揣【找】袂【未】斷路。四嬸婆仔食飯配魚脯【晡】，儉錢換雞公。雞公一隻一隻大，楔【塞】肚串【綰】。肚串【綰】畫烏痕，叫阮去等船。等無船，挂【遇】著一陣查某因仔豚【媯媒因那女屯】。紅角鬃，烏燕尾。遮白扇，使目尾。夭壽死困【爬】上樹仔尾，提弓【芎】蕉想欲【要】換粉粺。姑仔練跤帛【腳白】，姨仔拍喙頰【打嘴巴】。生物<sup>49</sup>毋【不】敢食，剗椅子煮木屐。<sup>50</sup>

## 〈阿透官〉

阿透官，黏【粘】田岸，黏【粘】來真好看。頂股錢，紅綠線，少年看著【見】斷跤【脚】跟，老歲【貨】仔<sup>51</sup>看著【見】流喙瀾【嘴涎】。頂山下山人俗【中】意，白銀三百扛袂【不】去。愛食糜【麥】飯俗【和】番【蕃】薯，命好命歹天所註。挂【遇】著一个【個】播田夫，跤【腳】插手也插，落水摸田蛤。田蛤摸袂【不】著，牽跤【脚】牽手來過橋。橋頭行袂【未】過，橋枋【板】接兩【二】塊，無長也無短，提來做家【傢】伙。有的做椅桌，有的做眠床。

<sup>46</sup> 一抱管：一叢的意思。

<sup>47</sup> 春 tsing：搗。葛 Kat，或指豆仔薯 tāu-á-tsî。根莖類。地下生有肉質的大塊根，形狀像甘薯，薯肉呈白色，味道甜而多汁，富含養分，可以生吃。抹抹，妝點打扮。

<sup>48</sup> 原註：這是譏諷婦女在金錢誘惑下，失身野合的情景。調句裡面含其意，在表面上却不陷於卑鄙，為此類之較異色者。

<sup>49</sup> 生物 sing-but：生疏不熟或未煮熟的東西。

<sup>50</sup> 原註：四嬸婆可能是一位風流寡婦，把情人給她的錢儉進於「肚串 tshìng」。昔時臺灣婦女在腰肚繫一繡花鳥的的錢袋，現在所謂「腰肚錢」，就是指這一種私蓄而言。臺灣民謠慣把女人作「船」譬喻，「等船」是男人去等女人幽會的意思。這個「夭壽死困仔」等船等不到，卻遇見了別的女孩子們而起了歪念頭，才被這女孩子們擊而攻，最後二句甚妙。

<sup>51</sup> 老歲仔 lāu-huè-álāu-hè-á：指稱年長者的說法。教育部台灣台語常用辭典指這個詞通常帶有輕蔑的意味，在這裡卻是帶有親切的稱謂。

眠床無草蓆，千金小姐睂破窯【瑤】。破窯【瑤】無設門，度【渡】過十年長，起大厝，買田園。<sup>52</sup>

#### (四) 其他

未歸於上述三類的台語童謠，原作均將之列入「其他」。這些其他的主題非常多元，如〈包文拯〉集結包文拯、李世民遊地府、武松打虎、陳三五娘等民間故事。

〈羅漢跤〉是最具有社會深刻的觀察。「羅漢跤」這個名稱的由來，有的說是當時清廷採取消極治臺的政策，凡渡臺者不准家眷，於是便有了俗話說的「無某無猴」的羅漢跤。他們大多倚靠寺廟中羅漢圖的腳部底牆生活，因而稱之為羅漢跤。也有的說則是遊民鞋靴破爛，甚至打赤腳的窮樣子，有如佛教的苦行羅漢，而被戲稱為「羅漢跤」。羅漢腳沒有家室之累，身體勇健，無懼冒險，由於窮困而重利，他們往往是臺灣分類械鬥的主要跤人力，因此獲得報酬。械鬥中也不乏趁亂搶劫的。<sup>53</sup> 羅漢跤之外，民間謠諺故事中還可以看到渡臺庶民的生活樣態，如〈草蜢公〉、〈長薰吹〉折射風月文化的某一個面相；〈拍手刀〉源自拍手遊戲；〈目虱咬加蚤〉、〈塘竹鷄〉、〈火金姑〉、〈龍眼干〉、〈廣仔精〉、〈條直菜瓜鬚〉等揭露家庭矛盾、婚姻問題、亂倫弊端與財產糾紛。

#### 〈包文拯〉

包文拯<sup>54</sup>，相招【邀】去拍【打】面，六使出軍陣。軍陣戰不休，楊文廣困柳州，<sup>55</sup> 困甲【到】三年久。李世民遊地府，十八地獄遊透透，青龍白虎愛

<sup>52</sup> 原註：美麗姑娘拒絕金錢的誘惑，而選上了田夫，勤勞儉約，終於成家立業。「粘田岸」指其勤勞也寓化妝，田夫求愛而央三託四，唱得也妙。

<sup>53</sup> 蔡惠琴，〈清代臺灣下層社會的圖像：關於羅漢腳、犯罪集團與腳夫〉（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2）。

<sup>54</sup> 包拯（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肥東）人，北宋樞密副使，官至給事中，死後贈禮部尚書、諡「孝肅」。包拯以清廉公正聞名於世，被後世稱譽為「包青天」，在戲曲裡被說成面如鍋底的包黑子。

<sup>55</sup> 楊文廣是楊延昭之子，被唐太宗任命為神策大將軍。他曾從狄青南征，參與對抗儂智高的戰役，被敵軍圍困柳州城。他臨危不懼，沒有投降以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是決定與城池共存亡，利用柳州城的地理優勢，採遊擊戰術，展開持久戰。憑藉智慧和勇氣，最後獲狄青救援，成功擊退敵軍，化險為夷。《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文廣困陷柳州城一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來源：<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map=gb>，檢索日期：2025.10.11）。

爭鬥，仁貴刎贏蓋蘇文。<sup>56</sup> 薛剛三祭鐵塚墳，拍【打】死太子驚皇帝。<sup>57</sup> 張果老，賣雜細，手搖玲瓏鼓。<sup>58</sup> 武松去拍【打】虎，三碗毋【不】過崗。<sup>59</sup> 哆囉公主愛羅通<sup>60</sup>，羅通咒誓【詛】毋【不】肯娶。苗光義，會卜卦，卜著宋天

<sup>56</sup> 李世民外出遊獵，正遇上借兵的蓋蘇文，遭到追殺，幸得薛仁貴相救，李世民終於得到了自己的應夢賢臣，命令薛仁貴兵取摩天嶺。

<sup>57</sup> 薛剛，薛丁山子，他在元宵夜酒醉傷人，驚崩聖駕及皇子，根據唐代法律應該問斬。薛剛畏逃，害得薛家一門被抄家，全家的屍首被被淋鐵漿，薛剛因而夜祭鐵塚墳，事載《正字南音祭鐵塚墳全本》，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典藏，（來源：[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d83d84b999c6b4262eb2c0f869ab990d](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d83d84b999c6b4262eb2c0f869ab990d)，檢索日期：2025.10.12）。

<sup>58</sup> 張果老，本名張果，號通玄先生，是唐代一位精通服氣，修煉內丹的道士，中唐以後，逐漸被神化，成為民間神話中的八仙之一，名張果老。他的故事最早見於《明皇雜錄》卷下，全書分為上下兩卷，《別錄》一卷。所載內容為唐玄宗時逸事，真偽參雜。（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7%9A%87%E6%9D%82%E5%BD%95>，檢索日期：2025.10.13）。他的典型形象是倒騎一頭白驥。據說這頭白驥，日行千里，不吃也不喝。休息時把它摺疊起來，要乘坐時對它吹口氣，又變成了驥子。這裡是說張果老化身小人物，沿街販賣日常生活用品。

<sup>59</sup> 武松原籍清河縣，排行在二，又叫「武二郎」。他是梁山一百單八將之一，上應伏魔殿中逃出的天傷星，綽號「行者」。《水滸傳》第二十三回「景陽岡武松打虎」描述武松回家探望兄長，途經景陽岡，在山腳的小飯館裡吃飯喝酒。小飯館有告示，「三碗不過崗」，一般人喝三碗就醉倒了，武松一口氣喝了十八碗，帶著醉意連夜上山，結果打死一隻吊睛白額虎。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來源：<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map=gb>，檢索日期：2025.10.12）。

<sup>60</sup> 哆囉公主愛羅通：哆囉公主，原是佛教中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之一。這裡應指東突厥的「屠爐公主」。羅通，清代章回小說《說唐後傳》裡《說唐小英雄傳》，又稱《羅通掃北》中的虛構人物。小說中，他是湖北襄陽人，隋末唐初名將羅藝的孫子，大唐名將越國公羅成的兒子。白馬銀槍，有乃父之風，一身羅家槍法，神出鬼沒，在隋唐二代英雄中武藝最為高強，少年掛帥掃北立功，封「掃北王」。戰爭裏，唐太宗被困於鎖陽城，羅通前來救駕，羅通之弟羅仁被東突厥的「屠爐公主」以飛刀刺死。羅通則被屠爐俘虜，被迫發誓娶屠爐為妻，否則慘死。戰勝後，他卻違背約定，休棄屠爐。後因屠爐之死而被唐太宗削去「殿下」官爵。

子。<sup>61</sup>百里奚，負屨屢。<sup>62</sup>蔡百階，琵琶記。<sup>63</sup>孟姜女，送寒衣，<sup>64</sup>山【三】伯英臺病相【想】思。<sup>65</sup>陳三共五娘，<sup>66</sup>偷來又暗去。張珙跳過牆，<sup>67</sup>郭淮買胭

<sup>61</sup> 苗光義（929-1000），名訓，據《潞安府志》、《潞城縣誌》記載，字光義或廣義，河中（今山西永濟）人，宋初大臣。師從陳摶老祖，善天文占候術。早年結識趙匡胤，曾於營中預言趙匡胤陳橋兵變。人們把他的故事編成小說、演義，把他寫成趙匡胤的軍師，與諸葛亮、徐茂公齊名。歌謠中傳唱道：「打板算卦苗光義，修道先生徐茂公。」中文百科（來源：<https://www.newton.com.tw/wiki/%E8%8B%97%E8%A8%93>，檢索日期：2025.10.13）。

<sup>62</sup> 屢屢：門門。百里奚（前726—前621），字井伯，百里氏，名奚，也稱百里奚、百里子，虞國（今山西平陸北）人，春秋時代秦國著名政治家。他曾經被販賣為奴，被秦穆公以五張黑山羊皮為他贖身，遂輔佐秦穆公實行「重施於民」的政策，成為當世重臣，人稱「五羖大夫」。後來一個下人在洗衣服時唱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屨屢，今日富貴忘我為。」百里奚詢問，原來是自己離散的妻子澣婦。澣婦這段話的意思是：「回憶別離時候，我煮了一隻還在下蛋的母雞，春了鹹腌菜，劈了木門栓當柴薪給你做飯。為什麼你今天富貴了就把我忘了？」百里奚的生活曾經極為困苦，做飯時沒有柴火，連門門也拆了當柴燒。《古詩紀》，[明]馮惟訥撰，四庫全書本。

<sup>63</sup> 伯喈：高明所作的一部南戲《琵琶記》中的主角。元朝末年，號稱「曲祖」。故事講述了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婚後，被其父蔡公趕考狀元，又被要求與牛丞相女兒結婚，在丞相強逼下，不得不從。這時，家裡遇到饑荒，他的父母雙亡，他並不知曉。他想辭官回家探視父母，朝廷不允。趙五娘身背琵琶，一路談唱行乞，進京尋夫，最後找到了伯喈，兩人終於團圓。

<sup>64</sup> 孟姜女送寒衣：中國民間故事「孟姜女哭長城」，後世搬演為戲劇《寒衣記》。傳說她是秦朝始皇時的美女，新婚不久，丈夫萬杞梁被官差捉去服徭役：修築長城與山海關，孟姜女想起北方天寒，不遠千里為丈夫送去禦寒的衣物，終於在十月初一日抵達長城，卻被告知杞梁因水土不服病死了，屍體與其他役夫埋葬於萬人坑，因官方對城牆位置的遷徙，他們的墳墓竟被壓在長城之下。孟姜女放聲大哭，八百里長城為之倒下，城下所見，一堆白骨，她向上天許願，希望能找到夫婿的骨骸，遂以髮簪刺破手指，血滴下後附著在一具枯骨上，孟姜女痛哭，把衣服蓋在此具屍骨上，將之掩埋。

<sup>65</sup> 山伯英臺病相思：是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敘述祝英台女扮男裝求學，結識同窗梁山伯，最終卻無法結下姻緣的愛情悲劇。初唐梁載言《十道四蕃志》：「義婦祝英台與梁山伯同冢。」這是故事的最早記載。

<sup>66</sup> 陳三共五娘：《陳三五娘》，原名《荔鏡記》，為明代傳奇，作者早已失佚，出於泉州、潮州一帶；由於泉潮語言相通，劇本內容以兩地語言雜揉而成，是最早的閩南語白話作品。閩南地區俗諺：「嫁豬嫁狗，不如俗陳三走。」女孩子想要嫁好對象，找來找去，不如嫁給陳三這一類人）。陳三（陳伯卿，排行第3，泉州人，大哥陳伯賢在廣東做官）五娘（黃碧琚，潮州富戶黃九郎的女兒）泉州書生陳三送兄嫂赴廣南上任，元宵時節路經潮州，花燈下與五娘相遇，一見鍾情；回泉州途中，陳三經過黃家繡樓，五娘立於樓上投以荔枝表心跡；為與五娘相會，陳三便假扮磨鏡工匠進入黃家，又刻意打破黃家寶鏡，賣身為奴，只為與五娘相會、互訴深情。這個故事表達五娘追求愛情的決心。台灣女人，（來源：[women.nmth.gov.tw](https://www.nmth.gov.tw)，檢索日期：2025.10.15）。

<sup>67</sup> 張珙跳過牆：張珙，出自唐代元稹小說《鶯鶯傳》人物。字君瑞，西洛人，禮部尚書之子，父母雙亡，家境貧寒，寄居普救寺西廂讀書時，傾慕大家閨秀崔鶯鶯，在她的默許下，偷偷翻牆與她在花園裡相會。

脂。<sup>68</sup> 胭脂朱朱紅，七歲羅仁倒銅人，銅人一千斤。<sup>69</sup> 董永去賣身，賣身葬父中狀元。<sup>70</sup> 伍子胥，過昭關，死目毋【不】願瞞<sup>71</sup>【蓋】。李三娘，受苦挨大麥；趕白兔，認母親。<sup>72</sup> 桃園三傑破黃巾，孔明罵死老奸臣，漢室已經定三分。<sup>73</sup> 出塞苦死王昭君，昭君去和番，<sup>74</sup> 商輶中三元。<sup>75</sup> 好戲在人搬，好齣在人選，任搬都袂完【不會完】。南北二路搬透透，因為十胡<sup>76</sup>跋【撥】袂【會】到，繼【續】手頂跤【腳】到凹頭，草蓆捲咧【地】走。走啊走，走甲【到】九

<sup>68</sup> 郭淮買胭脂：見南管戲傳統代表劇目《郭華》，劇情講述落第秀才郭華愛慕胭脂舖的王月英小姐，以買胭脂為由，至胭脂舖挑選胭脂，藉機與月英搭訕，月英被郭華巧言哄誘，二人相約相國寺幽會。

<sup>69</sup> 《隋唐演義》第十回「八寶銅人敗羅通，羅仁雙錘救兄長」裡描述鐵雷八寶是北國野馬川守將，手中兵器獨腳銅人重千斤。羅仁夠不着他身體，就往八寶所騎馬頭上一銀錘，打得馬頭粉碎倒了下來。而鐵雷八寶也跌落馬下。

<sup>70</sup> 董永賣身葬父：董永，少年喪母，其後父親亡故，孝順的董永賣身至一富家為奴，換取父親的喪葬費用。在上工的路上，於槐蔭下遇一女子，自言無家可歸，二人結為夫婦。女子以一個月時間織成三百匹錦緞，為董永抵債贖身。返家途中，又到槐蔭下，女子告訴董永：是天帝之女，奉命幫助董永還債。故事見《二十四孝》。

<sup>71</sup> 伍子胥（前 559 年 - 前 484 年）：芈姓，伍氏。名員，字子胥，以字行，後投奔吳國，封於申，因此又叫申胥。伍子胥家族在楚國被迫害，投奔吳國。途中獲東皋公收留，東皋公安排與他相貌相似的皇甫訥，助他出昭關，由於過程驚心動魄，子胥一夜白頭，這是《東周列國志》虛構的故事。入吳後，子胥受吳王闔閭重用，大破楚國，北鎮齊晉，南服越人，官拜相國公。吳王夫差繼位後，不滿其「聯齊抗越」戰略，聽信伯嚭的讒言，賜死伍子胥。伍子胥以忠而被禍，死不瞑目。瞞 kheh/khueh：眼皮闔起來。

<sup>72</sup> 趕白兔：《白兔記》，四大傳奇之一，全稱《劉知遠白兔記》或作《劉智遠從軍記》，元代南戲，作者不可考。為演劉知遠從軍，其妻李三娘在娘家備受兄嫂折磨，生子後，將子咬臍郎送至劉知遠處撫養，十多年後，咬臍郎打獵追兔而見母，一家得以團圓。

<sup>73</sup> 桃園三傑：出自羅貫中《三國演義》小說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立首功」裡的劉備、關羽、張飛，結拜為義兄弟，未久，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涿郡，被三人同心協力擊潰，最終建蜀漢，與魏國曹操、東吳孫權三分天下的故事。孔明：諸葛亮（181-234），孔明其字，琅琊郡陽都縣（今山東省臨沂市沂南縣）人。三國時期蜀漢（季漢）丞相，輔佐劉備、劉禪父子治理蜀漢，為著名政治家，亦是軍事家、發明家及散文家，曾發明木牛流馬、諸葛連弩等。《三國演義》第 93 回「姜伯約歸降孔明武鄉侯罵死王朗」中，魏國司徒兼軍師王朗在兩軍陣前勸降不成，反被諸葛亮這通暢快淋漓夾槍帶棒的臭罵「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

<sup>74</sup> 昭君去和番：王昭君（前 51 年 - 前 15 年），名嬪，字昭君，以字行，西漢南郡秭歸（今湖北省興山縣）人，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漢元帝建昭元年（前 38 年），以「良家子」（民間女子）身分選入宮中，成為宮女。傳說宮女們為了被皇帝選中，送畫工毛延壽很多錢財，雖然昭君相貌出眾，但因未行賄賂，毛延壽便故意醜化她。後呼韓邪單于來朝，要求娶漢人為妻，昭君因「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於是自請出嫁和番，單于極高興，上書表示願意永保邊境安寧。《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

<sup>75</sup> 商輶中三元：商輶（1414-1486），字弘載，號素庵，一作素菴，諡文毅，浙江淳安人，祖籍河南開封。早年即為學諭王瑞所器重，舉鄉試第一，其後屢試不中，遂在太學潛心讀書十年，於正統十年（1445）舉會試第一，繼而殿試第一，三元及第，在明代只有被朱棣除名的黃觀（黃觀為連中三元）和他有此殊榮。

<sup>76</sup> 十胡，是流傳於台灣的四色牌遊戲。

嬸婆仔門跤【脚】口，挂【遇】著一隻雙【双】頭狗，喙【嘴】開，瀨【涎】直，入門掀崁【蓋】，無飯通好孝<sup>77</sup>【哮】。翻頭閣再走，走去跋【賭】牌九<sup>78</sup>【撥牌久】。摸啊摸【揪仔揪】<sup>79</sup>，身軀輸到光溜溜。

〈羅漢羅漢跤【脚】〉

羅漢跤【脚】，落溪路，毋【不】去無米煮，欲【要】去天閣【又】烏。破廟無人顧，神帳做被單，佛桌做床鋪【鋪】。夢見李鐵拐，手提金葫蘆，葫蘆搖起來，一个【個】婧查某【嫡媒】。豬母肉，無齒通好哺，哺了出油，落海拍滂汎【打泵汎】<sup>80</sup>，水雞【鷄】咬鯽鯿【泥鰍】。鯽鯿【泥鰍】走入空，和尚相拍【打】摸【扭】頭髮。摸【扭】無著，捲草蓆，草蓆雙頭工。武松去拍【打】虎，孫二娘拍【打】花鼓。<sup>81</sup>公仔會駛船，婆仔會搖櫓，小齣仔<sup>82</sup>【子】<sup>83</sup>搬未透，停工食畫【鬪】。<sup>84</sup>

〈草【蚱】蜢公〉

草【蚱】蜢公，穿紅裙，日日江邊去等船。船仔駛著三角帆，順風順水來入港，害我看西閣【又】看東。起山無看我的人，約我物件幾十項，也欲【要】剪綾綢，也欲【要】剪絹紗，也欲【要】拍【打】金環，也欲【要】拍【打】金釵，也欲【要】買皮箱，也欲【要】做皮鞋。公仔婆仔約欲【要】嫁，兩個【二個】心肝合一个【個】。海邊船，揣【找】透透，無疑一去無回頭。房間內，飼烏狗，食穿我總包，烏頭包到白頭老，衣裳首飾放水流，流落街面市場口。琵琶亂亂彈，舊曲無人聽，皺面<sup>85</sup>無人看。烏【黑】陰天，北風寒。破被單，

<sup>77</sup> 孝：吃。粗俗用法。

<sup>78</sup> 牌九：據說是一種始於宋代中國傳統骨牌遊戲，玩法是依據兩扇骨牌點數的不同組合，來比較大小，以決定勝負，牌九，即排出九的數目之意。牌九最大的對牌為「至尊寶」。

<sup>79</sup> 揪 kхиú：扭扯、抓住。

<sup>80</sup> : 波濤聲。, 這裡指的應是落水的巨響。

<sup>81</sup> 孫二娘，綽號母夜叉，《水滸傳》中人物，梁山 108 將之一。與丈夫張青在孟州道十字坡一起經營黑店，將旅客下藥迷昏後殺來作人肉包子賣。魯智深和武松都差點遭到毒手，卻在不打不相識的情境下，結為好友。夫妻倆受邀上二龍山擔任頭領，三山聚義時一起歸順梁山，主持梁山西山酒店，打探消息。被招安後，征討方臘，攻清溪時，遭杜微飛刀射斃。

<sup>82</sup> 小齣仔 sió-tshut-á：短劇。

<sup>83</sup> 齣子：囡仔 kiánn-á，小孩子。

<sup>84</sup> 原註：過了相當的年齡仍無能成家立業的人，叫做羅漢腳。在廟內遇到乞婆，不妨同病相憐而晚景相依，却被嘲得猥亵而滑稽。

<sup>85</sup> 皺 jiāu 面：物體表面變得不平整。

罔來慢【禡】。破加薦【茄苳】，罔來掯【扞】。<sup>86</sup> 唔【誰】人是你鴛鴦伴？問觀音，毋【不】起壇。幾個【個】聰明老藝旦【姐】，早早搣【抿】鹽鼓【醃】<sup>87</sup> 心肝。<sup>88</sup>

〈木蟲【目虱】咬蛇【加】蚤〉

覺羅覺【羅】羅，厝前厝後著去巡，異的<sup>89</sup> 異的來食潘【米食沫】<sup>90</sup>。姑仔去駛船，駛去水深深，盤【搬】山過嶺揣【找】阿姈，阿姈叫艱苦，盤【搬】山過嶺問佛祖。佛祖按柳枝，善財良女排兩邊。土地公伯仔獻紙錢，獻來喇喇吼【哮】，<sup>91</sup> 木蟲【目虱】咬蛇【加】蚤。木蟲【目虱】乒乓跳，蚶換蟻，蟻好食，簷【揆】簷換簷【笳】簷<sup>92</sup>。簷【笳】簷好曝粟<sup>93</sup>，阿嫂接小叔，小叔後園挽桃仔【兒】。桃仔【兒】人人愛，丈姆疼【母痛】囡【子】婿，囡【子】婿有食心歡喜。小妹飼大怨大姊，大姊天然頭先嫁，皮箱換皮帕<sup>94</sup>。皮帕亂亂排，頂庄下庄起相剗，剗甲【到】亂紛紛，山雞【鷄】水鴨毋【不】成群【羣】。公親老大挲【搓】米圓，剗甲【到】過年暝。大囡細囡【子小子】欲【要】分錢，是好是歹古厝邊，逐【大】過好年。<sup>95</sup>

〈張【塘】<sup>96</sup> 竹雞【鷄】〉

張【塘】竹雞【鷄】，繡【綉】紅鞋，繡【綉】月半，銀針穿銀線。銀線針

<sup>86</sup> 掯 kuānn：提的意思，動詞，用手勾抓住物品的把手或是用手下垂提取東西。也可以做名詞用，指提把、提手，即器物上面可以用手提取的地方。掯也可以做為計算東西成串的單位。另，它也可以作富含、帶有的意思使用。

<sup>87</sup> 抿鹽 bín-iâm：刷鹽的意思。抿，用刷子擦刷物品的動作。（抹鹽 buah iâm？）

<sup>88</sup> 原註：這是道出風塵女郎淒慘末路的民謠。年青時，她們的希望都浪費在口是心非的欺騙中，循至年老被人遺棄，流落成花子，有些較聰明的，早就以鹽酸死了良心，為將來著想，作種種安排佈置，或積金錢，抽剗男人，或買女孩子，訓練傳衣鉢，以為後備。社會諸相，因因果果，或者頭頭是道，一言難盡也。

<sup>89</sup> 呼叫豬的叫聲。

<sup>90</sup> 異 ī：分的意思。沫 bi：即潘 phun，洗米水。

<sup>91</sup> 嘩喇 lá-lá：形容風或雨之聲。如：「嘩嘩」、「呼嘩嘩」。

<sup>92</sup> 蛤 ham 與蟻 giô，皆隱含有女性性器之意。揆簷 kûi -ki，應為畚簷 pùn-ki。笳簷 kah-léh，為茶葉萎凋時使用的竹編器具。

<sup>93</sup> 粟 tshik：稻穀。

<sup>94</sup> 皮帕 phuê phè，不詳其義。

<sup>95</sup> 原註：家教不嚴，監視不周，就會發生問題，「異的異的」是叫豬聲，女孩子會誘惑男孩子，暗通款曲，要請「阿姈」——舅母做媒，再就央神託佛。男人們也可能偷來竊去作換妻的勾當，甚至小叔也和嫂子發生曖昧，而妹妹恨姊姊先嫁，攬得一片糟。

<sup>96</sup> 塘竹鷄，tng tik-ke，張替 tng 的意思，伺機、守候。也可以用來指捕捉動物用的器具。

【簪】幾蕊？針【簪】兩蕊。一蕊紅牡丹，一蕊白綉球，紅花白花我攏【都】愛。開後門，相等待，阿嫂手幼來挨礮【壘】，<sup>97</sup> 阿兄跤【腳】軟袂【不會】入房。房空空，好種蔥。蔥無味，好種柿。柿無子【枳】，老某【老婆】扑【拍】老翁【公】，老翁【公】走去覘【躲】，老某偷糴米<sup>98</sup>，糴幾升？糴兩【二】升。一升烏【黑】，一升白，烏【黑】鳥白鳥來偷食。翁【公】喝婆仔掠，掠來剗，公家食。<sup>99</sup>

### 〈火金姑【姑】〉

火金姑【姑】，火青青，相我拄【遇】著烏【黑】暗暝，公仔擰竹柺【拐】，婆仔烘火籠，覘【躲】前覘【躲】後去揣【找】人。揣【找】若有，叫新婦【媳婦】。揣【找】若無，叫老婆。婆仔毋【不】去睏，公仔氣到癟癟【吃吃】顫<sup>100</sup>。公仔毋【不】入房，婆仔愛眠夢。夢見一隻老狗公，喙【嘴】咬鐵燈火毋【不】願放。<sup>101</sup>

### 〈拍手刀〉

拍手刀，引銅鑼，引來嫁一哥，翁【尪】某真合和。請恁【妳】三嬌來梳頭，梳去鬢鬢光，早早落柑園。柑仔甘滴滴，頂山下山人拍【打】鐵，鐵仔鐵鐵霆【彈】。<sup>102</sup> 做人新【媳】婦也艱難，煩惱豬無糠，煩惱鴨無卵，煩惱小姑欲【要】嫁無嫁粧【妝】，煩惱小叔欲【要】娶無紅眠床。<sup>103</sup>

### 〈龍眼乾【干】〉

龍眼乾【干】，三兩半，你【妳】點燈，阮來看。看啥貨？看新娘。新娘新咚咚，舊娘窒【塞】壁空。兩【二】个【個】某，一个【個】翁【尪】。新

<sup>97</sup> 塗礮是挨粟 [e-tshik] 个家私，用來將粟殼俗米粒分開，設計原理類似「石磨 tsioh-bō」。「塗礮」仔台語文獻往往寫做「土礮」，也有儂寫「土礮」。粟仔對正月迄个塗礮頂面个「塗礮壺 thôo-lâng-ôo」倒入去，塗礮有門兩支橫柺，叫做「塗礮耳」抑是「塗礮手」，清彩選其中一耳，掛一支「塗礮鉤」起去。一个儂用粟箕 [tshik-ki] 賦粟，倒入「塗礮壺 thôo-lâng-ôo」內。（來源：<https://reurl.cc/bNRDpy>，檢索日期：2025.10.14）。

<sup>98</sup> 糴米 thiò-bí：賣米。

<sup>99</sup> 原註：結婚以後很久，因夫君性弱，而致妻不生子，乃作權宜之計，不料風聲一播，非來一次夫妻合力捉姦不可。

<sup>100</sup> 癣癟顫 gih-gih-tsùn：因生氣或害怕而發抖抖個不停。

<sup>101</sup> 原註：翁想媳，婆防止嚴密，免鬧亂倫。

<sup>102</sup> 鐵鐵霆 thih-thih-tân：硬梆梆的敲打響聲。

<sup>103</sup> 原註：賢婦勤儉而考慮週到狀。

娘生婧【美】人人看，舊娘目睭【睭】咧【在】出泉。一个【個】老歲仔【老仔】笑嘻嘻，毋【不】知是笑抑是啼。厝邊頭尾慢且去，來看人搬亂彈戲【戲】。搬啥貨？拍【打】春桃。一下鼓聲二下鑼，任拍【打】都袂【會】和。<sup>104</sup>

〈廣仔精〉

廣仔精，穿緞褲，趕牛趕馬落南路。南路一枝香，千金小姐拋繡【綉】球，繡【綉】球，拋著阿狗舍。小刀叫大兄，烏面叫大爺，呵咾金仔【子】目睭光，梳頭抹粉捧檳榔，免用冬瓜俗【和】糖霜【藉】<sup>105</sup>，呼雞【鷄】喊【喚】狗入大門。大門大衙衙<sup>106</sup>，四面圍牆袂【會】透風。厝邊嬸姆走來看，紅生<sup>107</sup>對小旦【姐】。小旦【姐】心歡喜，褲頭解開拍【打】結錢。有豬掠來剗，有話毋【不】甘講。腰肚角，逐日摸，摸來摸去破一空，山崩地也崩，壁頂畫大餅，通【可】看毋【不】好食。甘蔗毋【不】裁頭，無搬戲【戲】，繼【續】弄猴<sup>108</sup>。弄到亂操操【抄抄】，山精水怪來鬥【湊】鬧<sup>109</sup>，點心煮甲【到】半暝後。公仔目睭睭【銀銀】<sup>110</sup>，婆仔覬覦【躲躲】哭。山老爹，大轎扛來到，一面枷擗咧【地】走。走到衙門口，無人通搣【捧】斗。<sup>111</sup>

〈長薰【煙】吹〉

長薰【煙】吹<sup>112</sup>，繡紅花，番【蕃】薯市，桃仔尾，公仔食飽厝內坐，婆仔食飽去趕雞【鷄】，雞【鷄】鴨趕來一大陣，大隻細【小】隻舊接新，雞【鷄】母鴨母分兩爿<sup>113</sup>【平】，雞【鷄】公鴨公來踏雄【形】。日暗面光抹水粉，天光面黃包烏【黑】巾。人來客去笑哈哈，愛食燒酒配魚肉。夭壽死因【因】

<sup>104</sup> 原註：譏諷娶妾，淋漓盡致。

<sup>105</sup> 糖霜 thîng-sng：冰糖。

<sup>106</sup> 大衙衙：依文字音為 tuā-tōng-tōng 或 tuā-tōng-tōng，依押韻則應為 tuā-thong-thong 或 tuā-tong-tong。北方人稱小巷道為「衙衙」，這裡的衙衙似乎形容大門的寬度。

<sup>107</sup> 紅生 âng-sing：戲劇中扮演關公等紅臉的角色。

<sup>108</sup> 弄猴 lāng-kâu：變弄猴 pinn-kâu-lāng，一種耍猴戲。由訓練者指揮已經馴服的猴子表演的雜耍。使花招作弄人。

<sup>109</sup> 湊鬧：鬥熱鬧 tàu lâu-jiâ/tàu lâu-liât，湊熱鬧。

<sup>110</sup> 銀銀：睭 gîn，瞪視的意思。

<sup>111</sup> 原註：擇婿，不料竟是土匪黨，把岳家的財產花空，並且引來黨徒，終被官方緝獲，「捧斗」者本省人死後出葬應由親子捧靈位，而靈位置於米斗中，在此乃指匪徒進官府必死，然無留子嗣也。

<sup>112</sup> 吹一種吸菸的管形器具，一端放菸，由另一端吸入菸氣。

<sup>113</sup> 兩爿 nng-pîng：兩邊的意思。

仔毋【不】知頭，偷挖壁空【究】看弄猴，弄到半暝後。討海人一下到，水晶宮內亂操操【抄抄】。掠花枝，縛鱸鰻，串串一大擔<sup>114</sup>【扞】，擔【扞】咧【地】做伴去，三日無上市，買豬頭，落下<sup>115</sup>土地。土地公，你著相保庇。海龍王，生日欲【要】搬戲【戲】。搬啥貨？鯪鯰<sup>116</sup>【泥鰌】精，水雞【鷄】記，一棚搬了閣【又】一棚。老娼【葱】咧【地】算數【賬】，烏龜咧【地】算錢。<sup>117</sup>

〈條直菜瓜鬚〉

條直菜瓜鬚，大耳九連環。大路毋【不】肯走，小路三角彎，彎到市仔口。拍【打】結仔錢，毋【不】甘解，浮水仔亂亂插。頂街買無魚，下街買無肉。行路跤跛跛【腳擺擺】<sup>118</sup>，雙【双】手捧牛屎。捧甲【到】園仔邊，因【困】仔鼻【嗅】著臭唏唏，婆仔鼻著芳【仔婆着香】茵茵。三頓飯，食番【蕃】薯，濫汫【淡】湯，鹹【鹽】菜味，儉腸凹【攝】肚留現錢。現錢啥【誰】人開，四塊薄板仔扛去埋，巧的走來騙大呆【歎】，大呆【歎】拍【打】撚【贊】寶<sup>119</sup>，一斗過一斗<sup>120</sup>【一倒過一倒】，去揣【找】東門阿狗嫂。狗嫂仔<sup>121</sup>【賢】做人，趕雞【鷄】趕鴨來合房。花芳【香】粉也芳【香】，有錢銀，愛嫁翁【尪】。嫁來有一年，阿片薰【煙】，攬燒酒。破茶罐，箍金墘，食甲【到】光溜溜，呼雞【鷄】罵狗結冤仇。婆仔起跤【脚】走，公仔穿破裘。絃仔擰來挨，合四【士】工尺【x】六<sup>122</sup>。<sup>123</sup>

<sup>114</sup> 擔：名詞，指提把、提手，即器物上面可以用手提取的地方。下一句擔咧做伴去，動詞，提的意思。

<sup>115</sup> 下 hē：許願。

<sup>116</sup> 鯪鯰 hōo-liu：即泥鰌。又稱為土鰌、雨溜、胡溜、白肚仔，為「條鰆魚綱」、「鯉形目」、「鯢科」、「花鯢亞科」的一種。它的身體滑，不好捕捉，所以又稱為「鯪鯰」。

<sup>117</sup> 原註：古時候妓娼寮的情景。

<sup>118</sup> 摆擺 pái- pái：跛跛，走起路來身體歪歪斜斜，不能平衡，破腳。

<sup>119</sup> 撥寶：賭具的一種，用銅製的盒子裝骰子，加上蓋子，搖動後看骰子的數目來決定輸贏。原稿「贊寶」應為「輦寶」的形似誤植，今作「撊寶」。

<sup>120</sup> 斗：次、回。計算次數的單位。

<sup>121</sup> 勁：gâu，形容能幹、有本事。

<sup>122</sup> 合四【士】工尺【x】六：即工尺譜，是中國漢族傳統記譜法之一。因用工、尺等字記寫名而得名，是一種文字譜，其符號包括上、尺、工、凡、合、四、乙，依次表示七個音階的音。在工尺譜中，「合」和「士」是表示音階的音名，類似於簡譜中的數字 5 (Sol) 和 6 (La)。

<sup>123</sup> 原註：下一代揮霍前代血汗錢，唱得恰切。

## 五、結論

民間文學在台灣文學研究裡僻處邊陲，幾乎成為絕學，以此特別顯示張李德和這篇採集的可貴。由於語言的變化，許多台語文的用法已無法辨識，因而本文重寫其台語，並在認為必要的地方加註。遺憾的是，儘管如此，也已經有諸多不能釋讀。從內容來看，當時以童謠之名傳播的文學，實際上是藉著兒童的眼睛，進行對社會現象的觀察與描寫。如能再爬梳資料，釐清張李德和何時何處和情境下蒐集這些童謠，則於嘉義童謠發展與張李德和研究兩方面皆有助益。在此之前，這些已經無法追溯其源頭的嘉義童謠彙集，為臺灣童謠留下可貴的一頁。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江寶釵，〈中文書寫的創襲傳統與學術倫理〉（台北市：遠流出版社，2022）。  
明馮惟訥撰，《古詩紀》，四庫全書本。

### （二）期刊論文

張李德和，〈嘉義童謠彙集〉，《臺灣風物》15卷3期（1965.08.30），頁52-60。  
江寶釵，〈試論民間故事之定義與特色〉，《國文天地》98期（1993.07），頁48-52。

### （三）學位論文

蔡惠琴，〈清代臺灣下層社會的圖像：關於羅漢腳、犯罪集團與腳夫〉（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2）。

### （四）電子媒體

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Wikipe-dia:%E9%A6%96%E9%A1%B5>）。

漢典（來源：<https://www.zdic.net/>）。

〈羅漢腳〉，教育百科（來源：<https://reurl.cc/Nx8zle>）。

〈大家來跳舞〉，維基百科（來源：<https://reurl.cc/Y3r7pX>）。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來源：[https://www.ntso.gov.tw/News\\_Publish\\_Content.aspx?n=2345&s=99348](https://www.ntso.gov.tw/News_Publish_Content.aspx?n=2345&s=99348)）。

教育部臺灣台語常用詞辭典（來源：<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來源：<https://dict.revised.moe.edu.tw/search.jsp?md=1>）。

百度中文百科（來源：[baike.baidu.com](https://baike.baidu.com)）。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來源：<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map=gb>）。

《正字南音祭鐵塚墳全本》，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典藏（來源：[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d83d84b999c6b4262eb2c0f869ab990d](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d83d84b999c6b4262eb2c0f869ab990d)）。

〈明皇雜錄〉，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7%9A%87%E6%9D%82%E5%BD%95>）。

中文百科（來源：<https://www.newton.com.tw/wiki/%E8%8B%97%E8%A8%93>）。

台灣女人（來源：[women.nmth.gov.tw](https://women.nmth.gov.tw)）。

潘科元，〈古早農具：紹介古早儂挨粟个家私「塗甕 thôô-lâng」（土甕、土壘）〉（來源：<https://reurl.cc/bNRDpy>）。



# 大事紀



## 嘉義市 114 年度每月大事紀查閱 QR-Code



網址：<https://cabcy.chiayi.gov.tw/web/cabcych/index>

點閱路徑：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首頁 > 認識文化局 > 嘉義市大事紀 > 114 年



## 嘉義市文獻 第二十七期

發行人：黃敏惠

總編輯：謝育哲

行政執行：林金龍、陳嘉麗、林朝基、王蕙瑄

封面題字：饒嘉博

出版單位：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執行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國際文化創藝整合研究發展中心

主編：江寶釵

編輯委員：江寶釵、侯嘉星、徐志平、黃阿有

執行編輯：黃千珊

排版設計：葉仟惠

印刷：泰銘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年12月

版（刷）次：初版一刷

ISSN 1727-8643

GPN 2010300115

著作權所有，如欲利用本書相關資料，請徵求著作所有權人的同意或授權